武侠世界



$2.00

803

◀編 後 話▶

「不歸河」故事已近尾聲，情節發展高潮迭起。那黑道梟雄五魁幫幫主薛五和唐貴臣爲了金浩之死，已至誓不兩立之境，雙方各已佈下人手，大戰隨時一觸即發，在下期裏，各位可看到一場在蔡家院子發生的촹梟大火併，不歸河上是否從此海不揚波，風和日麗呢？下期當有交代，幸勿錯過。

***　　　***　　　***

「戰雲飛」的方天星趁着周家後院驟遭祝融，周友梅偕同蠢僕趕往火場之際，突然幪面現身，迅速把周百燦盛裝珍珠寶衫的箱子搶到了手中，但當他任務既達躍身縱出時，周百燦却向他打出一記「小天星」掌……。各位如欲知他的命運如何？「戰雲飛」故事的發展怎樣精彩？請千萬不要錯過下期本刊。

***　　　***　　　***

過去幾期來，由於「神眼遊龍」作者臥龍生君抱恙，情非得已，萬般無奈地連續停稿數期，鑒於此事，編者在這裏謹向各位致萬二分歉意！現由下期起，「神眼遊龍」恢復刊出，敬希留意及鑒諒。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畫眉鳥（沈勝衣傳奇故事）

名動一時的歌姬，匹馬江湖的女鏢師，待字閨中的大家閨秀，洛陽第一財主的獨生女兒——身份不同，毫無瓜葛的四朵名花先後被摧殘在一隻畫眉鳥的爪下，而最後一個的屍體却在沈勝衣的床上被發現，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請看內文…………黃　鷹3

十萬言中篇傳奇故事

劍　魔（二期完俠情小說）◀上▶

武林腥風起　江湖血雨飄…………東方雄風39

千　幻　掌（湖海恩仇錄）

劍屠鐵拐魔　情牽玉女懷…………雲中客8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　縷　衣

峯迴路不轉　釜底難抽薪…………東方英49

戰　雲　飛

急雨驚雷夜　偸襲奪寶天…………蕭　逸55

五　龍　筆

蛇窟藏溫玉　異域出奇葩…………高　皐61

黃埔喋血記

渾身是胆虎山行…………諸葛靑雲67

不　歸　河

驕眉互玩命　巾幗展陰謀…………朱　羽74

武林奇技・俠情短篇

黑旗將軍（奇人奇事）…………神　光87

鐵膽鎭武林（俠情短篇）

鐵掌屠虎倀　鐵手掃龍潭…………江一明89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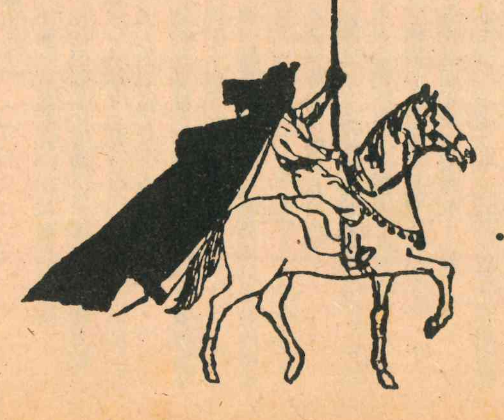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03期

1959年3月創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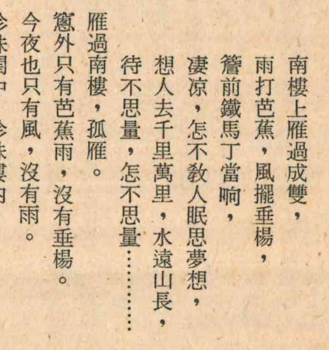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沈勝衣傳奇故事／黃　鷹·文
　　　　　　　　盧　令·圖

畫眉鳥

南樓碎珍珠　妖鳥夜畫眉

南樓上雁過成雙，
雨打芭蕉，風擺垂楊，
簷前鐵馬丁當响，
凄涼，怎不教人眠思夢想，
想人去千里萬里，水遠山長，
待不思量，怎不思量……

雁過南樓，孤雁。
窗外只有芭蕉雨，沒有垂楊。
今夜也只有風，沒有雨。
珍珠閨中，珍珠樓內。
她在唱歌。
她在思量？
二更。
冷烟凄月，獨雁迴翔。
珍珠珍珠一樣的歌聲烟月中迴盪。
歌聲一起，窗外就好像芭蕉響雨，垂楊舞風。
飛過南樓的孤雁也彷彿成雙成對。
分明秋暮，又回到了秋初。
好動人的歌聲，好迷人的歌聲。
珍珠是怡紅院的活寶，是花大姑手下的紅人。
花大姑知道，怡紅院的人知道，洛陽城中的有錢人也同樣知道，珍珠賣技不賣身，陪酒不陪人。
二更。
平日這時候，珍珠早已吹燈休息，但現在珍珠獨處的小樓之上居然還有燈光，居然還傳出來珍珠的歌聲。
連花大姑覺得奇怪，她幾乎沒有懷疑自己的耳朵。
花大姑的耳朵並沒有毛病，並沒有聽錯，

那的確是珍珠的歌聲。
她爲誰深宵不眠，爲誰深宵歌唱？
歌聲充滿了恐懼，充滿了悲哀。
她恐懼什麼？悲哀什麼？
歌聲突然中斷！
珍珠的咽喉已斷！歌聲又怎能不斷？
血從她咽喉流下，染紅了她白玉一樣赤裸的胸膛，濕透了她滿床翻浪一樣的枕衾。
珍珠一面的驚惶，一雙手曲指如鈎，抓向咽喉。
不像在抓向咽喉，倒似像抓向眼睛。
她的眼睛並沒有閉上，眼瞳中同樣充滿了驚惶，一動也不動。
死人的眼睛當然不會動的。
她的眼睛雖然不動，跟平時似乎並沒有不同，與常人似乎並沒有迥異。
跟平時不同，與常人迥異的只是她的兩條眉毛。
她的兩條眉毛赫然是白色的！
這根本就不像是人的眉毛。
這根本就不是人的眉毛。
這兩條眉毛根本就是畫上去的。
這兩條眉毛畫得很纖細，很動人。
但如果你見過未死之前的珍珠，你就會感覺這兩條眉毛還不够纖細，還不够動人。
珍珠原來的兩條眉毛更動人，更纖細。
珍珠當然珍惜原來的兩條眉毛。
如果有人忍心到剃去她的兩條眉毛，她一定不肯。
果然有這樣忍心的人。
這所以珍珠要動手保護自己的兩條眉毛。
她的一雙手其實不是抓向眼睛。

只可惜她雖然不肯，雖然動手，還是由不得她。
鴛鴦枕上散落着好些眉毛，珍珠的臉頰，珍珠的眼旁，多少也有一些。
這才是珍珠的眉毛。
看情形，珍珠的兩條眉毛才給剃下不久，現在的兩條眉毛只是剛好畫上去。
是誰剃下她的眉毛？又是誰重新給她畫上的？
一扇窗戶打開。
窗外有幾聲鳥叫。
對雀鳥感興趣的人不難分辨得出這是什麼雀鳥的叫聲。
這樣子叫的只有一種鳥。
畫眉鳥！
畫眉鳥的叫聲倒也悅耳。
即使再悅耳，珍珠也再聽不到的了。
風穿窗而入。
風吹來了畫眉鳥的叫聲。
風吹碎了珍珠眼中珍珠一樣的淚珠。

×　　×　　×

風又颸颸，夜又悠悠。
今夜的風更急。
風怎樣急也吹不碎賈如花香閨中的珍珠。
一顆顆的珍珠連成了一條條的珍珠串。
一條條條的珍珠串，組成了一道道的珍珠簾。
珍珠簾掛上白玉鈎。
流蘇帳却掛在紫金鈎之上。
帳中有血，床上有人。
一床的鮮血，一個赤裸的女孩子抓下了一面流蘇帳，倒在血泊之中，床緣之前。
賈如花！
賈如花的確貌美如花。
認識賈仁義的人都無不奇怪鴨一樣的賈仁義居然會有賈如花這樣的女兒。
這其實沒有什麼奇怪。
賈仁義雖然鴨一樣，妻妾可是美人中的美人。
他一共有十房妻妾。
每一房妻妾都幾乎替他生下十個兒女。
他已有有三十三個兒子，六十六個女兒。
今年他才只不過四十歲。
每想到這一點，賈仁義簡直就連自己也有些兒佩服起自己來了。
要維持這樣的一個大家庭實在不是一件易事，賈仁義賺錢的本領這就可想得知。
洛陽城的十大富豪無論如何是少不了他的一份的了。
這不錯數到第十才數到他，其他九人的兒女加起來却還不到他的一半。
所以有人說，賈仁義的兒女要是少一些，洛陽城的首富第一就得數他，第二才數到張虎侯。
這不無道理，賈仁義的九十九個兒女之中，佔了九十九個都是懂得化錢的活寶。
就只有一個例外。
賈如花！
只可惜，紅顏薄命。
賈如花這就死在香閨之中，綉榻之上。
她的臉扭曲，她的牙深陷唇肉，咬出了一口的鮮血，抓下流蘇帳的一雙手握的死緊，青筋畢露。
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她臨死之前的恐懼是何等巨大。
她一頭秀髮亂散，瀑布一樣瀉落在肩上，在枕上，在胸前，在額前。
風吹入了珠簾。
風吹開了她覆在額前的秀髮，露出了她的額頭，露出了她的眉毛。

她沒有眉毛！

她的兩條眉毛赫然是畫上去的！

這兩條眉毛畫得很纖細，很動人。

可惜是白色，死白色！

這麼年輕的一個女孩子面上多了這樣的兩條眉毛，你說要多詭異就有多詭異。

風吹入了珠簾。

風吹來了雀鳥的叫聲。

畫眉鳥！

賈如花這兩條死白色的眉毛莫非是這畫眉鳥給她畫上去的？

鳥啼簾外。

珠簾外星疏月皎。

× × ×

冷清清星疏月皎，夜沉沉更長漏杳。

這時候並不是練劍的時候。

胡嬌的劍却出鞘！

胡嬌也根本就不是練劍的意思，她的劍出鞘只不過護身，只不過殺人！

殺侵犯她的人！

劍釘在牆上！

劍並不在胡嬌的纖纖素手之中。

劍入牆半尺！

胡嬌這一劍實在非同小可。

只可惜這一劍只是刺在牆上，這一劍並非刺在要侵犯她的人的身上。

這樣的一劍再厲害也沒有用。

胡嬌這一劍落空，這一劍脫手，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果然不堪設想。

鮮血染紅了綉榻上的棉褥，染紅了胡嬌湖水綠的衣裳。

衣裳散落在地上，人在榻上。

胡嬌出身飛燕門，是飛燕門門中有數的高手，是洛陽城周圍百里惟一的女鏢師。

獨行女鏢師！

以胡嬌的武功，即使失去了武器，要欺侮她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好的一張棉褥這下已碎成了千百十片，翻起了一榻的棉絮。

胡嬌已竭盡全力！

她的眼瞳佈滿了血絲，銀牙幾乎已顆顆咬碎，這一份驚怒，還不是局外人所能够想像得到的。

如果她還有眉毛，這下子雙眉是必深鎖，面上這一份驚怒是必還得深上幾分。

只可惜她根本沒有眉毛！

她的兩條眉毛是畫上去的，死白色的！

死白色的兩眉，血紅色的雙睛，雪白的滿床棉絮，怒紅的一張面龐。

只是這許多加起來，就成了一幅觸目驚心的圖畫！

還不像圖畫。

圖畫是死的，這裏還有活力，還有生氣。

風在吹。

碧紗帳在風中悠揚。

簷前鐵馬在風中響動。

風中還有雀鳥的叫聲。

畫眉鳥！

風穿窗而過。

風遠，畫眉鳥的叫聲更遠。

風再穿窗的時候，畫眉鳥的叫聲已不知何處。

鐵馬又響動，紗帳又悠揚。

棉絮雪花一樣風中飛舞片片。

× × ×

雪花飄飄。

雪花片片。

漫天雪花，如飛柳絮，似舞蝴蝶，亂剪鵝毛。

沈勝衣走在漫天雪花之中。

雪花白了他的一頭散髮，白了他的雙肩，紅了他的鼻子，紅了他的容顏。

他本來就是衣白履白，再添上這層白雪，整個人簡直就像是一隻白毛大公鷄。

這是洛陽城入多以來的第一次下雪。

這是他進入洛陽城的第二天。

一早他就爬出了被窩，走出了客棧，風雪下浪蕩街頭。

長街寂寥。

森冷的融冰，濕了他的衣襟，濕了他的胸膛。

一股熱血，一種難言的衝動，旋即襲上他的心頭。

他情不自禁的挺起了胸膛，拉開了嗓子，張大了喉嚨，引吭高歌。

雪漫天，
九天碎玉飛，萬里明珠迸，
龍鱗般雲外舒，鵝毛般江上翦，
楊花般滾滾亂飛綿，
蝶翅兒般風中轉，
雪擁做浪千堆，
雪裁出花六出，
雪壓做柳三眠——

歌喉雖然不好，歌聲却是非常响亮。

他這副嗓子最小比大公鷄還要响亮十倍。

才唱到萬里明珠迸，長街左右的人家最小已有二十戶打開了窗戶，最少已有三十個人之中最少已有二十九個抓起了窗門的積雪，鷄蛋一樣沒頭沒腦的向他擲到。

他這才記得自己的歌喉實在很糟。

他這才省起現在的時候實在還早。

第一隻雪球還未擲到，他的人已給老虎趕着的兎子一樣，跳着跑了回去。

他一口氣跑返客棧。

客棧的門虛掩。

客棧的伙記根本就還沒有起來，他根本就是私自將門打開溜出去的。

他將門重新掩上，方待呼一口氣，忽然發覺旁邊有一雙眼睛在瞪着自己。

靠門的櫃枱面蜷伏着一隻大花貓，大花貓的眼睛睜的又圓又大。

大花貓正在瞪着他。

他伸手摸了摸大花貓鬆軟的下巴。

大花貓挨着他的手在櫃面上一翻身。

「貓兒，現在可是還早？」他問。

大花貓又一個翻身，面對着他。

大花貓的瞳孔同樣又圓又大。

你知不知道貓兒的瞳孔什麼時候才會又圓又大。

「果然還早。」沈勝衣一笑，一手將那隻大花貓抱入懷中，躡着脚步摸上樓梯，摸到自己的房間面前。

房門也是虛掩。

沈勝衣輕輕將門推開。

門一推開，一股血腥味就迎面撲來。

大花貓這一驚非同小可，咪嗚的一聲，掙脫了沈勝衣的手，噗的也跳到地上。 一下子就跑的無影無踪。

沈勝衣也自嚇了一跳。

他只希望這血腥味並不是眞的來自自己的房間。

只可惜他一眼就看到了一個人。

死人！

一個血染重襟的女孩子死在他的床上。

只一眼，他就知道這個女孩子是個死人。

死人的面色畢竟與活人迥異。

誰？

他瞇起了眼睛。

入眼是一張陌生的面龐。

他幾乎立即就可以肯定這之前他並沒有見過這個女孩子。

這個陌生的女孩子居然就這樣死在自己的床上，他實在難以相信。

他不能不相信，事實放在目前。

他離開之前，床上並沒有死人，什麼人也沒有，包括女人。

死人是在他離開的一段時間之內進入他的房間。

他移步床前，抓起了死人垂在床邊的一隻左手。

衣襟的鮮血已然凝結，死人的肌膚已然冰冷。

死人顯然經已死去一大段時間。

他離開客棧的時間却很短很短。

死人沒有可能死在自己的房間之內。

死人不會走路，死人當然不會自動進入自己的房間。

是誰將死人送入自己的房間？

沈勝衣陷入沉思之中。

在自己離開的這一段時間，到底有什麼人進入自己的房間？

沈勝衣實在想找一個人問一聲。

他輕輕的將死人的手放下，緩緩的轉過半身。

他似乎要舉步，倏的又收住脚步！

一轉身，他就看到了兩個人。

這兩個人沒有可能他看不到的。

這兩個人任何一個的身裁都幾乎等於他的兩倍，站在房門外，簡直就像是兩座山一樣。

房門足可以容得下兩個沈勝衣並肩走過，這兩個人一個已經等於兩個沈勝衣，就一個站在那裏，沈勝衣要出走去已經不容易，何況是兩個？

這兩個人的身裁雖然相同，相貌却是兩樣，一個是大麻子，一個却是大鬍子。

大鬍子看起來好像比大麻子還要威風，最低限度揷在他頭上那頂帽子旁邊的公鷄羽毛也特別來得大條。

這種帽子只有一種人才會戴上。

捕快！

這兩個亦是一身捕快裝束。

一看見這兩個捕快，沈勝衣的一個頭幾乎大了兩倍。

他知道自己的麻煩又來了，而且這一次的麻煩絕不會少到那裏去。

一個女人死在他的房間，死在他的床上，嫌疑最重的是那一個？

這你就算問他自己，他也會回答你是他自己。

這兩個捕快沒有問他，但那種目光，那種神情，分明就已經將他看做兇手了。

沈勝衣只有苦笑。

大鬍子也笑，滿嘴的鬍子刺蝟一樣豎了起來。

「好在我們還來得及時！」大鬍子原來要說話。

這句話當然是對身旁的大麻子說的。

「不是麼。」大麻子臉上的麻子立時笑得開了花。「這個人已一副開溜的樣子，遲一步我們就趕不及了。」

「看，還在笑！」

「這算做什麼？」

「目中無人嘛。」

「我們洛陽城的大捕頭『赤手擒九賊』邱老六邱老爺也不放在眼內，就連我曹小七這個副捕頭也要生氣了。」

這兩個人竟然就是洛陽城的正副捕頭邱六跟曹七。

沈勝衣實在有些佩服了。

這種天氣，這個時候。

這份消息的靈通，這份辦事的精神，還不是容易見得到的。

他還未來得及表示佩服，邱六跟曹七已舉步走了入來。

邱老六一移步，就堵住了窗口，惟一的窗口。

沈勝衣簡直就是佩服了。

接下來的事情更令他佩服。

邱老六眼睛只是床上一瞄，就知道那死的是什麼人。

「這不是張虎侯的獨生女兒張金鳳？」

「可不是張小姐。」曹小七的目力也不在邱老六之下。

「張虎侯是我們這裏的首富，他的獨生女兒給人殺死，我們這裏，不難就給他們鬧個天翻地覆，總算我們消息靈通，總算我們行動迅速。」

「不知道張小姐還有沒有希望？」

「一劍穿透咽喉，我看就沒有了。」

就方才那一眼，邱老六居然連張金鳳死亡的原因殺人者所用的兇器，也都清楚了。

精明到這個地步，邱老六這個捕頭的職位看來還不是僥倖得來的。

「張小姐死前好像經過一番掙扎。」

「生死事小，猶其是黃花閨女，那有甘心受辱的！」邱老六連兇手的動機也看出來了。

「你看張小姐的兩條眉毛！」曹小七突然叫了起來。

「我早就看到了！」

「怎麼是白色的？」

「你有沒有見過畫眉鳥？」

「有。」

「畫眉鳥眼上的眉毛是什麼顏色？」

「白色！」

「你又有沒有見過畫眉鳥殺人？」

「畫眉鳥也會殺人？」

「怎麼不會？怡紅院的珍珠，賈仁義的女兒賈如花，獨行女鏢師胡嬌不都是死在畫眉鳥手上？」

「給你這麼一提，我也記起來了。」曹小七恍然大悟似地，眼珠骨碌一轉。「你是說這月來幾乎翻倒了整個洛陽城的那隻畫眉鳥？」

邱老六頷首再問：「畫眉鳥殺人之後總不忘一件事，你知道那是什麼事？」

「畫眉！」

「怎樣子畫眉？」

「剃下死者原有的兩條黑眉，畫上自己一樣的兩條白眉。」

「畫眉鳥殺人的作風？」

「先姦後殺！」

「殺人的兇器？」

「劍！」

「劍刺在什麼地方？」

「咽喉！」

「你再看張小姐致命傷口在什麼地方？」

「咽喉！」

「是什麼弄出來的傷口？」

「劍！」

「張小姐衣衫零亂，你以爲她的死因是什麼？」

「先姦後殺！」

「她死了之後，面上就少了一樣東西，你知道是什麼東西？」

「眉毛！」曹小七有問必答，答得而且相當快。「她兩條眉毛給剃下了又再畫上，畫上了畫眉鳥眼上一樣的白眉！」

「好了，這你說，殺她的是什麼人？」

「當然是畫眉鳥！」沈勝衣不覺脫口應了這一聲。

曹小七這一次就不够快了。

邱老六的眼睛立時轉向沈勝衣：「你住在這房間？」

「嗯。」沈勝衣沒有否認。

「張小姐陳屍在你這裏？」

「嗯。」沈勝衣只有承認。

「張小姐是死在畫眉鳥劍下？」

「嗯。」沈勝衣也相信這可能是事實。

「够了，這你答我一句話，畫眉鳥是那一個？」

當然是我！

沈勝衣這句話幾乎沒有出口。

這簡直就像是問一加一是否等於二。

回答不出來的應該列入問題兒童。

沈勝衣並不是問題兒童。

曹小七也不是，沈勝衣不回答，他替沈勝衣來回答。「還用問，當然就是我們眼前這一個！」

邱老六的眼睛這又轉回曹小七面上。「畫眉鳥的武功聽說實在有幾下子。」

「何止幾下子，我看就十分要厲害，不是怎能殺得了胡嬌！」

「也不能殺得了張金鳳！」

「我幾乎忘記了，張大爺的一張刀一雙手當年也曾威震江湖，張小姐自幼習武，據說已有張大爺七分火候，我們兩個加起來只怕還不是她的對手。」

「畫眉鳥却一劍就將她殺死！」

「這麼說畫眉鳥的武功是遠在張小姐之上，遠在我們之上，張小姐不是畫眉鳥的對手，我們更不是畫眉鳥的對手！」

「張小姐遇上畫眉鳥是死路一條，我們遇上畫眉鳥同樣是死路一條！」

「我們現在豈非遇上畫眉鳥？」

「現在不遇上，遲早也會遇上的。」

「我們眼前豈非就是一條死路？」

「明知一條死路，我們還是要走！」邱老六突然挺起了胸膛，大喝一聲：「曹小七！」

「屬下在！」曹小七應聲挺胸膛。

「現在就是你我爲國盡忠，爲民逞命之時，好歹你我跟這隻畫眉鳥拚了！」邱老六嗆啷的拔出了腰間佩刀，一面的悲壯激烈。

曹小七應聲同時嗆啷拔刀在手，亦是一面視死如歸的神色！

沈勝衣一個頭立時又好像大了兩倍。

邱老六曹小七兩個並不知道沈勝衣這樣頭漲，一拔刀在手，就舉步跨前。

沈勝衣知道再不替自己說幾句話就來不及了，連忙一揮手。

邱老六曹小七兩個一見沈勝衣動手，不由就緊張起來，霍地收步，蓄勢待發。

沈勝衣苦笑了一下。「別誤會，我只不過想請兩位暫時收起刀子，聽我幾句說話。」

「什麼說話！」邱老六斜睨着沈勝衣。

沈勝衣半轉身子，目光落在張小姐身上。「這位張小姐雖然陳屍在我這張床上，可不是死在我這張床上！」

「死在你房中也是一樣！」邱老六一翻眼睛！「你就算不想驚動別人，塞下床下刺了一劍才搬到床上，也沒有多大困難！」

「的確沒有多大困難，問題是張小姐既不是死在我這床上，也不是死在我這房間中！」

「那死在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這裏！」

「憑什麼肯定？」

「張小姐一身鮮血濕透，她若是死在這裏，地上即使沒有血，床上也總該有血，現在地上固然沒有血，床上同樣也沒有血，張小姐是人死之後，鮮血也凝固了才來到我這房間中，我這張床上！」

「死人不會走路。」

「我沒說是她自己走來這裏。」

「那是你將她搬來的了。」邱老六瞇起眼睛。「告訴我，她本來死在那兒？你本來在那兒殺死她的？」

「我根本不知道有張金鳳這個人，這個人根本就不是死在我的手上。」沈勝衣嘆了一口氣。「如果是死在我的手上，我又怎會再將屍體搬入我的房間？」

「誰知你爲什麼這樣做。」邱老六冷笑。

「我說頭兒，」曹小七忍不住揷口。「這個人一張嘴這麼厲害，跟他說也不知道要說到什麼時候，依我的主意，還是先將他拿下來，徹底搜一下！」

「好主意。」邱老六摸摸鬍子。

「第一驗驗他的劍！」曹小七目光移到沈勝衣腰上。「我敢說他那把劍定還有血漬！」

話口未完，嗆的沈勝衣突然拔劍出鞘！

邱老六曹小七兩個大吃一驚。

「你看到沒有！」曹小七一把抓住邱老六的肩膀，連語聲也似乎起了變化。「這隻畫眉鳥，一給我抓着痛處，馬上就反面，要動兵器了！」

沈勝衣只有嘆氣。「我只不過要給你驗一下我這把劍上到底有沒有血漬！」

曹小七向劍上望了一眼。「你這麼快就將劍上的血漬抹去了？」

沈勝衣只有嘆息！「我這把劍本來就沒有血漬，我床上這位張金鳳本來就不是死在劍下，劍還未刺入她的咽喉之前，她已經死亡！」

「那你說她的死因到底是什麼？」邱老六一旁連隨追問。

「面上的肌肉收縮，四肢僵硬，血帶紫黑，死因到底是什麼？」

「是什麼？」

「當然是中毒！」

「哦？」邱老六一怔又問道：「你怎樣使她中毒的？」

這次到沈勝衣怔住了。

「强迫她服下去？」邱老六再問！

沈勝衣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搖搖頭。「我完全沒有强迫她，我是由得她喜歡怎樣就怎樣？」

「這到底怎麼回事？」

「我首先拿出一顆丸子，告訴她，那是毒藥，再說要介紹她認識一下這裏的邱大捕頭，曹副捕頭，由得她選擇，想不到她寧可選擇第一樣，一口將那顆毒藥丸子吞了下去！」

話未說完，沈勝衣已大笑了起來！

邱老六沒有笑。

曹小七同樣沒有笑。

兩個人鐵青着臉，盯着沈勝衣。

好容易才等到沈勝衣收住笑聲，邱老六的目光這才轉向了曹小七！「小七，你有沒有聽過這麼有趣的笑話？」

「沒有！」曹小七一聳肩膀。「我也想不到這隻畫眉鳥說笑的本領也這麼高强。」

「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我們大人最愛聽的豈非就是笑話！」

「我正想一見你們大人，當面跟他說一個清楚明白。」沈勝衣一旁應聲將劍收回。

「這可是當眞？」邱老六霍地回頭。

沈勝衣一整衣衫。「我說的你們都不相信，也就只有這個辦法了。」

邱老六又是一怔，又再轉向曹小七。「小七，聽他口氣，這個人似乎眞的不是那隻畫眉鳥！」

「事實可是放在眼前，我們沒有理由聽信他片面之辭。」

「這也是，但無論如何，我們首先總得弄

清楚他的來歷！」邱老六回對沈勝衣。「你說不是畫眉鳥，那你叫什麼名字。」

「沈勝衣。」

「那裏人氏……喔！」邱老六問着問着突然一聲怪叫。「你說你叫沈什麼？」

「沈勝衣。」

「那個沈勝衣？」邱老六連隨追問。

「據我所知，沈勝衣向來就只得一個，這個！」

「一夜間破了應天府白蜘蛛那件案子的也就是你？」

「這件事還算近，我還記得。」

邱老六沒有作聲，怔怔的，一再打量沈勝衣。

曹小七同樣的一旁發呆。

兩人的眼光中都充滿疑惑。

給兩個男人這樣望着，實在不是味道，沈勝衣混身的不自在，幸好這兩個男人很快的就收回目光。

「小七！」邱老六壓低了嗓子。「看樣子，這個人倒像是傳說中的那個沈大俠！」

「嗯！」曹小七的嗓子壓得更低。「如果是沈大俠，就一定不會是畫眉鳥，就一定不會做這種事！」

「難說！」邱老六摸摸鬍子，一再將嗓子壓低。「大俠是人，畫眉鳥也是人，人心可難測！」

「我們應該怎樣？」

「沈大俠俠義爲懷，如果這個人眞的是沈大俠，不是畫眉鳥，一定不會放過那隻畫眉鳥的。」

邱老六的嗓子雖然壓的一低再低，還是不够低；沈勝衣還可以聽得到，重重嘆了一口氣。「兩位大捕頭的意思可是要我找出那隻畫眉鳥，找出那個眞正的殺人兇手，來洗脫自己的嫌疑？」

「亦只有這個辦法！」邱老六轉顧沈勝衣，聳了一下肩膊，一派無可奈何的樣子。

沈勝衣只有嘆氣。

「以沈大俠的武功，根本就可以不將那隻畫眉鳥放在眼內！」

「以沈大俠行事的迅速，一夜之間就拿下了應天府那隻白蜘蛛，要抓住洛陽城這隻畫眉鳥，還不是三兩天之間的事情？」曹小七亦自一旁接上。

「爲人爲己，一舉兩得，沈大俠何樂而不爲？」邱老六再補充一句。

「如此說來，我這個沈大俠是沒有理由拒絕，非要答應不可的了。」沈勝衣苦笑。

「沈大俠這是答應？」邱老六緊緊的追問，一點兒也不放鬆。

「嗯！」沈勝衣苦笑點頭。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邱老六這一句連忙出口。

「八隻馬就可以追到了。」

邱老六一怔。「沈大俠倒也喜歡說笑。」

沈勝衣淡笑，一旁坐了下來。

邱老六曹小七兩個不約而同的相望一眼，不約而同的呼了口氣。

沈勝衣看在眼內，摸了摸鼻子。「這件事好像有些奇怪！」

邱老六曹小七兩個應聲面對沈勝衣，異口同聲的道：「一些奇怪也沒有。」

「哦？」沈勝衣更就奇怪，奇怪的望着邱老六曹小七。

邱老六曹小七居然手足無措起來。

「你們好像有什麼在瞞着我！」沈勝衣倏的一下子跳了起身！

砰的一聲巨震，兩扇房門左右分開，幾乎沒有塌下。

邱老六曹小七這一驚非同小可，兩個身子跳得比沈勝衣還高！

房門一打開，一個人就出現在房門口外！

烈火也似的一個人！

這個人，一身火紅花繡，年紀五十過外，身長七尺有餘，鬚長及胸，面如重棗，相貌堂堂！

沈勝衣不認識這個人。

這個人也沒有理會沈勝衣，這個人的目光落在邱老六曹小七兩人面上。

一見到這個人，邱老六曹小七的面色就變了。

一接觸到這個人的目光，邱老六曹小七更就連頭都垂下。

這個人的後面還有一個人。

那個人一身青衣，最多不過三十歲，很英俊，很瀟洒。

沈勝衣同樣不認識。

青衣人也同樣沒有理會沈勝衣，目光亦是落在邱老六曹小七兩人面上。

「這兩位就是我們洛陽城的邱總捕頭，曹副捕頭！」青衣人第一個開口。

這句話當然是對紅衣人說的。

「哦，邱總捕頭，曹副捕頭！」紅衣人冷笑。

「不敢當。」曹小七的一個頭垂得更低。

邱老六囁嚅着忙問一句。「未知張大爺有何指教？」

「指教？」紅衣人只是冷笑。「指教不敢，我只想知道兩位大捕頭到底要將我的女兒怎樣！」

「沒有怎樣，小姐現在就在那邊床上！」邱老六話口未完，紅衣人已一個箭步衝入房間，衝到床前。

張金鳳是這個紅衣人的女兒，這個紅衣人不是洛陽城的首富張虎侯又還會是那一個？

手是冷冰的。

死人的兩手本來就是這樣。

張虎侯觸手之下，一個身子就顫抖起來。

張金鳳的面色死白，張虎侯的面色這刹那亦已由紅轉白，蒼白！

他祇有張金鳳一個女兒！

他並不是一個經不起打擊的人，但這一次的打擊對他來說未免太大。

他緊咬下唇，似乎還想控制自己波動的情緒。

本來他就不是一個容易在別人面前表露自己內心感情的人。

他果然控制了自己波動的情緒。

他的身子，不再顫抖，他的目光又回復堅定。

他緩緩在床緣坐下，冷冷望着邱老六曹小七。「我剛才接得消息，說是我的女兒在飛夢軒被畫眉鳥姦殺，但到我趕去，只見血，不見人，一問，知道是兩位大捕頭已將人搬走！」

張金鳳原來死在飛夢軒！

沈勝衣現在終於知道。

曹小七邱老六兩人却是早就知道！

屍體還是兩人搬走。

這一搬，兩人將屍體搬到什麼地方？

沈勝衣冷笑。

邱老六曹小七聽在耳裏，偷眼望了一下沈勝衣，各自嘆了一口氣。

張虎侯語聲一頓，又接道：「這於是我趕去衙門，誰知道衙門中人完全不清楚這件事，幾經打探，才知道兩位大捕頭將我女兒的屍體搬到這裏，搬到這張床上！」

張虎侯的面色陡地一冷。「我實在猜不透兩位大捕頭打的是什麼主意，兩位大捕頭最好就給我一個清楚明白，否則的話，嘿嘿！」

否則的話又怎樣？

憑張虎侯在洛陽城中的地位，要怎樣就可以怎樣！

邱老六曹小七兩人立時面色一變。

邱老六沉吟了一下，又一聲歎息？「這件事得從頭說起。」

「頭也好，尾也好，只要你給我一個清！楚！明！白！」張虎侯一字一頓。

「畫眉鳥月來鬧的滿城風雨這件事張大爺相信已有耳聞！」

「何止耳聞，現在且已目睹！」

「畫眉鳥武功高强，行踪隱秘，事發前後，除了畫眉鳥的叫聲，再沒有其他任何的綫索留下。」

「畫眉鳥的叫聲也算是綫索？」

「當然不算，養畫眉鳥本來就是這年頭的時髦玩意，家裏有畫眉鳥的人何止萬千，我們總不能都當做兇手看待。」邱老六微喟，「沒辦法，我們惟有傾盡全力，加派人手，不分晝夜，四下逡巡，一方面防止同樣的事情發生，一方面搜尋可疑的人物！」

「這又算是什麼辦法。」隨同張虎侯來的青衣人揶揄的揷了一句。

「沒有辦法之中。」邱老六一個頭幾乎抬不起來。

「好一個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青衣人面上揶揄之色更濃。

邱老六還來不及答話，張虎侯已回頭喝住。「你少說幾句可以不可以！」

青衣人面上一紅，閉上了嘴巴。

張虎侯這才轉向邱老六道：「說下去！」

「這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結果却給我們發現了一個人！」

「畫眉鳥？」

「不是畫眉鳥，但這個人一來，畫眉鳥就得遭殃！」

「這跟我們小姐有什麼關係？」青衣人忍不住又揷口。「畫眉鳥沒有遭殃，我們小姐遭殃，這個人來與不來又有什麼分別？」

邱老六沒有作聲。

這一次張虎侯亦沒有喝止。

青衣人說話更多。「畫眉鳥一來再來，一犯再犯，我實在奇怪我們這裏的捕快老爺到底是要來幹什麼的。」

邱老六又一聲歎息。「小姐的事我們實在抱歉，但事情不發生也發生了，目前我們要做的只有盡快找出兇手，盡力防止同樣的事情再度發生。」

「又是防止。」青衣人毫不客氣。「你們到底再要縱容這隻畫眉鳥多久？」

這又是一個難題。

邱老六也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正在沉吟，那邊沈勝衣忽然揷口一句。「你這位這樣關心，莫非是對邱大捕頭的職位發生興趣？」

青衣人好像這才知道有沈勝衣這個人的存在，應聲一瞪眼。「你又是什麼東西？」

「我不是什麼東西，我又是個人。」沈勝衣反問。「你？」

邱老六慌忙接口。「這位就是飛夢軒的老闆顧橫波顧公子。」

「哦？」

「聽到了沒有？」顧橫波還想再說什麼，張虎侯那邊已然咆哮起來！

「你們將問題扯到那裏去了！」

這一聲咆哮，最少有兩個人噤若寒蟬。

張虎侯連隨一指邱老六。「你方才說到發現了什麼東西？」

「不是東西，是人。」邱老六學足沈勝衣的語氣。

「什麼人？」

「沈大俠。」

「那一個沈大俠。」

「沈勝衣沈大俠。」

「沈勝衣又是……」張虎侯的語聲突然一下子低了下去。

「你是說那一個沈勝衣？」

「那一個？據我所知向來就只得一個。」

「戰平手祖驚虹，擊敗了金絲燕，柳眉兒，雪衣娘，滿天星，擁劍公子的那一個？」

「正是那一個！」

「一劍橫掃十三殺手，一夜之間就破了應天府的白蜘蛛一案的那一個？」

「正是那一個！」

張虎侯霍地一拍膝。「我一生最喜歡結交就是英雄豪傑，這麼的一個英雄豪傑到來，怎的我完全沒有消息！」

「我們也是昨日才知道。」

沈勝衣昨日才到洛陽。

原來他一入洛陽，邱老六曹小七兩個就已經知道。

沈勝衣又是一怔，瞪着邱老六。

邱老六避開沈勝衣的目光。

「你們發現了沈勝衣又怎樣？」張虎侯追問。

「沈大俠一夜之間就破了白蜘蛛一案，好像畫眉鳥這種小毛賊當然更不放在他眼內。」

「哦？」青衣人又把握住這個機會。「原來我們洛陽城的大捕頭連一個小毛賊也對付不了！」

邱老六一陣難堪。

這次張虎侯總算替邱老六喝住了顧橫波。

「要是你就只懂得這些不着邊際的說話，最好你就給我閉嘴！」

「我本來也不想這樣。」顧橫波眼一瞟邱老六曹小七。「只不過對着這兩個所謂大捕頭，有時實在難以自制。」

「很多事情你都難以自制。」張虎侯冷笑。「譬如漠視禮貌，譬如缺乏同情，譬如不懂時務！」

顧橫波一張臉一陣紅一陣青，終算閉上了嘴吧。

張虎侯再一次吩咐邱老六。「說下去。」

「放着這麼好的一個機會，我們沒有理由不向沈大俠請教一番，正就在這個時候，飛夢軒發生了小姐這件慘案。」

「這又怎樣？」

「我們本來打算請沈大俠前去一看究竟，又只怕沈大俠還不是我們這種人所能够請得動，見一來順路，也就將小姐的屍體搬來沈大俠這裏，好向沈大俠請教一下。」

「原來如此。」張虎侯總算完全清楚。

原來如此！沈勝衣總算多少明白。

「沈勝衣就住在這裏？」張虎侯連隨追問着。

「就住在這裏。」

張虎侯的目光立時轉向沈勝衣，上上下下的再三打量。

他似乎亦是現在才知道有沈勝衣這個人的存在。

「你就是沈勝衣？」他的目光停留在沈勝衣面上。

「我想說不是，只可惜我就只得這一個名字。」沈勝衣摸摸鼻子。

「哦？」張虎侯目光一閃，一瞟顧橫波。

顧橫波會意點頭，右手腰間一抹，手中立時多了一支長劍，一聲不響，一劍向沈勝衣後心刺去！

劍是軟劍，劍一動，颼的抖得筆直，簡直就像是毒蛇一樣！

奪的一聲，一劍刺實！

邱老六曹小七兩人面色齊變。

顧橫波也自變了面色。

沒有血！

木椅子根本就沒有生命，當然不會流血。

這一劍刺在一張椅子上面！

也不知何時，沈勝衣的右手已抄起了旁邊的一張木椅子。

也不知怎樣，沈勝衣這張木椅子就擋住了顧橫波的一劍！

「這算是什麼？」沈勝衣冷笑。

張虎侯一怔，大笑。「不過要證明一下這個沈勝衣是眞是假！」

「你現在證明了？」

張虎侯頷首。「小顧這一劍雖然還不怎樣，能够如此輕鬆就接下來的，除了一個沈勝衣，一時之間我倒也想不起還有什麼人。」

好大的一頂高帽子。

沈勝衣就算一肚子怒氣，這下子也不難給壓了下去。

張虎侯轉又問。「沈大俠對於這件事情怎樣意見？」

沈勝衣還未來得及開口，邱老六已接口一句。「沈大俠已成竹在胸，答應給我們盡快找出那隻畫眉鳥。」

「哦。」張虎侯點頭。「人死不能復生，早一日找出兇手，我也可以早一日安心，這也好。」

顧橫波一旁正在收回軟劍，聽得說，馬上就揷口。「好是好，只不過，這件事由我們親自調查，親自雪恨更好！」

張虎侯一笑。「我可不是那種斤斤計較的人，但得早一日找出殺我女兒的那隻畫眉鳥，什麼人出手我都不在乎，這之外，又還有什麼更好？」

顧橫波面色微變。「但……」

「但什麼，沈大俠一夜之間就找出了應天府那隻白蜘蛛，要找出洛陽城這隻畫眉鳥，還不是三兩日之間的事情，這除了沈大俠，我就想不出是否還有其他更適當的人選？」

「我們也是這個意思。」邱老六曹小七兩個一齊應聲。他們當然贊同。

張虎侯的目光又回到沈勝衣面上。「沈大俠！」

他對於沈勝衣早就已經改變了稱呼，只不過這一聲沈大俠叫得特別鄭重。

沈勝衣一怔。「有什麼指教？」

「指教不敢當，只想請沈大俠答應我一件事。」

「這得要看什麼事。」

「這件事你沈大俠一定可以做得到。」

「很多事我都做得到。」

「你若是找到畫眉鳥，先交給我。」

沈勝衣尚未表示意見，邱老六已搶在他前頭。「張大爺，這個……」

「我只不過留他一天半天，一天半天之後，還是交給你們，放心。」

邱老六怎能放心。「這一天半天間……」

「總之我不會將一個死人送去衙門！」張虎侯的面上露出了殘忍已極的神色。

邱老六曹小七看在眼內，心頭不禁一凜。

沈勝衣顧橫波兩個也不例外。

張虎侯接下來。「就算人在衙門之內，我要請他到我家中一轉，憑我的地位，你們大人相信也不會不給我這個薄面，邱頭兒，你說是不是？」

邱老六無言。

張虎侯轉向沈勝衣。「這所以沈大俠這個人情是不怕做的。」

沈勝衣漠然一笑。

「這幾乎就等於你沈大俠在替我辦事，我當然不會令你沈大俠感到吃虧。」張虎侯隨手懷中拿出了好幾張銀票。「這裏是五千兩黃金的票子，是我付給沈大俠你的一半酬勞，無論事情成功與否，這五千兩都已是沈大俠所有，兇手一交到我的手上，我再奉上其餘的黃金五千兩！」

五千加五千，這就是一萬。

一萬兩黃金！

這又是何等驚人的一個數字！

這又是何等驚人的出手！

沈勝衣也爲之動容。

邱老六曹小七更是一臉驚慕之色。

「一萬兩黃金！」顧橫波亦自一聲驚呼。

張虎侯將銀票在一旁的几子放下，凄然一笑。「比起我女兒的性命，一萬兩黃金又算是什麼？要是有人能够還我一個活生生的女兒，他就算要我十萬兩黃金，只要我拿得出，我也一樣給他！」

當然沒有這樣的一個人。

就算他拿得出，也沒有人能够還他一個活生生的女兒，賺他這十萬兩黃金。

沈勝衣甚至連他這五千兩黃金也不感興趣，一搖頭。「我……」

「你要找我最容易不過。」張虎侯打斷了沈勝衣的說話。「在這兒，隨便找個人一問，相信都可以告訴你我住在什麼地方。」

一面說，張虎侯一面抱起了張金鳳的屍體，這幾句話一說完，他人已在房門外。

來的時候，他的身子挺得筆直。

現在去了，他筆直的身子已然佝僂起來。

這一來一去，他簡直就像是已老了十年。

由此至終他雖然都沒有說過悲痛的說話，一種難言的悲痛已自他的眉際間，行動間表露無遺。

這一種悲痛更甚更深！

沈勝衣也感覺到了這一份悲痛，沒有再作聲。

顧橫波也沒有再作聲，張虎侯一動身，他脚步亦起。

張虎侯出到了房外，他亦跨過了門檻。

張虎侯沒有回頭，他有回頭，回頭一瞥。

冷冷的一瞥。

這一瞥好像落在沈勝衣面上，又好在落在銀票上面。

沈勝衣沒有在意，他的目光正落在邱老六曹小七兩人面上。

邱老六曹小七兩個一接觸沈勝衣的目光就將頭垂下。

「邱總捕頭，曹副捕頭！」沈勝衣面色陡寒。

兩人頭垂得更低。

「給我抬起頭來！」沈勝衣語氣一沉，那副腔調，那種神情，簡直就像是公堂上審案的大老爺一樣。

兩人應聲不知不覺的將頭抬起。

「兩位大捕頭好靈通的消息，好迅速的行動！」

邱老六曹小七的一張臉一時間也不知應該放到那裏去。

「張金鳳是死在飛夢軒？」

「是！」

「張金鳳的死跟我一些關係也沒有？」

「是！」

「你們方才怎樣說？」

邱老六曹小七一聲也不響，好像都已忘記了。

「是誰的主意！」

邱老六瞟了一眼曹小七。

「是我！」曹小七嘆了一口氣。

「眞虧你想出這麼精彩的主意，就連我也

開始佩服了。」

曹小七只有歎氣。

邱老六也歎了一口氣。「我們最初只是打算登門拜訪，懇請沈大俠帮忙，但仔細思量，好像我們這種人沈大俠未必放在眼內，未必會答應帮忙，正在躊躇不決，該死的曹小七不知怎的就給我想出這個主意來。」

「這可是當眞？」

「我怎敢再欺騙沈大俠，除了曹小七，又還有誰會想出這種混賬主意？」

沈勝衣瞪着邱老六，搖頭。「我本來有些相信，問題在你們兩位大捕頭都是演戲的天才，想來想去，還是不相信爲妙。」

邱老六曹小七相望一眼，苦笑一下，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

沈勝衣的左掌旋卽握住了劍柄。「是誰的主意也好，你們兩個一起上就是！」

邱老六曹小七，不由得大吃一驚。「沈大俠……」

「叫我畫眉鳥好了！」沈勝衣連連冷笑。「不是說這是你們爲國盡忠，爲民逞命之時，我現在成全你們！」

邱老六曹小七慌不迭的搖手。「沈大俠別再拿我們開玩笑了。」

「開玩笑？我連生氣都還沒有時間，那有工夫拿你們開玩笑。」沈勝衣扳着臉。「你兩個刀已在手，何不出手！」

邱老六曹小七的兩張刀連忙放回鞘內。

邱老六旋卽一揖到地。「這次我們做的無疑過份，但當時我們的心情，希望沈大俠你能够明白，沈大俠你如果還是憋着，心裏不舒服，那就給我們一人一劍，消口氣好了。」

邱老六這樣說，沈勝衣就算眞的憋着一肚子氣，眞的想給他們一人一劍，也再狠不下心了。

沈勝衣也就根本沒有這個意思，邱老六曹小七兩張刀入鞘，他那隻左手亦離開了劍柄。「一人一劍，我才沒有這種閒情，想想怎樣開溜，不是更好。」

邱老六曹小七兩個這才眞的着慌。「沈大俠……」

沈勝衣一聲長歎。「只可惜我這個沈大俠這一生以來還不曾坐過八隻馬的大馬車，就連五隻馬的也沒有。」

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這個沈大俠既然連五隻馬的大馬車也沒有坐過，當然是不會食言反悔的了。

邱老六曹小七總算放下心來。

「我早就知道沈大俠見義勇爲，是絕不會袖手旁觀的了。」邱老六也來給沈勝衣套高帽子。

「何況現在還有一萬兩黃金好拿。」一提到黃金，曹小七一臉的痲子又發了光。

「說到這些黃金，我本來一些興趣也沒有，也的確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但現在……」沈勝衣倏的一出手，抓起了放在几子上的那疊銀票。「我最少可以想出十條理由將之收下。」

沈勝衣這樣說就眞的這樣做，一把將銀票塞入懷中，一張也沒有留下。

曹小七直了眼。「做大俠原來還有這樣好處。」

「你不妨也找個大俠來做一下。」沈勝衣將手抽出，整了下衣襟。

「我那裏來這種本領。」

「你懂得演戲就成了，憑你那份天才，扮起大俠來，相信也一樣可以進入角色。」

「沈大俠是在尋我開心。」曹小七摸着一臉痲子。「憑我這張痲子臉，有人會相信才是怪事。」

「你以爲我這個大俠是用一張臉換來的。」沈勝衣道。

「我沒有這個意思，不過問心說，沈大俠一亮相，就已教人知道是個大俠來了。」

「哦？」

「沈大俠方才接那一劍更是接得漂亮之極！」曹小七一咧嘴。「要是我扮演大俠，人家也來這樣子試我一劍，那我非完蛋不可！」

「做大俠本來就得憑眞本領。」邱老六一旁接口。「你以爲沈大俠那一萬兩黃金是容易賺的？」

沈勝衣一笑。「說不定這一萬兩黃金就要了我這個沈大俠的腦袋。」

「這怎會？」邱老六的面上充滿了信心。「我們看好沈大俠！」

曹小七連隨帮腔。「跟我們沈大俠一比，畫眉鳥又算是什麼東西？」

「畫眉鳥本來就不是什麼東西。」

「只是個採花賊！」曹小七這一句特別加重語氣。

邱老六跟着說：「沈大俠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採花賊！」

「現在要我放過他也不成！」沈勝衣一拂袖。「既然已收了人家的銀票，我這個沈大俠也應該出發了！」

「沈大俠打算從那裏着手？」

「是誰給我的銀票？」沈勝衣反問。

「張虎侯。」

「爲什麼？」

「畫眉鳥姦殺了他的女兒張金鳳。」

「張金鳳死在那裏？」

「飛夢軒。」

「這你說我應該從那裏着手？」

「當然是從飛夢軒。」

「原來你也是一個聰明兒童。」沈勝衣笑問。「飛夢軒到底又是什麼地方。」

「是一處賣酒的地方。」

「有酒就會有醉，有醉就會有夢，飛夢軒這個名字想來也是這個意思。」

「嗯。」

「這問飛夢軒如何？」

「我不知道沈大俠要問的是什麼，但如果說大俠是在問洛陽城喝酒的地方最好是那一處，就隨便找個人一問，也會指點沈大俠到飛夢軒去。」

「哦？」

「沈大俠還想知道什麼？」

「顧橫波是飛夢軒的老闆？」

「我方才介紹過了。」

「飛夢軒當然是一處賺錢的地方，顧橫波的身家當然亦相當可觀。」

「當然當然。」

「他對張虎侯却似乎有着一份畏懼。」

「在這地方不畏懼張虎侯的人，好像還沒有。」

「張虎侯是這地方的首富？」

「能够隨時拿出一萬兩黃金的人這地方除了他之外相信再找不出第二個了。」

「他又是幹什麼的？」

「碧玉齋的老闆就是他。」

「碧玉齋又是什麼地方。」

「珠寶店。」

「原來他是個珠寶商人。」

「沈大俠這怕是第一次到我們洛陽。」

「你怎會知道？」

「沈大俠如果曾經到過，對碧玉齋，飛夢軒這兩處地方沒有理由完全沒有印象。」

「哦？」

「沈大俠當然更就不知道還有落月堂，虫二閣這兩個地方了？」

「這兩個地方又如何？」

「落月堂就是我們洛陽最大的一間賭場，這間賭場與別不同的就是不分晝夜，通宵營業，只要你有興趣，你就算賭到月落星沉，也一樣可以，也一樣有人陪你。」

「虫二閣？」

「沈大俠是否覺得虫二這個名字很怪？」

「嗯。」

「這其實就是風月無邊的意思。」

「虫二，嗯，果然就是風月無邊。」

「風月無邊，沈大俠應該可以想像得到這虫二閣又是一處怎樣的地方了。」邱老六一眨眼。

沈勝衣會心微笑。

「飛夢軒，虫二閣，落月堂，碧玉齋，也就是我們洛陽酒色財氣的所在。」

「酒是飛夢軒？色是虫二閣？財是落月堂？氣是碧玉齋？」

邱老六連連點頭。「亦卽是說嗜酒的請到飛夢軒，好色的請到虫二閣，要發財請到落月堂，想受氣可去一趟齋碧玉好了。」

「想受氣就去一趟碧玉齋，這又是什麼意思？」

「碧玉齋所陳列的珠寶玉石雖然並不多，但無一不是價值連城，夢寐難求的稀世奇珍，買得起的人可以說是絕無僅有，張虎侯根本就沒有出賣的意思，只不過搬出來炫耀一下自己的身價，你若是沒有這個本錢，就只想開一下眼界，不錯他是給你看，出來的時候，少不免你就得蹩上一肚子悶氣。」

「哦？」

「我們這位張大爺的脾氣更是時好時壞，壞起來的時候，總會找些人出氣。」

「哦？」

「還有碧玉齋那位小姐，我是說張金鳳，與其說是隻鳳，毋寧說是一馬匹，胭脂馬！」

「你的意思是很難應付？」

「她不生氣猶自可，一生氣起來，的確沒有人應付得了。」

「那是說當時在她身旁的就只得受氣？」

「嗯！」邱老六一聲微喟。「總之碧玉齋這個氣在我們來說是受氣的氣，不是出氣的氣就是了。」

「這是說，這間碧玉齋，能够不去最好不去？」

「沈大俠却似乎遲早非要去一趟不可。」

「不是你提起，我幾乎忘記了還有五千兩黃金存放在碧玉齋張虎侯那裏。」

「張虎侯這次還有求於沈大俠，相信怎也不敢給沈大俠氣受。」

「這就難說了。」沈勝衣摸摸鼻子！「連這個能够不去最好不去的地方我也要去，其他三個地方如果我不去見識一下，未免有些對不起自己。」

邱老六道：「沈大俠打算先到那一個地方見識見識？」

沈勝衣望着邱老六，倏的搖頭。「剛才我還說你是個天才兒童，現在那句話我看要收回了！」

「沈大俠是先要去飛夢軒？」邱老六這又變得聰明起來。

「正是飛夢軒！」

× × ×

飛夢軒。

沈勝衣還未到飛夢軒，人還走在九曲橋上，酒香已隨風飄來，酒香已撲鼻。

酒香芬芳，沈勝衣幾乎沒有醉倒橋邊，幾乎沒有夢飛天外。

飛夢軒果然名不虛傳。

沈勝衣到底也是一個識貨的人，他就知道這飛夢軒的酒絕非一般酒家可比。

飛夢軒這個地方同樣不是一般酒家所能相提並論。

軒在城東，軒在城外，一共七座，建築在一個大池塘上。

七座水軒都相當寬敞，中間相連着九曲飛橋。

橋下的綠水已然冰封。

雪漫天依舊。

雪飄落在樹上，欄干上，滴水飛簷上。

漫天雪花飛飄中看來，到處就只是一片迷濛。人也迷離在漫天雪花飄飛中。

這景色又是何等壯觀，何等迷人。

春夏間滿塘荷香，憑欄一杯，那滋味更就不在話下。

「果然好地方。」沈勝衣也不禁一聲輕嘆。「由得我選擇的話，要喝酒我也會選擇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酒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喝得起的！」邱老六也自輕嘆一聲。

「你是說價錢方面？」

「嗯，最少貴一倍。」

「酒好地方好，這一倍貴得不算太過。」

「這得要看人，好像沈大俠，就算再貴多一兩倍，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再貴一兩倍，我就要認眞考慮淸楚。」

「沈大俠要考慮的是什麼？」

「這裏雖然離城不遠，這種天氣之下，放着溫暖的地方不去，走來這裏吹北風，還要化多好幾倍的銀子，不認眞考慮怎成？」

「你怎知道這裏不够溫暖？」

沈勝衣正想回答，眼中突然看到了火光。

飛霜驚俠客　年華苦佳人

火光照亮了水軒。

火焰在銅盤上飛揚。

多了這一盤炭火，軒內外彷彿便成了兩個世界。

軒外冰雪嚴寒，軒內一室皆春。

「這火盤終日燃燒，無論你什麼時候到來，都不會不够溫暖。」邱老六就好像是這飛夢軒的常客，知道的居然不少。

沈勝衣沒有回答，目光落在軒中的一張綉榻上。

軒內的陳設相當華麗。

火盤周圍一張半月迴風波斯地氈，左右四張鏤采刻香几，几上各自一面節舞鼓歌盤，一隻銀花銅葉杯。

綉榻上鴛綺鶴綾被，相思無憂枕。

要是再多一個風情萬種的女人，這地方豈非就成了溫柔鄉？

還沒有這樣的一個女人躺在綉榻上。

沈勝衣的目光落在綉榻上，只不過綉榻上被枕凌亂，鮮血斑駁。

「張金鳳死在這裏？」沈勝衣隨卽問這一句。

「正就是這裏！」回答的聲音，冷酷而低沉。

這不是邱老六的聲音，也不是曹小七的聲音。

這聲音似乎陌生，但又似曾相識。

沈勝衣應聲轉身，邱老六曹小七兩個亦幾乎同時回頭。

軒門外已然多了一個人。

飛夢軒的老闆——顧橫波！

「昨日傍晚鳳姑娘到來訂下了這座水軒。」顧橫波接着又道：「最初我們還以爲張大爺在這裏欵待什麼人，正斟酌如何調動人手，鳳姑娘却吩咐下來，說是只她一個，要過一些酒菜，就將我們支開。」

「你所謂我們……」

「是指兩個丫環，再加上一個我。」顧橫波淡淡笑。「張大爺什麼人，他的女兒到來這裏，我當然得親自招呼。」

「案發在何時？」

「大約是二更左右，我們正在池東北水軒喝酒，軒外忽然傳來了畫眉鳥的叫聲，這個時候，這種天氣，實在出奇，也就省起月來一連串的姦殺案，只防眞的有事發生，慌忙趕去一看究竟，那知道眞的發生了事！」

沈勝衣道：「飛夢軒昨夜莫非只得張金鳳一個女客？」

「這所以我們一動身就趕來這座水軒。」顧橫波微喟。「只可惜我們雖然快，比畫眉鳥還是慢，慢得多。」

「這一次你這所謂我們……」

「江魚，徐可之外，又是我！」顧橫波再加說明。「飛夢軒的酒，選自大江南北，無一不是佳釀，供應這些佳釀的就是徐可，徐可就是大江南北知名的酒商，江魚同樣大江南北知名，說到廚房裏頭的本領，眞還沒有幾個可以跟他這條魚相提並論。」

「哦？」

顧橫波道：「飛夢軒不單止供應佳釀，還供應佳肴。」

「聽你這樣說，我也有些心動了。」

「這並非我自讚自誇，就算你問江魚，徐可，他們亦不會謙讓，亦所以一有空閒我們便聚在一起，喝自己的佳釀，嘗自己的佳肴。」

「昨夜有這種空閒？」

「有，昨夜相信你巳在洛陽城，昨夜的天氣怎樣，相信你總應該有個印象。」

「嗯，昨夜那種天氣，的確難得有人出門。」沈勝衣一攏衣襟，似乎又感覺到昨夜的那一份寒意。「那麼說，昨夜一共來了幾多個客人？」

「只來了一個。」

「張金鳳？」

「這如果還有疑問，你並不相信，盡可以一問徐可，江魚，他們倆現在就在門外。」

顧橫波這句話才說完，兩個人巳出現在門外。

這兩個人身裁跟邱老六曹小七幾乎一樣，不同的只是邱老六曹小七的肌肉還算結實，這兩個人的肌肉簡直就像是豆腐造的，一移動，就一陣顫動。

一個人弄得一手好菜，當然不會待薄自己的肚皮。

一個喜歡酒的人，亦同樣很少會對不起自己的肚子。

這兩個人在一起工作，還會瘦下去才是怪事。

飛夢軒的佳釀佳肴，身爲老闆的顧橫波當然亦不會錯過，問題在年輕人總喜歡瀟洒點。要瀟洒一點，對於自己的身裁就不能不兼顧一下。

顧橫波這就只好對不起自己的肚子了。

他到底還是一個年輕人。

江魚、徐可就沒有這種顧慮了。

這兩個人昨夜跟顧橫波在一起，顧橫波知道他們當然亦知道，顧橫波不知道的他們似乎沒有知道的道理。

「不用了。」沈勝衣一笑搖頭。

沈勝衣不用，邱老六却用，目光自徐可江魚兩人面上帶過，落在顧橫波面上，忽然問：「先前我好像問過你這件事？」

「嗯。」顧橫波愛理不理的漫應一聲。

「你當時一句話也沒有說，好像什麼也不清楚。」

「嗯。」

「現在你却有許多說話。」

「首先你得明白一件事。」

「什麼事？」

「我這個人有一樣脾氣，就是最討厭廢話。」顧橫波的面上又見揶揄之色。「說了等如不說，何必多說？」

「你這是什麼意思？」

「兩位大捕頭的辦事能力怎樣？兩位大捕頭自己應該知道。」

邱老六面上一紅。「那現在……」

「現在是沈大俠問我，再說，」顧橫波一頓。「兩位大捕頭當時趕着離開，我就算說了，兩位大捕頭也沒有時間聽！」

「我們當時是去找沈大俠。」

「哦？沈大俠幾時開始吃公家俸祿，替公家辦事的？」顧橫波轉向沈勝衣。

這句話表面上是問沈勝衣，骨子裏又是在挖苦邱老六。

沈勝衣聽得出，沒有作聲。

邱老六好像也聽得出，面上又是一紅。

「兩位大捕頭走得未免急一些。」顧橫波這又目光轉回，一見邱老六面上發紅，他的語聲就愈發顯得得意。「我若是兇手，就算一時疏忽，留下了什麼綫索，半路上省起，趕回來也來得及。」

說話中似乎還有說話。

邱老六這次就聽不出來了，他只當顧橫波又是在挖苦自己。

沈勝衣却聽出不是那個意思，試探着連隨問上一句。「畫眉鳥可是留下了什麼綫索？」

「酒菜固然重要，環境同樣重要，環境不好，酒菜再好也沒有用。」顧橫波一面說，一面緩步踱向鮮血斑駁的那張綉榻。「飛夢軒酒菜固然注重，環境同樣兼顧，一個客人離開，地方就一定重新拾收一次，這所以在這地方留下來的一定不會是這之前的客人的東西？」

「張金鳳莫非在這裏留下了什麼東西？」

顧橫波不答，一欠身，手中巳然多了一隻金色的鈕扣。

「這隻扣子好像是金的。」

「本來是金的。」

「扣上好像刻有字。」

「是翠翠這兩個字。」顧橫波目光落在扣上。「沈大俠看出這扣子還有什麼特別？」

「這隻扣子似乎是男人用的。」

「的確是男人用的，還有什麼？」

沈勝衣瞇起眼睛，倏的又睜大，搖搖頭。

「你說有什麼？」

「扣子當然就成雙成對，這隻扣子也不例外，只是一對扣子其中的一隻，沈大俠也許巳發覺這隻扣子的形狀有些奇怪，事實上，這種鈕子是特別打造的。」

「什麼人所有？」

「什麼人都可以有，就以我們這洛陽來說，擁有這種鈕子的人雖然不多，也不算少。」

「哦？」

「沈大俠可曾聽過這兩句說話？」

「那兩句說話？」

「送君一對金鈕，願君長掛心頭。」

沈勝衣搖頭。

「沈大俠這之前沒有來過洛陽？」

「沒有。」

「這一次到來洛陽想必亦是這一兩天之間的事。」

「你怎麼知道？」

「沈大俠如果巳在洛陽相當時候，就算還沒有去過那風月無邊的虫二閣，總該巳聽過這兩句說話。」

「送君一對金扣，願君長掛心頭？」

「嗯，這兩句說話本就是虫二閣傳來的。

」顧橫波若有所思。「只要你在虫二閣出手豪闊一些，到你離開的時候，你身邊的姑娘就一定送你一對刻着她名字的金扣。」

「虫二閣的姑娘眞的如此多情？」

「假的！」顧橫波把玩着手中的金扣。「而據我所知，我們男人亦很少會將這種金扣掛在心頭。」

「哦？」

「有資格到虫二閣的男人十九都巳有老婆，有老婆的男人十九都染上怕老婆的毛病，這種扣子掛在心頭，無疑就是自我坦白。」顧橫波一咧嘴。「有經驗的男人都知道這種自我坦白通常都會引起不良的效果，再講，身上掛着這種扣子亦不見得是怎麼光采的一回事。」

「聽你說，這種鈕子除了虫二閣的姑娘，似乎就只有男人才有。」

「虫二閣只做男人的生意。」

「張金鳳並不是男人，也不是虫二閣的姑娘。」

「這隻扣子未必就是鳳姑娘所有的。」顧橫波目光一落。「綉榻上一片零亂，鳳姑娘死前顯然跟那隻畫眉鳥有過一番激烈的掙扎。」

「也就是說那隻畫眉鳥衣襟上的扣子在掙扎中實在不難給抓下一顆半顆？」

「不一定衣襟，就放在懷裏，無意中也會掉下來的。」顧橫波聳聳肩膀。「要是這樣，那雙畫眉鳥光顧虫二閣可能還是這三幾天的事情，否則的話，似乎沒有理由還帶在身上。」

「嗯。」沈勝衣目光一掃邱老六曹小七。

「看來我們要走一趟虫二閣了。」

邱老六曹小七連點頭也還來不及，顧橫波那邊，巳然一聲冷笑。「那是你們的事，總之，我顧某人應該說的，做的，都巳經盡所能說了，做了，兩位大捕頭以後最好少給飛夢軒麻煩，飛夢軒的生意還要做下去，我顧某人的時間也有限。」

邱老六曹小七沒有哼聲。

沈勝衣省起了什麼似的忽然又問：「鈕子上刻的只是翠翠兩個字？」

「只是翠翠兩個字！」

顧橫波手中扣子抛向沈勝衣。「你可以不信我的說話，但總該相信這隻扣子。」

沈勝衣將扣子接在手中，正想說什麼，耳邊忽然聽到了雀鳥的叫聲。

這個時候，這種天氣。

沈勝衣幾乎懷疑自己的耳朶。

如果他的耳朶有毛病，其他人的耳朶一定也有毛病。

邱老六，曹小七，顧橫波，江魚，徐可，五個人這刹那都全無例外的怔住在當場。

雀鳥的叫聲軒外傳來，淒凉而婉轉。

「好像有雀鳥的叫聲。」邱老六第一個開口。

「什麼雀鳥！」曹小七歪着腦袋，隨卽問上一句。

「畫眉鳥！」邱老六脫口一聲，面色一變，拔刀出鞘，衝向門外。

曹小七的反應並不在邱老六之下。

沈勝衣當然就更快了，最後一個起步的是他，第一個衝出軒外的也是他。

他的人簡直就像是一支箭，颼的射出了軒外，射過了欄杆，射落在冰封的池塘上。

一陣風雪立時撲上他的面龐，他的胸膛！

× × ×

風雪依舊。

冷颼颼朔風如箭，亂霏霏雪花如練。

風箭雪練中，一個人孤鶴一樣獨立在冰封的池塘上。

這個人白衣白履，就連面龐也用白紗幪着，只露出一雙眼睛。

這雙眼睛閃亮銳利！

比雪練還閃亮，比風箭還銳利。

這個的一隻左手也在風雪中外露。

這隻左手托着一個金絲鳥籠。

籠鳥上的一方白紗風雪中飄飛，一隻雀鳥戰慄着低唱在白紗內，鳥籠中。

畫眉鳥！

這雙畫眉鳥的叫聲你說有多淒凉就有多淒凉，有多婉轉就有多婉轉。

箭，雪練，無面的白衣人，輕歌的畫眉鳥，這氣氛你說有多詭異就有多詭異，有多神秘就有多神秘。

天氣巳够寒冷，現在似乎又寒冷了幾分。

沈勝衣也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畫眉鳥？」他的聲音却沒有絲毫變動。

「沈勝衣？」無面白衣人的聲音同樣穩定，却是非常尖銳。那聽來簡直就不像是人的聲音，簡直就像是雀鳥的聲音。

畫眉鳥！

「你認識我？」沈勝衣實在有些奇怪。

「還是剛才的事。」畫眉鳥一笑，他的笑聲更尖銳。

「哦？」沈勝衣似乎並不明白。

「今早城中有人傳說我昨夜在飛夢軒姦殺了張虎侯的女兒張金鳳，所以我趕來這裏，正聽到了你們的一番說話。」

「軒外風雪凜冽，軒內火盤畢剝，聽來簡直就像是衣袂拂動一樣，要發覺你來到的確是一件難事。」

「我籠中這雙畫眉鳥不叫也是一件難事。」畫眉鳥瞟一眼籠中的畫眉鳥，又笑。

籠中的畫眉鳥語聲跟着一轉，居然也好像笑了。

周圍的氣氛更覺詭異，更覺神秘。

沈勝衣不禁又打了個寒噤。

顧橫波正待翻過欄杆的一個身子亦自一歛，邱老六曹小七的四條脚猛在彈琵琶，兩雙手好像連刀也拿不住了。

「你還來這裏幹什麼？」沈勝衣要問的隨卽還是繼續問下去。

畫眉鳥答得很妙。「來看一下張金鳳死的怎樣。」

「昨夜你還沒有看够？」

畫眉鳥不答，沉吟了一下，忽然說：「珍珠是我殺的，賈如花是我殺的，胡嬌也是我殺的！」

「你承認？」

「我事實做過這些事情，我當然承認。」

「張金鳳？」

「張金鳳不是我殺的。」

「不是你是誰？」

「如果我知道是誰，我不會走來這裏，我早巳走去找他算賬！」畫眉鳥冷笑。「這些事情自己做是很有趣，別人替自己做就完全無趣了！」

「哦？」

「並不是說這些事情只有我才做得，別的人做就不可以，如果他叫做烏鴉，叫做白鶴，這些事情，他就算做上一百件，一千件，也是他自己的事，但他又叫做畫眉鳥，那就一件我也不能不追究。」

「哦！」

「這就正如他不叫畫眉鳥，叫沈勝衣，我相信你這位沈大俠也同樣生氣，也同樣不會放過他。」

「好在他並不叫沈勝衣。」

「叫畫眉鳥也不成！」

「聽你的口氣，這件事就好像眞的跟你完全沒有關係。」

「本來就跟我完全沒有關係。一

沈勝衣道：「你所以留下，就是要說清楚這些？」

「現在已經說清楚了。」

「說楚了又怎樣？」

「除了走還有怎樣？」畫眉鳥右手一翻，將飄飛在風雪中的白紗鳥籠上覆好。

「張金鳳一案與你無關？」

「與我無關！」

「珍珠，賈如花，胡嬌這三件案子就與你有關了？」

「嗯。」

「這我就算讓你走，兩位大捕頭也不會讓你走的！」

這句話還未說完，邱老六曹小七那邊已然各自一個翻滾，翻過了欄杆，滾落在冰封的池塘上。

兩人一躍起身，連隨殺奔前去！

畫眉鳥眼中似乎沒有邱老六曹小七這兩個人的存在，視綫一直沒有離開過沈勝衣面上。

「我要走就走！」

走字才出口，畫眉鳥已飛入風中，雪中！飛起的時候還像一隻鳥，一飛入風雪中，就只像一團雪花，一方雪片！

人白，雪白。

雪漫空飛舞，人？

沈勝衣的反應已經够快的了，畫眉鳥一飛起，他的人亦撲出！

只可惜風實在太大，雪實在太大。

這麼大的風雪，對於眼睛，多少總會有些影响。

雪白，衣白。

畫眉鳥一身白衣風雪中就更難分辨了。

畫眉鳥的輕功造詣，更就在沈勝衣意料之外。

眼看着他雪花一樣，雪片一樣，一下子飛上了滴水飛簷，一下子飄下了九曲飛橋，飄得幾飄，飛得幾飛，也不知飄到了那裏，飛到了那裏。

沈勝衣一個頭立時又大了好幾倍。

風雪中適時傳來了雀鳥的叫聲。

畫眉鳥！

要一隻鳥兒不叫有時的確也是一件難事。

這就連畫眉鳥自己也得承認。

沈勝衣立時精神一振，身形一急。

畫眉鳥的叫聲更急，更遠！

沈勝衣一聲長嘯，身形一再加快，追了下去！

問心說，沈勝衣的輕功造詣已算高明的了，這下子，他的輕功更已施展至極限！

畫眉鳥的叫聲却始終遠在前面。

就算步烟飛也沒有這麼快。

沈勝衣一時間又是震驚，又是佩服。

他並沒有罷休。

他並不是一個這麼容易就氣餒的人。

邱老六曹小七也沒有罷休。

沈勝衣這樣賣力，兩人實在不好意思不賣力。

沈勝衣追的是畫眉鳥的叫聲，兩人追的却是沈勝衣飛揚在風中的一蓬散髮。

散髮一刹那消失在風雪中。

邱老六曹小七也不理會，緊咬牙齦，循着原來的方向追了下去。

兩人的身形雖然不快，也不見得怎樣慢，沒多久，變成了兩個黑點，點綴在遠處池塘邊的雪地上。

幾乎同時，九曲橋邊的一堆積雪上亦浮起了兩個黑點！

是兩隻眼睛！

畫眉鳥的兩隻眼睛！

畫眉鳥的左手依然托着那個金絲鳥籠。

白紗又飄飛在風雪中，籠裏的那隻畫眉鳥已然不知何處。

目光在沈勝衣遠去的那個方向，畫眉鳥一笑，站起了身子，抖落了一身雪花。

× × ×

沈勝衣也在笑，苦笑。

畫眉鳥的叫聲已然停了下來，停在一棵樹的樹枝上。

樹枝上，樹幹上全都積滿了冰雪，也不知這棵是什麼樹。

蹲在樹枝上的這雙鳥却毫無疑問的是一隻畫眉鳥。

這隻畫眉鳥歇了一下，又抖開一雙翅膀，飛入風中，雪中。

沈勝衣這一次沒有追入風中，雪中。

「好一隻畫眉鳥！」他又笑，笑着抖落一身的雪花。

× × ×

「好一雙畫眉鳥！」

沈勝衣的說話當然沒有可能傳得這麼遠，這句話雖然一樣，說這句話的却是第二個人。

畫眉鳥應聲回頭，就看到了這個人。

「顧橫波！」這隻畫眉鳥認識的人居然不少。

「正是顧橫波，你？」

「畫眉鳥！」

「我是問你眞正的名字！」顧橫波冷笑。

「問來幹什麼？張金鳳又不是我殺的。」

「我知道。」

「知道就好了，你又不是公門中的人，犯得着跟我過不去？」

「當然犯不着，我也根本就不想跟你過不去的，只可惜你要追究這件事情。」

「張金鳳這件事情？」

「只有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莫非跟你——」畫眉鳥語聲陡斷！

顧橫波腰間軟劍已然出鞘！

一用到兵刃就什麼也不用說了。

顧橫波軟劍在手，居然還有話說：「你是畫眉鳥，我要殺你，最少可以找出二十條理由來。」

「哦？」

「我就算將你殺死了，也沒有人會說我不是。」

「我一死，你當然也就更容易說話了。」

「原來你也是一個聰明人。」

「沈勝衣亦未見得就是一個笨蛋。」

「他所遇到的麻煩絕對不會比你少，他能够解決那些麻煩已經很了不起的了。」

「你應該在我跟他見面之前就找到我。」

「現在也一樣。」

「不一樣。」

顧橫波道：「片面之詞，很難令人置信，如果你還有機會分辯，不一樣也未可知，只可惜你沒有。」

「哦？」

「死人又怎會開口？」

「我這麼說是非死不可了？」

「我做事最喜歡就是順利快捷，最討厭就是遇上麻煩，小麻煩固然討厭，大麻煩更不在話下，你這個麻煩本來很小，但現在你跟沈勝衣說了這許多，又聽我說了這許多，這個麻煩可就大了！」顧橫波微喟。「連小麻煩我也討厭，大麻煩我當然就更難以容忍。」

畫眉鳥也自微喟：「我聽你這樣嚕嚕囌囌的一大堆說話就够麻煩的了。」

「你不高興我用口，我只有用手！」顧橫波右腕一振，軟劍嗤的身前劃了個半弧！

畫眉鳥反而笑了起來。

顧橫波瞪着畫眉鳥。「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事情可以令你笑得出來？」

「我其實也沒有笑什麼，只不過笑你將這件事情看得這麼容易。」

「本來就是容易。」

「我也聽說過碧玉齋，飛夢軒，落月堂，虫二閣的四個大老闆都是身懷絕技的高手，但高到什麼程度。可就不曾聽說過。」

「你要知道還不簡單？」

的確簡單！

劍早已出鞘，顧橫波一欺身，一長手，嗡的漫天雪花之中就多了百十道光影！

方圓一丈的雪花立時成了雪珠，雨點一樣的迸散！

這一劍的威力眞還不簡單！

畫眉鳥正就在這方圓之內，這一劍的威力之內！

只聽他輕叱一聲：「好！」倒踩七星，脚下一連換了好幾個方位！

顧橫波步步緊迫，劍式跟着連連變動！

畫眉鳥一聲冷笑，脚下變換的更迅速！

顧橫波軟劍雖然快，十二劍一過，竟然似追不及畫眉鳥的身形！

顧橫波的第十三劍才刺出，畫眉鳥人已在軟劍攻擊的範圍外！

畫眉鳥的身形連隨一斂！

顧橫波一怔，第十四劍再刺不出去！

「飛夢軒顧大老闆不外如是！」畫眉鳥鼻笑幾聲。「不過比起胡嬌，總算還高一籌！」

「胡嬌又算是什麼東西！」顧橫波冷笑。

「我劍下的亡魂，」畫眉鳥這句說話出口，手中已多了一支劍！

嗤的劍連隨刺出！

畫眉鳥的身前立時迸出了一蓬雪珠！

雪珠尚未飛散，畫眉鳥的一劍已然刺向顧橫波的咽喉。

這一劍並不奇詭，甚至完全沒有變化，只是快，只是狠！

畫眉鳥的劍法似乎只在實用！

這一劍雖然並不好看，但這一劍若是刺中，顧橫波就一定變成死人！

這一劍若是刺中。不難就濺開一地血花！

雪白，花紅，這就好看了。

這一劍並沒有刺中。

雪地還是白皚皚的一片，雪地上並沒有濺開紅花，顧橫波並沒有變成死人！

他的反應並不在畫眉鳥之下，畫眉鳥一劍才刺出一半，他手中的軟劍亦已刺出！

錚的兩劍半空中交擊！

畫眉鳥手一縮一伸，劍一吞一吐，嗤嗤嗤的又是三劍！

顧橫波手中軟劍的嗡旋卽彈開一片劍網！

雨珠噗噗噗的幾乎同時兩人之間一連串的爆開，恍如半空突然洒下一場雪雨！

人劍雪雨中迷濛！

霍的雪雨陡散，人影陡分！

畫眉鳥一劍平胸，幪面的白紗濕貼在面龐之上！

顧橫波軟劍低垂，一面水濕，散飛的雪珠一落到他的面上，就化做水珠流下！

猛的一輕叱，兩人分開的身形又再相靠！

顧橫波軟劍一挑，匹練一樣飛射向畫眉鳥眉心！

畫眉鳥橫胸一劍，欲迎未迎，欲舉未舉，半身突然一矮，左手托着的金絲鳥籠一舉，倏的迎向刺來的軟劍！

這一着非獨出人意表，時間拿捏的準確更是到了最準確的地步！

顧橫波發覺不妙的時候，手中軟劍已然穿籠而過！

畫眉鳥連隨一長身，一抬手！

鳥籠軟劍同時上揚，畫眉鳥右手劍同時刺向顧橫波的咽喉！

這一劍無疑是必殺的一劍！

顧橫波刹那面色慘變！

也就在這刹那，兩個人突然閃電一樣向畫眉鳥身後左右撲上！

這兩個人的身形同樣迅速，同樣敏捷，動作亦幾乎一樣，兩雙手一穿，穿過畫眉鳥的左右脅下，兩雙手一抓，抓住畫眉鳥左右雙臂，兩隻脚斜裏再往畫眉鳥的左右脚前一揷，就連畫眉鳥的左右脚也攔了下來！

畫眉鳥所有的動作刹那完全停頓！

劍當然亦停下！

劍尖距離顧橫波的咽喉只有三寸！

這兩個人的動作稍慢，劍尖就得刺入顧橫波的咽喉！

看來這兩個人時間拿捏的準確絕不在畫眉鳥之下！

畫眉鳥這一驚非同小可，惶然左右回顧。

這兩個人的面龐這就映入他的眼簾。

江魚，徐可！

若不是親眼目睹，實在難以令人置信這兩個一身肥肉上下抖動的大胖子居然有這樣敏捷的身手！

畫眉鳥連驚呼也還來不及，眼前已又看到顧橫波的一張面龐！

顧橫波一欺身上前，空着的左手就向畫眉鳥身上招呼，一口氣最少點了畫眉鳥十八處穴道！

劍墮地，鳥籠墮地，畫眉鳥的一個頭亦垂了下來。

顧橫波這才舒過口氣。

「我們如何處置這隻畫眉鳥？」徐可隨卽問。顧橫波還未答話，一旁江魚已然接上口。

「宰了吧！」

「這隻畫眉鳥也許還有利用的價值，就這樣宰了未免可惜。」顧橫波搖頭。

「毫無利用的價值亦未可知！」江魚對於殺人特別感興趣。

顧橫波沉吟不語。

「怎樣也好，我們先將這隻畫眉鳥藏起來再說。」徐可往後望了一眼。「沈勝衣回頭看見，可就不妙了。」

「這個大可放心。」顧橫波緩緩收起軟劍。「沈勝衣要找的是姦殺張金鳳的那隻畫眉鳥，不是這隻畫眉鳥，何況他未必會想到這隻畫眉鳥並未飛掉，已給我們留下來？」

「到他發覺追的是如假包換，會飛的畫眉鳥的時候，我相信他一定會禁不住苦笑。」江魚簡直就像是剛從沈勝衣身旁回來。

「下一步大概他就會拿着那隻扣子，走去虫二閣。」徐可一咧嘴。「見到虫二閣的老闆，我相信他一定會大吃一驚！」

「這雙畫眉鳥的本來面目說不定也會令我們大吃一驚。」顧橫波的目光落在畫眉鳥的面上。「他既然認識我，我總不至於對他完全陌生！」

笑着，顧橫波一手搭上了畫眉鳥幪面的白紗！

畫眉鳥的一張面龐立時暴露在風雪之中！

顧橫波目光及處，當場目定口呆，一面的笑意亦在風雪之中凍結！

× × ×

沈勝衣沒有目定口呆，但吃的一驚並不在顧橫波所吃的一驚之下。

這一份驚訝，比起第一次跟雪衣娘會面，當然就濃得多。

他第一次見雪衣娘是在五年前深秋的一個晚上，棲霞山中，棲霞寺前。

× × ×

東林晚鐘，南天晚鴻。

新月黃昏弦初控。

沈勝衣却最少已等了三個時辰。

晚鴻飛盡，棲霞寺的和尙晚鐘都已敲完。沈勝衣才看到四個大脚婆子抬着一頂精緻的轎子，在四個手掌燈籠的年輕少女相伴之下向山上走來。

初時他還以爲是借宿的香客到，到那頂轎子在他面前停下，他才知道是自己約見的人來了。

轎子一停下，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就從轎子裏頭傳了出來。

「沈勝衣？」

「來的可是雪衣娘？」沈勝衣緩緩的從地上站起了身子。

「人家都是這樣稱呼我。」

「你來遲了。」

「哦。」

「我最少已等了你三個時辰。」

「男人等女人，本來就是天公地道的一回事。」

「是麼？」

雪衣娘道：「你有這種耐性，一定不會娶不到老婆。」

「我等你並不是要娶你做我的老婆。」

轎子裏頭立時一陣銀鈴也似的嬌笑聲。「我就算願意嫁給你，你也不會願意娶我的。」

「哦？」

「我雖然還不至於可以做你的媽，但做你的姐姐大概總不成問題。」

這句話說完，這位姐姐就掀開簾子，從轎子裏頭走了出來。

沈勝衣頓覺眼前一亮。

這位姐姐長的實在漂亮，不過看年紀，的確可以做得沈勝衣的姐姐有餘。

「好在你並不是我的姐姐，跟你走在一起，路上就算熱得可以烤熟鷄蛋，我也得給別人多穿一件衣服。」

「這爲了什麼？」

「你什麼時候走出轎子，我就什麼時候將那件衣服給你穿上。」

雪衣娘大笑。

這位姐姐身上穿的衣服的確少一些，薄一些，外面的衣服簡直就像是蟬翼一樣，生香活色，每一分，每一寸都充滿了誘惑。

這樣的女人，沈勝衣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見到。

幸好孔老二的大作他雖然還沒有讀全，總算讀過好幾章。

他更沒有忘記這一次邀約雪衣娘來到這個地方爲了什麼。

他並沒有笑。

一個人獨笑實在沒有味道，所以雪衣娘很快就收住了笑聲。

她上上下下的打量了沈勝衣好幾眼，忽然問：「聽說你一路北上，先後已擊敗了金絲燕，柳眉兒，滿天星，擁劍公子。」

「嗯！」沈勝衣點頭。「名滿大江南北的五大高手我已領教了四個，就只剩下了你這位雪衣娘，你那對飛霜劍！」

「這所以你約我來這裏？」

「正是！」

「你這樣做到底爲了什麼？爲名？」

「我已有名！」

「爲利？」

「利從何來！」

「這就想不通了。」

「我這樣做只是爲了武道，」沈勝衣一面肅穆之色。「最初我的目的的確是求名，但現在，我所求只是以掌中一劍，會盡天下高手，追尋武道的秘奧！」

「天下居然會有這樣的人。」雪衣娘怔怔的望着沈勝衣。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沈勝衣一振衫。「何況我這個人本來就並不奇怪，這本來就算不上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你若是爲了第二個原因，最少我還可以找出一個拒絕的理由。」雪衣娘嘆了一口氣。「但只是這個原因，我實在找不出還有什麼理回來拒絕你！」

「你本來就沒有拒絕，如果是你有這個意思，現在也不會在這裏。」

「我雖然是個女人，我一生還不知道有所謂趨避。」雪衣娘又嘆了一口氣。「明知道名滿大江南北的五大高手先後已有四個敗在你的劍下，這一戰我也許亦不會例外，但既然你約到，我還是要來的。」

「很好！」

「你也很好！」

「有一點可就不很好了。」

「你是說我來得太晚？」

沈勝衣頷首。「現在已是入夜時分，我雖然無妨，你只怕不慣，要是你覺得有碍，就明天早上再來亦無不可。」

「既來之，則安之！」雪衣娘嫣然一笑。「我也知此來必遲，一路上已做好了準備。」

「哦？」

「上燈！」雪衣娘旋即一聲嬌呼。

隨同而來那四個掌燈少女應聲剔亮了燈籠，四面散開。

燈光一亮起，雪衣娘一身蟬翼也似的白紗，就如霜雪一樣，閃着一抹眩目的光澤。

雪衣娘的手中幾乎同時多了一雙僅只尺許的短劍。

這雙短劍之間相連着同樣霜雪一樣閃光的一條白紗。

雪衣娘的右手旋卽一揮，左手的那支短劍曳着白紗就飛霜一樣射向沈勝衣。

沈勝衣想不到雪衣娘一聲不發出手，不由的一怔。

但一怔，他的身子就閃開。

這種反應實在敏捷。

劍刹那在他肩旁抹過，倏的倒捲斜奔沈勝衣後心。

沈勝衣似乎早知有此一着，一閃又一閃。

劍又再落空，倒飛入雪衣娘手中。

這刹那之間，沈勝衣的劍已然出鞘，已然在手！

他緩緩的轉過身子，一張面回對雪衣娘，一面的肅殺！

雪衣娘反而笑了。「你是男人，我是女人，你當然不好意思第一個出手，既然遲早你都是要讓我先出手，我什麼時候出手豈非也是一樣？」

「哦！」沈勝衣淡笑。「那麼說，我現在出手是不怕不好意思的了？」

語聲一落，他瘦長的身子就飄前，左手劍一長，一劍刺了出去。

這一劍輕描淡寫，簡直就像在開玩笑。

雪衣娘的一張臉却立時變了顏色，婀娜多姿的一個嬌軀却立時往後倒飛，一飛丈八。

沈勝衣輕描淡寫的那一劍差不多就這刹那嗡的震開千百道劍影，暴雨般飛瀉！

雪衣娘若是不退，這下子必然在劍雨籠罩之下，若是稍存輕視之心，那就不是沈勝衣跟她開玩笑，是她跟自己的生命開玩笑了。

她到底沒有跟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她的目光銳利，她的身手同樣迅速，一退丈八，雙劍同時脫手！

白紗却還在她的手中，她手執白紗而舞，白紗兩端相連着的雙劍就恍如飛霜一樣飛向沈勝衣！

衣迴雪，袖翻雲。

舞姿美妙，劍勢美妙，劍所走的路綫，所取的角度，更就不單祗美妙，而且詭異了。

沈勝衣眞還沒有見過這樣的劍術，手中劍一收，整個人就彷彿凝結在空氣之中。

雪衣娘的兩支飛霜劍並沒有停下來，沈勝衣頭頂交錯落下！

沈勝衣的一雙眼利那睜大：一支劍利那刺出！

錚錚兩聲，雪衣娘的兩支飛霜劍，凌空彈起。

劍彈起弧形一折又飛回！

雪衣娘白紗飛舞，雙劍亦隨着漫空飛舞，四方八面飛刺向沈勝衣。

燈光亦同樣四方八面而來，燈光落在飛舞的劍上，閃漾起了點點寒芒，飛霜一樣，流螢一樣！

雪衣娘來得這樣晚，雪衣娘帶來的那四個侍女，那四盞燈籠，看來也是沒有作用的。

劍未到，劍光已眩人眼目。

沈勝衣的眼中也就只有飛霜，只有流螢。

他雙眼睜的更大，瞬也不瞬的，就像要看清楚雪衣娘的劍路。

他的眼雖然不動，他的手却動的很厲害。

他動的只是左手。

劍在他的左手翻飛跳動！

映着燈光，他的身外利那就恍如多了一層光幕。

叮叮噹噹的一連串金鐵交擊聲連隨响起。

寒芒一飛近光幕就彈開。

千百點寒芒竟沒有一點可以飛入光幕內。

雪衣娘眼中不其而露出了驚異之色，雙手揮舞的更急！

金鐵交擊聲也就更密更响。

「也不過如此！」沈勝衣突然大笑，大笑中左手一長，環身的那層劍幕更盛！

四下寒芒頓時飛散！

沈勝衣的一個身子同時暴長，人劍寒芒中飛出，半空腰一折，劍一劃！

嗤嗤的兩支短劍旋卽飛入半空，雪衣娘驚呼倒退，手中只剩下一條白紗！

沈勝衣沒有追擊。

雪衣娘一退三丈才收住了脚步。

「你雙劍之間若是相連鐵鍊，雖然沒有現在這樣子瀟洒輕盈，但我要你雙劍脫手，一定沒有現在這樣子容易！」沈勝衣笑望着雪衣娘，緩緩的收劍入鞘。

「下次我就會的了！」雪衣娘居然還笑得出來。

她也是在望着沈勝衣。

她的一雙眼很美很美，眼中一有了笑意，更見嫵媚，更見動人。

× × ×

眼中並不是沒有笑意。

這雙眼却已不見得怎樣嫵媚，怎樣動人。

人不再年輕，這雙眼也已不再年輕。

「這就五年了。」望着沈勝衣，這雙眼的主人不禁一聲長歎。

「嗯。」沈勝衣望着雪衣娘，驚訝的眼睛也不禁漆上一抹感慨之色。

無情的歲月不單祇在雪衣娘額上刻下了皺紋，在她的眼角也留下了皺紋。

「五年前看你，五年後看你，好像都沒多大分別，難怪人說男人總是比較女人耐老。」

「五年前我十九歲，五年後我二十四歲，無論男人抑或女人，十九歲跟二十四歲似乎都沒有多大分別。」

「你原來這麼年輕。」

沈勝衣還未答話，雪衣娘已又一聲長歎。「我就不同了，五年前看來我還是你的姐姐，現在我簡直就像你的媽了。」

雪衣娘的說話還是五年前一樣的放肆。

「好在你不是。」

「哦？」

「我清楚記得……」沈勝衣突然住口。

「你要說的是什麼，我知道，事實是事實，就算說出來我也不會怪你。」雪衣娘大笑。

笑聲還是五年前一樣。

沈勝衣怔怔的望着雪衣娘。「看 你也沒有多大的變化。」

「最低限度我的衣服已老實得多。」

沈勝衣這才發覺雪衣娘雖然一身白衣，已不是五年前蟬翼一樣的那種。

「一個人老了，衣服少不免就要老實一些，要不給叫做老妖怪，可不是一件開心的事情。」雪衣娘笑得更大聲。

沈勝衣沒有作聲。

雪衣娘忽的收住了笑聲：「你怎知我在這裏？」

「我不知道，我也不是來找你的。」

「不是來找我？那找誰？」

「這裏是虫二閣？」

「你並沒有找錯地方。」

「我是來找虫二閣的老闆。」

「五年前我已是虫二閣的老闆，就現在我也是虫二閣的老闆。」

沈勝衣一怔。

「你不知？」

「現在我知了。」

「你也知虫二閣是什麼地方？」

「知。」

「哦？這就奇怪了，你這個人聽說一直都君子得很，想不到，對於這種地方也會感到興趣。」

「我來這裏只是爲了解決一個問題。」

「來這裏的人本來就是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雪衣娘格格大笑。

沈勝衣也笑，苦笑。「你先別誤會。」

「你又何必多作解釋？」

沈勝衣歎了口氣。

「既來之，則安之，你就算認識我，也用不着不好意思。」

沈勝衣又歎了一口氣。「你可否先聽我將話說完？」

「看來你眞的是爲了那些事情而來的。」

「本來就眞的。」沈勝衣一正面色。「老實說，我這次來是爲了畫眉鳥那件案子。」

「畫眉鳥？你是說那個採花大盜？」

「嗯。」

「你幾時開始替官府做事的？」

「今天早上。」

「想不到。」

「我自己也想不到。」

「虫二閣跟那隻畫眉鳥據我所知還沒有什麼關係。」

「據我所知就已經有了。」

「哦？」

「昨夜畫眉鳥在飛夢軒姦殺了張虎侯的獨生女兒張金鳳。」

雪衣娘一怔，忽又一笑。「這隻鳥倒也懂得揀飲擇食，珍珠，賈如花，胡嬌，再加上現在這個張金鳳，無一不是又年輕，又漂亮，又難上手的女孩子，難得一直都逍遙法外。」

「這次他惹出麻煩了。」

「你是說他犯到張虎侯頭上？」

「張虎侯賞金萬兩，追尋姦殺他女兒的兇手。」

「萬兩黃金無疑是一個驚人的數目，二十五，九十九這兩個數目加起來似乎也不見得不驚人。」

「什麼二十五，九十九。」

「珍珠祇是一個歌女，她那方面當然不會有什麼麻煩，胡嬌可就不同了。」

「你是說胡嬌懂得幾下子。」

雪花娘道：「沒有幾下子，她又怎做得獨行女鏢師？」

「只可惜她的幾下子還不及畫眉鳥的幾下子。」

「她不及，公孫接未必不及。」

「公孫接？」沈勝衣一怔。「琴棋第一，詩酒第二，暗器第三，劍術第四的，那個公孫接？」

「就是那個公孫接。」

「他是胡嬌的什麼人？」

「胡嬌是他未過門的妻子，你說胡嬌是他的什麼人？」

沈勝衣一怔。

「他現在巳在洛陽。」

「哦？」

「你當然知道他來洛陽是爲了什麼？」

沈勝衣點頭。

「公孫接的亂披風劍法並不容易應付的，據我所知這幾年以來就只有一個無腸公子跟他戰過平手。」

這件事沈勝衣巳從無腸公子口中知道。

「公孫接劍術只是第四，暗器却數第三，畫眉鳥遇上他，除了要應付他的一支劍，還得同時應付他的二十四支圓鈴鏢！」

「一支劍，二十四支圓鈴鏢。」沈勝衣恍然大悟。「這就是二十五，那麼，九十九又是什麼？」

「劍！」

「九十九支劍？」

「本來是一百支，死了一個賈如花，賈家就等如少了一支劍，一百減一，所餘豈非就是九十九？」

「這我還可以算得出來。」

「你本來就是個聰明兒童。」

「賈家也算得上人多勢衆。」

「賈仁義一共有三十三個兒子，六十六個女兒，好在他的妻妾都不是武林中人，否則這個數目還得再加上去。」

「賈仁義本身？」

「海南劍派門下十二高手之一！」

「今年有多大年紀？」

「聽說四十五六左右。」

「四十五六左右就巳經有九十九個兒女，就連我也有些佩服他了。」

「這個人在生孩子方面本來就是一個天才。」雪衣娘一笑。「他最小的一個兒子今年都巳十歲，都巳懂得用劍。」

「什麼人教導他們？」

「就是他自己，本來他只懂得生孩子，但這十年間，他就只懂得督促兒女練劍，他認爲只有這方法才能令賈家兒女不被外人欺侮。」

「這的確是一個辦法。」

「嗯，我就不知道他怎樣解決家中那六十五條雌老虎的婚嫁問題。」

「你是說他只嫁出了一個女兒？」

「一個也沒有嫁出去。」

「他一共有六十六個女兒，你只提到六十五條母老虎。」

「還有一個是條小綿羊，這條小小綿羊聽說不大喜歡練武，性格固然溫柔，相貌尤其漂亮。」

「這一個倒也特別，怎麼也嫁不出去？莫非你們這洛陽城中的少年郎都給賈家的堂堂陣容嚇住了？」

「這也是原因，但提親的人還是有的，事實，想深一層，有賈家這種親家，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只可惜賈仁義對於這個女兒的婚事特別重視，而洛陽城中的少年郎又的確還沒有幾個放在他眼內。」

「對於這件事我相信賈仁義他自己也頭痛得很。」

「這麼說畫眉鳥豈非幫了他很大的忙？」

「你所謂小綿羊不成就是賈如花？」

「你以爲畫眉鳥會揀一條雌老虎？」

沈勝衣搖頭苦笑。

「但你也莫要因此低估了賈家，沒有錯，賈家的兒女都是懂得花錢的活寶，劍術那方面，在賈仁義嚴格督促下，可絕不含糊，這所以一直以來，眞還沒有其他人敢惹賈家。」

「畫眉鳥是例外？」

「也因此賈家的人都非常憤怒，一個個終日劍不離身，傾全力追查，做的工作比官府還多。」

「聽你這麼說，畫眉鳥倒是巳够麻煩了。」

「現在他還犯到張虎侯頭上，以張虎侯的財，賈仁義的勢，公孫接，還有一夜之間就拿了應天府那隻白蜘蛛的你這位沈大俠的武功，頭腦，我也替畫眉鳥擔心了。」

沈勝衣苦笑。

一夜之間就破了白蜘蛛一案，只有他知道是怎樣的一種巧合，怎樣的一種運氣。

這種巧合，這種運氣，他並不以爲還會跟着自己。

雪衣娘又問：「你剛才說到什麼地方？」

「畫眉鳥姦殺張金鳳在飛夢軒。」

「這又跟我這虫二閣有什麼關係？」

「現場留下了一隻金扣子。」沈勝衣緩緩懷中拿出了那隻金扣子。「飛夢軒的顧大老闆就因這隻金扣子告訴了我兩句說話。」

「送君一對金扣子，願君長掛心頭。」

「所以你找來到這裏？」

「嗯。」

「這是說那隻畫眉鳥曾經是我們這裏的客人？」

「嗯。」

「我倒不知道那隻畫眉鳥曾來過這裏。」

「那隻不一定是畫眉鳥。」

「這話又是怎樣說？」

「我還在飛夢軒那隻畫眉鳥就出現了。」

「那雙畫眉鳥的腦袋莫非有什麼問題？」

沈勝衣道：「沒有問題，他不過要給自己辯護一句。」

「一句什麼的說話？」

「張金鳳一事與他無關。」

「珍珠，賈如花，胡嬌這三件事情相信他又是不知的了？」

「這三件事情他倒沒有否認。」

「哦。」雪衣娘一怔，忽的又笑了起來。「但無論如何，這隻畫眉鳥總算是如假包換的畫眉鳥，這樣好的機會，你怎麼不先將他抓起來？」

「我也想將他抓起來，只可惜我一動手，他就飛走了。」

「你就眼巴巴的看着他飛走？」

「我最少追出了五六里。」

「他的輕功比你還高明？」

「就他的身子來說，最少比我輕了一百倍，他還有一隻翅膀，我追出了五六里，還能够看得到牠，巳經是很難得的了。」

雪衣娘目光怔怔的落在沈勝衣面上。「我現在倒有些懷疑是你的腦袋有問題了。」

「我的腦袋一些問題也沒有。」沈勝衣摸着腦袋。「但要我一言兩語就將事情交代清楚，還不是我這個腦袋可以應付得來的。」

「你就追着那隻畫眉鳥追來這裏？」

「他沒有走來這裏，我走來不過要找出姦殺張金鳳的那個兇手。」沈勝衣又舉起手中那隻金扣子。「那個兇手不一定是畫眉鳥。」

雪衣娘望着沈勝衣，搖搖頭。「虫二閣的扣子上面都刻有名字。」

「我這隻也不例外，上面刻着翠翠這個名字。」

「翠翠？」

「是不是你們這裏的人？」

「是我們這裏的人，紅人！」

「她很多客人？」

「很多。」

「她送出的金扣當然不少。」

「當然不少，不過據我所知，男人很少會將那種扣子留在身上，如果留在身上，他來這裏相信還是這一兩個月之內的事情。」

「這位翠翠現在不知在那兒？」

「虫二閣的姑娘一直住在虫二閣。」

「可否請出一見？」

「這就要問花大爺了。」

「花大爺？」

「翠翠昨日是花大爺的人，今日也是花大爺的人，明日同樣是花大爺的人。」

「哦？」

「花大爺是一個過路茶商，脾氣很大，身體却很不好，總要午飯時候才起來，只怕你等不了。」

「我好像也沒有這種耐性。」

「好在虫二閣的紅人一切應酬向來都是由我親自打點，你問我也是一樣。」

「這我就問你好了。」

雪衣娘沉吟了一下。「這個月來翠翠的客人不多不少，正好十個，其中一個中年漢，三個少年郎，還有的六個都是糟老頭子。」

「哦？」

「這六個糟老頭子依我看你大可以不必理會。」

「哦？」

「這六個老頭子的年紀，加起來最少巳有五百歲，任何一個都巳可以做得翠翠的爺爺有餘。」

「據我所知，武林高手之中並不乏糟老頭子。」

「這六個糟老頭子絕不是武林高手，說句不中聽的，再來多兩趟這裏，我怕就要找人抬着他出去了。」

「那三個少年郎又怎樣？」

「也强不到那裏去，腰包雖然還沒有掏乾，身子大概巳七七八八，再下去，那就是一句俗語——瞎子闖臭，離屎（死）不遠！」

沈勝衣搖頭苦笑。「還有那個中年漢又如何？」

「比剛才我說的那九個，少說也强好幾十倍。」

「你是說那一方面？」

「那一方面都是。」

「武功那一方面？」

「也是。」

「高手？」

「我看就是了。」

「叫什麼名字？」

雪衣娘一笑。

這一笑神秘非常。

沈勝衣一怔。「這個人莫非我也認識？」

「最低限度也見過一面。」

「誰？」

「落月堂的大老闆。」

「落月堂聽說是一間大賭場，在我記憶之中，好像還沒有開賭的朋友。」

「這個人不是你的朋友。」

「那又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這個人一直都想將你打成一雙刺蝟！」

「這個人敢情是一個暗器高手？」

「嗯。」

「誰？」沈勝衣再一聲追問。

「滿天星！」

烈焰追魂箭　風鈴奪魄鏢

滿天星獨立在後院的一株樹下。

滿院蒼白，滿天星的面色同樣蒼白。

樹上的積雪在風雪中簌簌飄落，滿天星手中的一張信箋亦在風雪中簌簌作响。

這封信滿天星也是剛好收到。

——沈勝衣巳知道你在這裏苦練一種暗器日後找他一雪當年敗在他劍下的恥辱，他當然不會冒這麼大的危險讓你將那種暗器練好，昨日他巳到洛陽，現在他就來找你，聽他說，只不過想要你的一隻右手！

一看到這封信滿天星的面色就變了。

「只不過想要我的一雙右手！」滿天星一聲冷笑，揑着信箋的那一隻手一緊。

信箋在他的右手變成了一團。

他這隻右手最少比左手靈活一倍，少了這隻右手，他的暗器功夫最多只剩三成！

這他就休想再以暗器稱雄。

他的確在苦練一種暗器。

這種暗器也的確是預備用來對付沈勝衣。

五年前敗在沈勝衣劍下是恥辱，他並沒有忘掉。他記得很清楚，五年前他才以暗器擊敗了公孫接，消息才傳開，沈勝衣就找到來，以劍擊破了他的暗器手法。

這一勝一敗幾乎可以說是同時發生，所以這感覺也特別來得尖銳。

他並沒有公孫接那種氣度。

公孫接雖然敗在他的手下，面上還有笑容，甚至與他把酒共話，向他請教暗器方面的種種。

他敗在沈勝衣劍下，一張臉却就鐵青，掉頭就走，連一句話也沒有留下。

他那份報復的心理當然就更强烈，强烈得像一團火，燃燒在他的心中！

他只望有日將這團火移到沈勝衣的心中。

所以他替沈勝衣準備了烈焰箭！

三十六支烈焰箭！

這三十六支烈焰箭只要有一支打在沈勝衣身上，沈勝衣不難就變成一個火人！

要製造這種烈焰箭並不容易，要將這種烈焰箭練到隨心所欲的地步也是一個困難。

滿天星幾乎巳可以完全克服這個困難。

大概再過三個月，沈勝衣就算不來找他，相信他也會去找沈勝衣。

沈勝衣現在來找他！

滿天星的眼瞳立時就像有火焰燃燒起來。

這封信如果出自第二個，他也許還有懷疑，問題是這封信並不是來自第二個。

給他這封信的人不單祇與他有着密切的關係，更與他同一命運，如日方中之際敗在沈勝衣劍下！

最重要的其實是這一點。

他相信的也祇是這一點。

風吹雪飄。

滿天星手中的信箋雪中飄落，風中吹走。

空着的雙手縮入風氅之內，冷酷的笑意溜出了滿天星的眼瞳。

眼瞳的笑意突然消失！

一個語聲卽時由風雪中傳來。

「滿天星？」

滿天星霍地回頭。

一個人翻過牆頭，掠下院子。

「沈勝衣！」冷酷的笑意再次溜出了滿天星的眼瞳。

「我還以為你叫有賊。」

「要我忘記你實在沒有可能！」

沈勝衣一怔，這他十分留意到滿天星眼瞳之中冷酷的笑意。

冰寒雪冷。

滿天星眼瞳之中的笑意比冰雪似乎還要寒冷。

沈勝衣不覺打了一個寒噤。

「這院子並非四面圍牆。」

「我知道。」沈勝衣一拂衣襟。「本來我就是經由大門進來的，但你落月堂這間賭場的生意實在太好了，一入門口，就吵得我昏頭昏腦。」

「賭錢是一種樂趣，賭錢的時候大聲叱喝同樣也是一種樂趣。」

「這種樂趣我還未能領略得到。」

「沈大俠什麼人，又怎會欣賞這種玩意。」滿天星的說話中似乎還有說話。

沈勝衣沒有在意。「我本想找個人一問，只可惜那一個才是伙計，也分不開來。」

「對這種玩意不感興趣的人根本就不會做這種工作，既然大感興趣，那就難保自己也湊上一份，這一份湊上，當然連自己是什麼身份也忘掉了。」

「好容易我才找到一個還有時間回話的人，才知道你在後院，正想再問他後院又如何走入，人已經不見了。」沈勝衣一笑。「這到底不是辦法，我只好自己來找。」

「後院當然就在屋後，於是你就繞到屋後，翻過圍牆，入來找我？」

「我可想不到一翻過牆頭就見到了你。」

「我也想不到你這麼快就來找我。」

沈勝衣輕輕嘆了一口氣。「你為什麼要這樣？」

「我難道不能這樣？」滿天星冷笑。

「這我就沒有話好說了。」沈勝衣又嘆了一口氣。

「我也沒有話好說！」滿天星又一聲冷笑。「你找到來，我就只有給你一個明白！」

在滿天星，只當沈勝衣是在說他苦練烈焰箭這個秘密。

而在沈勝衣，卻只是當滿天星是在承認自己冒充畫眉鳥，姦殺張金鳳這件事情。

說話一不清楚，很容易就引起誤會，在各懷心病的兩個人之間，這種誤會更容易發生。

如今閉嘴已經太遲了。

滿天星沒有說話，只因為他已經再沒有閒情說話，他的心智，他的氣力，全都已集中在一隻手上！

他隨時準備出手！

沈勝衣也看得出滿天星已隨時準備出手。

本來他只是無話可說，現在他就算有話可說也不能說了。

滿天星的暗器手法五年前他已經領教過一次。

五年後的今日滿天星的暗器手法當然不會在五年前之下。

他實在不想分心。

「你還等什麼？」滿天星突然又開口。

「等你！」

「好！」滿天星一聲暴喝，雙手陡振！颯的披在滿天星身上的那襲風氅飛入風雪之中。

風氅之下是一身密扣皮襖，臂外，腿邊，腰兩旁，胸兩側各有一個豹皮囊。

滿天星的一雙手旋即上下游移。

他的動作非常緩慢，緩慢得令人心滯。

沈勝衣卻一點也不敢大意，一隻右手已按在劍柄之上。

劍突然出鞘！

錚錚錚錚的四下金鐵交擊聲同時响起！

半空中連隨爆出了四團火焰！

劍鋒亦燃起一了一縷火焰！

沈勝衣大吃一驚！

他吃驚也還來不及，滿天星的身子已然凌空飛起，人在半空，環身猛一陣閃光，飛出了十多二十支黑黝黝的短箭！

破空聲方响，一支支的短箭就在半空中爆出了一團團火焰！

火焰刹那間，燒成了火球，沈勝衣當頭落下！

幾乎同時，滿天星手中又飛出了十幾支烈焰箭！

這十幾支烈焰箭所取的角度完全不同，卻正好前後呼應，封死了沈勝衣的身形！

也就在這下，沈勝衣猛可一聲長嘯！

劍光長嘯聲中飛起，裂帛聲旋即暴發，一片白霧飛向周圍烈火！

刹那劍光一斂，白霧化成一團火球，颼的落在那邊圍牆下。

噗的一蓬白烟立時冒起，周圍的冰雪嗤嗤的在火球下溶解。

雪地上於是平添了好幾條流潦。

流潦很快又凝成冰條。

滿天星面上的汗水卻順着兩頰流過頷子，淌入胸膛。

沈勝衣額角的汗珠也沒有冰結，他的雙手也揑了一把冷汗。

汗珠冰冷，他的身上反有了寒意。

這種天氣之下，多一件衣服和少一件衣服，感覺本來就有所不同。

他的身上現在就只剩下內裏的一身勁裝疾服，外披的那件長衫經已化成了火焰。

他寧可那件長衫化成了火焰。

那刹那，要不是他硬將那件長衫搭捲下一大蓬烈焰箭，現在變成火焰的就不是那件長衫，是他！

在他立脚的地方周圍，釘着十多支烈焰箭，燃着十多團火焰。

火焰很快就被地上的融雪吞噬，只留下一條條的流潦。

滿天星一面的蒼白，一眼的落寞，瞪着消失在雪地上的火焰，縱橫在雪地上的流潦，突然發出一聲無可奈何的嘆息。

「你來得未免太早！」

沈勝衣一怔。

「這種烈焰箭我還未能完全控制得住，在目前來說，一次我最多只能發出十八支烈焰箭，就天氣方面也根本很不適宜，但再給我三個月，我手法配合妥當，三十六支烈焰箭必能同時出手，而三個月之後，多盡春來，烈焰箭的威力，最少比現在强一倍，你一無所知，我三十六支烈焰箭同時射到，就算你反應再敏銳，沒有被烈焰箭燒成火人，亦難免重傷在烈焰之下！」

沈勝衣無言點頭。

「這三十六支烈焰箭，我本就是送給你的，只不過不是現在，三個月之後，我也會去找你！」

「哦？」

「我一擊必中！」

沈勝衣只有點頭。

這的確可能成為事實。

「現在這個秘密已不成為秘密！」滿天星仰天一聲長嘆。「你當然不會再給我機會•」

沈勝衣正想答話，滿天星的手中已又出現一支烈焰箭！

沈勝衣立時閉嘴。

在這種情形之下，誰都會小心戒備。

滿天星那支烈焰箭並沒有出手。

這是他第三十六支烈焰箭。

也是最後一支烈焰箭。

他大笑。「你要我的一隻右手，無疑就是要我的一條性命，乾脆我就將這條性命送了給你。」

沈勝衣聽說又是一怔。

他實在不明白滿天星為什麼這樣說。

「本該是你死，你不死，這就是我該死了！」這句話出口，滿天星倏地翻手一拍，將手中那支烈焰箭拍入自己的胸膛！

烈焰箭暴閃，鮮血怒激！

人在烈焰中倒下！

沒有人能夠阻止。

沈勝衣也不能夠。

這裏本來就沒有其他人，這裏本來就只得一個沈勝衣。

一個人，立心要死，根本就沒有人能夠阻止。

死比生更容易。

沈勝衣怔在當場。

火焰在吞噬滿天星。

冰雪在滿天星的身外嗤嗤溶解。

沈勝衣却感覺不到，火焰的熾熱，火的溫暖。

他心中只有寒意，很重很重的寒意。

他整個身子，也彷彿在這重重的寒意中凝結。

這只是刹那。

沈勝衣的身子刹那一偏！

一道劍光曳着一條人影同時那邊屋背上射出，颼的沈勝衣頭上飛過，落在院子中的一棵樹上！

沈勝衣那刹那要是還在發呆，腦袋這下不難就在劍光中飛去！

沈勝衣的腦袋總算還沒有飛去，他將這顆腦袋抬起來，眼中就看到了落在樹上那支劍，那個人。

畫眉鳥！

沈勝衣當場又怔住！

這隻畫眉鳥本來已經遠走高飛，現在却竟又找上自己，沈勝衣實在奇怪。

風在吹，雪在落。

風還是箭一樣尖銳，雪還是練一樣閃亮。

畫眉鳥也還是那身白衣，頭上也還是那襲白紗，只露出一雙眼。

比雪練還要閃亮，比風還要銳利的鳥眼。

這隻眼落在沈勝衣面上。

「你好像不認識我了。」畫眉鳥叫一樣尖銳的聲音隨即响了起來。

「畫眉鳥？」沈勝衣如夢初醒。

「原來你還記得，方才看你老是望着我發呆，我還以為你已經忘掉。」

「我只是覺得奇怪。」

「有什麼奇怪？」

「今早你不是一心開溜？」

「嗯，雖然還沒有見識過你的武功，總算聽說過你的威風，沒有把握幹掉你，當然惟有避開你！」

「你不是已經成功？」

「嗯。」

「這你怎麼又反來尋我？」

「我不能不來尋你？」

「尋我幹什麼？」

「也沒有什麼，只不過想殺了你！」畫眉鳥笑了。「方才那一劍雖然落空，那一劍的目的何在我還以為你已經明白。」

「我實在想不通。」沈勝衣一聲輕歎，「前後不到三個時辰，你的思想竟然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

「思想本來就是沒有一定的，這又有什麼難明？」

「今早你連與我動手的意思，的膽量也沒有，現在居然斗膽走來殺我，到底是什麼原因令你一改初衷？」

「方才我看你身手倒也俐落，不想你說起話來却是這麼嚕嗦，一點兒也不覺得爽快。」

「事情問清楚總是好的，我這個人不怕清楚，最怕糊塗。」

「有一句話相信你也聽過。」

「我現在聽着。」

「難得糊塗。」

「哦？」

「還有一句。」

「一句什麼？」

「就是——」是字才出口，畫眉鳥人劍突然離樹飛射沈勝衣！

這一劍實在沈勝衣意料之外。

畫眉鳥這一劍實在不難得手。

只可惜這種意外沈勝衣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雖然來不及反擊，閃避總來得及的。

一偏身，沈勝衣又避開了畫眉鳥這一劍。

畫眉鳥人劍颼的連隨沈勝衣頭上掠過，飛上了方才存身的屋頂。

沈勝衣的目光也緊追着落到了屋頂之上，問：「就是什麼？」

「迅雷不及掩耳！」畫眉鳥居然還笑得出來。

「哦？」沈勝衣一下子又不知想到那裏，忽然說：「你的消息倒也靈通。」

「你是說那一件事？」

「我在落月堂後院這一件事。」沈勝衣奇怪的望着畫眉鳥。「連我也不知道自己會走來這裏，你居然知道，我實在有些佩服。」

「這又有什麼值得佩服？我是跟着你來的，打從虫二閣開始，我就一直跟在你後面。」

「你知道我會去虫二閣？」

「這件事不難猜測得到。」

沈勝衣若有所思，沉吟了一會，忽又問：「你剛才那一劍也就叫做迅雷不及掩耳？」

「不是。」

「好在不是，否則我這一劍也不知道應該叫做什麼了。」

話才說到「什麼」，沈勝衣的人已在半空，「了」字一出口，他左手的一劍已飛向畫眉鳥！

一劍千鋒！

平空立時多了一重劍網！

畫眉鳥已在小心防範，沈勝衣凌空一劍飛來，猛撒下一重劍網，却還是在他意料之外。

他驚呼一聲，劍急忙挑起！

沈勝衣千鋒一劍同時落下！

千鋒突然又化做一劍！

畫眉鳥居然接下了這一劍！

兩條人影陡合又分。

沈勝衣瓦面上脚一點，一劍又飛回！

這一劍的威力更驚人，劍一動劍風就呼嘯，瓦面上的積雪飛花一樣在劍風中激盪起來。

畫眉鳥這才眞的大吃一驚，雙脚猛一頓，嘩啦的瓦面上裂開了方圓三尺的一個大洞，他的人連隨就不見了。

人才消失，劍光就來到了瓦面上的洞口，斜刺裏一折成了五尺方圓，沈勝衣連人帶劍飛入了洞口，飛入了屋內！

屋內立時亂成一堆。

這屋子正是落月堂的廚房養鷄鴨用的。

沈勝衣穿洞而入，脚下還未踏實，最少已有三籠鷄，四籠鴨向他迎面飛來。

竹籠劍光中絞碎！

鷄鴨噗噗的亂飛，一屋的鷄毛鴨血！

居然還有好幾隻鷄鴨飛撲到沈勝衣頭上。

沈勝衣亂了手脚。

這個機會畫眉鳥豈肯錯過，人劍也跟着飛了過去！

沈勝衣才清楚眼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一道劍光已飛到了胸膛！

畫眉鳥這一劍乘亂出手，要是第二個，眞還不知應付不應付得了。

只可惜這一劍的對象是沈勝衣。

眼看這一劍要刺上沈勝衣的胸膛，忽然又變了在沈勝衣衣旁刺過！

沈勝衣擰身避開，連隨反手還了一劍！

噗哧的血雨紛飛！

一大隻肥鴨迎上劍光，劍光中分成兩段！

畫眉鳥送了沈勝衣一大隻肥鴨，一個身子就倒退了開去。

左右都是鷄鴨的籠子。

畫眉鳥一閃入鷄鴨籠子後面，一隻鷄鴨籠子就飛了起來，向沈勝衣當頭壓去！

沈勝衣手中劍連忙揮出，這一次劍上用的全是巧勁！

劍尖籠底下一點，飛來的鷄鴨籠子就半空一旋，呼的飛了回去！

籠子還未飛回原來的地方，畫眉鳥已從那裏一個倒翻，撞飛後面的一扇窗戶，倒翻出屋外！

沈勝衣看在眼內，一個身也自向上拔了起來。

瓦面上已然開了一個大洞，沈勝衣從容上了瓦面，正好瞥見畫眉鳥在院子中一縱身，掠上牆頭。

他一聲長嘯，一個身子烟花火炮一樣瓦面上飛射向牆頭！

畫眉鳥應聲回頭一望，就看見沈勝衣連人帶劍烟花火炮一樣凌空射來，牆頭上慌忙又一個翻滾。

看情形他是知道自己現在不但沒有可能殺得了沈勝衣，甚至還有可能被沈勝衣拿下來，只有溜之大吉了。

牆外是一條小巷，畫眉鳥三兩個起落，左一折，出了這條小巷，飛入了另一條小巷，再兩三個起落，右一旋，轉入了第二條小巷。

他似乎也知道要擺脫沈勝衣並不容易，一直都沒有回頭，到現在才回頭一望。

一眼就望見沈勝衣正在轉入這條小巷。

「這小子果然厲害！」畫眉鳥嘟喃一聲，一個身子連隨又飛起，飛出了小巷。

出了這條小巷，就是大街。

大街上當然已經有人來往。

無論什麼人，突然看到畫眉鳥這樣的一個人一旁衝出，都難免大吃一驚的。

十個人之中最少有六個人收住了脚步。

這些人的脚步還未收住，畫眉鳥已然越過大街，飛入了一間店子。

一間專賣雀鳥的店子。

店子中只有一個老蒼頭。

老蒼頭吃驚也來不及，畫眉鳥左手就抓下了那邊掛着的一籠畫眉鳥，右脚跟着踢飛了那邊關着的一扇窗戶，連人帶鳥籠飛了出去。

「賊！」老蒼頭一聲賊才出口，沈勝衣已門外衝了入來。

「畫眉鳥在那兒？」沈勝衣連隨就問。

老蒼頭應聲下意識抬手往上一指。

沈勝衣隨手望去，只見那邊一個個的全都是鳥籠，籠中一隻隻的全都是畫眉鳥，不由得一怔。

「我是說方才飛入來的那個人！」

「人？你說方才那個人就是採花大盜畫眉鳥？」

老蒼頭話才出口，沈勝衣已從那個沒有了一扇窗戶的窗口竄了出去。

窗外又是一條小巷。

沈勝衣身形落下又飛起，飛上一側高牆。

居高留下，疾步在前面巷口飛馳的畫眉鳥又落在他的眼中。

他一聲不發，瘦長的身子又烟花火炮一樣射出！

就算他一聲不發，畫眉鳥也知道沒有這麼容易擺脫得了他，耳聽破空聲響動，脚步更加快！

這隻畫眉鳥在輕功方面顯然也曾下過一番苦功，不過比起沈勝衣還是有一段距離。

但說到對周圍環境的熟悉，畫眉鳥却遠在沈勝衣之上。

洛陽城中的大街，固然不少，小巷同樣很多。

畫眉鳥大街小巷中穿穿插插，忽東忽西的，好幾次還翻過牆頭，在別人的院子內繞了好大的一個圈才轉出來。

一轉出來他就看見沈勝衣遠遠的在監視着，等候着，跟着他就看到沈勝衣烟花火炮一樣凌空射來。

這種耐力就連畫眉鳥也開始佩服了。

他大大的歎了一口氣，左一折，右一彎，又轉出了小巷，轉入了一條大街。

這條大街很特別，對着小巷那邊就只有一戶人家。

這一戶人家老大的一個門口，門對下是三重石階。

石階兩旁兩隻石獅子。

大門左右就是兩道高牆。

左右兩道高牆最少都有三二十丈長短。

這條大街看來也不過六十七丈長短。

好大的一戶人家。

大門緊緊的閉上，畫眉鳥就站在門前的石階上面。

他居然在等沈勝衣。

沈勝衣也沒有要他等上多久，他這邊石階上脚步才站穩，沈勝衣那邊小巷中，已現身出來。現身就落在街心。

這小子的輕功越來越好了。

畫眉鳥瞪着沈勝衣，這下突然輕叱一聲：「給你！」左手一送，托在手上的那隻鳥籠就向沈勝衣飛去！

沈勝衣一怔，將鳥籠接在手中。

鳥籠中一隻畫眉鳥，顫抖在風雪之中，悲呼在鳥籠之內。

畫眉鳥的悲呼立即被畫眉鳥的一聲大喝喝斷！

這個畫眉鳥當然不同那隻畫眉鳥。

這個畫眉鳥的嗓子最少比那隻畫眉鳥響亮十倍百倍！

一見沈勝衣將鳥籠接住，這個畫眉鳥猛就一聲大喝：「畫眉鳥來了！」

這一聲大喝出口，畫眉鳥的脚下，那戶人家的門前的石階之上就揚起了一蓬積雪。

這一蓬積雪還在半空，畫眉鳥的人又不見了。

沈勝衣又是一怔，忽然又笑了起來。「你就算叫得再大聲，你就算揚起那麼大的一蓬冰雪，還是瞞不過我的眼睛，我還是看到你閃入了右邊的那條石獅子後面！」

這句話說完，衣袂破空聲亦響！

沈勝衣又是一怔。

這衣袂破空聲竟是來自高牆之內。

三四條人影跟着燕子一樣飛過高牆，飛落

在牆外。

左邊牆外三個右邊牆外四個。

七個都是二十來歲的少年。

少年腰間各一劍。

衣袂破空聲未絕。

也不過片刻，沈勝衣左右又多了十四個二十來歲的佩劍少女。

這二十一個少年男女相貌都好像有點相似，少年不見得怎樣英俊，少女同樣不見得如何漂亮，可也並不見得難看到什麼地方。

但一看到沈勝衣握劍站立在門前，一看到沈勝衣手中托着的鳥籠，一看到鳥籠中的畫眉鳥，這二十一個少年男女的面色，就開始難看了。

「門外先前是不是有人在叫畫眉鳥來了？」左邊的一個少年突然開口詢問。

「是！」最少有四個人同時點頭。

「誰先出來的。」

「我！」三個少年一齊應聲。

「一出來你們就看到這個人握劍站立在門前？」

「是！」

「這個人有誰認識？」

沒有一個人點頭，沒有一個人答話。

「這個人手中捧着的鳥籠，籠中養着的鳥兒，我們總該認識吧。」

「畫眉鳥！」四十幾個少年男女異口同聲的叫了出來。

沈勝衣到現在才明白畫眉鳥突然將手中那籠畫眉鳥送給自己的用意。

這幾句說話之間，門外赫然又多了二十幾個少年男女！

畫眉鳥劍挑鷄鴨籠子阻擊沈勝衣。

四十幾個聲音一齊響起，簡直就像是半天突然一下雷霆！

這戶人家的大門亦在雷霆中左右分開，好幾十個少年男女飛蝗一樣自門內飛出！

加起來，這沒有一百，最少也有九十八！

的確是九十八！

這九十八個少年男女，這一百九十六道目光全都集中在沈勝衣身上。

要是一百九十六支利箭，沈勝衣現在已變成一隻刺蝟。

就只是目光，沈勝衣也並不好受。

一接觸到那些目光，沈勝衣的心中就冒起了一股寒意。

這種大場面他還是破題兒第一趟遇上。

令他震驚的並不是這些，他並不是一個見不得大場面的人。

令他震驚的只是那一百九十六雙眼睛之中的仇恨！

這九十八個少年男女的心中也的確充滿了仇恨！

「這個人這種天氣，這個時候，捧着一籠畫眉鳥，掌着一支劍，走到我們這裏來，你們道他打的是什麼主意？」方才說話的那個少年這下子又開口。

一連串冷笑悶哼聲此起彼落。

「這個人看來並不像一個瘋子。」

「一些也不像。」

「那像是什麼？」

「畫眉鳥！」

九十七個聲音幾乎同時爆發。

這聲音實在驚人！

沈勝衣也好像給赫呆了。

大街上行人本來疏落，這下子突然多了好幾倍。

人都是兩邊街口湧來。

那一聲畫眉鳥實在够響亮。

這些人就在街口收住了脚步。

這些人只不過是來看熱鬧。

只有一個人例外！

這個人三十左右年紀，一身儒士裝束，別人停下了脚步，他還是繼續向前走去。

有幾個好心的正想將他叫住，可是一看到中年儒士的面容，再看到中年儒士腰旁掛着的長劍，要出口的說話不其而就吞了回去。

中年儒士一張臉鐵青，一雙右手正握在劍柄之上！

聽到那一聲畫眉鳥，中年儒士的一張臉就已鐵青，一雙右手就已握在劍柄之上。

他向前走出了幾步，倏的拔身躍上了旁邊的高牆。

這下子九十八個少年男女已然展開身形，重重包圍在沈勝衣身外尋丈外。

只有居高臨下的中年儒士，才可以看得到被困在那當中的是什麼人。

高牆上果然一目瞭然。

中年儒士終於看到了沈勝衣，終於看到了沈勝衣托在手中那個鳥籠。

「畫眉鳥！」中年儒士嘟喃着，眼中似有火焰燃燒起來。

九十八個少年男女的眼中也在冒火。

九十七個抿起了嘴唇，只有一個在跟沈勝衣說話，也就是當先開口的那個少年。

那個少年看來就是老大。

老大的語聲非常激動，說話之中更充滿了怨毒。

「我們正在找你，想不到你居然又找上門來，你道賈家的兒女眞是如此好欺！」

這句話出口，老大的劍亦出鞘！

這位賈老大就算不提，沈勝衣現在也知道自己是置身賈家的大門之外，面對着賈家的兒

女了。

除了賈仁義，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人有這樣好的本領，有這麼多的兒女。

賈仁義一共有三十三個兒子，六十六個女兒，少了一個賈如花，加起來還有九十八個！

九十八個！

賈老大的劍出鞘，其他的九十七支長劍亦幾乎同時出鞘！

龍吟聲一時不絕。

劍光掩蓋了雪花。

天地間彷彿更寒冷了。

沈勝衣不其而打了一個冷顫。

滿天星送了他三十五支烈焰箭，他回送了滿天星一件長衫，身上剩下來的衣服本來就已不够多的了。

再在風雪下站立了這麼久，他的手脚似乎已開始發僵。

這種情形下，最好當然就是開拳展脚，活動一下氣血筋骨。

但他現在就只想開口給自己分辯幾句。

「我手中托着的不錯是一籠畫眉鳥。」老大冷笑。「我們還不致於完全沒有見過畫眉鳥。」

「這籠畫眉鳥可不是我自己的。」

「那是我們的了？」

沈勝衣搖頭。「我也根本就不是那個畫眉鳥！」

「無論什麼人，在這種情形下，也會狡辯幾句的。」老大又一聲冷笑。

好幾十聲冷笑跟着響起。

沈勝衣的心頭又添了幾分寒意。

現在他總算明白賈家的女兒爲什麼這樣難嫁出去。

要說服一個人已經不易，要說服九十八個人就更難了。

賈家的兄弟姊妹看來都非常團結。

一個出口，其他的九十七個就從旁帮腔。

一個說對，其他的九十七個就不會說錯。

這就算本來是錯，也會變成對的了。

口才好的男人或許有些辦法，應付得來。

口才好的男人一萬之中却只怕也找不出一兩個，這一兩個，只怕也不敢攀上賈家這門親家。

一個人不時要應付九十八張利嘴，畢竟也是一種痛苦，何況這九十八張利嘴之外還有九十八支利劍？

口才好的人大多數是聰明人。

聰明人又怎肯冒這個險？

口才不好的男人，當然更就不敢冒這個險了。

沈勝衣的口才並不好。

只可惜他就算對賈家的女孩兒完全沒有意思，現在也得要應付九十八支利劍，九十八張利嘴！

他重重的嘆了一口氣。「我……」

一個「我」字才出口，就給好幾個聲音喝斷：「你什麼！」

沈勝衣又嘆了一口氣。「我只不過想知道你們到底願意不願意先讓我分辯幾句？」

「還有什麼好分辯！」老大又再一聲冷笑，一劍突然刺了出去！

劍快而且狠！

老大不愧是老大。

只可惜這個老大這次遇上了沈勝衣。

劍刺出，沈勝衣右手的鳥籠亦送出。

錚的一聲，劍奪籠而過。

鳥籠居然就插在劍上。

籠中的畫眉鳥只赫的連聲怪叫。

老大也發出了一聲怪叫，整個身子猛的向上飛了起來！

這刹那之間，沈勝衣竟已矮身老大身旁閃過，空着的右手反托着老大的屁股，一托一送，老大就凌空飛了出去！

沈勝衣隨卽長身站起來，一聲嘆息。「劍術已够火候，經驗還是不足！」

周圍的九十七個少年男女一時間又驚又怒，九十七支利劍中最少有七十九支舉了起來。

這七十九支利劍正要出手，呼的一聲！飛了出去的老大突然又飛了回來！

「年青人難免經驗不足！」一個聲音亦跟着飄來。

聲落人落，老大的身旁這就多了一個中年儒士。

中年儒士右手握劍，左手托在老大腰上，老大這麼大的一個人，他居然輕易就凌空一手接住，這份功力也的確令人側目。

沈勝衣不由得亦看一眼。

中年儒士的目光也正好落在沈勝衣面上。

四道目光半空中交擊。

沈勝衣的目光清冷似冰。

中年儒士的目光却是熾烈如火！

火中燃燒着怨毒，燃燒着仇恨！

沈勝衣一下怔住。

他並不認識這個人。

他實在奇怪這個人對自己竟會有這麼大的怨毒，這麼大的仇恨。

中年儒士瞪着沈勝衣，緩緩的，放下了老大。

「多謝！」老大還懂得說一聲多謝。

「不必謝我！」

「閣下仗義援手，我們非常感激，但這到底是我們賈家的事情，到此爲止，還請暫借一步，今日就血洒長街，我們賈家的人都在所不惜！」老大的胸膛挺的老開。

「這並不單止是你們賈家的事情！」中年儒士冷冷的應了一聲。

老大一怔。「還未請教……」

「公孫接！」

老大又是一怔，其他的九十七個少年男女亦不由怔住當場。

沈勝衣也不例外。「琴棋第一，詩酒第二，暗器第三，劍術第四的那個公孫接？」

「你也知道我？」公孫接雙目暴睜。

「嗯。」沈勝衣點頭。

「現在？」

「不是現在。」

「殺胡嬌的時候呢？」

「胡嬌不是我殺的。」沈勝衣苦笑。

公孫接冷笑，空下來的那隻左手拉起了長衫下擺，反塞在腰帶之上，腰間的一個豹皮囊上！

沈勝衣看在眼內，又一聲苦笑。「我本來就不是畫眉鳥！」

「你不是畫眉鳥又是什麼東西？」

「不是什麼東西，是人！」

「現在你當然是人，單獨對着女人的時候你就是畜牲了！」公孫接眼中的火焰就似要噴出！

火焰並沒有噴出，噴出的是公孫接的人，公孫接的劍！

劍出鞘就與人連成了一條直綫，箭一樣飛射沈勝衣眉心！

沈勝衣一聲微喟，左手劍亦飛了出來！

兩支劍珠走玉盤也似在半空中交擊。

公孫接一口氣刺出了五十六劍，沈勝衣一口氣接下了五十六劍！

公孫接的面色越來越凝重！

沈勝衣的面上亦露出了詫異之色。

周圍的少年男女更就大爲震驚！

「怪不得胡嬌死在你劍下！」公孫接居然

還有時間說話。

這一句說話出口，他手中的一支劍最少快了一倍！

沈勝衣還是應付得來！

他只是一劍一劍的解拆，並沒有還手，似乎就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周圍的少年男女也這樣以爲。

公孫接却並不以爲這樣。

他的面色更凝重，手中劍突然一收，人突然衝天飛起，躍上了賈家大門上的滴水飛簷！

「畫眉鳥，上來！」

公孫接上字出口，沈勝衣人已凌空，來字才說完，沈勝衣人已在滴水飛簷之上！

公孫接的身子幾乎同時又拔了起來！

這一拔凌空三丈！

公孫接人在半空，猛喝一聲：「小心暗器！」左手一揮，鈴聲叮噹，三點寒星，脫手飛出！

這個人果然名不虛傳，就算對仇敵，也不肯用暗算的手段。

這比起滿天星，公孫接强得多了。

最低限度滿天星就沒有這種胸襟。

「好！」沈勝衣一聲輕叱，引劍，仰首向天！

這一刹那，又有好幾點寒星自公孫接左手飛閃而出！

半空立時响起了一片清脆的鈴聲！

「風鈴鏢！」沈勝衣的腦海之中立時閃起了這樣的一個念頭。

正是風鈴鏢！

三前九後，十二支三稜鏢曳着風鈴飛射沈勝衣！

鏢三稜閃光，鈴叮噹作响，懾人心神，擾人耳目！

公孫接的暗器手法更是非比尋常！

琴棋第一，詩酒第二，暗器第三，劍術第四！

公孫接的暗器手法更在劍術之上！

沈勝衣見識過公孫接的劍術，當然就更不會輕視他的暗器。

只見他人劍突然合成一個光團，在滴水飛簷上一個翻滾！

錚錚錚的立時一陣異响，劍光鈴聲飛散！

沈勝衣左手一劍低垂，卓立在滴水飛簷一角，身前一排斜插着十二支風鈴鏢！

公孫接身形亦自落下，一瞥見那一排風鈴鏢，面色就慘變！

「好身手，就這樣接下我十二支風鈴鏢！」他慘笑。「但卽使不是你的敵手，這一戰我還是要打下去，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公孫接咬牙切齒，捨命衝前，捨命揮劍！

這一次他完全不理會自己的安危，每一劍出手都是有去無回之勢，就好像要拿自己的生命來換取沈勝衣的生命！

一個人要拚命，武功最少比原來勝三籌！

沈勝衣却根本就對公孫接的生命不感興趣，也根本就沒有意思拚命，手底下反而就打了一個折扣，一時間竟被公孫接的一支劍迫殺的手忙脚亂！

他的一個腦袋更幾乎大了一倍。

也就在這下，兩個聲音突然從下面傳了上來。

「誤會誤會，停手停手！」

「都是自己人，不要再打了！」

這兩個聲音在沈勝衣來說並不陌生，他偷眼一望，就見到邱老六曹小七這兩個大捕頭正在排開人羣，叫嚷着急奔了過來。

公孫接也偷眼一望，見來的兩個人都是捕快裝束，不由得爲之愕然。

「荒唐荒唐，你們怎麼將沈大俠當做畫眉鳥？」邱老六叫嚷着，好容易擠到滴水飛簷下面。

曹小七也好容易來到邱老六身旁。

邱老六的嗓子雖然還不算响亮，賈家一衆已聽的眞切，公孫接也同樣聽得清楚，他愕然收劍，瞪着沈勝衣，忽然說：「看來你似乎並不是畫眉鳥。」

「本來就不是。」

「如果你是畫眉鳥，豈會在這種環境逗留，而憑你的武功，只要你願意，應該隨時可以高飛遠走。」

「你現在好像聰明多了。」

「一個人冷靜下來，總會想得遠一些，多一些。」

「你現在已經完全冷靜下來？」

「嗯。」

「這我就放心將劍收起來了。」沈勝衣眞的將劍插返劍鞘。

公孫接居然也跟着將劍收起。「那兩個捕快好像稱呼你做沈大俠。」

「他們要這樣稱呼我也沒有辦法。」

「貴姓？」

沈勝衣笑了。「沈大俠當然姓沈。」

公孫接也不禁失笑。「我是要請教你的名字。」

「沈勝衣。」

「沈勝衣！」公孫接脫口驚呼。

沈勝衣的一聲只怕還傳不到滴水飛簷下面，公孫接的一聲却幾乎可以聲傳十里。

賈家的九十八個活寶當場目定口呆。

沈勝衣的名堂本來就比畫眉鳥更驚人！

「是那一個沈勝衣？」公孫接連隨又問。

「沈勝衣好像還沒有第二個。」

公孫接突然放聲大笑了起來。

沈勝衣奇怪的望着公孫接。「你的腦袋莫非有什麼問題？」

「什麼問題也沒有。」公孫接大笑着一拂袖，將斜插在地上的那一排十二支風鈴鏢捲入袖中。「你這樣接下了我這十二支風鈴鏢，我雖然有些佩服，心裏頭其實難受得很，但現在知道你並不是畫眉鳥，是沈勝衣，不單止不覺得難受，反而很開心了。」

「哦。」

「前些時我與無腸公子比劍，只是戰了個平手，無腸公子的老子，無腸門的老祖宗無腸君，却敗在你的劍下，無腸君不是你的對手，無腸公子當然更就不會是你的對手，我當然也就不會是你的對手。」

沈勝衣淡笑。

「早在五年前，我在暗器上已敗給滿天星，滿天星可又敗給你，我的風鈴鏢奈何你不了也並不值得奇怪。」

沈勝衣只是淡笑。

「你怎麼不早些說清楚？」

「我好像沒有這個機會。」

公孫接一怔，大笑。「這都是我急躁了一些，但這也怪不得我。」

「我並沒有怪你。」

「要怪你早已給我一劍，其實我早就應該想到，我先後一共刺了你二百七十三劍，如果你是畫眉鳥，絕對沒有連一劍也不還手。」

「你一共刺了我二百七十三劍？」

「嗯。」

「你居然記得這樣清楚？」

「我是數着出手的。」

沈勝衣一笑。「如果你不數着出手，最少還可以快上一半。」

公孫接又是一怔，忽的又大笑起來。「難怪我這幾年總覺得劍術方面老是進步不大，敢

情是這個道理，來，我請你去喝兩杯！」

「你刺了我二百七十三劍，就只請我喝兩杯？」

「那就二百七十三杯。」

「好，去那兒！」沈勝衣不禁豪氣大發。

公孫接還未答話，一個聲音已從下面傳了上來。「就這裏如何？」

這個聲音洪亮非常。

沈勝衣、公孫接循聲望去。

這個聲音發自門前，這個人就站立在賈家門前的石階之上。

這個人看年紀似乎已過四十，相貌好像有些與賈家一衆兒郎相似，眼閃亮而懾人，手修長而有力，站立在那裏，另有一番不同威勢。

公孫接目光一閃，回向沈勝衣。「你認識這個人？」

沈勝衣搖頭未已，下面邱老六已一旁揷口道：「這位是賈仁義賈大爺！」

「哦？」

「賈大爺的家中多的是陳年佳釀。」邱老六就像是賈大爺的常客似的。

賈仁義連隨接口：「陳年佳釀並不多，二百七十三杯却還少不了，就不知道兩位肯否賞面？」

沈勝衣瞟一眼公孫接。「這位賈大爺好像眞的要請我們喝上幾杯，我們如果推辭，未免不够大方，你意思怎樣？」

「我這個人本來就是走到那兒，食到那兒。」公孫接大笑。「不過白吃白喝，似乎不是味道。」

「公孫大俠方才帮了我好大的一個忙，我正想找個機會聊表謝意。」賈老大一旁隨即道：「家父就算不請，我也要請！」

「這就是了。」賈仁義大笑。「兒郎們方才一定有很多得罪的地方，兩位如果不賞這個薄面，我也過意不去。」

「我們如果還推辭，過意不去的就是我們了。」公孫接應聲自滴水飛簷躍下。

沈勝衣也自下了滴水飛簷。

邱老六曹小七慌忙迎上。

「我們追出了飛夢軒外，找遍了附近一帶，都不見沈大俠的踪跡，這才折返城中，那知道一入城門，就接到這裏發生了事的消息，趕來一看，不想就在這裏見到了沈大俠。」

「你們這次來得總算是時候。」

「沈大俠怎會在這裏？」

「畫眉鳥飛來這裏，我當然追到這裏。」

「那隻畫眉鳥又怎樣了？」邱老六急急追問。

「他想是給我追得急了，索性鳥籠也不要，一揚手送了給我，自己却一個雀躍，跳入那右邊的石獅子後面去了！」

沈勝衣這句說話出口，最少有十條人影一齊向右邊那隻石獅子撲去！

都是賈家的兒郎。

「獅子後面果然有人藏匿過的痕跡！」一個賈家的兒郎旋即嚷了起來。

「人呢？」賈老大急問。

「人不在！」

「人當然不在！畫眉鳥可沒有你們這麼糊塗，你們纏住了沈大俠，他不趁這個機會開溜更待何時！」賈仁義一旁突然一聲叱喝：「少在這裏丟人現眼，都給我滾回去！」

對於這個老子，賈家兒郎好像都有着一份畏懼，一個個忙將劍收起，垂着頭，魚貫退回門內去。

賈仁義的目光這才轉向沈勝衣公孫接。「請！」

沈勝衣公孫接還未舉起脚步，一輛四馬的華麗馬車已從街角轉出，疾馳而來！

洛陽城中有的是富有人家，多的是富有人家。

這本來就不是一件値得奇怪的事情，也本來就沒有人去理會，但這輛馬車竟就在賈家門前停下，這就連沈勝衣公孫接也不由得回頭望了一眼。

賈仁義亦瞪大了眼睛，眼瞳中充滿了疑惑，就好像連他也不知道這輛馬車因何而來。

但馬車的來歷他都是知道的。

「怪，張虎侯那東西的馬車怎會走到我門前來了。」他喃喃自語，脚下不覺移前兩步。

「是張虎侯的馬車？」沈勝衣一怔回頭。

賈仁義還未開口，一個管家裝束的中年人已然滾身下了車座，隨即問：「那一位是沈勝衣沈大俠？」

公孫接轉臉一笑。「原來是找你來的。」

「什麼事？」沈勝衣一步上前。

中年人連忙一躬身。「我家主人請沈大俠前往一聚。」

「往那兒一聚？」

「碧玉齋。」中年人又一躬身。「我家主人已在碧玉齋準備了佳釀美酒。」

沈勝衣正想再問，一旁公孫接已揷口道：「看來你這位沈大俠的確比我本領得多，就連洛陽的第一財主也要找個機會與你見上一面，請你喝上幾杯。」

「我早就見過他了。」

「哦？」

「酒可還沒有機會喝到。」

「這位第一財主的酒當然亦不會差到那裏去。」

「那就算滲水，他請到，我還是要去。」

「哦？」

「他送了我五千兩黃金，要我送他一隻畫眉鳥，現在我還沒有給他找到那隻畫眉鳥。」

「五千兩黃金？怪不得你這樣子賣力。」

「沒有五千兩黃金，我還是一樣要這樣子賣力。」

「哦？」

「張虎侯的女兒張金鳳昨夜飛夢軒死在畫眉鳥劍下，屍體却衾夜走入了我寄居的那間客棧，躺在我那張床上。」沈勝衣瞪着邱老六曹小七。「如果我找不出那隻畫眉鳥，這兩位大捕頭首先就不肯放過我！」

邱老六曹小七不等沈勝衣望到就已經將頭垂下。

公孫接瞟一眼邱老六曹小七，目光又回到沈勝衣面上。「你的麻煩果然不少，不過有五千兩黃金好拿，這種麻煩就連我也感興趣，只可惜我沒有你那份本領。」

公孫接還要再說什麼，那個中年人忽然轉向他一揖。「這位可是公孫大俠？」

公孫接當場一怔。「你也認識我？」

中年人搖頭。「我家主人認識。」

「哦？」

「我家主人愛結交英雄豪傑，所以吩咐下來，如遇上公孫大俠，也請前往一聚。」

「哦！」公孫接連問。「你家主人現在在那兒？」

中年人一笑不答。

「我倒有些懷疑現在就在車上。」

中年人還是只笑不答。

公孫接轉望沈勝衣。「看來我的運氣也並不比你差，說不定那位張大爺也會送我五千兩黃金。」

沈勝衣笑了。

「就算沒有五千兩黃金我也要去一趟。」

「你對這件事也感興趣？」

「很大的興趣。」

公孫接這邊語聲方落，中年人那邊已走近

車廂，拉開車門。「兩位請上車！」

賈仁義即時跨前三步。「兩位……」

「有機會我們再來。」公孫接這句話出口，脚步已舉起，三兩步走了過去，一擧步跨進車廂。

這一步跨進，公孫接的身子突然一頓，却就一頓，還是跨進車廂裏去。

沈勝衣跟着入了車廂。

中年人掩上車門，這才回身走到車前，跨上車座。

一聲輕叱，四馬蹄飛！

賈仁義居然沒有攔阻，馬車轉過街角，目光才轉回來，落到邱老六曹小七兩人身上，皮笑肉不笑的道：「兩位大俠不賞面，兩位大捕頭又如何？」

「沈大俠在，我們叨光一杯，還有話說，沈大俠不在，就我們兩個，又豈敢麻煩到賈大爺頭上。」邱老六也是個知情識趣的人，連忙就告退。

曹小七當然就跟着邱老六。

賈仁義也沒有多說，也由得邱老六曹小七，那目光一轉，又轉返車馬奔去的方向。

「張虎侯到底找他們有什麼事？」他一眼的疑惑，一面的疑惑。

× × ×

「你找我到底有什麼事？」沈勝衣同樣疑惑。

他的人還在車廂之內。

除了公孫接，車廂之內還有第三個人。

這個人一直就在車廂之內。

公孫接一跨進車廂，就看到了這個人，所以他的身子才會突然一頓。

如果不是這個人一面的笑容，暗器就算沒有出手，他的身子亦已倒翻了出去。

他現在坐在車廂之內，面對着這個人。

這個人現在還是一面的笑容。

沈勝衣那句話就是對這個人說的。

這個人也正就是碧玉齋的大老闆，洛陽城的第一大財主張虎侯。

張虎侯笑望着沈勝衣。「我知道你辛苦了整整一個上午，肚子現在一定已很餓，所以來找你，好替你解決這個問題。」

「你知道？」

「我今早見你，你還是穿得整整齊齊，現在甚至就只剩下一件單衣，就算我沒有跟在你後面，只看你現在的情形，我也總可以猜到幾分。」

「你跟在我身後？」沈勝衣一怔。

張虎侯緩緩推開蓋在身上的一張錦被，只見他穿着一身雪也似白的緊身衣服，上面隱約還有水濕的痕跡。

今早並沒有下雨。

這個時候根本就沒有可能下雨。

那水濕當然就是溶雪留下。

像張虎侯這種身份的人，在他的身上應該沒有可能見到這種現象。

那種衣服更不是他應該穿的。

顯然他眞的往外走了一趟。

沈勝衣眼也定了。

張虎侯隨即探手在車廂一角取過一壺酒，三隻酒杯。

「我們先喝一杯再說。」他居然親手替沈勝衣公孫接兩人斟下一杯，送到面前。

沈勝衣公孫接眞還有些受寵若驚。

酒清醇而芬芳。

多了這一杯酒，三個人的面色，都好看很多。

張虎侯從容放下酒杯，吁了一口氣，忽然問沈勝衣：「你這是第幾次到洛陽？」

「第一次。」

「這裏的情形你知道的相信並不多。」

「並不多。」

「我聽說你初入應天府，一夜之間就破了十八件刦案，拿下了那隻白蜘蛛。」

「這完全是一種巧合。」

「我也想到這有可能是一種巧合，這種巧合而且未必有可能會再次發生，你可以抓住應天府那隻白蜘蛛，未必可以抓住洛陽城這隻畫眉鳥。」

「這我就想不通了。」

「什麼？」

「既然這樣，你爲什麼還要在我身上花那萬兩黃金？」

張虎侯一笑。「我的確有需要你帮忙的地方。」

「哦？」

「你一夜之間智擒應天府白蜘蛛這件事經已人盡皆知，傳聞却不一，單就這裏，就已經有好幾種說法，依我看，你的大名或者肖像遲早總會給捧上衙門的香閣。」

沈勝衣苦笑。

「這所以你一入洛陽，邱老六曹小七兩個就找上你，如果我是畫眉鳥，知道你揷手這件事，先下手爲强，我一定先找機會，先想辦法對付你！」

「畫眉鳥未必知道這件事。」

「你未出客棧，這件事已經傳遍洛陽，我重金萬兩，托你尋找兇手一事，亦同時散播開去。」

「這麼快？」

「是我放出去的消息，怎會不快？」

「你？」

「我這是爲了要使這個消息盡快傳入畫眉鳥耳中！」

「哦？」

「畫眉鳥越快知道這事，就會越快走來算計你。」

「這又怎樣？」

「我離開客棧，撑走顧橫波，找個地方換過了這身衣服就趕回客棧附近暗中監視，畫眉鳥不來找你猶可，一來找你，就得在我監視之下。」

「哦？」沈勝衣恍然大悟。

「這叫做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我就是那隻蟬？」

張虎侯點頭。「其實這叫做畫眉鳥捕沈勝衣，張虎侯在後亦無不可。」

「你這是利用我來引誘那隻畫眉鳥現身？」沈勝衣不禁感到有些啼笑皆非。

「是！」張虎侯直認不諱。「這理當事先跟你說一聲，但我如果事先說出來，只怕你未必會答允。」

「嗯。」

「這所以我寧可等到現在才揭露，寧可事後再向你道歉。」

沈勝衣搖頭。

「我這樣做無非在盡快找出姦殺我女兒的兇手。」張虎侯一面的笑容刹那換過一面的悲憤，咬牙切齒的一擊掌。「我只有金鳳一個女兒。」

「我知道。」沈勝衣微喟，倒有些同情起張虎侯來了。

「就換轉是我也可能會這樣的。」公孫接旁邊亦自一聲輕歎，他心中的悲憤並不在張虎侯之下。

「你現在說出來想必已有所發現了。」沈勝衣隨問。

張虎侯吁了一口氣。「這個上午發生的事情實在不少！」

「的確不少！」沈勝衣亦有同感。

「打從你離開客棧，我就一直跟在你的後面。」

「我居然沒有發覺。」

「這一身衣衫，再加上冰雪的掩護，你要覺察眞還沒有那麼容易。」張虎侯悲憤的面上露出一絲淡淡的笑容。

這一笑之中也不知包含着多少艱辛。

以他這個年紀，這種身份，一向養尊處優的一個人，肯冒着風雪，肯藏身冰雪，這一份耐力，亦不可謂不難得。

這一份悲憤有多深，有多重，更就可想得知了。

沈勝衣望着張虎侯，搖搖頭。「看來我比你還舒服得多。」

「你所用的氣力却一定不比我少。」

「這種天氣活動一下筋骨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不過，這種活動筋骨的方法未免危險一些。」

「雪衣娘的一對飛霜劍，滿天星的三十六支烈焰箭本來就是危險的玩意。」

「猶其是滿天星的烈焰箭？」

「嗯。」沈勝衣雙手一緊，彷彿又捏了一把冷汗。「但無論如何，現在我找他總好過三個月後他找我！」

「好得多。」

「三個月後他找我，死的就未必是他，可能是我。」

「三個月後也好，三十日後也好，他都不會再來找你的了。」

沈勝衣點頭。

滿天星已經是一個死人。

人死不能復生。

「這大抵就是所謂錯有錯着。」

「當時你在場？」

「在場。」

「畫眉鳥的偷襲你我也看在眼內了。」

「我本來就是在後面追踪着他。」

「這果眞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沈勝衣不禁失笑，一笑就掀起面孔。「你這隻黃雀就由得那隻螳螂向我這隻蟬一劍刺過來？」

「我明知你這隻蟬一定不會給那隻螳螂得手的。」

「難說。」

「一些也不難說，挑戰祖驚虹，連敗金絲燕，柳眉兒，雪衣娘，滿天星，擁劍公子，獨鬥十三殺手，對於你的武功我沒有理由沒有信心。」

「那不成你就眼巴巴的看着那隻畫眉鳥遠走高飛？」

「他走不了，飛不了的。」

「你既說要盡快找出兇手，找到了又由得他，我實在不明白你在打什麼主意。」

張虎侯靜靜的聽着，靜靜的望着，直等到沈勝衣完全閉上了嘴巴，才一字一頓的這樣說道：「這個畫眉鳥我肯定不是姦殺我女兒的兇手。」

「哦？」

「兇手是另外一隻畫眉鳥！」

「那隻畫眉鳥又是什麼人，現在又在什麼地方？」

「我還不敢肯定。」

「只是心中有點數？」

張虎侯微微頷首。

「什麼時候你才能肯定？」

「今天晚上。」張虎侯胸有成竹的一點頭。「到了今天晚上，事情無論如何應該有一個解答的了。」

「哦？」

「畫眉鳥在飛夢軒現身的時候我也在。」

張虎侯忽然轉過話題。

「一切你都看到了？」

張虎侯一笑。「他打開鳥籠放走了籠中的那隻畫眉鳥，自己却一個滾身，躲入旁邊的一堆積雪後面。」

沈勝衣面上似乎一紅。「我追了出去。」

「憑你的輕功，我想你一定可以追到那隻會飛的畫眉鳥。」

「這我總算還沒有追掉。」

「後來你去了一趟虫二閣？」

「你知道？」

「我就算還未想到，追着那隻畫眉鳥我也得去一趟虫二閣。」

「你一直就在那隻畫眉鳥後面？」

張虎侯道：「到你追在那隻畫眉鳥後面我才罷手。」

「哦？」

「有你追已經足够，何況碧玉齋離開落月堂並不遠。」

「於是你就索性回去碧玉齋，找來這輛馬車，找到這裏？」

「坐車總好過走路。」

「你怎知道這裏可以找到我？」

「一方面出於推測，另一方面是却是因爲到你寄住的那間客棧，必須經過賈家門前，賈家門前不見你，我就到客棧找你，等你！」

「看情形已經掌到握綫索。」

「可以這樣說，但只是可以，還未能作肯定。」

「最好你將在虫二閣落月堂的事情詳細給我說一遍。」

「這個我總算還記得清楚。」

× × ×

沈勝衣果然記得清楚。

他說得已經非詳細，張虎侯却似乎還嫌不够詳細，不時打斷沈勝衣的說話，提出問題。

馬車終於停下。

沈勝衣要說的也早已說完。張虎侯亦好像沒有什麼再問，交抱着臂膀，怔怔的望着車廂頂。

忽然他笑了起來。

「想通了？」沈勝衣忙問。

「還沒有這麼簡單，我心中現在簡直就像是一團亂草，就因爲想來想去也沒有頭緒，我才覺得好笑。」張虎侯大笑。「但今天晚上，事情無論如何應該解決了。」

「今天晚上？」

「嗯。」張虎侯摸着下巴。「今天晚上我要在飛夢軒準備酒菜，大宴三個人。」

「是那三個人？」

「顧橫波，雪衣娘，賈仁義。」

「他們都會到？」

「一定到！」張虎侯的說話充滿了自信。

沈勝衣道：「顧橫波是飛夢軒的老闆，你就算不請他，他也在飛夢軒，雪衣娘可就不同了。」

「有什麼不同？」

「雪衣娘是虫二閣的老闆，不是飛夢軒的老闆。」

「飛夢軒虫二閣的生意都做得相當大，你可曾見過做那麼大的生意的老闆終年都留在店中？」

「這好像比較少見。」

「顧橫波雪衣娘兩個終年都留在飛夢軒虫二閣。」

「你是說他們並不是飛夢軒虫二閣的眞正老闆？」

「這就正如滿天星並不是落月堂的眞正老闆一樣。」張虎侯捋鬚微笑。「未取得我的同意，天大的事情，他們三個人也不敢擅自遠離飛夢軒，虫二閣，落月堂！」

「你……」

「我才是飛夢軒，虫二閣，落月堂的眞正老闆！」

沈勝衣公孫接不由的怔在一起。

「以我在洛陽中的名譽，地位，這三種生意還不是我應該做的，所以我一直都只是在暗中策劃，控制！」

這種心理沈勝衣公孫接並不難明白。

「我先後在洛陽開了四間店子，碧玉齋算是正正經經的一間，所以我親自主持，飛夢軒倒還馬馬虎虎，所以顧橫波必要時也可以跟着我出入。」

沈勝衣現在總算知道顧橫波爲什麼對張虎侯那麼遷就，那麼恭敬。

「虫二閣，落月堂這兩間就不同了，這兩間做的雖然都是賺錢生意，却是見不得光的，就拿我來說，第一個就不希望自己的女兒知道有一個開賭場，開妓院的老子。」

一個人只要還有人性都會替自己的兒女設想。張虎侯骨子裏無疑也不是什麼好東西，但未必就不是一個人好父親。

沈勝衣公孫接同聲一歎。

「要做那兩種生意也並不容易，我手底下雖然還有幾下子，究竟不方便出面，出手，一定要找兩個方便出面，出手的人替我打點，這兩個人不單止武功要好，還要做那兩方面吃得開，滿天星，雪衣娘都是理想的人選。」

「難得他們都願意替你工作。」沈勝衣微喟。

滿天星，雪衣娘畢竟都是當年名滿江南的五大高手之一。

「我並沒有待薄他們。」張虎侯淡笑。

「就算不說，我也知道你一定沒有待薄他們。」

「憑他們的一身本領，如果不願意留下來，我也沒有辦法，既然肯留下來當然就滿意我所給的待遇，滿意這一份工作，滿意有我這一個主人，那麼我這一個主人吩咐下來，他們就得聽從我的吩咐，何況……」張虎侯一頓。「我只不過邀請他們參加一個宴會。」

「賈仁義又如何？」

「賈仁義雖然不是我的下屬，但一樣非到不可。」

「爲什麼？」

「今晚你就會知道。」

「這個宴會我也有一份？」

「還少不了你的一份，你還未替我拿下姦殺我女兒的兇手。」

「你還準備邀請什麼人？」公孫接突然插口。

「你！」

「這件事好像與我無關。」

「對那隻畫眉鳥你難道已失去興趣了。」

「你目的並不在那隻畫眉鳥。」

「那隻畫眉鳥到時亦會出現。」

公孫接的一雙眼立時發了光。

「已經到碧玉齋了。」張虎侯好像現在才知道馬車已經停下。「每當解决一件大事之前，我總喜歡盡量放鬆一下身心，馬車出門的時候，我已吩咐家人預備醇酒佳肴，接來怡紅院的歌女，怡紅院的歌女多名滿洛陽，少了一顆珍珠，無疑失色很多，但如果不太苛求，亦未嘗沒有可觀之處，可聽之處！」

「醇酒佳肴，輕歌曼舞，連我也開始動心了。」公孫接一雙眼更亮，側身拉開車門。

果然已到了碧玉齋。

馬車停在碧玉齋前院之內，大堂之前。

院子寬闊得簡直可以奔馬，大堂更就規模崇閎，氣象巍峨。

大堂兩側，紅粉兩行，都是年輕貌美的女孩子。

張虎侯入眼一笑。「怡紅院的小姑娘果然來了。」

那個中年人應聲現身馬車門外，一揖手幾乎到地。「回老爺的話，老早就來了。」

「好！」張虎侯舉步跨出車廂。

車廂之外，除了那個中年人，左右一字排開最少有二十個家丁在旁聽命。

風刀一樣吹拂，雪雨一樣飄飛，這些人在風雪下等候，連一聲埋怨也沒有。

公孫接是第二個跨出車門。

「好大的風，好大的雪！」他一縮脖子，看樣子就好像要縮回車內。

張虎侯想聲問：「公孫大俠來自江南？」

「我家在江南。」

「江南比這裏如何？」

「好多了。」

「一入了廳堂，公孫大俠不難就有回到江南三月之感。」

「這好像神話。」公孫接一拂衣襟掃下了雪花幾片。

× × ×

並不是神話。

江南三月，鶯飛草長。

這裏，雖然沒有長草，但却有波斯地氈。

地氈幾乎有整個廳堂那麼寬闊。

怡紅院羣鶯正飛舞在地氈之上。

地氈四角燃燒着老大的火盤。

烈焰飛揚，堂中這一份溫暖簡直就更勝江南三月。

公孫接敞開了胸膛，仰臥在地氈之上，身旁一個精緻已極的盤子，盤子之上滿是精美已極的酒菜。

他左手盤子嘴巴之間來來往往，右手壺酒也儘向嘴巴招呼。

「我現在只希望有多一隻手。」他居然有時間說話。

「幹什麼？」沈勝衣就在旁邊，那樣子與公孫接似乎並沒有多大分別。

「拿扇子。」公孫接大大的灌了一口酒。「再下去，我就要變成一隻鷄，一隻剛從熱湯裏撈上來的鷄。」

張虎侯一側大笑。「你這樣說，我這裏簡直就江南六月，不是江南三月了。」

「這裏本來就不像江南三月。」

「哦？」

「江南三月，燕語鶯歌，這裏雖然一樣鶯鶯燕燕，聽來聽去就只得三隻公牛在叫。」

「我嗓子一向不錯，你怎的聽出牛叫來了。」沈勝衣一副不服氣的樣子。

「我幾乎忘記了這件事。」張虎侯笑的更大聲。「怡紅院的女孩子本來就不是只懂得手舞足蹈的。」

這句話出口，一個女孩子就一笑回頭。「張大爺要我們唱什麼？」

張虎侯若有所思，笑聲忽一歛。「曾瑞卿的罵玉郎過感皇恩採茶歌你們可懂得？」

「張大爺要聽的是那一節？」

「這裏雖然溫暖的一如江南三月，畢竟已入多，就多一節好了。」

怡紅院一衆歌女舞姿齊變，合聲同唱……

彤雲黯黯冰花放，梅撲簌絮顚狂……

情感傷，難抵當……

漫神勞意攘，空腹熱腸荒，

何曾忘，愁萬縷，淚千行，

掩空堂，鎖餘香，

消疏景物助凄涼，梅竹無言成悶黨，

心情懷恨入愁鄉……

「愁鄉不如醉鄉好，心情懷恨入醉鄉！」

張虎侯接口大笑，大笑中一壺酒盡倒在嘴裏，

反手將空壺擲出！

砰的酒壺照壁上片片碎裂！

照壁上掛着的一張魚鱗紫金刀亦給震飛，飛落在地氈之上，張虎侯的左手之前。

張虎侯握刀在手，拔刀在手！

火盤中飛揚，火閃亮。

刀斜映火光，比火光還要閃亮！

水軒羣英會　火海一劍飛

火盤中飛揚，火閃亮。

刀却在鞘內，刀光亦埋在鞘內。

張虎侯左手握刀在手，右手並沒有拔刀在手，右手只是按在膝上。

刀本在衣衫之內，張虎侯盤膝榻上坐下，刀才露出，刀才握在他的手中。

一見到張虎侯帶刀在身，握刀在手，顧橫波的面色就變了。

雪衣娘的面色並不比顧橫波好看。

他們兩個人最少已有五年沒有見過張虎侯帶刀在身，握刀在手。

這件事賈仁義雖然不知道，張虎侯，雪衣娘，顧橫波三個人的神情入眼，亦推測得到可能有事發生，大概影响所及，就連他的面色也好像變得有些不自在了。

公孫接最喜歡本來就是笑，但現在一張臉亦已拉緊一隻手並不知何時已緊握在劍柄上。

這一個動作，本來已經緊張的氣氛立時又彷彿緊張了三分。六個人之中，似乎就只有沈勝衣的面色比較正常，他的左手沒有在劍柄之上，右手亦只是抵着小几，斜托着半邊腦袋，那雙眼半開半閉，就好像還未全醒，隨時都還有可能再醉倒地上。

他總算還可以辨得出眼前來了多少人，來了什麼人，總算知道張虎侯並沒有吹大氣。

傍晚時分他們三個人才乘馬車離開碧玉齋，路上張虎侯才發出請柬，但馬車才來到飛夢軒，就看見虫二閣的香車寶馬隨後奔來。

他們才進入飛夢軒，坐下不久，賈仁義亦飛馬而來。顧橫波當然一早就在飛夢軒等候。飛夢軒的主軒更寬敞，但兩個火盤之外還添多兩個火盤，再加上一張綉榻，七個軟墊，八張几子；這主軒似乎也是剛好够用。

張虎侯盤膝綉榻之上，七個軟墊的五個坐了沈勝衣，公孫接，賈仁義，雪衣娘，顧橫波，還空着兩個。

軟墊多少是出自張虎侯的主意。

這看來，他邀宴的一共是七個人。

已到五個，還差兩個。

誰都想知道還有的兩個是誰；沈勝衣公孫接也不例外。他們兩個人淸楚記得張虎侯一路上就只是發出了兩張請柬一個口令。

口令是管家的那個中年人送出，只不過吩咐顧橫波飛夢軒準備主軒宴客。

兩張請柬一張雪衣娘，一張賈仁義。

這加起來，只是六個人。

現在還有兩個軟墊留下。這兩個軟墊莫非就是預備給那兩隻畫眉鳥？

一想到畫眉鳥，公孫接精神又一振。

軒內溫暖，軒外寒冷。

門還是大開，門外望出去，一片昏暗，就漣漫天雪花，斜映火光，也只是灰樸樸顏色。

張虎侯望着昏暗的天空，望着飛落的雪花，倏的一笑。「風寒凜冽，門外站着的兩位何不進來？」

兩個矮矮胖胖的人應聲出現在門外。

江魚，徐可！

「我們正等候大爺吩咐。」江魚徐可一躬身。「敢問大爺今晚是要什麼酒？什麼菜？」

「酒菜且慢，給我進來。」

「大爺吩咐，豈敢不從？」江魚徐可兩個相繼舉步踏入軒內。

「這才是，將門給我關上，莫教風吹冷了火盤，吹僵了手脚。」

「是。」江魚徐可挺着肚子，笨拙的好不容易才將門關上。

「坐！」張虎侯旋卽一擺手。

江魚徐可一怔。

「這兩個軟墊本來就是給你們預備的。」

江魚徐可又是一怔，連聲不敢。

張虎侯一笑。「我又不是楊大手，你們又何須怕我？」

這句話入耳，江魚徐可當場變了面色。

雪衣娘，顧橫波的面色亦跟着一變再變。

賈仁義好像也不例外。

張虎侯却似乎並沒有看在眼內，隨又說：「楊大手的空手入白刄功夫江湖中幾乎已無人能及，你們是他的徒弟也好，子侄也好，江湖上多少相信也有一些名氣，我總不成讓你們站着說話。」

「我們是他的師弟！」江魚徐可忽然一聲悶哼。

「這我更不敢怠慢，坐，請坐！」

江魚徐可一咬牙，大馬金刀的在軟墊上坐了下來。

「好，很好，人總算到齊了！」張虎侯放聲大笑。只有他一個人笑。

獨酒無味，獨笑同樣無趣，所以很快他就收住了笑聲。賈仁義第一個忍不住開口問：「張兄請我到來，未知有何指教？」

「指教不敢，相反，我這位張兄還有事要請教！」

張虎侯這邊話口未完，那邊顧橫波已急不及待的接口問：「我們這方面，大爺又有何吩咐。」

「吩咐？我還能够請得動你們，已經很心滿意足的了。」張虎侯連聲冷笑。

「大爺的這樣說？好歹我們都是大爺的屬下，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大爺不妨直說出來，也好教我們知道。」顧橫波一個頭幾乎已垂的低過胸膛。

「你們早已知道，不知道的只是我這位大爺。」張虎侯還是冷笑。

「大爺這是指那一件事？」

「你還要問我？」

顧橫波點頭。

「雪衣呢？」張虎侯轉顧雪衣娘。

「我也是這個意思！」雪衣娘同樣頷首。

「你們眞的要我說出來？」張虎侯一雙眼霍地暴睜。

「還是大爺說出來的好。」

「這也好！」張虎侯話聲陡寒。「昨夜我的女兒死在飛夢軒這裏？」

雪衣娘顧橫波甚覺惋惜的同聲輕歎。

「從種種跡像看來，兇手顯是畫眉鳥！」

賈仁義嘴角一下抽搐。

「畫眉鳥做這種事已經不是第一次，難得一直都逍遙法外，這除了怪我們洛陽的官府無能，被害者的親屬未盡全力，亦難辭其咎。」

公孫接聽到這裏，兩條眉毛就飛了起來。

張虎侯的目光正落在公孫接面上，接着又道：「珍珠一個歌女，無可奈何，公孫大俠也人地生疏，胡嫣一事亦可以說是有心無力，至於我們的賈仁義大爺，如果也無可奈何，也有心無力，那就說不過去了。」

「賈家九十九劍已全部動員！」賈仁義歎了一口氣。

「這麼說，是誰也怪不得誰，只怪那隻畫眉鳥太過厲害！」張虎侯一笑，「我也知道那隻畫眉鳥厲害，所以事情一開始，我就跟沈大

俠私底下商量好，設辦法引誘那隻畫眉鳥自行現身，自投羅網！」張虎侯居然懂得顧全沈勝衣的顏面。

沈勝衣那邊聽着，一張臉已在開始發紅。

公孫接飛起的兩條眉毛一落，看樣子似乎想笑，只差在沒有笑出來。

其他的人臉色又變了。

「沈大俠一夜之間就破了十八件刦案，拿下了應天府那隻白蜘蛛，武功不用說，頭腦的靈活，放眼天下，眞還找不出幾多個？」

好高的一頂帽子。

沈勝衣一個頭幾乎抬不起來。

張虎侯借咳清了一下嗓子，接下去。「有這樣的一個人插手，我若是畫眉鳥，少不免也得大吃一驚，少不免也得大傷腦筋！

「最好的辦法，當然就是趨吉避凶，溜之大吉，其次與其被動，莫若就先下手爲强！

「很可惜，最好的辦法對我們那隻畫眉鳥來說却是最壞的辦法，一個人落地生根，開枝散葉，要他遠走高飛，簡直比要他的命還困難，那就只有先下手爲强了！

「先下手爲强就得出面出手，我若是暗中監視沈大俠左右，那隻畫眉鳥不出面出手猶可，一出面一出手，就得落在我眼中手中！

「沈勝衣本來有他自己的一套辦法，但比較起來，還是我這個辦法來得迅速，來得有勁，所以沈勝衣大俠也就接納了我這個提議，他在明，我在暗，只等那隻畫眉鳥上釣！

「我還怕那隻畫眉鳥不知道，連隨就教人散播消息，好讓沈勝衣經已插手這件事的消息迅速的傳佈城中任何的每一個角落，然後我就只管監視在沈大俠左右！

「所以沈大俠前往飛夢軒！我在！

「畫眉鳥飛夢軒出現，我在！

「沈大俠錯追那隻會飛的畫眉鳥，我看在眼內！那隻不會飛的畫眉鳥藏身冰雪之中，只等沈大俠去遠才再現身，我看在眼內！

「這本來就是輪到我大顯身手，將那隻畫眉鳥手到拿來的時候，那知道我正想出手，我們的顧大老闆就來了！打架這方面，我向來就謙虛得很，旣然顧大老闆搶先出手，我也就樂得一旁看熱鬧，想不到我這一看，却看到了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

話還未說完，最少已有四個人面上發青。

顧橫波，賈仁義，江魚，徐可！

「飛夢軒酒菜第一，顧大老闆身爲老闆當然更不會錯過，一個人生活太過舒適，多少總會有影响，猶其練武之人，顧大老闆的身手已大不如前，但卽使不如，有楊大手的兩個師弟一旁押陣，畫眉鳥還是要倒霉！」

賈仁義歎息一聲，插口問一句。「你還看到了什麼？」

「顧大老闆撕下了那隻畫眉鳥幪在面上的白紗！」

「你當然亦看了那隻畫眉鳥本來面目。」

「簡直難以令人置信，所以到後來，知道了那隻畫眉鳥給追的走投無路，賈家大門前才擺脫得了沈大俠，我才敢肯定！」

賈仁義悶哼。

「父親姦殺女兒，不單止我，就換轉任何人，也會認爲這根本是沒有可能發生事情。」

賈仁義又一聲悶哼，突然說：「我一共有十房妻妾，三十三個兒子，六十六個女兒！」

「我一向佩服你有這種本領，羡慕你有這種福氣。」

「我十房妻妾中有九房心甘情願嫁我。」

「有錢人納妾本來就容易得很，喜歡做有錢人的妻妾的女人本來就不少。」張虎侯隨又問：「還有的那一房又如何？」

「幾乎要我費盡心機手段。」

「想不到你也有這種煩惱。」

「她就是柳眉兒！」

所有人齊都一怔！

沈勝衣不禁追問：「江南五大高手之一的那個柳眉兒？」

「就是那個柳眉兒！」

張虎侯搖頭。「你怎會喜歡那隻辣椒？」

「只有傻瓜才不會喜歡上她，我還不是個傻瓜。」

「這個女孩子脾氣雖然不大好，樣子的確非常漂亮。」張虎侯捋鬚一笑。「猶其是她的兩條眉毛，見過的人眞還是忘記不了。」

沈勝衣點頭，他也承認這事實。

他見柳眉兒雖然在五年之前，柳眉兒雖然經已入中年，一雙柳眉還沒走樣還一樣動人。

「我也是因爲那兩條眉毛才忘不了她，偏就她根本不將我放在眼內。」賈仁義雙眸一陣迷惘，思想一下子恍惚回到了他年青的時候。

「那時候我年少多金，手底下又不是沒有幾下子，相貌雖然差一點，也不致辱沒了她，何況男才女貌，我跟她正好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你自我陶醉的本領居然不小！」張虎侯大笑。「妻妾成行，風流成性，柳眉兒看上你才是怪事。」

「那時候我還沒有成家立室！」賈仁義一瞪眼。

張虎侯當場怔住。

「我只道精誠所致，金石爲開，却一任我如何，她還是不加理會，我幾乎要放手的了，那知有這樣的一天，她忽然判若兩人，居然還應承了嫁給我！」

「看來還是你本領。」張虎侯失笑。

賈仁義却在歎氣。「初時我也以爲是自己本領，但到我娶了她入門，才發覺有人比我還本領，早在我之前已在她的肚子裏頭放下了一個足有三個月大的賈如花！」

「這個比你還本領的人又是那一個？」

「她說是她的表哥。」

「眞的？」沈勝衣忽然問。

「假的！」

沈勝衣苦笑。

「她那位表哥據我所知就是大名鼎鼎的花花太歲！」

「平生好肥馬輕裘，老也荒唐，死也風流，不離金尊，常携紅袖，慣倚青樓的那個花花太歲？」

「正是那個花花太歲。」

張虎侯連隨又大笑。「那個花花太歲就是十個柳眉兒也留不住的。」

「這倒還罷了，誰叫我只就喜歡她一個。」賈仁義的眼中倏的好像有火焰燃燒起來。「那知道，閨房之內，床笫之間，她不是說那位表哥畫眉簡直第二個張敞，就是說她那位表哥那方面如何本領！」

「這就我聽見也替你生氣！」張虎侯一下收住了笑聲。

一個女人嫁了人還念念不忘前度劉郎的好處，那的確是任何一個男人都難以忍受。

「我生氣起來，一口氣娶了九房妻妾！」

「換轉是我也會這樣做的。」

「她們的肚子總算爭氣，一連替我生下三十三個兒子，六十六個女兒。」

「了得，這些兒女大概全都是你的了？」

賈仁義開懷大笑。「一個人第一次吃虧，第二次無論如何都會很小心的了。」

「你那一羣活寶的確是一個模子印出來似的。」張虎侯笑問。「柳眉兒居然由得你？」

「我就算聽她的，她也沒有時間管我，孩子一出世，她就忙着找花花太歲，一年之中，難得有多少天見到她的人，她的面，這我才知

道，她嫁我，不過要面上好看，想孩子有一個家。」

「你居然由得她。」

「那個時候我正在努力生孩子，恰好也沒有時間理會她。」

「她找着了那個花花太歲沒有？」

「花花太歲還不是那麼容易給她找着的，找着了亦未必肯讓她纏在左右，不過這樣在江湖上走動，倒給她闖出了個不大不小的名堂，這正好彌補她心靈上的空虛，亦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問題在她對於這方面越來越感興趣，人家不來找她，她也要找上門去，連言家門的掌門人也給她一劍剁翻，名堂當然就越闖越大，結果惹來了我們這位沈大俠，將她打跨了！」賈仁義嚥了一口唾沫。「說起來，這已是五年之前的事情，這一敗，她大概也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總算在家裏靜了下來！

「這一靜居然五年有多，我這個人年輕的時候也讀過幾本聖賢的文章，也知道有所謂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倒也沒有挑剔她，又豈知完全不是那回事，就在月前，消息傳來，花花太歲在揚州，她又要去找了！人心肉做，這一次她大概也感到過意不去，總算先與我說一聲！我這才服了花花太歲！

「我實在不明白以他這樣的一個人，居然會有那麼多的女孩子對他那麼痴心！

「這頂綠帽子本來就戴定的了，所以我倒也沒有所謂，那知道這一次她不單止一個人，還要帶走她那個女兒！」

「賈如花？」張虎侯插口問上一句。

「嗯！」賈仁義咬牙切齒。「她認爲這樣一定可以激發花花太歲的親情，改變花花太歲的心意，那就算她已經徐娘半老，只剩雙眉堪畫，花花太歲也不會再撵走她，我這才光火，這十多二十年下來，我幾乎已將如花當做自己的女兒了。」

「你當然不肯答應？」

「答應的是孫子！」賈仁義牙齦咬出了鮮血。「我厲聲拒絕，帶氣出了家門，只想尋個出氣的地方！」

「結果你走到那裏去了？」

「怡紅院珍珠的香閨！」

「哦。」

「珍珠不同怡紅院的其他歌女，一向賣技不賣身，留客不留夜，那時候我也知她已經休息，所以只好偷入去。」

「憑你的本領，這當然是輕而易舉的一回事。」

「我原意不過想聽她清唱一曲，消愁解悶，那知道我這個意思跟她說了，本來吃驚的她反而擺起架子上來，要撵我出去，這我才拔出劍來，這她才願意給我清唱一曲！」

「我想她就算再多唱幾曲也已難消你心頭怒氣！」

「所以索性將那股怒氣發洩到她身上！」

張虎侯歎了一口氣。「那麼畫眉鳥到底又是什麼回事？」

賈仁義笑了。「我開始不過因爲看到她那兩條纖細而動人的眉毛跟我那個老婆幾乎一樣，氣在上頭，只想剃掉它，誰知她竟將那兩條眉毛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要緊，要剃掉一個活人的眉毛實在麻煩，所以我乾脆給她一劍！」

「替死人畫眉自必然也比較容易。」

「我本來不想多此一舉，可是一個人沒有了眉毛，實在難看，連我也覺得有些過意不去，所以連隨又替她畫上。」

「怎麼你畫出了兩條白眉？」

「畫眉鳥眼上的不就是白眉？」

「你還未說到畫眉鳥到底是什麼回事？」

「這全是由於在她閨房的窗前掛着一籠畫眉，畫眉鳥畫眉，這麼精彩的題材，我當然不會錯過。」

「天才天才！」張虎侯轉又笑道：「聽說你那兩條白眉畫得並不好。」

「我已經很用心畫的了。」

「這之後又如何。」

「我的氣既然消了，當然就回家，幸好我回家及時。」

「哦？」

「那會子我那老婆正在替如花執拾好行裝，正打算離開。」

「她見了你當然大吃一驚。」

「吃驚的是我！」

「哦？」

「她還未開聲，如花居然第一個請求我讓她跟她的媽媽離開，好教他們夫妻父女團聚，我這才明白，她如花只是他人的女兒，她柳眉兒也只是他人的妻子！」

「你怎樣？」

「我沒怎樣，我只是側身讓她們離開。」

「這次柳眉兒總該大吃一驚了吧。」

「不單祇吃驚，還感激流淚。」

「你這樣的好人到底少見。」

賈仁義冷笑。「她的淚未免流得太早！」

「哦？」

「她轉身剛踏出房門，我就從背後給了她一掌，一掌竟就拍碎了她的心臟，連我也想不到自己的掌上有這麼驚人的氣力！」

「那麼賈如花？」

「她既然不是我的女兒，我那一刻想對她怎麼樣當然就可以怎麼樣！」

張虎侯只有歎息。「現場據講好像只有賈如花一個屍體。」

「柳眉兒的屍體如果也留下來與我原先擬定的畫眉鳥的行爲作風就會有所抵觸，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煩，這種麻煩我能夠避免爲什麼還要留下？反正她這個人一向失踪慣了，再失踪多一次也不會有人奇怪的。」

「你到底將她怎樣了？」

「要處置一個屍體，好像並不是一件難事，我家後院的池塘本來就够大，池塘裏頭的金魚本來就够多。」

張虎侯皺眉頭。「你就將屍體放在池塘底下。」

「你儘管放心，我從小就教導孩子們金魚萬不可吃，自己家裏的金魚也是用來看的，不是用來吃的。」

「嗯，你說話倒也坦白。」

「你既已知道畫眉鳥就是我，這說與不說都不成問題，說出來，倒落得一個痛快！」

「好一個痛快！」沈勝衣忽然插口。「我正想問你一件事情。」

「第一次見你我只知閃避，第二次見你我却要殺你這件事情？」

「嗯。」

「我失手被擒，給撕下幪面白紗，給知道本來身份，人家答應要我殺你，就替我守秘到底，你說我應該怎樣？」

「當然就是來殺我！」沈勝衣淡然一笑。「不過你一脫身，儘可以一走了之，憑你的身份，人家就算說出來，官府中人也未必相信，何況賈如花人盡皆知是你的女兒，你大可以振振有詞，直斥其妄。」

「連你也想到你以爲他們會疏忽了去？」

沈勝衣搖頭。

「我立單作保，還留下隨身寄鎖，你說我這還有什麼辦法？」

「好像就沒有了。」

「顧大老闆本來就是一個天才兒童，沒有十分把握他又怎會放我這隻畫眉鳥離開？」

「是顧横波叫你殺我？」沈勝衣瞪着顧横波。

顧横波一個頭好像還沒有抬起來。

張虎侯即時又問：「我說老賈，怎麼現在你又和盤托出？」

「我現在才知道洞悉我的秘密的人還有好幾個，你們當然不會替我保守這個秘密，以其這樣，我怎麼還要受他人要脅，反正都是一樣，何不自己痛痛快快的大幹一場！」

張虎侯連連點頭。

「你好像並不祇姦殺了珍珠，賈如花！」公孫接一旁突然插一句。

「嗯，還有一個獨行女鏢師胡嬌！」

公孫接的一雙眼立時發了光！「你這又爲了什麼？」

「胡嬌跟我那個老婆江湖上認識，聽說還是不錯的朋友，她鏢走大江南北，經過的地方比我那個老婆只多不少，所以我那老婆一直拜託她有空就替她打聽一下花花太歲的消息，這次花花太歲人在揚州的消息就是她送來的！」

「你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將她毀了。」

「要對付她實在不容易，當夜我實在費了很大的氣力！」

賈仁義這句話尚未說完，公孫接已拔劍出鞘，連人帶劍，飛了過去！他已忍無可忍！

賈仁義大笑拔劍迎上！

嗆啷的一聲，兩支劍半空相交，兩個人陡合又分！公孫接連隨又迫上，劍連隨又劈下！一口氣也不知道他劈出了多少劍！

這一次他好像沒有計算，一支劍施展的比對付沈勝衣的時候最少快了一倍！

劍本來無命，人現在也已亡命！

似乎只求一劍砍殺賈仁義，賈仁義就算同時可以搬掉他的腦袋他也已不在乎！

賈仁義這才吃驚，脚一頓，人從劍網中倒穿而出，砰的撞飛一扇窗戶，倒翻了出去！

公孫接人劍緊追着穿窗飛出軒外！

咆哮聲，金鐵交擊聲，立時軒外响起！

張虎侯却連一眼也沒有望上一眼，兩隻眼瞳，兩道目光就落在顧横波面上，一瞬也不一瞬！眼瞳火一樣輝煌，目光箭一樣銳利！

顧横波不知何時已抬起頭來，回望張虎侯，他的目光同樣一樣銳利，他的眼瞳却是冰一樣冷酷。

張虎侯第一個開口，只是一聲稱呼，語聲急速，激厲。「顧大老闆！」

「張老爺子！」顧横波的語聲相當响亮。「賈仁義那隻畫眉鳥的事情總算已告一段落，現在應該開始解決我們之間的事情了！」

「你打算怎樣解決？」

「我先要問清楚幾件事情。」

「請問！」

「賈仁義那隻畫眉鳥沒姦殺我的女兒？」

「沒有！」

「姦殺我女兒是那隻畫眉鳥又是那個？」

「你認爲是那一個就是那一個。」

「你還有所顧慮，還不願意說出來？」

顧横波沒有作聲。

張虎侯也不追問下去，目光轉向江魚徐可。「兩位是楊大手的師弟？」

「我們剛才已經表明身份。」江魚的語聲比顧横波更响亮。

「我與你素未謀面？」

「如果經已謀面你早就已經認出我們。」

「兩位當然與我並無仇怨。」

「的確沒有。」

「兩位到這裏也不會是楊大手的主意。」

「正是我們師兄的主意。」

「哦？」張虎侯一怔。

「你做的是珠寶生意，我們師兄做的也是珠寶生意。」

「碧玉齋的珠寶甚至可以說大部份是你們師兄替我採購回來，在珠寶生意這方面，我與你們師兄本來就是最佳的一對搭擋，他並沒有欺騙過我，我同樣亦沒有欺騙過他，錢銀方面，交代清楚。」

「所以我們師兄才奇怪，他所得的利潤與你所得的利潤應該相差無幾，可是他混來混去，在陳留縣城也只是一個二流角色，你却竟在洛陽混出了一個第一財主，這十年下來，你的財產最少比他多出了好幾十倍。」

「我懂得如何活動金錢，我肯動腦筋，他不懂，他不肯，所以我混了一個第一，他混來混去也只是一個第二。」

「不是不肯，只是不懂，所以我們師兄一方面佩服，一方面想向你請教，只可惜你張老爺子不肯就是不肯。」

「我那種生意連我自己的女兒我也要保守秘密，不想給她知道。」

「因此師兄派來我們兩人暗中調查。」

「我們這一調查才發覺——」徐可隨即接下去。「我們張老爺子除了珠寶生意，私下還經營賭場，酒樓，妓院！」

「這也是一個秘密。」張虎侯滿面疑惑。

「碧玉齋，落月堂，飛夢軒，虫二閣齊名洛陽，我們要調查，當然就得從落月堂，飛夢軒，虫二閣這三處地方着手。」

「他們三人總不致於輕易相信別人，將這秘密隨便透露外人知道。」

「難就難在這裏了，好在我們初來時並沒有掩飾自己的身份，第一個又是碰上顧大老闆，正好顧大老闆也知道我們師兄與你張老爺子珠寶生意一向有來往，說話就多了。」

「我也知道這個人一張嘴封不住，如果有毛病一定出現在他身上。」張虎侯輕嘆。「楊大手知道了這秘密又如何？」

「我們師兄一方面大感訝異，一方面却又大感興趣。」

「他在陳留開了多少賭場，多少妓院？」

「一問也沒有開。」

「哦？」

「陳留不同洛陽，這三樣生意做的並不大，也早已有人大費心機，只可惜費盡心機也弄不出什麼來。」徐可語氣一重。「洛陽才是豪門巨賈集中的地方，所以我們師兄也只想在洛陽打主意。」

「打我的主意？」

「創業維艱，有現成的可做當然是做現成的好！」

張虎侯冷笑。

「剛好你的兩個屬下也正感到替人工作不是味道，最好還是自己做老闆，自然而然，我們就合成了一夥。」

「楊大手雖然手大，胃口原來並不大。」

「不大，只要碧玉齋，落月堂已經心滿意足，我們師兄除了珠寶之外，最感興趣的就是賭博。」

「這兩個屬下我知道是那兩個了。」

楊大手只要碧玉齋，落月堂，剩下來的就是飛夢軒，虫二閣。

這兩個不是顧横波雪衣娘又還是那兩個？

徐可並沒有停下，接着又說：「合我們之力，要放倒你並不難，可惜放倒你我們亦未必能够得到你的產業。」

張虎侯笑了。「那四場地我早已買了下來，地契是我張家所有，你們就是將我放倒，飛夢軒，虫二閣，落月堂，碧玉齋都已由你們經營，我張家的後人還隨時可以收回，隨時要你們滾蛋。」

「那四個地方實在無與倫比，洛陽城中多

的是酒樓，賭場，妓院，珠寶店子，就因爲地方比不上你才給你壓了下去，沒有了地方，我們有本領也沒有用！」

「地契在我手中，寫的是我的名字。」

「第一步非要取得你那些地契不可！」

「憑你們能够？」

徐可一搖頭。「對你這根本沒有可能，對你的後人，這就難說了，你不能，我們就轉向你的後人着手！」

「金鳳？」

「你只有金鳳一個女兒！」江魚接口。

「她會把你們放在眼內嗎？」

「憑我們這副尊容，他放在眼內才是怪事，好在我們之間還有一個美男子，以他的經驗，以他的手段，要獲得一個未經世面的女孩子的芳心，還不是一件難事。」

「你們成功了？」

「本來是可以成功的了，一個女孩子連身子都已交出去，還有什麼不可以拿出來？」

砰的一聲，一張几子在張虎侯拳下粉碎！

× × ×

火焰又在張虎侯眼中燃燒起來。

沈勝衣眼中也好像有火焰在燃燒。

一個未經世面的女孩子。

張虎侯雖然卑鄙，這些人比張虎侯還更卑鄙！

「只可惜我們疏忽了一點！」江魚居然也嘆了一口氣。「她竟是完全不知道這些事情，首先她就不相信她老子是這樣的一個人，要回去問一個清楚明白，我們就完了，當然我們不能讓她回去。」

「所以你們殺了她？」

「我們本來只想拿住她，也好當做人質，轉頭向你要脅，可是她的武功實在太好！」

「你們殺了她之後就嫁禍畫眉鳥？」

「她不像賈仁義的老婆，賈仁義的老婆可以一去無踪，她一失踪，你不將整個洛陽倒翻過來才怪！」江魚又嘆了一口氣。「要命的是她當日進入飛夢軒有幾十個人知道，我們實在沒辦法同時找出這幾十個人，同時殺死這幾十個人，那就只好殺死她了！」

「你們居然有辦法騙她到飛夢軒？」

「連身子我們那位美男子都可以弄到，要將她請來飛夢軒，簡直比吃白菜還容易，再說一個女孩子將身子交了出去，也想知道對方要將自己怎樣！」

「好！好！好！」張虎侯氣得面也白了。

「並不好。」又是江魚接口。「這件事推到畫眉鳥身上本來就可以告一段落，大不了我們從頭做起，誰知道邱老六曹小七那兩個混賬王八蛋找出了一個沈勝衣！」

徐可也自搖頭。「沈勝衣一夜智擒白蜘蛛，這件事早已人皆盡知，這位沈大俠在江湖上的名氣更是大得嚇死人，我們實在不知道他會用什麼辦法，在什麼時候，將我們找出來，以其等他找上門，到不如先下手爲强，又豈知這一來正中你的詭計！」

張虎侯好不容易平靜下來，轉又問：「你們怎麼將他請到虫二閣？」

「雪大姐心思比較愼密，我們一時又想不出其他辦法，所以將他暫時請到虫二閣，也好教雪大姐知道一聲！」

「你們飛夢軒綉榻上留下那隻金扣已經是很好的一個辦法了。」沈勝衣忍不住開聲。「只不過那是第一步，第二步却是由雪衣娘繼續下去。」

「我早知你是一個聰明兒童！」雪衣娘悶到這下終於開聲。

「你早就接到他們的通知？」

「我早就知道你會到來！」

「你的吃驚是假的？」

「你以爲是眞的？」

「如果不以爲我就不會去找滿天星，你到底在我和滿天星之間安排了什麼？」

「我只不過教人送他一封信。」

「信上寫了些什麼？」

「只不過說你已經知道他在苦練一種暗器準備對付你，這我並沒有說錯。」

「還有？」

「我說你已到來洛陽，今午就去找他。」

「還有？」

「我說你並不希望再有這種事情發生，所以你想留下他的一隻右手。」

「怪不得！」沈勝衣恍然大悟。好一個一石二鳥之計！」

「我知道他寧可送你一條性命不肯送你那隻右手！」

沈勝衣點頭。

「我也知道他是氣量怎樣狹隘的一個人，一定會相信我的說話，一見到你一定恨不得將你打成一隻刺蝟。」

沈勝衣一聲長嘆。「我也不知道應該怒你還是謝你，今日我不去找他，三個月之後他來找我，我可能就死定了。」

「這豈非我救了你？」

「可以這樣說。」

「這你當然不好意思向我出手了。」

又是一聲長嘆，這一聲却是發自張虎侯的口中。「他根本不用出手。」

雪衣娘媚眼一瞟。

「我出手！」張虎侯右手握住了刀柄。

雪衣娘反而笑了。「我也聽說張老爺子懂得一手好刀法，只可惜一直沒有機會見識。」

「現在機會豈不是來了？」張虎侯長身而起。「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皆不毒，最毒婦人心，這一切計劃，想必是完全出於你手。」

「張老爺子這就說差了。」

張虎侯不答，轉顧顧橫波。「你年少無知，這件事倒也怪不得你。」

顧橫波點頭，居然一面感激似地。

張虎侯再又轉向江魚徐可。「你們兩個也並下太壞，一個人喜歡錢，才會去費盡心機賺錢，肯費盡心機賺錢的人將來才會有好日子，才會有輝煌的前途。」

聽口氣，他竟將這件事完全怪在雪衣娘頭上。

江魚徐可不由的當場怔住。

他們兩個一見張虎侯握刀起身，四隻手已經蓄勢待發，但現在，不知不覺已垂了下來。

雪衣娘這才變了面色。

張虎侯又嘆了一口氣，這一口氣還未吐盡，他人已怒獅一樣撲出，撲向雪衣娘！

這又是出人意料之外！

雪衣娘也算身手敏捷的了，手一翻，準備好的一雙飛霜劍立時出鞘！

張虎侯更快，雪衣娘飛霜劍才出鞘，他人已到了！

雪衣娘總算見識到張虎侯的身手，手中雙劍那裏還來得及脫手飛擊？

雙劍同樣來不及刺出，但高手到底是高手，只見她雙手一振，相連在雙劍之間的一條銀鍊就颼的飛起，激射向張虎侯眼目！

這一着也是出人意料之外！

張虎侯的右手竟然還是按在刀柄之上！

他的身形雖然够快，拔刀還是太慢！

現在他就算拔刀也來不及了！

後退同樣來不及，但他也未嘗不是一個高手，左手一翻，居然就連刀帶鞘迎了上去！

錚錚錚的三聲，銀鍊刀鞘上一撞」套一絞

，竟就以鍊上的一份巧力纏住了張虎侯的刀！

張虎侯要拔刀現在更就來不及了！

雪衣娘大喜，飛霜雙劍連隨刺出！

她喜歡得未免太早！

她雙劍還未刺到一半，一道刀光就已襲上了她的胸膛！

刀光暴閃，血光崩現！

張虎侯的刀，雪衣娘的血！

銀鍊才撞上刀鞘，刀已出鞘！

張虎侯拔刀之快就連沈勝衣也爲之震驚！

這看來他剛才並不是來不及拔刀，只不過剛才不想，現在才想。

現在才是機會！他懂得掌握機會！

雪衣娘也懂得，只不過她忘記了一點！

銀鍊繞着的只是鞘，不是刀！

她也實在喜歡的太早。

「你既喜歡這刀鞘，我就送了給你！」張虎侯說着左手放開刀鞘，右手却握刀更緊！

敵人未倒下，他絕不疏忽！

他知道疏忽的報酬往往就是死亡！

雪衣娘沒有理會，目光落在沈勝衣面上。

「我並沒有忘記，我這雙劍已用銀鍊連接起來！」她居然還笑得出來。

笑意才現出唇邊，刀鞘落地，雙劍落地，她的人也倒了下去！

沈勝衣苦笑。

張虎侯却在嘆息，嘆息着轉顧江魚徐可。「你兩個雖然還不太壞，但對我做出了這些事情，如果我就此讓你們離開，倒教楊大手看扁了，以爲我怕了他，也罷，你們兩個就給我各自留下了一條左臂好了！」

語聲陡落，刀已出手，一刀就劈向江魚左臂！刀很快，江魚却很鎭定。

楊大手空手入白刃的本領既然天下第一，他的兩個師弟就算不是天下第一，排個天下第二大概也總可以的了。江魚所以很鎭定。

張虎侯這一刀也正合他的心意。

這一刀只要劈下，他的左手自然會就勢一沉，讓開刀勢，右手再一翻，應該就可以將刀背揑住，就算揑不住這一個躭擱，徐可一旁應該可以一擊得手！他並不擔心徐可，他知道只要他出手，徐可必然會同時出手。

他們兩個人這已不是第一次合作。

刀果然劈下！

江魚一沉左手，果然就將刀勢避開，一翻右手，果然就將刀背揑住！

徐可也合作得很，同時從一側撲上，一雙手向張虎侯腰脅上招呼！這兩處地方都是要害，都是很容易疏忽的地方！江魚是，徐可練的也是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一雙手既然可以入白刃，拆骨頭當然就更容易了！

張虎侯那一刀若是已盡全力，腰脅方面不難就疏忽了去，徐可那一擊若是得手，張虎侯那半邊身子只怕就得拆散！

張虎侯那一刀好像已盡全力！

徐可那一擊似乎應該得手！

「散！」所以他立即衝口一聲大喝！

張虎侯未散，徐可的一個身子却飛了起來，撞在水軒的一條柱上！

轟的整座水軒猛可一下巨震，幾乎沒有塌下！徐可一個身子應聲反彈開去，鮮血眼淚泉水一樣湧出，四肢落地已有些異樣，整個身子都好像散了！他的判斷其實並沒錯誤，張虎侯那一刀的確已盡全力，是有去無回之勢，只不過五指沒將刀握穩，江魚右手一翻不單祇將刀背揑住，整張刀也輕易從張虎侯手中奪去！

張虎侯整個身子就勢立時一栽！

這一栽，徐可的一擊就落空！

張虎侯右手連隨地上一按，左脚起虎尾，踢在徐可的脖下！這一脚就算沒有千斤之力，徐可也是死定了！

這一脚踢出，張虎侯整個身子就彈起，江魚的身子正好一旋，來到他面前！

江魚同樣已盡全力，這一刀輕易奪過，他整個人反而失去了重心，風車一樣打了一個旋子！一轉回來他就看到張虎侯一張面龐，連驚呼也還來不及出口，小腹上已吃了張虎侯的一拳！驚呼出口立時變了慘叫！

張虎侯這一拳的力道並不在那一脚之下！

「你們既然捨不得兩條左臂，那我就只好要你們的兩條性命！」他大笑！

一口氣殲滅三個仇人，他實在應該開心。

他並沒有忘記還有一個顧橫波，但他並不在乎。

他也並沒有打算放過顧橫波。

雪衣娘掌管的是一間妓院，是一個女人。

江魚徐可對洛陽根本陌生，對他知道的更少。四個人之中只有顧橫波一個曾經出入碧玉齋，有機會，有可能認識他的女兒張金鳳！

他也知道顧橫波是怎樣的一個人。

顧橫波的樣子也的確相當英俊，江魚口中的美男子，不是顧橫波又還是那一個？

這個人他反而放過了豈非笑話？

說話是另一件事，沒有方才的一番說話，江魚，徐可，雪衣娘，顧橫波四個不難同時出手，他應付起來一定吃力得多，手刃仇人的心願一定難以得償。

有了方才一番說話，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他根本就沒有打算放過任何人！

雪衣娘江魚徐可三個人的武功都在顧橫波之上，所以他先對付這三個人。

他並不在乎顧橫波。

他知道顧橫波有多少本領。

但他好像不知道顧橫波秘密買來了一樣暗器！到他聽見機簧聲響，猛覺得後背一陣刺痛，一陣麻痺的時候，已經太遲了！笑聲一刹那停下，他霍地轉身！一轉身他就看見顧橫波拿着一支圓筒，一面獰笑的望着他！

「好！」他左手反手一掃，掃下了七支藍汪汪的鋼針，右手反手一連最少點了自己九處穴道！

顧橫波的笑容更猙獰！「你對我這麼好，我對你怎能够不好？」

「唐門飛蜂針？」

「你一向眼光獨到！」

張虎侯閉上嘴巴，一張臉已在發青。

「江魚徐可不是那種材料，雪衣娘是一個女人，女人又怎能强姦女人，那件事當然是我幹的，你當然亦已想到，這你又怎肯放過我？方才那番說話動機何在你明白，我同樣明白，你聰明我亦非笨蛋，但我還是非常感激，要非你不是那麼的，我又怎會有這個好機會？」

張虎侯還是閉嘴。

顧橫波搖頭輕嘆。「你不作聲也沒有用，唐門飛蜂針上所餵的毒藥，非比尋常，你就算封住穴道，迫住毒氣，六個時辰之內休想將毒迫出，即使迫出，也得癱瘓上一頭兩月，我實在不忍心讓你受這麼大的痛苦。」

張虎侯一張臉由青轉白。

「昨夜我以毒藥，以利劍成全了你那個女兒，想不到今夜我要同樣成全你這個父親！」

顧橫波緩緩抽出腰間軟劍！

又一聲輕嘆！顧橫波應聲回頭！

「你好像忘記了一件事。」沈勝衣正在那邊輕嘆搖頭。

「什麼事？」顧橫波握劍右手青筋怒起！

「你似乎忘記了這裏還有一個我。」

「我沒有忘記。」顧橫波一笑。「這件事好像與你無關。」

「你又忘記了一件事。」

「哦？」

「送我一隻金扣，請我前去虫二閣的是那一個？」

「我！」顧橫波微喟：「這件事實在抱歉，幸好你沒有蒙受損失，而且你還得多謝我，否則雪衣娘也不會帮你那麼大的一個忙，三個月之後你就可能死定了！」

「哦？」

「這是你自己說的，所以或者你大概也不好意思跟我過不去！」

「你又有一件事忘記了。」

「這一次我又忘記了什麼？」

「你應該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

顧橫波一再歎氣。「這件事你管定了？」

「管定了！」

「就連現在我這一劍也要管？」顧橫波突然一劍向張虎侯刺了出去！

「管！」沈勝衣這一聲出口，人已落在張虎侯身旁。

他劍已拔在左手，却並沒有刺出，也根本用不着刺出。

顧橫波那一劍根本就是虛招，劍刺出一半，他人已凌空一個倒翻，沈勝衣才落到張虎侯身旁，他已連人帶劍從徐可撞開的那一個窗戶飛了出去！

沈勝衣馬上轉撲窗前！

他人才撲近，軒外已傳來顧橫波一聲暴喝：「放箭！」

弓弦聲應聲暴响，一排燃燒着的羽箭颼颼颼的破空射到！

沈勝衣一怔，左手劍急展，三支火箭才飛入窗口就已被他擋了出去！

未射入窗內的火箭他却不擋了！

篤篤篤的一陣亂响，窗外閃起幾團火光！

水軒周圍同時篤篤連聲，火光閃動！

賈仁義撞開的那一窗戶亦同時飛射入五六支火箭！

軒內立時多了好幾處火頭。

沈勝衣這才大吃一驚！

他偷眼窗外一望，只見雪地上不知何時燃起了一個個火盤，每一個火盤之旁最少都有五六個手執强弓，背負硬弩的大漢！

這水軒顯然已經給包圍起來！

顧橫波的大笑聲即時軒外响起。

好得意的大笑聲。

「現在你總該知道我一直就沒有忘記你這個人的存在！」顧橫波的語聲更大意！

沈勝衣不承認也不能。

「憑你的本領，你要衝出來大概還不成問題，大不了變成隻半燒猪，但軒內還有一個張虎侯，你這位沈大俠相信怎也不肯丢下他，一定要帶着他衝出來！」

沈勝衣心中長歎。

顧橫波居然看穿了他的心事。

四個人之中，最年輕的是他，最工心計的却也就是他！

「這如果讓你們衝出來，我就眞的服了你這位沈大俠，這一番苦心就算白費了我也無話可說。」顧橫波放聲大笑。「我在軒外已準備了一千張强弓，三萬支利箭！」

語聲陡落，又是一陣弓弦亂响火箭亂飛！

一千張强弓，三萬支利箭！

沈勝衣就連自己也沒有把握衝出去了！

他轉望張虎侯。張虎侯面上已無血色，突然開口道：「不要管我！」

語聲短促而微弱。

唐門蜂尾針果然名不虛傳！

他說不要管，沈勝衣更就非管不可。

做大俠本來就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他一個倒退，右臂將張虎侯挾在脅下，左手劍一挑，兩個軟墊呼呼的窗外飛出！

一飛出窗外，兩個軟墊就迅速變成了兩個火球，每一個軟墊之上最少揷上了十支火箭！

沈勝衣的一個頭幾乎大了十倍！

顧橫波的大笑聲連隨又响了起來。「你以爲我這一千張强弓，三萬支利箭是假的！」

「本來就是假的！」一個豪放的語聲突然打斷了顧橫波的說話。「我看你這裏最多也不過二百個人，就算每一個人都可以兩手開弓，加起來也沒有一千張强弓，三萬支利箭！」

大笑連聲隨暴發！

這個人的笑聲比顧橫波更响亮！

笑聲中驚呼慘叫突起！

沈勝衣連隨挾着張虎侯向着驚呼慘叫的那個方向撲出，砰的撞飛一扇窗戶，衝了出去！

一支箭也沒有向他射到，那個方向的弓箭手最少已倒下了一半！

公孫接拳劍齊施，剩下來的一半在他拳劍之下東倒西歪！

只聽笑語聲，沈勝衣已知道是公孫接，一飛出窗外，再一個起落，就落在公孫接身旁！

公孫接身旁的三個弓箭手立時像斷綫紙鷂一樣飛了出去！

「這三個本是我的！」公孫接大笑收劍。

沈勝衣也大笑。「你帮了我這麼大的一個忙，我總不能袖手旁觀！」

大笑聲未絕，兩個人周圍最少多了一百八十個大漢！這一百八十個大漢弓箭已在背上，手中却多了一張閃亮的長刀！

顧橫波就在一旁，軟劍一揮，猛喝一聲：「上！」

衆大漢正想上，公孫接突然又大笑起來。「這些人看不起我公孫接倒還罷了，連你沈勝衣沈大俠也不放在眼內，就連我見了也要替你生氣！」這句話出口，一百八十個大漢幾乎一半收住了脚步，最少有十八個退了開去。

顧橫波冷眼瞥見，連忙厲聲喝住。「沈勝衣也是人，雙拳難敵四手，我們二百張長刀還不是他抵擋得來的！」

「十三殺手也是人！」公孫接連隨接口。「十三殺手殺的人加起來最少有二千，但遇上沈大俠的兩手一劍，還不是一下子就完了！」

公孫接吹牛皮的本領居然也不錯。

沒有收住脚步的其他大漢又有一半應聲收住脚步，一百八十個大漢最少已退開了八十。

公孫接隨又道：「我公孫接的劍術你們總算見識過了，琴棋第一，詩酒第二，暗器第三，劍術第四，我的劍只是第四，暗器還在劍術上，我看你們一定想見識一下我的風鈴鏢！看暗器！」公孫接突然大喝一聲！

鈴聲叮噹，寒芒閃爍！

十二支風鈴鏢應聲飛出了公孫接左手，還在上前的大漢立時倒下了十二個！

所有人立時收住了脚步！

一百八十個大漢刹那退開了一百六十八個，剩下來的十二個都已傷倒在地上！

顧橫波並不是一個笨蛋，又豈會不知道現在大勢已去，他也想退開，但別人退容易，他一舉起脚步就發覺最少有兩個人，四隻眼在瞪着他！沈勝衣！公孫接！

公孫接還在笑。「這個人居然想走。」

沈勝衣也笑了。「別人可以走，他却是走不得的。」

「你動手還是我動手？」

「我動手！」

沈勝衣還未開口，已有人搶着先應！

張虎侯！

死魚一樣挨在沈勝衣臂彎的張虎侯應聲突然箭一樣標出，一掌切向顧橫波的咽喉！

這實在意外之外！

沈勝衣公孫接一齊怔住！

顧橫波同樣一怔！

他一直已在小心着沈勝衣公孫接，却就早忘記了張虎侯這個人的存在。

他正在想不到張虎侯還有氣力出手。

要命的一怔！

他連隨就聽到自己的咽喉上發出了一下奇怪的聲响，他却一聲也沒有就倒了下去！

一個人咽喉一斷，的確沒有可能再發聲。

張虎侯的一掌結結實實切在顧橫波的咽喉上！這一掌簡直就是他生平最得意的一掌！

他大笑，笑聲嘶啞而低沉。

笑聲才出口，他人已倒下，一張臉最少也白了一倍！沈勝衣急忙上前，一口氣最少點了張虎侯十八次穴道！

他這才回過頭來望了一眼公孫接，歎了一口氣。「想不到這老小子的性子比你還要剛烈，明知道這一來毒氣攻心，最少得在床上癱臥半年還是要親自出手！」

「就換轉是我，我也會這樣做的。」

沈勝衣搖頭，轉口問。「你將那隻畫眉鳥怎樣了？」

「這裏一起火，我就丢下他趕回來。」

沈勝衣有些感激。「你還沒有放倒他？」

「他的武功並不比我差。」

「海南劍派門下的高手也有幾下子。」

「但他也飛不掉的，他是什麼人，我已經知道，那就算遠走高飛，那就算我踏遍海角天涯，總會有一天將他再找出來！」

「你不必踏遍天涯海角，我還在這裏等你！」一個聲音卽時响起。

沈勝衣公孫接應聲回頭，就看到一個人站立在那邊九曲飛橋之上。

賈仁義！

就連公孫接也不由得當場怔住！

「你一定要親手殺我？」

公孫接目光暴閃。「這是最痛快！」

「殺多九十八個人當然就更痛快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三十三個兒子，六十五個女兒要是知道我死在你劍下，你就算不找他們，他們也會來找你，你就算不想殺他們，他們也要殺你，到頭來，你豈非還是非殺他們不可？」

公孫接一怔。

「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公孫大俠一定也明白這個道理，一定肯給我半日時間好好安排一下！」

公孫接點頭。

「明早你到我門前，我定給你個明白！」

「好！」公孫接毫不考慮就答允。

「快人快語，佩服佩服！」

「多等半日總好過踏遍海角天涯。」

「多謝！」賈仁義一聲多謝，轉身離開，頭也不回。

公孫接目送賈仁義風雪中消失。

沈勝衣却瞪着一羣人風雪中奔來。

當先的兩個赫然是邱老六，曹小七！

沈勝衣不禁大笑。「兩位大捕頭這次又來遲了。」

邱老六曹小七氣喘喘的走到沈勝衣面前。

「方才守城的兄弟報告飛夢軒這邊失火，所以我們趕來一看，想不到又在這裏遇上兩位大俠，未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公孫接一旁大笑接口。「我們兩個剛好與張虎侯聯手在這裏跟畫眉鳥一夥大打出手！」

「畫眉鳥！」邱老六精神大振。「畫眉鳥在那兒？又是那一個？」

「這是其中的一隻！」公孫接抬手一指倒在地上的顧橫波。「詳細的情形你最好問張虎侯，他只是中毒昏迷，總會醒來的，我們帮忙到這裏爲止，現在就只想去喝一杯！」

「兩位大俠這樣帮忙，那一杯我們還慳得了？」邱老六曹小七慌忙迎上。

「心領心領！」沈勝衣連連搖頭。「你們不再給我房間放屍體，讓我有一覺好睡，我已經很心滿意足的了！」

「豈敢豈敢！」邱老六曹小七不覺又垂下頭來。

× × ×

邱老六曹小七的確不敢，所以沈勝衣總算在房中好好的睡了一覺。

但一覺醒來，才將門打開，就有一具屍體在房門之外等着他！

賈仁義！

賈仁義一臉發紫，七孔流血，流出來的血已凝結，凝結成紫黑色的硬塊！

就算最沒有經驗的人應該知道賈仁義早已毒發身亡！

又一條死屍！

沈勝衣一聲歎息。

賈仁義的身旁就是賈老大，後面最少有三十幾個少年男女。

沈勝衣一打開房門，賈老大就迎了上來。

「沈大俠！」

「嗯！」

「家父今晨在我們面前服毒自殺！」

「哦？」

「遺言說是如花妹子的死他保護不周也有一部份責任，畫眉鳥雖死，他也難以消除心中的一份歉疚！」賈老大一面的悲哀。「我們想事情也許不會如此簡單，家父之死可能是出於被人迫害，所以我們趕來這裏，想請沈大俠帮忙我們調查一下，以沈大俠的精明，相信一定有辦法！」

沈勝衣又一聲歎息。「連父親親口的說話你們也懷疑？」

賈老大欲言又止。

「你們這個父親實在不錯，對你們也總算對得起了，這個擔子他擔了這麼多年，現在放下大概也不成問題，至於你們兄弟姊妹，以後也應該有一番作爲才是。」

賈家兒郎一時都將頭垂下。

沈勝衣也不再多說，負手走出房外，走出店外。

公孫接正等在店外。

「賈仁義服毒死了！」

「我知道。」公孫接點頭。「我今早才走到賈家，就看見賈家一家兒郎抬着他出來。」

「事情到現在總算告一段落了。」

「所以我到來向你辭行。」

「你準備回去江南。」

「嗯。」公孫接微喟。「這裏對我來說實在不適合。」

「天下烏鴉一樣黑，到處楊梅一樣花。」

「最低限度，江南現在總比這裏溫暖，你如果有時間，不妨也到江南走走。」

「總有機會的。」沈勝衣頷首。

「到時只要你給我通知一聲，無論刮多大風，下多大雨，走多遠路，我都去接你！」

「我要來一定揀一個沒有風，沒有雨的日子。」沈勝衣心中一陣溫暖，抬望眼。

天上沒有雪。

雲層中隱約還有一絲陽光。

無論如何，今日總比昨日溫暖。（完）

·小啓·

「神眼遊龍」作者由於身體欠恙，近數期來迫不得已暫停，現由下期起恢復刊出，敬請垂注，並致歉意。

·編者·

二期完俠情中篇故事

東方雄風·文
盧令·圖

魔劍（上）

武林腥風起

夜幕低垂，蒼穹中一片低沉的黑暗。

辰州的大街，冷清清，陰黯黯，森森寒氣，遠處野犬吠聲，此起彼落，時已三更天。

那種慘冷陰森，宛如把這個湘西小鎮辰州，變成恐怖的地獄。

驀地裏，遠遠的傳來，一串懾人魂魄的鈴聲，劃破黑夜的沉寂。

寒風凛冽，刮得樹梢瑟瑟搖曳。

家家窗簾兒緊閉，有被鈴聲驚醒的人更哆嗦着藏在暖暖的被窩裏頭，莫敢把眼兒往外眺望。

鈴聲越來越近，矇矇的夜色中，現出幢幢人影。

走近了，可以看清那是八個人。

爲首一人，是一位白髮披肩，臉形瘦削的老人，他左手拿着一隻高約三尺的收魂幡；右手輕搖驚魂鈴，緩步前進。

削瘦老人身材極高，一臉木然的神色，冷冷冰冰，陰陰森森，蒼白有幾分鬼氣，身穿一襲八卦法袍，足登輕快布靴，口中唸唸有詞，可怖的鈴聲很有節奏響起。

在他身後一字排開的是七個人，不，那不能算人，因爲那是七具死人的行屍。

七具行屍，高矮不一，身穿白布長衫，頭戴寬邊草帽，臉前垂掛黑色面紗，遮去臉形，衣背貼住一條黃色道符。

瘦削老人手中驚魂鈴搖一下，七具行屍就如殭屍一般，全身僵硬的蹦跳一步，那樣子叫人看了毛骨悚然。

江湖血雨飄

這就是湘西奇俗——趕屍。

有人客死異地，爲了把屍體運返家鄉埋葬，就請了趕屍的大法師，把屍體趕回家鄉安葬。

據說每位大法師都有很高的法術，一唸咒語，搖動驚魂鈴就能使屍體立起，跟着他前行。

鈴聲漸去漸遠，瘦削老人和七具行屍，已逐漸消失在大街的盡端。

倏地，一條人影，狸貓似地從屋簷上蹤落大街，他甫一停身，又飛快的向街尾奔去。

那條人影閃沒，立刻又有一縷白影，從原處疾逾鷹隼的追趕而至。

他站在街心，星目四眺，突地身形一幌，疾如流星的向街尾追去。

那份絕頂輕功，驚世駭俗，剎時追至街尾，轉過一條小街道，驀地詫異地一怔，已失去追踪的對象，却見前面鈴聲頻響，削瘦老人領着七具行屍正緩步前進。

那人一身雪白勁服，腰懸一柄古色斑爛的寶劍，劍眉星目，人長得英俊瀟洒，不過二十上下的年紀。

突地，白影閃動，白衣少年攔住削瘦老人的去路，臉現焦急之色，抱拳一揖，道：「驚擾法師，得罪，得罪！」

削瘦老人目眶深陷，雙眼無光，表情冷漠森寒的道：「尊駕有何貴幹？」

白衣少年急切的問道：「法師，可看見一位身形魁梧的大漢跑過去嗎？」

削瘦老人冷冷的道：「老夫一心趕屍，未曾留意。」

他身後七具行屍，彷彿木頭人似的僵立，紋風不動。

白衣少年目光落在七具行屍上，頓時心裏起了疑念，問道：「法師，可肯讓在下，瞧瞧背後七人的面目嗎？」

削瘦老人冷漠地道：「都是些孤魂野鬼，有什麼好看！」

白衣少年道：「在下懷疑有人混跡其間……」

削瘦老人輕叱一聲，打斷他的話，道：「胡說！」

白衣少年焦急之色，倏然一變，颼地一聲長劍出鞘，幻起一片寒光，道：「法師不依，莫怪在下用强了！」

削瘦老人道：「不行，尊駕讓開，莫誤了老夫的行程！」手中驚魂鈴輕輕搖動，舉步欲行。

白衣少年長劍一橫，擋住去路，道：「法師，別迫在下出劍！」

削瘦老人一怔，那張無血色的瘦臉，變得越發蒼白可怕了。

頓時，兩人形成僵持的局面。

白衣少年斜覷削瘦老人身後的七具行屍，他本不信鬼怪，更不信屍體居然還能行走，趕屍的說法，絕難信服，突然白影疾閃，他已躍到屍體之旁，長劍一揚，以劍尖去挑屍體臉前的黑紗巾。

削瘦老人厲喝一聲，阻止着道：「住手！」

白衣少年長劍停在半途，眉峯一聳，道：「你怕了嗎？」

削瘦老人臉色肅穆，深陷的眼眶，透出兩道烱烱寒光，反問道：「尊駕驚擾亡魂，就不怕招災惹禍，沾上邪氣嗎？」

白衣少年豪情干雲的道：「在下心地光明，怪力鬼神全然不懼！」心裏却想：「他已心怯，所以才阻止我去掀屍體的臉罩！」

越是這樣，白衣少年越要看個究竟。

削瘦老人冷冷的問道：「尊駕認爲這些行屍，有可疑的地方？」

白衣少年答道：「不錯，在下懷疑有人混在行屍裏面。」

削瘦老人又問道：「尊駕窮追不捨，那人到底何處得罪尊駕？」

白衣少年道：「他偷了在下東西。」

削瘦老人道：「錢財身外之物，尊駕何苦……」

白衣少年截口道：「不是錢財！」

削瘦老人意外的一怔，既而說道：「那必是一項很珍貴的寶物了？」

白衣少年道：「可以這樣說！」稍微一頓，突又改口道：「不，那是一粒藥丸，是用來急救一位垂死的人。」

削瘦老人問道：「那位垂死的人，必是尊駕的至親骨肉了！」

白衣少年臉現焦急的說道：「那是家父。」

削瘦老人輕哦一聲，重重的道：「太不該了，太不該偷去尊駕的藥丸，可惜那人並未混在行屍行列裏。」

白衣少年說道：「待在下察看一下便去。」

削瘦老人道：「尊駕如不怕沾惹邪氣，儘管請便。」說時，移身退了兩步。

這一着，完全出乎白衣少年的意料之外。

他正猶豫間，突然舉劍一抖。

驀地左邊小巷「蓬」地一响，有一團黑影，倒了下來。

白衣少年一怔，驟然挫手收劍，揚目看去，祇見一位身穿一襲黑色衣衫的魁梧大漢，栽倒地面。

他認出那人正是偷他藥丸的大漢，立刻長劍入鞘，向削瘦老人抱拳道：「法師恕罪，在下要找的人，就在這兒。」

削瘦老人冷哼一聲，轉身走去，搖動手中驚魂鈴，率領七具行屍，緩步行去，片刻間，消失在茫茫的黑色中。

白衣少年人挪身過去，扶起魁梧大漢，已是奄奄一息，急忙問道：「快說，你偷了我的大還丹呢？」

魁梧大漢受了嚴重的內傷，肺腑俱碎，微弱乏力的道：「我……我……」突地頭顱一垂，氣絕而亡。

白衣少年把他平放地面，雙手却往大漢身上搜索，找了半天，都沒有看到他失落的大還丹。

可是，却反而搜出一具精巧的珠盒。

那珠盒造得精緻可愛，是用高貴的檀香木製成，四週還坎着閃閃發亮的珠兒翠片。

白衣少年看了半天，不知裏面放着什麼東西，突然靈光一閃，忖道：「莫非他把大還丹，藏在裏頭？」

心念一動，伸手開珠盒。

忽然，一縷破空之聲，從背後襲到。

白衣少年連忙低身，抽身後退，躍出六七尺遠。

但見一位青衣少女手握五彩帶，宛然一道匹練似地，連連向他攻至。

白衣少年閃身後退道：「姑娘……」

青衣少女却不問青紅皂白，疾攻數招，嬌喝一聲道：「大胆賊子，納命來。」

她手中五彩帶，柔軟無比，可是在她手中使出，彷彿一條靈蛇，詭異無比的吐向白衣少年的面前。

白衣少年不由得勃然大怒，掣劍疾起，挑開襲來的五彩帶。他劍法高深，又快又疾，封住青衣少女手中的五彩帶。

可是，白衣少年無心戀戰，驀見他身形如風，長劍疾匝一圈，人已躍出丈外。

青衣少女却是柳眉含怒，罵道：「好賊子！」

白衣少年這時才看清對方，身着青色大風氅，黛眉柳目，檀香小唇，臉龐長得十分俏麗秀美，可是一雙清澈深邃的美目中，却透出重重的煞氣。

他抱劍而立，道：「姑娘，休要出口傷人！」

青衣少女雲髻高挽，左邊却戴着重孝，在含怒中，隱藏幾分悲戚，但見她抖動手中五彩帶，喝道：「罵你又是如何？」

白衣少年淡問道：「在下偷了姑娘什麼東西？」

青衣少女冷哼一聲，道：「人贓俱獲，猶想狡賴，看來我爹也必爲你所害！」

白衣少年看她越說越離譜，怔然又問道：「姑娘妳說什麼？在下深感不解。」

青衣少女一指他手中的珠盒，道：「

你偷了我們家的珠盒，還要裝蒜！」

白衣少年左手抛起珠盒，道：「這是妳的，拿去吧！」隨手丟去，返身走開。

青衣少女右手反抄，接住珠盒，擰腰一錯，撒開滿片彩帶，擋住白衣少年，道：「不把話說清楚，休想離去。」

白衣少年被她纏得無法，問道：「姑娘，意欲何爲？」

青衣少女喝問道：「你好大胆，敢偷走珠盒？」

白衣少年道：「珠盒不是在下偷。」

青衣少女冷哼一聲，美麗的臉龐陡地一變，道：「珠盒明明在你手中，還想賴賬！」

白衣少年解釋道：「珠盒是在下從那人身上搜出來的。」指一指丈外的魁梧大漢屍體。

夜色昏暗，青衣少女轉頭一望，祗看到一個人躺在地面，顯然已死。

「你殺了他？」青衣少女問。

白衣少年道：「沒有，在下追過來，就看到他受了重傷。」

青衣少女問道：「你追他幹什麼？」

白衣少年道：「這個在下沒有告訴妳的必要！」抱拳一揖道：「在下告辭！」

「你……」青衣少女要喊住他已經來不及了。

白衣少年輕如一縷炊烟，疾速的閃沒在茫茫的夜色，眨眼走得不見人影。

青衣少女一陣悵惘，移目注視手中珠盒，欣愉的道：「雙絕翡翠，我終於找回來了！」

啓開珠盒一看，不禁心頭大駭，驚住了！原來珠盒裏，空空如也，那還有什麼雙絕翡翠呢？

青衣少女一跺脚，罵道：「好可惡的東西，竟敢來騙我，挪身疾起已想追去。

她忽然看到地面的大漢，驀地返身飄了過來，睜目細看，不由驚咦出聲！

「三師兄！」青衣少女抱起魁梧大漢，心痛欲絕的哀叫着。

青衣少女强忍住淚，探手察看大漢的傷處，發覺是中了一種深厚的掌力。

突然，她撕開大漢的衣衫，露出寬厚的胸膛，在胸上霍然一記鮮紅的手印。

「血手掌！」青衣少女一聲驚叫，嚇得身軀微微顫動，道：「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殘酷的事實，却明明白白擺在眼前。

十年前，江湖上流傳着一句話：「南環北掌一聖劍」，那是形容三個武林絕頂高手。

南環是指「玉環老人」花天雨，他以一雙玉環，揚名江湖，從來沒有人在他的玉環下走過十招。

北掌是指「血手掌」宋鐵山，一雙血手掌已練到爐火純青地步，未逢敵手。

一聖劍是指「聖劍」莫羽，他的劍法之高之奇，睥睨江湖，據說他一出劍，可以將飛翔中的蚊子，劈成兩半。

這三個人，皆是江湖奇人，性情縱使怪癖，却不隨便仗技傷人，因此贏得黑白兩道的讚美與由衷的欽佩。

是次，青衣少女乍見血手掌，根本就不相信，血手掌宋鐵山會出手去殺傷一個後生晚輩，她的三師兄「草上飛」石磊。

但擺在眼前的事實又叫她怎能不信？

青衣少女悽楚的道：「宋鐵山，你爲了奪取雙絕翡翠，不惜下手殺一個晚輩，太可惡了！太可惡了！」說到最後，竟自傷心的落下淚珠。

×　×　×

迎春酒樓，雖然設在辰州鎭的西角落，可是依然座上客常滿，生意興隆。

祗因爲這兒，菜好酒更醇，掌櫃的待人和善，招呼得又殷勤。

還不至晌午時分，迎春酒樓已是座無虛席，滿室嘉賓。

可是恁地也怪，滿座嘉賓，有些客人還站着等着，却有兩桌，桌上單單祇有一個客人沒有人敢挨近點兒與他同桌共飲。

先說裏頭那桌，是一位削瘦老人，身穿法袍，一眼就可看出是位趕屍的法師，長長的白髮披肩，一張慘灰灰的冷陰臉，毫無半絲人氣，倒有幾分鬼氣。

人人怕沾了邪氣，避得遠遠的，倒還可說。

外頭這一桌，是一位白衣少年，長得相貌俊秀，那份脫俗高雅，使人相形見穢，自覺不配與他同據一桌。

白衣少年却不管這些，兀自淺酌慢飲，但他一雙亮若晨星的眸子，不時的掃向削瘦老人的身上。

削瘦老人木然的，一舉一動都十分刻板，左手持盃，右手挾菜，慢吞吞的飲食，對滿室喧擾，彷彿不聽不聞的樣子。

白衣少年冷眼旁觀，忖道：「看你能裝到幾時？」他也以閒情逸緻的心情飲起酒來。

嘈雜聲中，忽聽夥計厲叱一聲，道：「滾滾滾！咱們這兒可不是施善堂！」

白衣少年揚目望去，已見乾瘦矮小的賭老頭，拄着一根手杖，手持一隻酒葫蘆，低聲的向夥計求道：「小哥，你就行行好，再賒我賭老頭，一壺酒罷！」

看他穿着一身襤褸，人長得又瘦又矮，恐怕全身沒有三兩肉，眼睛又瞎了，臉上有兩處疤痕，乾癟的額有重重的皺紋，臉皮就像風乾橘皮，又糟又老。

夥計揚手道：「去去去！上次已賒了你一壺酒，到現在一個蹦子也沒見還，還想來賒，不用想！」

「小哥！你可憐可憐我賭老頭，酒虫又患了，鱉不住，才……」賭老頭顫抖着瘦小的身軀，連話都說不下去。

「滾開！」夥計往他身上一推，道：「說不行就不行，別嚕嗦！」

賭老頭瘦小的身子，豈經得起他一推，蹬蹬的退到門口，差點兒跌倒。

但酒虫已在肚子發作，賭老頭拄着手杖，又走上前數步，哀求道：「小哥，請你再賒我一壺過兩天把欠的銀子還你！」

夥計冷哼的道：「呸！等你有了銀子再來吧！」說時又伸手去推他。

他的手還沒觸及賭老頭的身子，已被另外一隻手緊緊的箝住，不由悚然而驚，已見白衣少年冷冷的道：「沽酒給他！」

夥計連聲道：「是是，少俠！」取過葫蘆轉身去沽酒。

白衣少年道：「老伯，如有雅興，我們共浮一白如何？」去拉賭老頭的手。

賭老頭一縮手，閃開了，道：「不，不，多謝相公。」

夥計送上酒來，賭老頭接過葫蘆，仰起頸子猛飲，咕嚕咕嚕一下子喝掉大半。

白衣少年笑着道：「老伯，你盡量喝光。」轉臉向夥計吩咐道：「再給老伯沽一壺酒，外加一斤牛肉，半隻燒鷄，五個大饅頭。」

賭老頭很快的把酒喝完，將葫蘆交給夥計，說道：「相公，我已經三天沒沾一滴酒，今天碰到你相公，眞是我賭老頭走運，雖然我看不見，但却聽得出，相公是位風采英姿的好少年。」

白衣少年道：「老伯，不用客氣。」

夥計又送來酒和菜，交給賭老頭。

賭老頭向白衣少年千謝萬謝，才施施然的拄着手杖走了。

白衣少年遞給夥計一塊銀子，道：「多餘的，就賞給你買鞋。」

夥計掂一掂銀子的份量，約有三兩重，急忙鞠躬作揖，諂笑着道：「謝謝，謝謝！」

白衣少年不耐煩的移開臉，往裏頭一瞟，楞了，獨據一桌淺酌慢飲的削瘦老人，已然不見，桌上殘留一壺酒兩樣小菜。

他一急，連忙穿身進去，走向客房察看。

白衣少年住在西廂，削瘦老人住在東廂，隔着一片小花園，正遙遙相對，這時房間裏頭，並未看到削瘦老人的影子。

「他會跑到那裏去呢？」白衣少年暗裏估量。

想想，突然，他穿過扶疏的花木，往後院一間柴房走去。

柴房緊鎖，白衣少年從木窗眺望，七具屍體平躺在地面，心中笑道：「走了和尚，逃不了廟！」這才舒了一口氣，返回客房中。

他心懸削瘦老人，不時的向對面廂房張望，一直到傍晚才見削瘦老人神色倉皇的回房。

白衣少年見他鬼鬼祟祟，神情有異，越發認定大還丹的失落與他有關，更加留意的監視，準備今晚追踪下去察個明白。

挨到天黑，削瘦老人一直沒有動靜。

白衣少年用過晚膳，對面的門，依然緊閉，一直等到深夜，仍然不見他行動。

人們都已入睡，夜很寂靜。

白衣少年祗好和衣躺在床上，雙眼不時的往對面眺望，突然聽見屋頂上，響起細微的聲音。

聲音很細，但白衣少年功力深厚，却聽個一清二楚，揚目望時，紙窗外人影一閃。

白衣少年心裏冷笑：「來得好，我就來個將計就計，看你耍什麼花招？」遂閉上雙眼，佯裝入睡。

窗外人影，身材纖細，幪住一條黑巾，頭上戴一頂寬邊草帽，身法輕快的撬開窗子，一展身就躍進屋內，疾步來到床側，拿出一條絹巾在白衣少年的鼻上一拂。

白衣少年早已閉氣防備，趁對方轉身時，微張星目，已見那人一身黑色勁服，身材細小，臉上幪住黑巾，看不清臉龐。

黑衣人轉身冷笑一聲，取出一件白色長衫，穿在白衣少年身上，又取下頭上的寬邊草帽，替他戴上，帽沿垂下一條黑紗，罩住臉形。

白衣少年閉氣不動，佯裝昏迷，任憑黑衣人的擺佈，後者推他仰起，那一身打扮直如趕屍的屍體。

黑衣人抱起他，縱身躍出窗外，往後院奔去。

白衣少年被抱在懷中，感到一陣異樣的幽香，念道：「此人莫非是位女子？」

這時黑衣人已行至後院柴房，微一運力，扭斷鐵鎖，行了進去，將白衣少年放在七具屍體的左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具屍體，哈哈，已有八具屍體了！」黑衣人喃喃自語的道。

白衣少年想不到被携來混在屍體間，不知他用意何在？此人不知與趕屍的法師有何關係？看他舉動詭異似非正派之人。

突地，他腰間忽被一縷指勁輕點，啞穴已爲黑衣人所制。

黑衣人取出一道黃色靈符，貼在他的身背，才走出柴房，將兩片木扉反扣，揚長而去。

他一走，白衣少年才透一口氣，腰部啞穴被封住，一時動彈不得，但黑衣人出手極輕，大約一個時辰就能够自行解開。

白衣少年不能忍受一個時辰的痛苦，遂運起一道精湛的內力，緩緩衝開啞穴，霍然長身而起，在暗中看到自己一身不倫不類的打扮，不覺啞然失笑。

很快的，他似乎覺得自己太大意了，連忙假裝不支，又倒下來，却斜視着眼，去看身旁七具屍體的動靜。

七具屍體，平平仰臥，黑巾遮臉，看不出表情，但從他們仰臥的情形看來，僵硬如石，沒有絲毫的伏動，十足就是死去的屍首。

但白衣少年仍不敢掉以輕心，屏息而臥，決心僞裝到底，與他們周旋下去。

一個時辰以後，忽聞驚魂鈴聲，柴房的木扉，被人推開，一陣低沉的咒語傳過來。

那是削瘦老人的聲音沒錯，白衣少年耳朶極靈，忖道：「好戲上台，倒要看你玩什麼花招！」

正念着，第一具屍體，霍然挺身立起，蹦蹦跳跳的走出去。

緊接着第二具，第三具……第七具屍體，魚貫而出。

白衣少年躍了起來，正待跟隨出去，驀地腰部一酸，痲穴被制，渾身乏力的倒下。

在他將要倒下時，忽然背後有人出手將他接住，才免得摔倒。

柴房外的驚魂鈴聲，却越去越遠。

白衣少年覺得失去依持，噗地聲响，摔落地面。

他被封住痲穴，沒辦法動彈，雖然吃了啞巴虧，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白衣少年運氣去衝被封的痲穴，同時，睜眼一望來人，不禁吃驚的心道：「是她！」

一怔之間，臉上的黑巾已被撕下，眼前那人也駭異的道：「是你！」

這時白衣少年已自行解開痲穴，躍了

起來，更驚得那人惶惑失色的倒退兩步。

「姑娘，封住在下廳穴是何用意？」白衣少年冷冷的問道。

原來那人，正是白衣少年昨夜相遇的青衣少女。

青衣少女已看清眼前是活生生的人，始驚魂甫定，臉色平復下來，輕叱道：「果然不出所料，你和那妖道是一條綫上的人！」

白衣少年知道她誤會了，當下說明道：「姑娘休要誤會，在下是被人擄來此地的。」

青衣少女道：「鬼話！」

白衣少年問道：「姑娘是何時進入柴房？」

青衣少女不明他問話的用意，但仍回答道：「不久。」她指着後面一個窟窿，表示剛剛從那個洞鑽身進來。

由此可知，青衣少女並未見到白衣少年被黑衣人擄來的情形，難怪她要誤認白衣少年是趕屍法師一黨。

白衣少年道：「姑娘已破壞了在下計劃。」

青衣少女問道：「你有什麼鬼計？」

白衣少年乃將客棧被擄的情形，以及自己將計就計的計謀，詳細說出，又道：「趕屍的法師，或有陰謀不軌，但經姑娘一搞，在下整個計劃完全粉碎！」

青衣少女却冷哼一聲，吹起櫻唇小嘴，道：「我不會相信你鬼話連篇，那些屍體明明同你一樣，都是活人假扮，還以為我不知道嗎？」

白衣少年道：「鬼怪之說，雖不可相信，但在下細心察看那些屍體，好像不似活人。」

青衣少女道：「你們自己人，一鼻孔出氣，當然為他掩飾，其實我早就看出，你不是個好人，現在既被我揭穿鬼計，如不說得清楚，姑娘是不會輕易放過你。」

白衣少年怔然的問道：「姑娘不相信在下被擄來至此？」

青衣少女搖一搖頭，道：「單看你一身打扮，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姑娘就不相信。」

白衣少年看自己一身怪異打扮，氣惱的脫下白色長衫和頭上寬邊草帽，刹時恢復他本來氣宇軒昂的英姿。

青衣少女却又冷笑道：「現在才脫，已難洗刷你的嫌疑了。」她語氣一輕，問道：「昨夜你偷了我的東西，還不快交出來！」

「什麼東西？」白衣少年道：「珠盒？在下不是早已還給姑娘了嗎？」

青衣少女道：「不是珠盒，而是珠盒裏面的東西。」

白衣少年道：「整個珠盒，在下均已還給妳，裏面到底什麼東西，在下却不清楚。」

青衣少女冷冷的道：「你裝的什麼蒜？珠盒裏面裝的什麼東西，你是啞巴吃餛飩心裏有數。」

白衣少年道：「啞巴吃黃蓮，倒是眞的，那珠盒在下是從魁梧大漢身上搜出來的，壓根兒就沒有開開來看，姑娘就出現索了回去。」

青衣少女道：「你這句話，沒有人肯相信。」

白衣少年道：「在下句句實話，姑娘為何不信呢？」

青衣少女反問道：「你知道魁梧大漢是誰嗎？」

白衣少年道：「在下不認識。但此人在客棧裏偷了在下的東西，倒是事實。」

青衣少女怒道：「你好狡猾，我師兄怎會學那樑上君子偷去你的東西呢？」

白衣少年心頭一駭，問道：「他是妳的師兄？」

青衣少女道：「不錯，他是我的三師兄石磊。」

白衣少年又是一楞，喃喃的道：「這就怪了！」

青衣少女接口道：「你如不說出眞情，還我東西，今夜就休想出此柴房。」颼地抽出五彩帶，在白衣少年眼前揚一圈。

白衣少年退了兩步，道：「姑娘這裏面情形，越來越複雜，在下看來令師兄還是一個可疑人物！」

青衣少女道：「我師兄可不可疑，難道我還不知道？你不要妄想嫁禍於他！」

白衣少年道：「這件事，在下必要察個水落石出，會給姑娘一個明白交代。」

可是，青衣少女豈肯讓他離開，手中五彩帶已如奔雷急電般的捲至。

白衣少年挪身退後，就要離去。

那是一條柔軟的鞭帶，在青衣少女手中展開，却剛柔自如，剛可成棍，柔可成帶，加以奇詭的招式，幻出變化莫測的帶影。

白衣少年被迫退出門側，五彩帶已硬成鞭棍，當胸擊落。

他不得已舉手抽劍，噹的一聲，疾退兩步，轉身走出柴房，閃入枝葉扶疏的樹林間。

白衣少年並不是怕她，而是這樣下去，總是個未了的局面，所以才出劍脫身。

青衣少女却不放過他，心中認定他就是奪走翡翠雙絕和殺父的仇人，展身追出，但她沒有看到白衣少年躲在樹中，直往前院追去。

白衣少年見她遠去，忽聞牆外傳來趕屍的驚魂鈴聲，心頭一震，念道：「來得正好！」

人如夜梟，飛過高牆，落在一條小街上。

遠處人影幢幢，正徐徐向前而行。

白衣少年奔了過去！

驀地，怪事忽起。

原來那趕屍的法師，鈴聲大搖，人如脫箭之矢，奔得飛快。

而他身後的行屍，也個個快如雀躍，緊跟在後身，蹦跳而奔。

白衣少年冷哼一聲，道：「我就不信，追不上你！」展開輕功彈丸一般追去。

兩下追逐，總是保持一個不大不小的距離。

刹時間，已追出辰州鎮外的郊野。

陡地，領屍的法師，身形刹住，驚魂鈴聲一緩，那些急奔的行屍，也隨着緩了下來。

白衣少年隨後追至，一看趕屍的法師，駭訝的驚住了。

敢情這位法師，並不是他先前所見的削瘦老人。

此人裝束雖與削瘦老人相同，一襲八卦法袍，身材却較矮小肥胖，滿臉短髭，年紀不過四十五六歲。

這時正瞪着環鈴般的大睛，怒視白衣少年。

白衣少年知道認錯人了，當下作揖道：「在下驚擾，法師恕罪！」

矮胖的法師道：「你敢驚擾亡魂，是會受到災禍的。」說後，搖起驚魂鈴，兀自率屍走去。

白衣少年楞楞的呆立當前，却看到八具行屍隨後離去。

星月無光，蒼穹黑如潑墨，濃濃的露水沾濕衣裳。

白衣少年抬眼四望，却見不遠處兩盞昏黑的燈籠上面寫着斗大的字：「喪」。

「那不是玉環老人花天雨的住宅嗎？到底是誰死了？」心海浮起了疑問。

花天雨是他父親的至交好友，在三年前他曾隨其父前來一次，當時花天雨對他頗為賞識，讚為武林後起之秀。

「我應該去看看花老前輩，順便悼唁一下亡者。」白衣少年心念既定，遂大步走來，到了大門外。

突然，閃出三條人影，為首一人三十開外，身穿素色勁服，腰紥黃緞緊帶，足着虎頭綢面薄底布靴，熊腰虎背，正注視着白衣少年。

他身後是兩名莊丁打扮，身材魁偉，手執大刀。

為首那人喝問道：「閣下深夜來此，有何貴幹？」

白衣少年抱拳道：「在下豫北宋仰止，特來拜見花老前輩。」

那人沉思一下，忽又問道：「閣下就是宋鐵山的兒子嗎？」

宋仰止見他直呼「宋鐵山」三個字，不禁有氣，但仍不願傷了和氣，强忍怒氣，道：「正是，兄台上下如何稱呼？」

那人聽了他的話，却未回答，右手一揚，招呼身後的兩名壯漢，道：「將他拿下！」

兩名壯漢應了一聲，雙雙躍到白衣少年身前，半句話都不說，大刀疾起，分左右兩面搶攻過來。

宋仰止不覺大驚，閃退七，八步遠，高呼道：「兄台，這到底怎麼回事？」

兩名壯漢已不容分說，明晃晃的大刀，疾速的砍了上來。

壯漢力勁沉厚，大刀呼呼有聲，十分凌厲。

宋仰止被迫無法，長劍出鞘，一陣龍吟之聲，繼之幻起一片閃爍的劍芒。

噹，噹，兩聲巨响，兩名壯漢也分不清人家用了什麼招式，大刀已經被震得脫手飛出。

這神奇一招，把壯漢都驚呆了。

幸虧宋仰止並無殺害之意，早已長劍入鞘，含笑走了過來。

那為首之人，見狀大怒，原本黝黑的面色，陡然變為豬肝鐵色，大喝道：「大胆狂徒，接我一掌！」右掌運聚十分功力，緩緩外吐。

「康師弟！不可造次！」一陣喝聲，從裏面躍出一名中年灰衫人。

那人身着灰色綢質衣衫，身材碩壯，國字臉，環日大眼，年約四十上下，頗有燕趙豪爽氣概。

宋仰止一見此人，大喜道：「馬兄，可還認得在下宋仰止嗎？」

原來此人乃是花天雨的大弟子豪客馬樂仁，而先前那人是二弟子無影掌康壯。

三年前，宋仰止隨父來訪，除了花天雨外，就只認得馬樂仁，現在重逢，難怪大喜過望。

可是馬樂仁却緊綳着臉，眼光寒森森的望着宋仰止，臉色一沉，冷冷的道：「姓宋的，你好毒辣的手段！」

宋仰止詫異的道：「馬兄，此言何指？在下着實不明白。」

馬樂仁道：「好漢做事好漢當，你何必裝蒜呢？」

宋仰止愕然道：「馬兄，有話何不明白說了，在下如有對不起你的地方，也不勞馬兄動手，在下會自行了斷的。」

馬樂仁豪邁的道：「好，就衝着你這一句話，姓宋的，跟我來！」

當下轉身走進大門，繞過大廳左側，走向後面的一間廂房。

宋仰止跟隨進去，突見花廳上躺着一人，以白布蓋住，不知是誰，但從靈位看來，似乎是花天雨的樣子，他多看兩眼。

身後康壯却喝道：「快走！」

宋仰止無法辨認清楚，滿懷疑問的跟隨馬樂仁，走進一間雅室。

但見牀榻上又平躺一人，仍以白布遮身，不知何人。

馬樂仁淡淡的道：「姓宋的，請看！」舉手輕輕掀起白布。

赫然露出一張白慘慘的臉，宋仰止乍見之下，道：「是他！」

馬樂仁道：「不錯，他是我三師弟草上飛石磊！」

原來石磊就是昨夜偷走宋仰止的大還丹，後來被人以重手法的掌力擊斃。

宋仰止不知道馬樂仁帶他來看石磊屍體的用意，當下問道：「馬兄的意思，在下還不明白。」

馬樂仁重哼一聲，也不答話，隨手將石磊的胸衣褪下，道：「請看！」

宋仰止已看到石磊的胸膛，霍然有一記鮮紅的血手印，不禁驚咦出聲，呆了半响，始道：「他是死在血手掌下？」

馬樂仁道：「事實俱在何必多問？」

這時宋仰止已經明白，石磊被血手掌擊斃，馬樂仁誤認為是他下的手。

因為「血手掌」是他父親宋鐵山的成名掌法，宋仰止雖然用劍，以劍法稱長，但家學淵源自然也練成血手掌法，就難怪馬樂仁誤會。

他又想到青衣少女，原來是花天雨的獨生女花飛燕。

這一切眞是誤會重重，眞叫他百口莫辯。

宋仰止道：「馬兄，以為在下殺了令師弟石磊嗎？」

馬樂仁道：「除此而外，你還有何解釋？」

宋仰止走上前，察看石磊的傷勢，正是血手掌所斃，但手印鮮紅，顯見出手的人，已有七分功力，遂道：「馬兄，在下

是練有血手掌不錯，但却僅有三分掌力罷了！」

馬樂仁道：「血手掌功力凌厲，天下絕學，三分掌力也足够置人死地了。」

宋仲止道：「馬兄話是不錯！可是令師弟石磊身上傷痕，已有七分掌力。」

馬樂仁再次看一下石磊的胸膛，血印鮮紅，顯然宋仲止說的不錯，不由沉吟不語。

康壯見狀，上前說道：「大師兄，千萬別上了這小子的當，武林中誰不知道血手掌是宋鐵山的獨門絕學，除了他們宋家，誰還會這種狠毒的掌法。」

他話中帶刺，又挑起馬樂仁的憤怒。

馬樂仁抬眼注視宋仲止，沉聲道：「姓宋的，我縱然相信你僅練到三分的血手掌，可是我三師弟死在血手掌下，却並不假！」

宋仲止心情沉重的道：「這事透着蹊蹺，必然另有複雜的因素。」

康壯冷言冷語的道：「這有什麼複雜，三師弟若非你所殺，那麼就是另外一人了！」

他雖未明白指出何人，但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誰。

宋仲止怔然的問道：「你是說家父所爲？」

康壯冷冷的道：「是不是，你心裏明白。」

馬樂仁道：「宋大俠仁風義範，江湖上素孚重望，我不敢亂說，可是事實如此，却又如何解釋呢？」

他話留三分餘地，宋仲止是聰明人，當然聽得出那弦外之音，心裏感到十分難過，星目中滾下兩顆淚來。

康壯道：「事已至此，你掉眼淚也沒有用，還不快自行了斷。」

宋仲止抑住悲傷，說道：「兄台誤會了！」

康壯道：「誤會？」

宋仲止道：「家父在一個月前，已中人毒氣，一直昏迷不醒，迄未復原，豈有能力遠來湘西傷人呢？」

康壯道：「這話騙得了誰？」

馬樂仁阻止康壯，道：「康師弟。」轉而向宋仲止問道：「宋大俠一代奇人，不知中了何人之毒？」

宋仲止說道：「月前，家父在花園裏觀賞一盆心愛的名蘭，突然倒地不起，自此昏迷，藥石罔效，在下才去冷山向家師求得一顆大還丹，不意昨夜在客棧裏，爲令師弟所偸，在下追趕下去，令師弟已被人殺害。」

康壯搶着道：「你一派胡言，三師弟怎會去偸你的大還丹？」

馬樂仁爲人冷靜深沉，他似看出宋仲止的話，不是僞虛之辭，乃道：「你家學淵源，不知又拜師何人？」

宋仲止道：「在下拜師經過，倒有一段奇遇，三年前，在下遊歷桂境，不意在冷山碰到一位山野奇人，在下爲他一手折枝爲劍，三丈之外，御劍運氣，砍落一樹落英的絕技所驚。」

馬樂仁聽至此處，不由脫口驚道：「那不是飛劍摘花的奇高劍術嗎？」

宋仲止點頭道：「正是，他已練到劍隨心意，傷人無形的地步。」

康壯不信的道：「騙人，天下那有這麼高的劍術？」

馬樂仁道：「康師弟，須知武林奇人，深藏不露，不要妄言。」他教訓了康壯，轉口又道：「想來那人必是南環北掌一劍聖中的聖劍莫羽了！」

宋仲止道：「不，聖劍莫羽在十年前，早已消聲匿迹，不再出現江湖，人人盛傳他已遭仇家圍殺而死。」

馬樂仁接口道：「不是聖劍莫羽，還有誰能練到這樣高的劍術呢？」

宋仲止道：「後來在下就拜他爲師，學了兩年劍法，據他說姓邊，至於名字早已忘了，因此就以邊先生相稱，家師年近六旬，不僅劍術奇詭，還頗通藥理，所以家父中毒，在下才想起家師，乃前去求藥，蒙贈大還丹一粒，不意竟在辰州客棧失落了，唉！」

康壯急躁的道：「武林中，從未曾聽人提過邊先生這個字號。」言下含有冷蔑之意。

馬樂仁不理他，突問道：「宋兄，剛才說令尊是爲了賞蘭，始中奇毒的嗎？」

宋仲止道：「是呀！不過遍察全身並無中毒的跡象。」

馬樂仁低頭沉思，負手在室內徘徊，片刻之後，驀地仰頭說道：「這就對了！這就對了！」

宋仲止不解其意，追問道：「馬兄，到底說的什麼？」

馬樂仁幽長的嘆了一聲，道：「不瞞宋兄，家師在前天傍晚被害身亡了。」

宋仲止啊了一聲，暗道：「花廳裏的屍體，果然是花老前輩。」當下追問道：「馬兄，請說清楚些，花老前輩到底是怎樣死的？」

馬樂仁追叙的道：「家師一向喜愛梅花，時已入冬，後庭梅枝吐蕾，早開的梅花，已經怒放了，就在前天的黃昏，家師獨自到後庭賞梅，不久就聽家丁來報，家師突然倒地氣絕而死。」

宋仲止陡地拉着馬樂仁的手，欲往花廳走去，說道：「馬兄，花老前輩可能沒死。」

馬樂仁怔然道：「沒死？」

宋仲止道：「家父中毒以後，也似氣絕而死，可是三天之後，又緩緩舒氣，只是沉昏不醒，未省人事罷了。」

馬樂仁半信半疑的道：「眞有這等奇事？」

宋仲止來不及回答，拉着他就走，兩人往花廳奔去。

康壯也隨後跟來。

花廳上，一張檀木床，上臥一人，以白布遮蓋，猶未入殮。

宋仲止走到床側，道：「讓在下察看一下，花老前輩中毒情形，是否和家父一樣。」

馬樂仁道：「好罷！」說時，恭敬謹愼的雙手去掀開那片白布。

白布緩緩退下，三人不禁同聲驚訝叫了起來。

原來，白布下躺着的人，並不是玉環老人花天雨，而是一名衣衫襤褸的瞎眼老頭子，胸前雙手猶抱着一根四尺餘長的木

杖，似乎睡得很甜。

馬樂仁不識此人，詫聲問道：「這人是誰？」

這瞎老頭，宋仲止倒是認得，就是昨天在迎春酒樓賒酒的可憐瞎老頭。

此刻，瞎老頭似被周圍的情形驚醒，翻身坐起口中唱道：「大夢誰先覺……」

康壯已暴躁的厲喝道：「糟老頭，你好大膽子！」伸手握住他的左手，强拉下床。

瞎老頭踉蹌兩步，宋仲止連忙出手扶住，才免得摔倒於地。

他被康壯一喝一拉，已嚇得面色蒼白，身軀微微顫抖着，顫聲說道：「這是什麼地方呀！」

康壯道：「你認爲這是那裏？」

瞎老頭目眶深陷，早已有眼無珠，拄着手杖，道：「這裏不是辰州鎭外的一座破廟天王寺嗎？」

康壯怒不可竭，正待出手打他，却爲馬樂仁阻止了，後者說道：「老丈，這裏不是天王寺，而是花府。」

瞎老頭偏頭道：「哦，原來是種花的地方，可是我並沒有聞到花香呀！」說着，伸出鼻子，深深的嗅了兩下。

那股滑稽相，三人被逗得不由展顏一笑。

馬樂仁道：「老丈誤會了，這裏是姓花的住宅，老丈爲何到此地？」

瞎老頭很驚訝的道：「糟，糟，糟，我瞎老頭昨天才走了運，有一位好心的相公施我兩壺酒，幾杯黃湯下肚，我就醉醺醺的醉倒在天王寺，怎麼現在會跑到人家的大宅裏來呢？」

康壯疾步而來，含怒的出手擊去！

瞎老頭正自埋怨，搖頭幌腦的，正好閃過一掌。

康壯號稱無影掌，出手又快又疾，現在却見眼前這個瞎子，竟躲開了他奇詭一招，心頭更氣，跨上一步，掌蓄眞氣，照準瞎老頭的胸前吐出。

瞎子雖然沒有眼睛，耳朶却最靈的了，剛才一掌，瞎老頭已經覺得有人出手打他，連聲叫道：「是誰竟忍心打我這個瞎子呢？」

說時，身軀連連後退。

却不料在他退後時，正好化解康壯的猛力一擊。

瞎老頭搖頭幌腦，以及倒身後退，都是一個人防衞的本領，只可說是一種湊巧吧了，並不似懷有武功的人。

康壯却不做如是想，一味的想要擊倒瞎老頭，才能發洩心頭怒火，再度揚掌而起。

這一次，却爲馬樂仁拉住，道：「康師弟，不可魯莽。」

宋仲止道：「馬兄，在下看來，這位老伯必是醉倒破廟，而爲奸人擄來至此，換走花老前輩。」

一聽聲音，瞎老頭又說話了：「相公，你不就是酒樓上贈酒的大好人？」他耳朶眞靈。

宋仲止道：「區區兩壺酒，老伯不必掛齒。」

瞎老頭却朝他一拜，道：「古人說，受人點水，必湧泉相報，何況是兩壺好酒呢？」

馬樂仁忽然揮手，說道：「老丈，你走罷！」

瞎老頭轉身一揖，道：「多謝壯士寬洪大量，不究瞎老頭冒昧之罪，好心必有好報的……」

說着，轉過身子，拄着手中拐杖，摸索的走出花府大門。

康壯道：「大師兄，不覺此人來得可疑嗎？」

馬樂仁道：「一個被戲弄的糟老頭，康師弟也恁的多疑了。」

康壯還想再說，却被馬樂仁冷峻的眼色阻住了。

宋仲止說道：「馬兄，在下追上去看看！」

馬樂仁一點頭，宋仲止已躍身出了花廳，衝出大門而望，不由一怔。

寒夜岑寂，路上清靜，那裏還有什麼瞎老頭的影子。

宋仲止忖道：「我就不信你走得那麼快！」對這個不起眼的瞎老頭，他有點驚心了。

他往東追去，但大街靜得像一條蛇般，沒有人影，也沒有一點動靜。

宋仲止心頭有些兒懊惱，想不到眼睜睜的人，却連一個瞎子也追不上。

不自覺的立在十字路口，楞了一楞。

驀地，右側傳來一縷鈴聲。

那是趕屍的驚魂鈴，劃破了沉寂的黑夜，聲音清吟，彷彿有一種魅人的恐怖。

宋仲止對趕屍的事，早有懷疑，現在追踪瞎老頭，一下子就不見人影，一個瞎子又沒有武功的糟老頭，竟能逃出他的手中，豈不大異常情呢？

現在又逢趕屍，難怪他要大起疑心。

「哼！裝神弄鬼，這一次我非要揭穿你的內幕不可。」宋仲止暗中決定。

鈴聲漸近，那一隊行屍已到宋仲止十餘丈外。

「怎麼又是他！」宋仲止暗自吃了一驚。

原來那趕屍的法師，竟是晚間相遇的矮胖中年法師，臉色慘白，表情冷峻，緩步行來，對宋仲止當街而立，恍如未睹。

那法師晚間已往西而去，現在又繞回來辰州鎭外，難怪使宋仲止大感驚訝。

那法師行走時，宋仲止伸手一攔，淡然的道：「法師，我們十分有緣，又碰面了。」

矮胖法師微微揚目，已看清宋仲止，但仍沉着道：「閣下，這是什麼意思？」

宋仲止道：「法師不是向桂境進行，怎的現在還在辰州鎭繞圈子？」

矮胖法師道：「這是我的法術，趕屍不比常人趕路，可以直行，有亡魂牽縈不去，說不定就在原處繞個三天三夜，也未可知。」

他說的好像有理，可是宋仲止不懂法術，也難辨眞假，當下說道：「在下有一個不情之請，尚望法師首肯。」

矮胖法師道：「什麼事？」

宋仲止道：「方才在下追趕一人，不意追到此處，人却不見了，又適逢法師行來，因此在下懷疑那人混入行屍隊間，敢請法師讓在下察看一下。」

矮胖法師面呈難色，道：「後面八具行屍皆爲厲鬼，含寃暴死，十分難纏，我的法術還難壓住他們，你若再驚動，恐怕會惹上大禍。」

宋仰止道：「在下心存善念，絕無傷害之意，想必他們也可諒解，只求法師行個方便。」

矮胖法師道：「你如不怕鬼魂降禍，儘管請罷！」說時，移開兩步。

宋仰止趨身而上，道：「多謝法師！」人已到了行屍之前。

八具行屍一身白色長衫，寬邊草帽，黑紗遮臉，此刻全都僵直挺立，宛如木雕泥塑。

宋仰止突然擧起右手，掀開第一個行屍的罩臉黑紗，但見此人長得眉清目秀，不過二十四，五歲的樣子，雙眼垂閉，不過臉色過份蒼白，倒有幾分可怖。

他放下黑紗，退了一步，再去看第二個行屍。

那人一臉紫黑，泛着蒼黃，肥臉大耳，年在四旬以上，額前還留下一個長長的刀疤，也不是他要找的瞎老頭。

第三個是一位淨白臉皮，留了兩撮蒼黃的八字鬍，薄薄的嘴皮子，有兩顆門牙暴出，十分猙獰。

第四個是位四方臉，虬鬚，臉形十分豪邁的樣子，看年紀已在五旬以上。

第五個却是位白淨臉皮，五官端正，文縐縐的模樣，生前可能是個文士。

第六個是位白面無鬚，鼻，眼，嘴生得十分擁擠，給人以一種怪異的感覺。

第七個是位瘦小的乾癟老頭子，一臉風乾橘子皮似的皺紋，年齡至少在七旬開外。

最後一個是位豹頭鷹目的大漢，雖然雙目垂閉，神態依然十分威猛，大約四十五六歲左右。

宋仰止一一察過，却不見瞎老頭，心中茫然，但很快的，腦中閃過一個念頭，右手陡地疾移到威猛大漢的胸前，微微一按，只覺他並無半點氣息，顯然是眞的死去。

但他仍不死心，又扣住那人左手腕脈，一握之下，手腕冰冷，毫無一點血氣，而且脈搏已止，並無跳動的迹象。

「這些人眞的是死了！」宋仰止心念道：「看來湘西趕屍確實不假。」

一條人影疾閃而至。

宋仰止揚目望時：已見青衣少女走過來，對他檢袵一禮，道：「宋公子，可找到瞎眼老頭嗎？」

她的態度已經改變，顯然是因爲馬樂仁對她說明了原委，故對宋仰止，已化解了仇意。

宋仰止對矮胖法師抱拳道：「法師，多有得罪。」

矮胖法師道：「豈敢，豈敢！」說後，又搖動驚魂鈴領屍而去。

宋仰止轉而向青衣少女，和聲說道：「花姑娘，瞎老頭一刹那就不見了，令尊失踪得離奇，在下看來，瞎老頭必與此事有關。」

青衣少女花飛燕指一指那列行屍，道：「宋公子那列行屍，眞的是死人嗎？」

兩人邊談邊走回來。

宋仰止道：「剛才在下已經察過，那些人確已斷氣死亡了。」

花飛燕一怔道：「趕屍的傳說是眞的了！」

宋仰止苦笑道：「這個，在下也不敢肯定，鬼神靈魂之說，本來就很玄虛難解的。」

說到此處，兩人已行了回來，走進花廳，馬樂仁和康壯正在討論對策，一見兩人，立刻站起迎接。

宋仰止和花飛燕分別入座，遂把經過情形，告訴馬樂仁兩人。

康壯就道：「我一眼就看出那糟老頭，必不是好東西，師父失踪，必然是他所爲。」

宋仰止笑道：「康兄推測在下不敢苟同，花老前輩失踪，若是瞎老頭幹的，那他何必再留在此地，惹人嫌疑呢？」

康壯一時語塞只是重重的冷哼兩聲。

花飛燕接着道：「瞎老頭倒是個神秘人物！」

馬樂仁道：「花師妹說得不錯，到現在爲止，瞎老頭是友是敵，還未可知，不過可以確定的他必定身懷絕世武功，只是深藏不露……」

康壯道：「大師兄，既有這種看法，剛才爲何輕易放過他呢？」言下大有責備之意。

馬樂仁道：「不放過他怎麼樣？不是我說喪氣話，假如我沒有看走眼，就是我們四個人一起上恐怕也走不了三招！」

康壯道：「一個不起眼的糟老頭，有這樣高深的武功嗎？」

馬樂仁道：「信與不信日後卽知。」

花飛燕道：「三師兄石磊的死，雙絕翡翠的被盜以及家父的失踪，看來都有緊切的關連。」

宋仰止一聽雙絕翡翠，不禁問道：「花姑娘原來珠盒裏裝的是雙絕翡翠呀？」

花飛燕螓首微點，道：「正是，宋公子聽過雙絕翡翠的寶貴處嗎？」

宋仰止道：「在下曾聽家父談起，只知是塊武林瑰寶，內含兩招絕世劍法，詳細情形如何，還望姑娘說明。」

花飛燕道：「雙絕翡翠的價值不在翡翠本身，而是在翡翠上面的兩尊人像。」

宋仰止問道：「在翡翠上，有兩尊人體像嗎？」

花飛燕道：「不錯，一男一女，男的叫啞郎，女的是瞽娘，是百年前的人物，他們是對夫婦，兩人共參劍法，後來各創一招奇詭高超的劍術，竟然打敗天下用劍的名家……」她忽望宋仰止腰懸寶劍，倏地住口不談。

宋仰止道：「花姑娘不必忌諱，在下雖然用劍，但却不敢狂妄自滿。」撫摸劍柄，謙虛之至。

花飛燕芳心一動，對他豪情頗爲傾慕，接着又道：「雙絕翡翠的人，就是啞郎瞽娘各創高深劍術的形像。」

宋仰止領悟的道：「他們是把絕學留傳後人！」

花飛燕道：「可惜百年來，一直無人領會這兩招奇詭深奧的劍法。」

宋仰止道：「那必是兩招很深很奧妙的劍術，常人自是無法領會。」

花飛燕憂心忡忡的道：「現在雙絕翡翠已經失落，萬一落在黑道魔頭的手中，那就遭了！」

宋仰止想起石磊，道：「在下有一個猜測，不知可不可言？」

花飛燕正待回答，馬樂仁已搶着道：「宋兄，儘說無妨。」

宋仰止道：「在下認爲，石磊十分可疑！」

他話甫出口，康壯已暴立而起，喝道：「姓宋的，胆敢來挑撥我們師兄弟的感情。」

馬樂仁冷峻的道：「康師弟，你坐下，不許無禮。」轉臉又道：「宋兄儘管直說。」

宋仰止道：「石磊在客棧偷了在下大還丹，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可是在下追去，他突然被殺，石磊可能是被人利用，主謀之人深恐他洩密，才下手殺人滅口。」

康壯怒形於色，大叫道：「不許你誣賴石師弟！」

宋仰止却不理睬的道：「後來又從石磊懷中搜出珠盒，可以推想而知雙絕翡翠，也是他偷的。」

花飛燕道：「石師兄入門最晚，跟家父習藝，也有三年了，他平日沉默寡言，爲人也極忠實，應該不至於受人利用，哦，對了，石師兄前來拜師習武，不就是康師兄介紹的嗎？」

康壯乾笑着道：「是呀！石磊是我一門遠親表弟，父母雙亡，我看他可憐，爲人也忠厚可靠，才把他推荐給師父的。竟想不到，受此不白之寃。」

馬樂仁道：「康師弟，不得妄言，宋兄所言，也不過是推測之辭，爲了師父，我們不得不作最壞的打算。」

宋仰止問道：「平日誰和花老前輩，最爲接近？」

馬樂仁一怔，不知他所問何由，遂答道：「石師弟爲人心細，最得師父歡心，生活起居總是石師弟侍候的多。」

宋仰止點頭道：「那就証明在下心中的一個疑問。」

花飛燕問道：「甚麼疑問？」

宋仰止道：「家父中毒昏迷之後，也有一位貼身丫鬟余梅，突然神秘失踪。」

花飛燕人很伶俐，已聽出他的話意，道：「你認爲家父中毒，是石師兄下的毒嗎？」

宋仰止含蓄的道：「這只是一種猜測罷了，但願事實並不如此。」

康壯冷冷的道：「石磊是死在血手掌，姓宋的，你也脫不了關係。」

馬樂仁道：「我們現在要冷靜，才能對敵，找回師父，如再意氣用事，只是弄得更糟罷了。」

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悒鬱不語。

馬樂仁道：「夜已極深，大家回房去休息一下，明早再作裁奪。」

康壯悶着氣走了。

馬樂仁道：「花師妹，請帶宋兄到東廂寢室休息。」說着，自行轉入後室。

花飛燕帶領宋仰止，到了東廂的寢室，道：「今晚，就請在此委屈一宵。」說着，就要轉身離去。

宋仰止道：「花姑娘！」

花飛燕止步，問道：「宋公子，還有事嗎？」

宋仰止道：「花姑娘對康兄，可要留意些兒。」

花飛燕笑道：「康師兄在我家已有五載，平時性情雖較暴躁，但仍不失爲性情中人，宋公子不必介意。」嫣然一笑，留下濃濃的媚意，蝴蝶一般的離去。

宋仰止折磨了兩夜，未好好休息，感到有點兒累，遂合衣而臥，闔上雙目，漸漸入睡。

陡地，忽聞門扉一陣剝落之聲。

宋仰止挺身而起，輕喝道：「誰？」

對方低應道：「宋兄，是我康壯！」

宋仰止對他心存懷疑，現在又半夜敲門，更感不耐，但也不得不起身開門。

門一開，康壯畏畏縮縮的掩了進來，又悄悄把門掩上。

宋仰止要去點起油燈，康壯微帶驚懼顫抖的聲音，道：「宋兄，別點燈。」

宋仰止看他鬼鬼祟祟更加起疑，冷冷的問道：「康兄，貪夜而來有何貴幹？」

康壯低聲道：「宋兄，宋兄……」他握住宋仰止的手，兀自哆嗦不止。

宋仰止不耐煩的道：「康兄，有話快說！」

康壯道：「我發現大師兄死在後院枯井中。」

宋仰止駭然的道：「馬兄剛剛分手，就被人殺死了嗎？」

康壯驚得面如死灰，道：「不，剛才那一位是假的，大師兄屍體被棄在枯井，早已開始腐爛發臭。」

宋仰止有些不相信，問道：「這不可能罷！」

康壯道：「方才我回房，正想入睡，却覺得滿胸悶氣，睡也睡不着，遂走到後院透口清新空氣，行至一口廢棄的枯井，忽聞一縷腐屍臭氣，頓覺有異，就躍下枯井觀看，才發現大師兄的屍體。」

突然窗外一縷黑影閃過，疾快的閃入窗下，那份輕功十分了得，若非宋仰止正巧看到，實難發覺。宋仰止故意提高聲音，道：「康兄，你是過份勞累，心神恍惚，才會幻出這些怪談！」

康壯壓低聲音道：「宋兄小聲點，不要驚動旁人。」

宋仰止道：「康兄該回房休息了！」

康壯道：「宋兄不相信我的話？」

宋仰止淡淡的道：「無稽之談，在下怎會輕易相信。」

康壯惶恐萬分的道：「既然如此，宋兄請勿張揚出去。」

宋仰止道：「當然，康兄放心。在下覺得令師兄爲人耿直豪爽，不失血性中人，在下正想多多親近。」

康壯把宋仰止恨之入骨，甚感失望，悻悻的走出房去。

宋仰止又臥在床榻上，雙眼却向藏在窗下那人監視着，等了很久，那黑影人想必已經離去，可是連一點聲息都沒有，那份輕功實在太以驚人。

他心中判斷，那人必是假的馬樂仁。

若非這樣，宋仰止還不肯相信康壯的話。想到晚間對康壯的起疑，實在太過份魯莽，反而對假的馬樂仁失疏了。（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葉慈輝制服龍婆婆和石懷冰，但因石懷冰在他母親身上下了禁制，同時常君琪又被他們所囚，不敢放手施爲，後與百草婆婆商榷，決定冒一次險，先將石懷冰的藥庫放火燒去，然後以石懷冰及龍婆婆的安全交換常君琪的自由，俟常君琪平安離去後，葉慈輝始告知石懷冰，藥庫已被焚毀，石懷冰和龍婆婆一聽到這一噩耗，嚇得渾身直抖，要求葉慈輝避開一下，他們要私自商量一番，葉慈輝依言走出洞外，未幾見莉莉回來，似有什麼要說，葉慈輝向她詢問，莉莉欲言又止的說以後再談進洞去吧——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金縷衣



峯迴路不轉　釜底難抽身

葉慈輝與莉莉一同走進洞內，怪醫石懷冰他們已燃起了一盞油燈，只見他們兩人面對面的坐着，眉峯緊鎖，心事重重似的。

葉慈輝走到他們身前，雙手齊出，同時拍開了他們兩人穴道，道：「晚輩現在但憑二位老前輩吩咐。」

怪醫石懷冰與龍婆婆先望了葉慈輝一眼，神色沮喪的沒有答話，只各自站起身形，活動了一下手脚。

然後，怪醫石懷冰道了一聲：「我們先去看看那煉藥室。」他說完話，便當先向洞外走去。

龍婆婆做了下讓葉慈輝先行的表示，葉慈輝微微一笑跟在怪醫石懷冰身後出了山洞，莉莉走在第三，龍婆婆走在最後。

怪醫石懷冰帶着他們走的是另一個出口，也就是比怪醫石懷冰那小石屋更隱秘的一處出口。

那出口是在一道懸岩的下面，當他們到達那裏的時候，只見一陣陣的濃烟，正從地腹之中冒了出來。

濃烟附近站着四五個大漢，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在那裏手足無措的乾着急。

他們一見怪醫石懷冰來到，當下齊聲發出一陣歡聲道：「好了！好了！石老來了。」

一個漢子搶先迎住怪醫石懷冰道：「已經燒了好久一陣了，洞門又打不開，眞急死人了。」

怪醫石懷冰冷冷的望了他們一望，走到一棵老松前面，伸腿一脚，向着那棵老松掃去，只聽卡察一聲，那棵老松應腿而折。

就在那松被怪醫石懷冰一脚掃折的時候，只聽山腹之中同時响起一陣滾動之聲，接着，一聲轟然巨震，整個的岩壁被一種撞擊之力，撞得炸裂開來。

泥沙和着碎石與濃烟一噴而出，迫得大家站身不住，紛紛四散。

濃烟由濃而漸漸淡了下來，泥沙碎石也各自落定塵地，這時大家凝神看去，岩壁之上，已是多了一個洞口。

只是洞口之內，依然濃烟密封，無法穿越而入。

那迎住怪醫石懷冰的漢子，似是有意在怪醫石懷冰面前邀功討好，道：「石老，我想帶幾人進去看一看，不知是否可以讓他們進入。」

怪醫石懷冰一嘆點頭道：「事急從權，你就帶他們進去看一看吧，不過要小心了。」

那漢子道：「我知道。」

接着，轉身向另外那些人振臂一呼道：「各位隨我衝進洞去……。」

他話聲出口，只見那些人的反應，並沒有預期般的果敢，臉上顯得旣猶豫又畏縮，立時，話鋒一轉，又道：「各位不要怕，洞內沒有多少東西，燒不起大火來。濃烟不過是奪門而出，聚集在洞口，我們只要屏除呼吸，衝過洞口一帶，裏面就沒關係了，走！大家隨我走！」

他倒眞有一股勇猛的精神，話聲一落，揮動了一下手臂，身形一起，便投入濃烟密封的洞口之內。

另外那些人，你我張望了一下，亦紛紛向洞內射入，最後，只剩下一位五六十歲的老者，站在原地，沒有跟了進去。

怪醫石懷冰臉色微微一變，道：「古兄，你爲什麼不一同進去看一看？」

要知，剛才進去的那漢子，與現在這位姓古的，都是怪醫石懷冰手下的煉藥師，那剛才進去的漢子，叫周揚，這位姓古的叫古非古，他們也就是和趙侗周西園他們在一道的另外兩個人。

趙侗與周西園負責留守，古非古他們兩人負責領導一批隱藏在山中的打手，援應怪醫石懷冰他們。

古非古與趙侗周西園他們年紀比較大，爲人比較含蓄保守，周揚則完全不同，因爲年紀輕得多，今日能够追隨這幾位一代名醫研究，在他認爲已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因此表現得非常積極，處處討怪醫石懷冰的好，力圖上進。

當然，在積極與消極的比較之下，古非古就叫怪醫石懷冰看了心裏有點不舒服了。

古非古望了怪醫石懷冰一眼，淡淡的一笑道：「照說周揚就不該進去，兄弟……。」「兄弟」兩字之下，就沒有再說下去，只搖了一搖頭。

怪醫石懷冰臉上微現惱怒之色，道：「爲什麼？……」

古非古道：「周揚年輕不知厲害，難道你石兄也不明白麼？……洞內那些藥物，一經燃燒之後，那種無奇不有的毒素，混合起來，散佈充塞在洞府之內，誰也承受不了……。」

怪醫石懷冰眉鋒一揚，道：「你剛才爲什麼不阻止周揚？」

古非古話聲一冷道：「因爲老夫不喜歡他。」

怪醫石懷冰佈滿怒容的面孔一僵，冷聲道：「你對他這樣懷恨，兄弟倒是沒有想到。」

古非古一笑道：「你想不到的事情還多啦！」

怪醫石懷冰冷笑一聲，道：「有請指教。」

古非古面色一凝，冷肅的一字一頓道：「對你石兄，兄弟也不喜歡！」

他說話之際，一雙眼睛睜得比銅鈴還大，眼神之中不但沒有絲毫懼意，反之，凶光烱烱，倒看得石懷冰心中一凜。

怪醫石懷冰暗中提了一口眞元內力，喝聲道：「古兄，你好大的胆子。」

古非古一笑道：「過去你大權在握，兄弟實在有點怕你，現在，你藥庫被焚，自己已是待罪之身，朝不保夕，彼消此長，老弟的胆子就不大也得大起來了。」

怪醫石懷冰心中一寒，怔了一怔，接着色厲內荏的怒喝一聲，道：「古兄，你道兄弟現在奈何不了你？」

古非古哈哈大笑道：「石懷冰，你現在最好多想想，否則，時辰一到，你將死無葬身之地，你與兄弟還賭什麼狠……靑山不老，綠水長流，咱們後會有期，兄弟不侍候你了……。」

話聲未了，微微一拱手，身形倏的一轉，雙脚一點，人已疾閃而逝。

怪醫石懷冰大叫一聲，道：「姓古的，你有種就別走！」

「哈哈！哈哈！……。」笑聲越去越遠，漸漸的，失去了方向。

怪醫石懷冰忽然像是成一隻被鬥敗了公鷄，低頭站在那裏默默地沉思着。

葉慈輝舉目向龍婆婆望去，只見龍婆婆這時正翹首望着天空中一片浮雲，臉上神色，飄忽不定，不知她心中在作着什麼打算。

耳際傳來莉莉的蟻語輕聲，道：「這兩個老東西心裏都有了怯意，待我唬他們一唬，也許今天這一關，你就輕輕的渡過了。」

葉慈輝道：「該來的總歸要來，小弟倒沒有逃避之意。」

莉莉道：「逃避當然不是辦法，可是你不能沒有準備的時間。同時，目前情形對我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不但可以無罪，說不定還可以邀上一件大功。」

葉慈輝一怔道：「你還想回去？」

莉莉輕嘆一聲，道：「不回去，是不得已的辦法，能回去，自然回去的好，我回去了說不定還可以暗中幫你很多忙，勝似這樣跟在你身邊，既增加你的累贅，也失去了我的活動能力，兄弟，你想……。」

葉慈輝伸手握着莉莉的玉手，感激無比的道：「三姊，你們對我都太好了。」

莉莉反握着葉慈輝的手掌，緊了一緊，輕輕的嘆息一聲，道：「兄弟，三姊宜苦零仃，唉……。」言未盡，意未了，忽然放開了葉慈輝的手。

接着，迅快的離開了葉慈輝，走到龍婆婆面前，冷笑一聲，道：「龍老前輩，你在打什麼主意？」

龍婆婆確在想着自己的心事，聞聲一震，神思不屬的叫了一聲，說道：「張姑娘……。」

莉莉冷「哼！」了一聲，忽然傳音道：「我的計劃都被你們這對無知老蠢物破壞了。」

龍婆婆眼中泛起一道迷惑之色，道了一聲：「你……」

莉莉又「哼！」了一聲，一頓蓮足，忽然射身而起，丢下葉慈輝，獨自一人走了。

龍婆婆想叫而不敢叫的望着莉莉的身形消失不見，長嘆了一聲，問葉慈輝道：「葉少俠，你和張姑娘是怎樣一回事？」

葉慈輝微笑道：「沒有什麼呀！」

龍婆婆唉聲道：「你幾乎上了她的當了。」

葉慈輝一副不相信的神情，道：「眞的麼？」

龍婆婆道：「當然是眞的，我老婆子都幾乎上了她的當了，現在，我才明白過來，敢情，她才是我們上峯的心腹人。」

怪醫石懷冰全身一震，接口道：「什麼，那張姑娘有問題？」

龍婆婆苦笑一聲，道：「石老弟，我老婆子所爲何來，好處沒有得到，先給人一副籠頭，這種事情我不幹了，你自己看

着辦吧。」

話聲一落，也是一個縱身，走得不知去向。

葉慈輝暗暗一笑，道：「石老，她爲什麼走了？」

怪醫石懷冰道：「因爲你把我們的藥庫燒了，她畏罪逃命去了。」

葉慈輝道：「這件事對你們就這樣嚴重麼？」

怪醫石懷冰一嘆道：「何止嚴重，你簡直把我們害死了，如今張姑娘又搶先一步向上峯去卸責邀功去了，看來……。」

話聲一歛，用一陣搖頭，代替了未完的話意。

葉慈輝劍眉一軒道：「這件事，在下敢作敢當，去見了你們的主人，在下一力承當就是。」

怪醫石懷冰苦笑一聲，道：「你可知道這處秘窟，費了多少時間，多少金錢，和多少人的心力建立起來的？你就是一力承担，老夫……唉……」又是一聲長嘆。

話聲頓了一頓，叫了一聲，道：「葉少俠，老夫想和你商量一件事，不知你能不能見諒？」

葉慈輝眉頭一皺，勉爲其難的問道：「什麼事？但希望你不要過份。」

怪醫石懷冰訕訕地道：「老夫想不陪你去見你要見的那人了。」

葉慈輝一笑，說道：「你不是開玩笑吧！」

怪醫石懷冰道：「葉少俠，我現在那裏還有心情和你開玩笑。」

葉慈輝道：「不去找他可以，你把解藥交出來就行了。」

怪醫石懷冰吞吞吐吐的道：「少俠，實不相瞞，老夫身上並沒有那種解藥，那種解藥被他完全要去了。」

葉慈輝道：「你能不能再配一副？」

怪醫石懷冰搖頭道：「不能！因爲有幾種藥物很不容易收齊。」

葉慈輝冷眼觀察，已看出怪醫石懷冰也像龍婆婆他們一樣，打着畏罪潛逃的主意。照說像他這種人，製造了無數害人的藥物，就是自吃其果，身遭慘報也是罪有應得，值不得同情和原諒。

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葉慈輝換了另一個人，也許正好乘機作難他一下，以消心頭之氣。

可是，葉慈輝很能瞭解怪醫石懷冰這時心理感受，他這時能急流勇退，已是難能可貴，不說他個人如何，至多，這對對方是一種很重大的損失。

葉慈輝沒有爲難怪醫石懷冰的意思，也就不願虛聲恫嚇他，搖了一搖頭，無可奈何地道：「好吧，以後讓他自己來找我吧。」

接着，嘆了一口氣。又關懷的問道：「你今後有何打算？」

怪醫石懷冰雙肩一聳道：「打算，什麼打算，能逃過這次刼難。就是大幸了，不過多活一天，總比少活一天好，所以，我還是要逃。」

這是一種爲人走狗的悲哀，人生末路的悲哀，怪醫石懷冰突然渺小得不能再渺小了。

葉慈輝點一點頭，說道：「那你老請吧！」

怪醫石懷冰感激多於驚喜的向葉慈輝一抱拳，道：「老朽慚愧！……。」

忽然，頓足一躍而走，射入夜幕之中而去。

葉慈輝替怪醫石懷冰難過了一陣，忽然想起一事，叫了一聲：「石老前輩……。」話聲出口時，怪醫石懷冰早已不知去向，顯然，他是叫得遲了一點。

葉慈輝叫聲出口才想到爲時已晚，話聲一歛，心念潮起，想起片刻之前，還在熱熱鬧鬧各逞心機，互爭長短，詎料風雲多變，產生了意料之外的結果，這時，葉慈輝忽然興起了一種茫然的感覺。

清涼如水的月光，洒在葉慈輝身上，他抬起頭來，看了一眼無際蒼穹，接着，自言自語的道：「我還是先回洞庭君山去吧！」

× ×

一葉扁舟，把葉慈輝送進了洞庭君山，他人未進山莊，已有一條人影如飛一般從山莊之內迎了出來。

葉慈輝抬頭一望，來人原來是他姊姊葉雅慧，葉雅慧老遠就叫了一聲：「虎弟……。」接着，便忍不住「哇！」的一聲哭了起來。

葉慈輝心神一震，迎住葉雅慧道：「姊姊，你怎麼啦？」

葉雅慧哭叫着道：「你爲什麼昨天不回來呢？」

葉慈輝簡直被她這一句話說糊塗了，一楞道：「這有什麼不同？」

葉雅慧道：「你要昨天回來，娘就不致被人刼走了。」

葉慈輝一驚大叫道：「什麼！娘被人刼走了！」

葉雅慧嗚咽着道：「自你走後，娘的心情倒是很平靜……。」

葉慈輝心神一度震驚之後，馬上又冷靜了下來，輕嘆一聲，道：「我本來就甚是担心娘的安危，想不到，他們竟然如此逼人……。」

話聲未了，葉雅慧截口道：「虎弟，你原來早就知道了。」

葉慈輝道：「說來話長，我們回到莊裏去說吧！」說着，邁開大步，進了止水山莊，直奔內堂。

葉慈輝回來的消息，早已傳遍全山莊，止水夫人與素手金花苗艷秋等人已經在內堂等着他了。

葉慈輝向止水夫人與素手金花苗艷秋行禮坐下後，止水夫人以責備的口吻道：「慈輝，你和怪醫石懷冰有約，也該向大家說明一聲，就那麼不聲不响的一走，你娘暗地裏心中好不難過，……。」

素手金花苗艷秋一笑截口道：「陳年老帳，不要再算了，還是談當前的大事要緊。」

止水夫人長嘆一聲道：「你娘昨晚被人刼走了。」

葉慈輝悔愧地點頭道：「慧姊已經告訴小侄了。」

止水夫人接着道：「你娘是昨晚被人無聲無息弄走的，當時誰也不知道，直到今天早上不見她起床，才知你娘已被人刼走了，刼走你娘的人，還給你留了一封信

……」說着，伸手懷中，取出一封書信，交給葉慈輝。

葉慈輝伸手接過那封書信，抽出信箋看去：

「葉少俠，對不起，我們把令堂請走了，不過你儘可放心，令堂不會受到絲毫損傷。

我們非常歡迎你很快的來探視令堂，但是有二件小事情，有請少俠代爲先行完成。

第一件，我們希望你能帶來龍婆婆與石懷冰二人的項上人頭。

第二件，請你說服百草婆婆接受我們的禮聘，並且和她一同來相會。

相會的時間地點，到時另行通知。

限期一個月，希勿自誤。」

信後，沒有署名，也沒有表記，不知發自何人之手。

葉慈輝把信看完之後，心裏不知有多氣惱和憤怒，當下，不由自已的發出了一聲冷笑。

因爲信封上寫明了留給葉慈輝，信雖然由止水夫人保留着，但她却沒有事先拆閱過，這時見葉慈輝怒不可遏，止水夫人不免問道：「信上怎樣說？」

葉慈輝一面將那書信送給止水夫人，一面加以說明道：「他們要小侄殺死龍婆婆和石懷冰，又要小侄替他們把百草婆婆請去和他們合作，而且限小侄一個月之內完成，眞是太强人所難了。」

素手金花苗艷秋聞言之下，陡的身子一直，道：「你認識龍婆婆麼？」

葉慈輝道：「這次晚輩和龍婆婆他們都打過交道，他們這種要脅，也就是針對和龍婆婆他們打交道的事而來。」

止水夫人幽幽一嘆，道：「石老怪爲人雖怪，但他救了你娘，你怎樣可以去對付他呢？」

葉慈輝慨嘆一聲，道：「知人知面不知心，阿姨，我們都看錯了石懷冰，其實，他就是他們的人，而且假借醫病爲名，暗中又向娘身上下了一種奇毒。」

止水夫人恨恨的罵道：「原來他是這樣的東西，眞該死！」

素手金花苗艷秋接着問道：「關於龍婆婆的事又怎樣呢？」

葉慈輝因素手金花苗艷秋問起龍婆婆，於是把這次幕阜山之行的整個經過情形一併說給大家聽了。

當他說到因禍得福，娶了一個如花似玉的妻子時，葉雅慧高興得忘了當前的苦惱，破涕爲笑道：「我那弟妹人品長得怎樣？性情兒好不好？她對你……。」話出如珠，一口問出了一大串問話。

素手金花苗艷秋心裏別有想法，也別有苦惱，揚眉截口笑着叫道：「唉喲！雅慧你就別打岔吧！……那龍婆婆後來怎樣了？」

葉慈輝望了素手金花苗艷秋一眼，道：「你老人家似乎特別關心龍婆婆？」

素手金花苗艷秋點了一點頭道：「慈輝，實不瞞你說，老身與她的關係，正和你和你阿姨的關係一樣。」

葉慈輝道：「龍婆婆有點利慾薰心，但不失爲性情中人，後來急流勇退，摒棄了那惡黨，這也就是他們要我取她項上人頭的原因。」

素手金花苗艷秋輕吁了一聲，道：「總算她老人家還沒有錯到底。」

葉慈輝接着把一切經過情形說完，搖頭一嘆，道：「他們交付的這兩件事情，可說沒有一件，我能做的。」

止水夫人道：「你不做行麼？」

這確是一件很傷腦筋的事，葉慈輝這時也無法肯定的說該怎樣對付這次難關，遊目間，只見座中諸人之中竟然少了風陵三姥，不免心念一轉，問道：「風陵三姥她們那裏去了？」

素手金花苗艷秋道：「她們三人仍然負責保護你娘，這次你娘出了事，她們羞愧得無地自容，立誓找你娘去了。」

葉慈輝搖頭一嘆，道：「這也不能怪她們……。」

止水夫人道：「我們也是這樣撫慰她們，可是，她們任你怎樣說也忍不住那口氣，非出去不可，我們實在留她們不住，只得讓她們走了。」

葉慈輝嘆息了一聲，沉思起來，大家見葉慈輝陷入苦思之中，也就保持肅靜，不敢驚動他。

止水夫人舉目向葉雅慧使了一個眼色，示意葉雅慧退下去替葉慈輝準備飯食。

葉雅慧會意的抽身退了出去。

葉雅慧走後，整個的廳中，就沒有一點聲息了。

驀地，葉慈輝臉上泛起一道薄薄的怒容，身形一挺而起道：「對，我就去找她去。」

止水夫人道：「你要去找誰？」

葉慈輝搖了一搖頭道：「阿姨，小侄現在還不能說。」

葉雅慧跳了進來，說道：「你要去那裏？」

葉慈輝道：「我要去找一個人。」

葉雅慧道：「外面已經準備好了酒菜，大家請吧！」

當然，就有再急的事情，也得吃了飯再走。

所以，葉慈輝沒說什麼，只悄悄的向葉雅慧道：「姊姊，時日有限，小弟準備用過飯後，立時去找人，請你替我準備一隻行囊，同時把『血珠蟾蜍』和阿姨送給我的那把寶劍也給我帶上。」

葉雅慧欲言又止的嘆了一口氣，自去替葉慈輝準備一切。

飯後，一聲「珍重！」葉慈輝片刻也沒有休息的又踏上永無休止的征途。

數日之後，葉慈輝穿着一襲青衫，青衫之內帶着止水夫人送給他的那把「七星短劍」，到了聞名天下的九嶺南坪橋杜家莊門首。

九嶺南坪橋杜家莊在武林之中地位非常崇高，所以山莊的建築也顯得氣勢非常，莊門高大而雄偉，由莊門到正莊建築物，中間隔着一大片樹林扶疎的庭院，一條寬約八尺以上的石板大道，從莊院門口一直接到正屋之前。

遠遠望去，由大門口走向正屋大廳之前，中間怕莫隔着八九十丈遠。

莊院門口，設得有門房與守院武士的警衛室，那些執事，都是服裝整齊，該威武的威武，該和藹的和藹，給人第一個印

象就非常的深刻。

葉慈輝跨步走到莊門之前，裏面便迎出一個身穿長衫的漢子，打着笑臉禮貌地問道：「請問公子，有何貴幹？」

葉慈輝暗暗一點頭，笑臉相向道：「在下葉慈輝，有事前來求見貴堡天香玉鳳邵姑娘。」

葉慈輝現在恢復了正常的體型，不但生得一表人才，而且英氣勃勃，外表就給人一種不敢輕視的感覺。

那漢子一聽來人是求見天香玉鳳邵姑娘，不敢怠慢，當下一欠身道：「公子請廂房待茶，小的立時爲公子傳話。」

肅客入莊，請葉慈輝等在一廂會客室，小廝奉上香茗之後，那漢子欠身一禮，退了出去。

片刻之後，廂房外面傳來一個少女的聲音問話道：「姑娘說，她不認識什麼葉慈輝，他人在那裏？領小妹去見見他。」

一個男人的聲音說道：「因爲他說來求見邵姑娘的，所以，把他請在貴賓客室了。」

一陣步履之聲傳來，香風中走進來一位十六七歲的青衣少女欠身一禮道：「小婢楚雲，奉了邵姑娘之命，前來請教公子，不知公子與我們姑娘是素識呢？還是慕名而來？有請公子明白見示。」

葉慈輝「啊！」了一聲，笑道：「對不起，在下疏忽了一件事，邵姑娘或許還不知道在下的姓名，請你回去向她稟報，就說小虎子來求見，她就知道了。」

楚雲秀眉一揚，睜大着一雙明眸，失驚的道：「你，原來就是小虎子！」

葉慈輝訕訕的一笑道：「姑娘你也知道在下？」

楚雲點點頭道：「知道！知道！我們早聽姑娘說過你了。」

葉慈輝抱拳道：「那就有請姑娘報與邵姑娘知道，就說在下專程來求見。」

楚雲一笑道：「公子既然就是小虎子，我們姑娘自然會接見你，不用麻煩了，公子請隨小婢前往吧。」

這楚雲倒是一個直性子人，一點頭就替邵文瑛作了主。

葉慈輝微笑着，道了一聲：「多謝姑娘。」

楚雲笑道：「不用客氣，小婢爲公子前導了。」

葉慈輝隨着楚雲出了待客廂房，穿過一條花叢小徑，繞過正莊大廳，到了整個莊院的後院，轉了幾個彎之後，到了一座紅磚圍堵的紅樓外面。

楚雲指着那座紅樓道：「這座紅樓，叫碧雲樓，我們姑娘就住在這裏。」

說話之間，兩人已到了門首，院門是開着，楚雲先請葉慈輝在樓下一座客廳裏落座稍待，她微一欠身退了出去。

葉慈輝但覺這裏一切都顯得十分幽雅與寧靜，四週靜靜的，沒有一點煩雜的聲音，因此，使他的心身也放鬆了下來。

楚雲含笑走了進來道：「我們姑娘就下樓來與公子相見了。」

葉慈輝對天香玉鳳，有一種出自知遇之感的敬意，聽說天香玉鳳就要下樓來了，心胸之間，不可抑制的掀起了一陣激動，站起身來，整了一整衣冠。

樓梯上傳來一陣輕响，葉慈輝心神一歛，注目迎向門口。

楚雲身形一閃，打起了門簾。

天香玉鳳邵文瑛在門簾之前出現了，葉慈輝星目閃動，迎着天香玉鳳，但他的神情却是一怔。

原來，這時出現的天香玉鳳，已經沒有了幾個月以前的照人顏色與絕世風姿。

只見她這時已是一臉病容，顏色變得黃中帶黑，如果不是依稀中還能認出她就是天香玉鳳邵文瑛，眞會以爲她是另外一個人了。

天香玉鳳邵文瑛看到葉慈輝的時候，嬌軀也是那麼一震，她也幾乎認不出葉慈輝了，因爲她上次與葉慈輝分手的時候，他還是形同兒童，如今變成了大人，在觀感上自是難以立時接受。

不過，那只是瞬間的反應，時間稍久，兩人臉上都湧出了笑容。

葉慈輝迎上一步，行了一禮，道：「大姑，沒想到您生病了。」

楚雲伸手扶住天香玉鳳，天香玉鳳邵文瑛臉上泛起一道凄苦的慘笑，向葉慈輝舉手讓道：「你請坐！」

楚雲扶着天香玉鳳邵文瑛坐在一張長形錦榻上，葉慈輝坐在她對面錦墩上。

天香玉鳳邵文瑛臉上擠出一絲笑容道：「你這一改變，我幾乎不認得你了。」

葉慈輝未來之前，本來想好了很多話，要向她問個明白，但是，這時見她病成了這般形狀，一肚子的話，竟是說不出口來。

苦澀而訥訥的道：「是！是！我確是變了很多。」

天香玉鳳邵文瑛接口問道：「令堂的病全好了麼？」

葉慈輝本是有話苦於難以啓齒，這時，天香玉鳳邵文瑛問起他娘，到底母子之情，遠勝過一切其他因素，一句話改變了他心理上的尷尬，也鼓起了他的勇氣，先自緩緩吸了一口長氣，正了一正面色，道：「多謝大姑關懷，可惜家母命途多舛，最近又出了令人難以想像的事情。」

天香玉鳳邵文瑛驚愕的道：「她又出了什麼事？」

葉慈輝道：「她先被怪醫石懷冰在身上下了奇毒，最近又被人刼持而去。」

天香玉鳳邵文瑛嬌軀一震，上身一挺，道：「怪醫石懷冰怎會向令堂下毒呢？莫非是誤會吧！」

葉慈輝道：「絕不是誤會，因爲那是怪醫石懷冰親口告訴我的。」

天香玉鳳邵文瑛聽說是怪醫親口說出來的，緩了一口氣道：「他能下毒，當能解毒，他給了你解藥沒有？」

葉慈輝一嘆道：「他也沒有解藥。」

天香玉鳳邵文瑛眉頭一蹙道：「他怎會沒有解藥，你一定上他的當了。」

葉慈輝道：「他確實沒有解藥。」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那怎樣說得通呢？」

葉慈輝道：「據他說，他在家母身上下毒，乃是奉命行事，解藥已繳呈出去，所以他也沒有解藥了。」

天香玉鳳邵文瑛點了點頭，道：「原來如此，那麼他一定把主使他的人說出來

了。」

葉慈輝一搖頭道：「沒有！」

天香玉鳳邵文瑛輕「啊！」了一聲，微閉雙目，默默沉思起來。

葉慈輝倏的站了起來，向天香玉鳳邵文瑛一揖道：「請大姑指示迷津！」

天香玉鳳邵文瑛聰明絕頂，聽了葉慈輝的話，心中一震，秀目一睜，露出驚愕之色，道：「小虎子，你……」她能說什麼呢？所以說了「你」字之後，便說不下去了。

葉慈輝道：「大姑，眞一點不知道怪醫石懷冰的爲人？」

天香玉鳳邵文瑛搖了一搖頭，道：「我眞的一點也不知道。」

葉慈輝道：「那你怎樣想到怪醫石懷冰的？」

天香玉鳳邵文瑛猶豫了一下，道：「那是因爲你那李大叔談起怪醫石懷冰，我才想到請他替令堂醫治瘋疾。」

葉慈輝恍然而悟道：「原來，又是他的安排。」

天香玉鳳邵文瑛鳳目一閃，道：「他怎樣呢？」

葉慈輝一嘆道：「說來也怪我自己年輕不懂事，被他嚇唬住了。」

天香玉鳳邵文瑛口中沒有問話，但顯出一副神情專一靜待下文的樣子。

葉慈輝叫了一聲，道：「大姑，我有一事非常對不起你，爲了那件事，我一直愧悔不安，現在我也想透了，你罪我也好，看不起我也好，我要向你說個明明白白了。」

天香玉鳳邵文瑛眉頭微微一聳，道：「你沒有什麼對不起我的地方呀！」

葉慈輝道：「大姑，你一開始，就對我很好，但我却第一次就騙了你，對不起你。」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道：「大姑，你還記得不，你要我替你將一把玩具小刀給一位大叔的事。」

天香玉鳳邵文瑛點了一點頭，道：「當然記得，難道你沒有替我交到？」

葉慈輝道：「交是交到了，可是不是你原來的那一把。」

天香玉鳳邵文瑛臉一變道：「什麼？你掉換了我的『天元刀』？」

葉慈輝道：「那完全是李大叔的主意，我們當時上了他的當。」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你爲什麼當時不告訴我？」

葉慈輝道：「他殺了我的師父師兄，又威脅要殺我，我那敢亂說。」

天香玉鳳邵文瑛沉思了一陣道：「我記得你當時說，殺死你師父的是一位藍衫書生。」

葉慈輝道：「那也是李大叔教我說的，當時，我根本就不知他是什麼人。現在我才知道他是什麼人。」

天香玉鳳邵文瑛病得原本虛弱萬分，這時，一張秀臉更是蒼白得沒有半點血色，胸腹急促地起伏着，說道：「你道他是誰？」

葉慈輝說道：「玉劍藍衫周宗良周大哥。」

天香玉鳳怔了一怔道：「你叫他周大哥？」

葉慈輝道：「是，我就叫他周大哥，現在我們已是好朋友了。」

天香玉鳳邵文瑛秀目之中，突然淚光盈盈的道：「他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葉慈輝搖了一搖頭道：「我沒有向任何人說過，我怕人家不相信我的話，今天我特別向大姑說明這件事，一則向大姑認罪，再則，我要請問大姑，李大叔到底是怎樣一個人？」

天香玉鳳邵文瑛嘆了一口氣，道：「你這話不是問得多餘。」

葉慈輝劍眉一軒，雙目猛然大張道：「你們爲什麼……。」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我們發現他爲人不好，那也是最近的事，可是，已經遲了。」

葉慈輝一震道：「此話怎講？」

天香玉鳳邵文瑛慘然一笑道：「你看我現在成了什麼樣子？」

葉慈輝閃動着目光，道：「你這病與他有關係嗎？」

天香玉鳳邵文瑛輕嘆一聲，道：「我也不知道與他有沒有關係，最奇怪的是，我們師兄弟九人，其中有五人，都患了這種枯血癆。」

葉慈輝肯定地道：「不用說，一定是他搗的鬼。」

天香玉鳳邵文瑛接着又道：「最糟糕的是，師父他老人家對他言聽計從，信任有加，把門戶也交給他接掌了。」

葉慈輝心中一動道：「令師會不會是受了他的挾持威脅？」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這個倒看不出來。」

葉慈輝道：「他接掌門戶之後，爲人行事，有沒有重大的改變？」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沒有，一切還是蕭規曹隨，像從前一樣，保持着南坪橋的門風，而且，比起從前來更是做得有聲有色。」

葉慈輝偏頭沉吟了一陣，道：「他表示得這樣好，你們又怎樣發現他不是好人的。」

天香玉鳳邵文瑛蒼白的臉上，泛起一抹紅霞，搖了一搖頭，沒有作言語上的回答。

看她這種神情，顯然，有不便言宣的地方，葉慈輝輕輕的咳了一聲，道：「你說他不好，不知道是你個人的感覺呢？還是大家一致的看法？」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也許大家有些同感，也許只是少數人的看法。」

葉慈輝沉聲一嘆，道：「都怪我，我要是能早把他的爲人揭穿，也許他成不了今天的氣候。」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也許你從前說出來，根本就不會有人相信。」

葉慈輝垂首輕輕嘆了一聲，說道：「大姑，……。」

天香玉鳳邵文瑛一笑道：「不，你現在已經長得這般大了，不要再叫我大姑了，還是叫我一聲姊姊吧！」

葉慈輝搖頭道：「這怎麼可以。」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爲什麼不可以，你不是也稱周宗良爲大哥麼？」（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飛雲戰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方天星混入周家爲傭，一晚禦賊有功，周百燦向他盤問師承，方天星說出身六合門，但胡謅師父名號，周百燦原與六合門師祖有金蘭之誼，故對方天星另眼相看，並說出六合門二代弟子桑桐叛門弒師的事，本對桑桐沒有好感的方天星，心中對他這位撫育他敎誨他的桑桐更存下了痛恨的心理，但卻除不去心中對桑桐的害怕，他在周家卧底匝月，仍未有所行動，桑桐已不耐，派許冰荷潛入周家找他，催他早日動手，方天星支吾其辭，原已對他鍾情的許冰荷，竟藉此向他投懷送抱，緊擁着他，似中魔般——

急雨驚雷夜　偷襲奪寶天

方天星苦笑了一下道：「冰荷——妳振作一下，這裏不行……」

許冰荷痛苦的垂下頭來！

過了甚久，她才緩緩的站起身子來！

方天星緊握住她的手，卻不知說些甚麼才好！

「星哥……」許冰荷凄凉的笑着：「我們是這個世界上最可憐的兩個人，有時候想起來，我眞不知道活在這個世界上到底是爲了甚麼？」

說着她臉上現出了一片悲慘。

方天星忽然緊緊的擁着她——

「我們就要轉運了——」他自信的道：「命運是要我們自己創出來的——」

「可是……」許冰荷黯然的搖着頭道：「你看老當家的能夠放得過我麼？不——永遠也不會的！」

「會的！」方天星長吁了口氣道：「妳回去告訴老當家的說，多則十日，少則三天，我一定把他要的東西弄到手回去見他！」

許冰荷一驚道：「眞的？」

方天星冷笑道：「爲了我，爲了妳，我們未來的一切，我只有這麼做了！」

「星哥，你眞好！」

這一次她眞的笑了，像花，迎着春風那般的綻開了笑容，露出編貝似的兩排玉齒！

方天星苦笑道：「這件事我純粹是爲着妳才做的——」說完他毅然的站起來道：「天不早了，妳回去吧！」

許冰荷怔了一下，遂卽動手整理着蓬鬆的一頭亂髮，方天星卻是黯然失神的坐在一旁椅子上發着呆。

她把頭髮整理好，回過頭來看着他。

失神的兩張臉！有若「牛衣對泣」！

方天星忽然笑道：「我們這是怎麼了？」他走過去拍着她的肩道：「冰荷——回去等着我吧，請相信我，我絕不會辜負妳的！」

許冰荷點頭道：「我相信你！」她忽然苦笑道：「我忽然想到，假使沒有你的日子，我將怎麼活下去？要是你變了心，我也只有死路一條！要是——」

方天星輕輕在她臉上打了一下，許冰荷一笑而止，二人緊緊握着手。

「我走了！」許冰荷說。

方天星點點頭，遂卽走過去，附着窗戶聽了一會兒，輕輕的把窗扉推開了一半，向外張望了一下。

窗外是矮矮的一圈竹籬，籬外是一畦菜園！

時近午後，驕陽一片洒在園子裏，渲染出一片碧綠，跳過這矮菜園，遠遠的湖畔柳陰之下，拴着一匹雜花駿馬！就是冰荷的坐騎！

許冰荷向外看了一眼，回頭向方天星道：「你可千萬提防着，老當家這個人可是心黑手辣，這件事要是你幹不成，乘早給我先打個招呼——無論成不成，我們都得想法子離開這裏！」

方天星道：「我知道！你回去叫他們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許冰荷點點頭，翻身掠出！

菜園子裏種的是茄子，許冰荷就施展上乘輕功，一路踩踏着茄葉，倏起倏落的去了。

方天星關上了窗戶，心裏浮現出一片新的希望——

他原來已不打算再下手作案，可是冰荷的來，卻又平添了他無限勇氣。

他決心再狠下心，幹上一回！

× ×

雷雨之夜！

閃電，雷聲，暴雨，狂風，給周家帶來了一番激盪和恐怖！

夜行人是不會選這種天來作案子的！

然而方天星卻以爲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

他全身包裹在黑色油綢子夜行衣靠裏，嘴裏橫咬着一口短刀，偸偸的潛出房門，就在一個閃電之後，他已翻身掠上了房簷！

雨水打在瓦面上，滑溜溜的——

對於夜行人來說，這是最苦惱的一件事，一不小心，由瓦上摔下來，眞要摔死了倒好，要是因此被擒，那可有得罪受。

方天星早已注意到了。

他足下所穿的這雙鞋子，純係人髮所編製而成，非但落地無聲，而且沾足碧瓦亦不會滑脫，對於黑道夜行人來說，實在是一件恩物！

是以，他穿行在沾滿雨水的瓦簷上，絲毫也不覺得滑溜不便！

倒是因爲心裏懷着罪惡，像是冥冥中有種無法抗拒的內在壓力，緊緊的壓迫着他，即所謂「作賊心虛」的那種感受吧！

周家的幾間房子，對他來說，那是再淸楚也不過，不須要怎麼打量，已經就摸淸楚了。

這時候，周老太爺的那間書房還亮着燈，證明他老人家還沒有就睡！

方天星把身子彎下來，施展「淺水魚功」，活像一條泥鰍般的靈活滑溜。

伏身簷下向着對面窗內畧一打量，即見窗扇半開，周老正伏案在書寫着甚麼！

方天星把身子轉過來，雙足一踏瓦面，已施展「金鯉倒穿波」的身法，落身在地——

他取下口中刀，正欲向門縫間揷下。

就在這一刹，他看見了一些稀奇事。

一條影子有如冲天大雁般的射空直起，起先，方天星還看不淸是甚麼玩藝兒，可是就在這條人影翩翩落下時，他忽然看淸了。

那是一個人！

這一突然的發現，不禁使得他陡然一驚！

眞他媽的。他心裏暗罵着，早不來晚不來，偏偏自己出現的時候又來了外人！

恩念中，他身形側轉，忙把身子躲向暗處。

那個人高高的拔起，輕輕飄下，落地無聲，眞比四兩棉花還輕！

方天星一向以輕功見長，在同門中，算得上是個佼佼者，然而此刻，在他目睹着這個夜行人的身法之後，他不得不自內心潛昇出由衷的敬佩之意！

這個人身法眞正是稱得上「高明」二字！

只見他身形甫一下落，遂即第二次騰空而起，有如長空一烟，說不出的迺邐自如！

這一次他身子落下的地方，正離着周百燦那間書房不遠，方天星突然一驚，暗忖着夜行人忑以大胆。

那個人身子向下一落，左足微起，擺了一個金鷄獨立的架式，已把瘦長的軀體，固若磐石般的立在了當地。

這時瀟瀟夜雨，正淅淅下着。

借着一片燈光，方天星可就把來人瞧了個淸楚！

——四十五六的年歲，黑黝黝的肌膚，一雙瞳子深深的窪陷在眶子裏，雙顴高聳，映襯着他臉上凹凸不平的骨峯，挺鼻樑，「四」字口，好威猛的一張面相！

方天星只一眼，已可斷定來人絕非尋常之輩。

這一點，僅僅只需由來人那雙精光四射的眸子，即可判定！

這人身高是在六尺開外，一身深紫色油綢子水靠，像是爲防行動不便，在四肢腿腕間，各加絲帶綑虆，看上去挺勁有力，絲毫不礙他來去行動自如！

他遠遠停立，那雙烱烱有神的珠子，瞬也不瞬的向着房內的周老打量着。

由於他站立處的地形特殊，是以他可以淸晰的打量屋內人而裏面人卻難以看見他的一切。

對於方天星來說亦復如此！——方天星可以看見他，而他卻看不見方天星！

這人雙肩高聳，高高的隆起一團，看起來似乎肩臂間肌肉極爲發達有力。

就在他寬闊的肩背後側，斜揹着一把閃閃有光的兵刄——「護手單鈎」！

這種兵刄，江湖武林中多有傳聞，但方天星也是僅聽傳聞，還是第一次目睹。

——那把傢伙足有三尺五六長短，較劍刄畧窄，通體上下紅紫光華閃爍刺目，那彎出的尖頭部位，看上去更爲鋒刄，尖利無比！

方天星甚至於可以淸晰的看見他的面部表情！——那是種恨惡到極點的表情！

他緊緊的咬着牙，臉上陡地現出了一絲冷笑，卽見他探手入懷，取出了一根長近一尺的銅管。

銅管一端有一個扁圓形的吹口，另一端卻尖尖的長伸而出！

方天星一時還弄不淸楚這是個甚麼傢伙，即見那人另外又取出了一個小小的竹筒，打開了竹筒前端的蓋子，由其內倒出了兩根細長的鋼針，放入銅管之內！

看到這裏，方天星立時明白過來。

不可置疑，必然是一樣厲害的暗器。

這個念頭方自在方天星腦中閃過，卻見那人已把銅管放入嘴內！

方天星大吃一驚，暗叫一聲不好——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方天星騰身直起，待向那人撲到的一刹那，似乎已遲了一步，那人嘴裏已然吹動。

只聽得「噗！」的一聲，其實這聲音也極爲糢糊，夜雨之下，只見一綫銀光，細若游絲的閃動了一下，並不比雨絲有何差異，只一閃，已射窗而入。

緊接着，窗扇霍然大敞，一條人影已自窗內翻縱而出！

是時，方天星的身子已向這人撲到，他因一時沒有襯手兵刄，而把含在嘴裏的一口短刄用力向着那人身上刺扎了過去！

那個人果然高明之至！

只見他手勢畧翻，手上的那根銅管「錚」然有聲，已把方天星的兵刄格開，迎架之間，竟是力量絕大，以方天星手掌上勁力，竟是難以把持得住，掌心一陣子發熱，那口短刀已脫手而出，足足飛出丈許以外，錚然作聲，揷立在泥土地上！

方天星也因爲對方猝然的加諸勢子，

整個身子向後倒翻了出去。

同時間，這人左手揮出，以十成的力道，迎架住窗內猝出的周百燦——

周百燦是否爲那人所發暗器銀色長針所中，不得而知，只見他白髮怒張，顯然是怒到極點模樣！

隨着他身子甫一縱出的疾快勢子，一隻右掌已用佛門「大開山掌」的功力，挾雷霆萬鈞之勢，直向着來人面門上擊去！

兩隻手掌不偏不倚的迎在了一塊！可以想知，該是何等猛厲的一擊！

就在兩隻手掌甫一相接的當兒，兩個人的身形就像是兩隻碰在一起的球也似的霍地分開來！

閃電再閃，雷聲震耳！

方天星由雨地裏一滾而起，目睹着周百燦正自與那個紫衣人面對面的注視着。

「方順——」周老太爺冷冷的說：「這裏沒有你甚麼事，你也不要驚動外人，速速回房去吧！」

方天星答應一聲，趕忙轉身退出。

他當然不會眞的離開現場，只不過躲身在一塊假山石下，仍然向現場注視着。

周百燦顯然是因爲大敵當前的緣故。目光自一開始即聚精會神的注視着對方。雨水順着他滿頭白髮，鬍鬚上淌瀉下來，閃電下其亮如銀！

他對面的那個紫衣漢子，也因大敵當前，絲毫不敢太急！

他已把背後的那把護手鈎撤到手中。

但是他却不敢向周百燦猝然出手！

須知高手對敵，一招之失即有喪失性命的可能！尤其是在未能確定對手虛實前出招更應特別小心，一招之失，往往可置自身於萬刧不復之地！

周百燦冷森森一笑道：「如果老夫這雙招子不花，朋友你大概就是『鐵臂哪吒』井雁行了！失敬！失敬！」

紫衣人臉上起了一陣冷酷的笑意。

「老兒——」他露出一嘴森森的白牙道：「算你還有點眼力，不錯，我就是井雁行，自從那日你傷了我的人，用陰掌廢了金鷄羽性命，我們這個樑子就結上了！」

周百燦嘿嘿一笑：「姓井的，你說錯了，咱們這樑子結的應該還要早一點！」

「早一點？」

「不錯！」周百燦道：「應該還要提前五年！」

井雁行怔了一下道：「這話怎說？」

周百燦左手拉着右手的袖口，臉上閃爍着極度的仇恨，他啞笑了一聲。

「何必明知故問，井雁行，以你這身功夫，大可亮開招子說話，你就給一句實話吧！」說到這裏，周百燦向前邁進一步，「五年前，以六陰手法殺害我兄弟周寶光夫婦，火焚寶光樓，殺人越貨的那幫子人，可是你所爲？」

井雁行臉色一變，頻頻的點着頭道：「不錯，是有這麼一回事！老兒，你此來是爲你兄弟報仇來的？」

周百燦哼了一聲，道：「不錯，我等着這一天已經很久了！」

說時他身子微微向下一蹲，兩隻手向着後衣下擺裏一抄，手上已多了一對精鋼打製的黑色純鋼圈子！

井雁行一揚手中鈎，狂笑道：「老兒，今夜此時這般的一個打法，只怕對你不利吧！」

他顯然指的是周百燦患有風濕身手不便！骨子裏却暗含着激將之意！

周百燦果然中計，咆哮一聲，身形驀地騰空而起！

閃電乍亮，周百燦身子有如神龍天降，霍然向着井雁行身上襲到！

他手裏的一對鋼圈，名叫「離魂子母圈」，乃是他多年來仗以成名的兵刃，平素絕少施用，然而一經展出威力無匹！

即見一大一小兩圈光影，以雷霆萬鈞之勢霍地向井雁行頭、背兩處地方猛力打落下來！

也就在這一刹間，井雁行的護手鈎同時揮出！

雷電之下，這把長鈎，閃爍出蛇也似的一彎長虹，迎接住周百燦落下的雙圈！

「叮噹！」一聲脆響！

兩條人影就像球也似的被反彈出去！

從表面上看來，不過是兵刃相互的一擊，然而其間的力道却是非當事人不能體會出來的！

一擊之後，周百燦身影婆娑，井雁行更是邯鄲步影。

雷聲隆隆——

暴雨傾盆！

風，雨，雷，電……醞釀着可怕的自然天威！

天籟掩飾了一切！更何論現場渺小的兩個人！

方天星倚身在假山石下，眸子瞬也不瞬的注視着現場的兩個人！熱血在心裏激動着，他蓄滿了勢子，以備必要時出手向井雁行作制命的一擊！

只是他却苦於插不上手！

因爲現場兩個人，身手是那般的詭異高超，在沒有分出勝負之前，簡直看不出一些兆朕。

兩個人影，一共合結了兩次。

周百燦由南裏來，井雁行由北裏迎。

周百燦的雙圈掄向肩後！

井雁行的單鈎却搭在臂彎！

雷聲隆隆！

風雨加劇！

這小院一角，兩個人的拚搏，驚心動魄生死之戰，反倒被掩飾了，反倒像是渺小得微不足道！

高手出招，畢竟不凡！

你猜不出周百燦雙圈的出勢，更難以想像井雁行橫架在臂彎間的單鈎，是何等的詭異！

這一切俱都在眼前的這一瞬間展露出來！

首先是周的雙圈施了一招「撥風盤打」的勢子，就空直落而下！

緊接着井雁行的雙鈎如銀蛇猝閃，由下而上，傾斜着揮出去！

想像中必然是頗具聲勢的一次交接！

事實却又是大異其趣！

周百燦的雙圈其實並不是旨在傷人。

井雁行的單鈎更未曾想到眞要招架！

雙方都心存詭詐！

動手過招原本就是集詭詐於大成！只是看看誰的心思靈巧，能够得隙而入！

畢竟薑是老的辣！

對方天星來說，呈現在眼前的這番打鬥竟是那般的糢糊，他們究竟是如何變換招式的，方天星根本就沒有能看清楚！

總之，當閃電再亮的時候！周百燦手上的那一對鋼圈子，已經左右各一的按在了井雁行的兩肩之上！

在此一刹，井雁行手上的那把護手鈎却也斜揮出去！

閃電之下，這口護手鈎，亮出了一道奇光！

周百燦鼻子裏「哼！」了一聲，一連後退了好幾步，才拿樁站穩！

井雁行向後一翻，整個人坐在雨地裏！仰頭，吐出了一口鮮血！——

他發覺到情勢對自已不利時，再也不肯在這裏多躭擱一分鐘！

只見他手按地面，整個身子箭矢也似的射了出去，緊接着一連幾個滾躍之勢，已翻出院子，一路落荒如飛而逝！

周百燦怒嘯着自後面撲上，十數步後，已因爲足下不穩，跌坐在雨地裏——

當他掙扎着站起之時，方天星已來到了他面前！

周百燦怒吼一聲，還待撲上時，方天星已攔腰把他抱了起來！

雨勢未止——

傾盆大雨，早已混淆了二人視綫，兩個人活似兩隻落湯鷄，全身上下水淋淋的濕成一片。

方天星力抱着周百燦，方自來到堂屋階前，只見友梅端着一盞燈方自現身來！

當她乍然發覺到二人時，由不住大吃了一驚，幾乎嚇得叫了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啊——啊……爺爺！……」

方天星匆匆抱着周百燦步入堂屋，把他放置在一張座椅上。

友梅持燈近看，再次的尖叫了一聲，手裏的燈幾乎把持不住，墜落下來！

燈光下只見周老太爺全身汗濕，皓髮銀鬚緊緊貼在他瘦削的面頰上，那樣子簡直就像是一個鬼，這還不說，再看他身上那襲長衣，由胸而下，已爲利刃分成了兩片！

小腹部位，一片鮮紅，鮮血混合着雨水，渲染着一片血漬。

周友梅大駭叫道：「爺爺……你怎麼了？」

方天星一面用力的撕開周百燦身上的衣服，一面招呼友梅道：「姑娘快取刀傷藥來！」

周友梅答應一聲，放下燈轉身就跑！

只聽周百燦怒吼一聲道：「井雁行，小輩——」

他身子霍地向上一挺，雙目一睜，頓時閉過了氣去。

× ×

一切都趨於平靜——已是天光大亮。

風，雨，雷，電……一切都停止住，代之而起的是東方冉冉昇起的那輪紅日！

友梅靜靜的坐在一旁淌着淚——

周百燦平靜躺在床上——

朝陽射在他臉上，映襯着那些凹凸的骨格，更顯得憔悴瘦弱！

「爺爺……」周友梅傷心的道：「你老人家傷得這麼重，這可怎麼辦？這附近又沒有好的大夫！」

周百燦鼻子裏冷哼了一聲，說道：「我一時還死……不了……」

他依然顯得那麼的倔强，冷笑着接着又道：「那廝傷得也絕不會比我輕，唉——如果不是我的腿下不得勁兒，他是絕對逃不開我的離魂子母圈的！」

說着滿臉恨恨，忿忿不已。

周友梅道：「姓井的竟然敢找上門來，未免欺人太甚，我這就找上他的胡家塘去——」

周百燦咳了一聲道：「站住——」

友梅恨恨的咬着牙，忽然撲向床邊，緊緊的抱着爺爺痛泣了起來。

周百燦伸出一隻手，輕輕的撫着她的背。

「孩子，快不要哭了，爺爺還有重要的話跟妳商量！」

「爺爺……難道我們就這麼的讓人欺侮？」

「友梅……妳坐好，爺爺有話要告訴妳！」

周友梅一面擦着眼淚，遂即坐正了身子。

「妳莫非以爲姓井的來是向爺爺復仇來的？」

「那……」周友梅睜大了眼睛道：「難道還有別的意思？他爲什麼來的？」

周百燦冷冷一笑道：「這個人很不好對付，他雖然爲我離魂子母圈所傷，但是絕不會就這樣死心的——」

友梅吃驚的道：「那他還會有什麼企圖？……我們家自從兩次遭刧以後，已經沒有什麼值錢的東西了，他們難道還放不過我們？」

周百燦鼻子裏冷冷的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過了一會兒，他才道：「妳看看窗外有人沒有？」

友梅怔了一下，點點頭，走過去推開了窗子，只見方天星正在整理着花枝。

她轉回頭來，道：「沒有什麼外人！只有方順在整理花！爺爺，莫非你有什麼話要說？」

周百燦點了一下頭，吶吶道：「妳叫方順先離開一下，我有要緊的話要告訴妳的！」

周友梅一笑道：「方順聽不見的，再說他又是個老實人，你老人家難道還要防他麼？」

「妳不知道——」周百燦不耐的道：「妳聽我的話做，錯不了！」

周友梅就轉向窗前，却見院子裏的方順自已已轉向後院，去整理那一架的籐蘿花。

她就關上窗戶，回身告訴周百燦道：「他到後院子去了！」

周百燦點點頭道：「沒別的人了？王媽他們呢！」

友梅道：「都不在，你老人家放心吧，不叫他們，誰也不會來的！」

周百燦嘆息一聲道：「丫頭！妳知道什麼？——」

說着他欠身欲起，友梅忙走過去扶着他坐起來。

周百燦想是因爲觸動了傷處，痛得哼

了一聲。

「怎麼了？」

「不要緊！」周百燦握住了孫女兒的一隻手道：「這件事我本來不打算就告訴妳的，可是現在妳看看，我傷成這個樣子……不告訴妳是不行了！」

「爺爺，到底是什麼事嗎？」

「丫頭——妳想想看，妳大叔是怎麼死的？妳父母又是怎麼死的？」

「不是……姓井的一幫子匪徒下的毒手麼？」

「姓井的爲什麼會找上他們？」

「那——」友梅怔了一下道：「不是爲了那些珠寶……麼？」

「珠寶？哼哼……」

周百燦冷笑了一聲道：「什麼樣的珠寶會看在他們眼睛裏？」

「那又是爲了什麼？」

周友梅睜大了眼睛，一副匪夷所思的樣子。

周百燦哼了一聲道：「那是因爲我們周家的一件傳家之寶！一件價值連城的寶貝——珍珠衫！」

「珍珠衫？」

「不錯！」周百燦胸部不停的起伏着道：「這些人窮心極力，殺人放火，無非是意在這件寶貝……一旦這件東西到了他們手裏，才說得上是天下太平，要是這件東西一天不能到他們手裏，就一天不得安寧！」

「那麼爺爺……這件珍珠衫現在在那裏？」

「在我這裏！」

「在——在爺爺手裏？」

周百燦點了一下頭，冷笑着道：「所以井雁行小輩還是不肯甘心！才會三番兩次的找上門來生事！」

友梅緩緩的點了一下頭道：「原來這樣……」

周百燦道：「我一直認爲這件東西由我來保管是最適當不過，可是現在……」

說到這裏，他苦笑的搖了一下頭——

「……可是現在我不得不把它交給你來保管了……」

周友梅吶吶道：「我來管……？爲什麼？」

「你該看得出來，我是不行了……」

「爺爺——你老人家爲什麼要這麼說？你的身體，很快就會復元的！」

周百燦苦笑道：「也許會有那麼一天，只是那時候這件珍珠衫只怕已經落在外人的手裏了！其實妳也是沒有能力能夠保住它的，只是我別無選擇——」

周友梅還要說話，周百燦止住她，搶先開口道：「現在我要你見識一下這件東西——」

說到這裏，他忽然皺了一下眉毛。

友梅機警的道：「爺爺，你老聽見了什麼？」

說着，她迅速的推開窗戶。

外面靜靜的，沒有一個人。

她轉回來，關上窗戶，又走過拉開了門。

門外依然不見一個人影。

「沒有一個人！」——她走過去坐在床頭。

周百燦道：「也許是我聽錯了，我太緊張了，孩子，妳要知道這件事的重要性，稍一不愼，就得會有殺身之禍，是以我不得不格外小心！」

說到這裏，他頓了一下，又道：「方順呢！」

友梅搖搖頭道：「剛才在後院整理花，也許在他自己房裏，爺爺要叫他？」

「不——不……」

周百燦道：「方順這個人，妳以爲靠得住麼？」

「當然靠得住——」

「只怕不盡然！」

「怎麼——爺爺你老人家莫非發現了什麼……？」

這個消息使得她大吃一驚！

「我當然還沒有發現到什麼……不過——不過……」

他眉頭皺了一下，緩緩的道：「他是一個很漂亮的人，他的身世以及師門的淵源，不得不令我生疑！」

「疑心什麼？」

周百燦冷笑了一聲，過了一會兒，他才道：「我懷疑他與那個『九翅飛鷹』叫桑桐的人有什麼勾結！」

「啊——」友梅吃驚的說道：「爺爺……這是眞的？方順，他不像是一個壞人呀！」

「他的確不是一個壞人，可是這些日子的相處，我發覺出他有着重重的心事……不知道妳可曾注意到了，這個人臉上是很難很難發現笑容的！」

提起這一點，友梅倒也深有同感！

她想了想，點點頭，說道：「爺爺一提，我倒是覺得不錯，可是這也不能證明什麼呀！」

周百燦點點頭，說道：「我還在觀察他……」

冷冷一笑，他接下去道：「但是在沒有查清楚他以前，我們却不可掉以輕心——所以，有關周家至寶，珍珠衫的事，妳千萬不可在他面前透露出一點點口風！」

「當然——爺爺請放心好了！」

「好——那麼妳現在扶我起來！」

說着他邁了一條腿至床下！

友梅忙摻着他，關心的道：「爺爺，你老人家的傷……」

「不要緊——」

他一面說，已挺身站起。

友梅摻住他，說道：「你老人家要幹什麼？」

「到書房去！」

友梅怔了一下，只得扶着他進入到隔間的書房！

周百燦坐下來，手指了一下窗戶，友梅忙過去把窗戶關上！

這間書房佈置得很簡單，一張書桌，一張籐椅，另有一具矮几，上面陳設着一面設計古雅的三弦古琴！另外正面壁上，懸掛着一張松鶴童叟古畫！

周百燦手指古畫道：「捲開來！」

友梅遲移了一下，遂即依言把畫面撩開，遂卽現出了半面粉壁，看不出任何異態！

周百燦說道：「你在中間四角，各拍一掌！」

友梅應了一聲，依言照做！

就在她第四掌方自拍下的一剎那，只聽得「克克」一陣聲響，粉壁間竟然開了一扇門扉！

那是小小的一扇門扉，大小不過才尺半見方，只能稱得上是個暗櫃而已。

周友梅不勝驚異的由那櫃子裏檢出了一個黑漆的匣子來，她轉手把它交給了爺爺。

周百燦把它放置在桌上。

友梅剛剛要用手去觸摸。

周百燦忽然叫道：「慢着！」

友梅一驚後退一步。

周百燦遂卽由身側拿起了手杖，輕輕向着那黑漆木匣子點了一下，卽聽得「克！」的一聲，一陣粉紅色烟霧，陡地自漆匣四角噴出，在烟霧噴出兩尺左右之後，隨卽形成了一幢粉紅色的烟帳，冉冉向空中昇起！

不待周百燦關照，就在那幢粉紅色的彩烟方自噴出的一剎，友梅已本能的閉住了呼吸。

卽見那高昇的烟帳一直盤昇到室頂，才緩緩散開，向室頂間徐徐滲出！

周百燦鼻子裏哼了一聲道：「這是我獨家精心所設計的『五毒透心散』，常人只要吸上一口，輕者終生癱瘓，重者當場斃命，然而只要不過於靠近，是不容易吸入的，只在兩尺之內有效！」

友梅聽得胆戰心驚不已，其時，也就是那扇箱蓋敞開的一剎，一幢寶光已自箱匣之內怒湧而出！迫使得友梅的視線自然的投入箱內！

箱子裏一共分爲兩格！

一個格子裏盛着滿滿的翠玩玉器，珍珠寶石，另一個格子裏，却疊着一件純白的珍珠短衫！

周友梅的目光，就在箱蓋開啓的一剎，自然的投視在那件珍珠短衫之上！

那可眞是她生平僅見的一樁寶物！

——一種奶黃會同着粉紅色的瑩瑩霧光，聚擁着匣內的那件珍珠衫上，描繪出一圈彩光銳氣，相形之下，竟使得邊側的那些珠寶玉玩大爲失色。

「啊——」友梅驚異得張大了她的眸子。

「拿起來！」

「是，爺爺！」

一面說着，她遂卽伸手把這件珍珠短衫，自漆匣內拿起來，衣衫展開，寶光益盛！

——那是一件男人穿着的外衫，式樣寬適，通體上下，爲數千顆光彩奪目的明珠所穿綴，每一顆都有小指甲蓋那般大小，粒粒潤圓，毫無瑕疵！

友梅拿在手裏，只覺得入手輕盈，並非想像中的冰寒，却有一種難以想像的溫潤之感！

果然是一件價值連城的罕世之寶。

周百燦目覩着這件傳家數代，多人爲它喪命的稀世奇珍，亦不禁深爲感慨——

他長嘆了一聲，道：「此寶冬暖夏涼，昔日傳爲南蠻王所有，因妳先高祖父對蠻王有救命之恩，乃蒙賞賜，那時這件珍珠衫，尙還沒有如此名貴！」

他用手杖指着珍珠衫邊沿的一圈粉紅色珠子道：「直到妳曾祖父那一代上，碰巧妳曾祖父生性最喜收藏名貴珍珠，乃將九十八粒罕世大珠，傾數加綴在這件珍珠衫上，以爲滾邊，又加了十二粒上翠爲扣，才使得此一珍珠衫，更爲身價百倍！」

頓了一下他才又接道：「這件珍珠衫還有更希罕的地方，防火——穿着它可使得環身四週的火勢迅速退開尺許以外。」

「啊——」

友梅睜大了眼睛，不勝詫異！

就在這一瞬間，只聽見院子裏發出了一陣叫嚣之聲。

二人大吃一驚！

周友梅慌不迭的把這件珍珠衫塞進到漆匣裏，只聽得房門被搥得一陣亂響！

是丫環素喜的聲音道：「不得了啦！——失火了！」

「啊——」友梅急向祖父道：「爺爺，我去救火——」

周百燦顯然也爲這突出的事件嚇了一跳！

友梅慌張的開了門，素喜急促的撲進來——

「小姐……怎麼辦？怎麼辦？」

「在那裏？」

「後院廚房——」

友梅一怔，道：「周福跟方大哥他們呢！」

「方先生不在……周福王媽，都在救火——」

「快跟我去——」

說着，兩個人慌張而去！

周百燦恨聲道：「這可怎麼好？……怎麼好！」

他匆匆收拾着那個盛裝珍珠衫的匣子，身子過虛，只覺得衷氣不接，手脚顫抖的厲害——

就在這時，他身後人影一閃。

方天星已極其輕靈的來到了他背後！

周百燦雖然在重傷之下，可是他的聽觸觀能，依然有過人之處，雖是些微聲響風力，也能使他有所警覺！

他陡的轉過身來——

要在平素，方天星如何能是他的敵手，只怕連他的身邊也難以欺近，然而此刻的情形却斷然不同！

周百燦身子才轉回一半，一口鋒利的匕首，已按在了他頸項之間。

「不許動——」

方天星壓低了嗓子，道：「把箱子給我！」

處此大變，任何人都會爲之一懼！

方天星就把握着這一剎，左手突出，迅速的把箱子搶到了手中——

任務既達，他並沒有絲毫要傷害對方的意思！

「多謝了！」

陡地抽刀退身，折身向窗外縱出！

然而，他未免太輕估了這個受傷的老人！

事實上，像周百燦這類奇人，卽使是在重傷之下，亦有其不可思議的功力和技能！

就在方天星方自抽刀退身的一剎間，周百燦已翻身現掌，發出了奇妙的「小天星」掌力。

（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五龍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狄珏身陷牢籠，幸落入機關前抓住了龍小婕作人質，同被囚於地下室中，終於，龍小婕一來怕死，二因愛上了狄珏，自動打開鐵籠門，與狄珏循着地洞狹徑，奔出地洞，此際驀見遍地蛇羣，狄珏急抱着龍小婕躍登五丈高的石塊上，因出洞時狄珏曾殺死不少毒蛇，致惹來蛇王子尋仇，驅策無數毒蛇到來，把那塊高逹五丈，上豐下銳的石塊團團圍住，處此生死難卜關頭，龍小婕問狄珏承不承認她是他的妻子，狄珏答稱現在實無法答覆，因爲杜秋娘與大野一條龍之間，似有一樁極爲複雜的恩怨——

蛇窟藏溫玉　異域出奇葩

綠鳳凰道：「就爲了那把短刀？」

狄珏道：「不錯，因爲那把短刀關係着幾條人命。」

綠鳳凰說道：「我不懂，你何不說明白一點。」

狄珏道：「內情十分複雜，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明白的，總之咱們是敵是友，現在還難斷言，妳叫我怎能答復妳呢？」

他語音一頓，忽然啊了一聲道：「小婕，妳聞。」

綠鳳凰精神一振，道：「我聞到了，是雄黃。」

狄珏道：「不錯，咱們有救了，我想施放雄黃之人必是妳爹。」

雄黃是蛇虫的尅星，只要被雄黃燻到的蛇虫，便立卽癱瘓在地上，蛇虫碰到尅星，還能不立卽大亂？

蛇王子大吃一驚，急忙連聲怪嘯，也止不住四散逃奔的蛇虫，他知道這回澈底的失敗了，兇目向狄珏瞥了一眼，逕自擰身落荒而逃。

綠鳳凰道：「你瞧到他的目光沒有。」

狄珏道：「瞧到了，他似乎對咱們十分惱怒。」

綠鳳凰道：「咱們與此等人物結上仇恨，今後只怕要枕席難安了。」

狄珏道：「不錯，此人留他不得，妳先回去，我收拾了他就來。」

他晃身躍下巨石，向蛇王子逃去之處急追，耳中還聽到綠鳳凰的呼聲，他已馳出數十丈外了。

蛇王子身法極快，直到十餘里之外才追到首尾相接。

蛇王子忽然止步旋身，一雙閃着綠芒的眼珠向狄珏冷冷的凝視着。

忽然他哼了一聲道：「你是誰？」

狄珏一怔道：「啊，你會說漢語？」

蛇王子道：「廢話，是我在問你。」

狄珏道：「我是誰都不要緊，結果還是一樣的。」

蛇王子道：「殺我？」

狄珏道：「你很聰明。」

蛇王子道：「咱們有仇？」

狄珏道：「原先沒有，今後……」

蛇王子道：「今後我不會放過你跟綠鳳凰的。」

狄珏道：「你認識她？」

蛇王子道：「別忘了我生長在西南。」

狄珏道：「所以我必須找你。」

蛇王子道：「你自認殺得了我？」

狄珏道：「我想試試。」

蛇王子道：「希望你不要後悔！」

狄珏道：「只要能够爲江湖朋友盡點心力，後悔也不要緊。」

蛇王子道：「好，你動手吧。」

狄珏道：「注意了。」

長劍一顫，精芒驟起，蛇王子來不及作任何應變準備，他身上的毒蛇，已全部一寸一寸的掉了下來。

蛇王子的武功不弱，他却自出道江湖以來，從未見過如此凌厲的劍招，他呆了，簡直有點手脚無措。

其實發呆的不止是他，狄珏同樣的神色錯愕，傻呆呆的瞅着這位玩蛇的怪人。

他原是赤裸着上身的，因爲身上纏滿了蛇

虫，能够見到的地方不多。

現在他身上的蛇虫被狄珏的長劍斬了下來，整個赤裸的上身完全暴露出來了。

古銅色的肌膚，相當結實，豐滿而不顯得肥胖。

柳腰一握，圓圓的肚臍露在獸皮之外，看來相當迷人。

胸前一對豪乳，堅挺着像兩座小山，正隨着呼吸在輕輕顫動。

她，原來是一個女人。

這一意外的發現，使得狄珏神色一呆，但這微微一呆，却爲他帶來一場罕見的災難。

因爲當他微一分神之際，忽然一綫紅光，來勢如箭，他感到左肩微微一痲，那紅光又飛了回去。

敢情那是一條十分細小，紅如沙丹的美麗小蛇，牠藏在蛇王子的頭髮之內，狄珏自然瞧不到牠。

此時突然襲擊，行動快得如同閃電，狄珏只感得紅光一閃，全身已然動彈不得。

蛇王子微微一笑道：「我叫你不要後悔，現在總該相信了吧？」

狄珏不理會蛇王子的諷刺，緩緩吸入一口長氣，希望以他上乘的功力來祛除肩頭蛇毒。

只是這一提氣，他的面色立刻變得難看已極。

因爲他不僅眞力渙散，全身也是懶洋洋的，如果他還能動，他眞想躺在地上歇一會兒。

蛇王子這時又輕聲一笑道：「被小紅咬一口，是鐵漢也要變成繞指柔，不要枉費心機了，咱們走吧。」

狄珏冷冷道：「妳要我跟妳走？」

蛇王子道：「自從師父死後，我就一個人天天伴着蛇兒，這種日子眞叫人難受，你來了咱們就有個伴兒。」

狄珏心神一震，暗忖：「這下可糟了，跟一個玩蛇的女人作伴，倒不如死了，還來得乾淨。」

因此他冷哼一聲道：「不要做夢，妳殺了我也不會跟妳走的。」

蛇王子道：「這可由不得你。」

她伸手一抄，就將狄珏挾在脅下，然後邁開脚步，向西面山嶺放步狂奔。

約莫兩個時辰之後，她已進入寒風凜冽的亂山之中，最後在一面削壁之下停了下來。

她放下狄珏，用雙手轉動一塊山石，在一陣隆隆之聲過後，石壁下忽然出現一個洞口。

她挽着狄珏進入山間，再轉動洞內的一塊巨石，洞口立卽封閉，眼前變得一片混黑。

好在蛇王子輕車路熟，她牽着狄珏左彎右拐，經過一條漫長甬道，來到一扇石門之前。

推開石門，眼前驟然一亮，光輝耀眼，幾乎使狄珏雙目難睜。

敢情石門之內別有洞天，室頂及兩壁均鑲着無數光彩奪目的寶珠。

裏面全是石室，有客廳，有書室，有臥房，有廚厠，所謂痲雀雖小，肝胆俱全，是一個離世隱居的理想所在。

蛇王子要狄珏在客廳落坐，伸手一掠鬢髮，微微一笑道：「還滿意麼？」

狄珏哼了一聲道：「我不懂。」

蛇王子道：「你不懂什麼？」

狄珏道：「蛇王子怎麼會是一個女人？」

蛇王子道：「我本來就是一個女人，別人硬要叫我蛇王子，只好由他們去叫了，還有第二是什麼？」

狄珏道：「我到底是囚犯還是客人？」

蛇王子道：「自然是客人了，囚犯還能够昇堂入室，這麼自由自在的坐在這裏？」

狄珏道：「用毒蛇咬客人，除了妳蛇王子，只怕再也找不出如此無理的主人了。」

蛇王子道：「這你不能怪我，誰叫你的武功那麼高的，其實小紅是無毒的，百日之後，你就可一切復原，不過……」

狄珏道：「不過怎樣？」

蛇王子道：「小紅來去如風，牠咬人是十分方便的。」

狄珏怒道：「妳是在威脅我？」

蛇王子道：「我說的是實話，你要這樣想我也沒有辦法。」

狄珏長長一嘆，他不再言語了。

人在矮簷下，誰敢不低頭，百日之內他功力盡失，除了聽人擺佈，他還能有什麼作爲？

蛇王子又嫣然一笑道：「不要胡思亂想了，去洗個熱水澡，你會覺得舒服一點的。」

洗個熱水澡，狄珏確實有此需要，但這個山洞之內會有熱水，就不能不使他大爲懷疑。

蛇王子接着一笑道：「不相信，是麼？告訴你，咱們這兒是神仙府第，熱水又算得了什麼？來，我帶你去瞧瞧。」

爲了好奇，也爲了需要，狄珏跟着走進另一條甬道。

這條甬道不長，兩旁都是石室，蛇王子推開最後左邊第二間的室門，一股暖烘烘的蒸氣立卽迎面撲來。

狄珏舉目一瞥，原來石室的一半，是一個溫泉浴池，勿怪會有那股暖氣了。

有溫泉不足爲怪，使他詫異的是洞中的空氣由那兒進來。

不過，現在他不想追根究底，還是先泡泡溫水，恢復了一身疲勞再說。

因此他扭頭對蛇王子道：「請妳出去。」

蛇王子道：「爲什麼要我出去？」

狄珏道：「妳不是要我洗個熱水澡麼？」

蛇王子道：「不錯，可是我也要洗。」

狄珏說道：「那妳就先洗吧，我待會兒再來。」

蛇王子道：「爲什麼？難道這個浴池容不下咱們兩人？」

狄珏道：「男女有別，咱們怎能够在一起洗。」

蛇王子一怔道：「有這種規矩？好，你先洗吧。」

她走了，狄珏自然勿須再有顧慮。

他在溫泉之內泡了一陣，果然覺得疲乏盡除，雖然眞力無法提聚，精神却較適才好了許多！

忽然室門一聲輕响，蛇王子又走了進來，

狄珏愕然道：「妳要做什麼？」

蛇王子道：「替你洗衣服呀，瞧，又髒又臭，不洗怎麼能穿？」

蛇王子說的對，他的衣衫實在應該洗了，但洗了穿什麼？他總不能光着身子！

因此他吶吶道：「不行，我沒有換的。」

蛇王子却不理會這些，拿起他的衣衫，逕自扭頭而去。

狄珏曾經碰到過不少意外之事，却第一次遇見如此尷尬的處境，他呆呆的泡在水中，不知道怎樣來處理這個善後。

終於室門再响，蛇王子丟進來一塊獸皮，他如獲至寶，不由輕輕吁出一口長氣。

獸皮兩端有帶，正好圍着下身，他只好與蛇王子看齊，赤着上身走出浴室。

蛇王子瞅他那混身不自在的樣兒抿嘴一笑道：「很好嘛，只是皮膚白了一點，像個大姑娘似的。」

狄珏濃哼一聲道：「別得了便宜賣乖，狄某可不吃妳那一套。」

蛇王子啊了一聲道：「怎麼，一句話就生氣了，別那麼小家子氣，來，吃點東西。」

狄珏早已飢腸轆轆，大唱空城計了，有東西吃自然再好不過。

他向石桌上一瞧，整個人呆着了，無論他怎樣飢餓，現在却倒盡了胃口。

原來石桌之上，擺的是一隻石鉢，鉢中是一截截圓筒似的蛇肉，有些還在輕微的跳動。鉢旁擺着兩柄鋒利小刀，是切蛇肉用的。

地上還有一隻竹籠，裏面蠕蠕而動，是一些準備食用的蛇虫。

狄珏搖搖頭道：「我不餓，再說，我也沒有這等口福。」

蛇王子呆了一呆，道：「你不習慣？好，我跟你拿果子來。」

她捧來不少水菓，狄珏都叫不出名稱，叫不出不要緊，只要能够吃就成。

於是，蛇王子吃蛇肉，狄珏吃水菓，這一頓飲食，倒是別開生面。

塡飽了肚皮，緊跟着是睡眠的問題，蛇王子將狄珏帶到一間石室道：「你就住這裏吧，這原是我師父睡的。」

室內除了一張石床，空蕩蕩的什麼也沒有，好在洞內四季如春，倒也不需什麼被褥。

唯一使狄珏不安的是沒有室門，他並不是怕發生什麼意外，只是担心蛇王子會來糾纏。

担心只管担心，他却不能不睡，一個失去武功的人，會像常人一樣需要充份睡眠的。

倒在石床之上，不久他就酣然入夢，不知過了多久，他才醒了過來。

他白担心了，蛇王子並未前來糾纏。

起身出室，蛇王子遠遠的就打着招呼。

「一睡就是一整天，你眞行。」

「哼，還不是拜妳的賜。」

「這話怎講？」

「如果不是你的蛇兒咬我一口，我怎能這般虛弱？」

「對不起，不過，要不是小紅咬你一口，我只怕早已喪生在你的劍下了。」

她說的確屬實情，狄珏原是要殺掉她以除後患的，誰知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他沒有殺死蛇王子，倒變作她的俘虜了。

只是他現在發現了一件他從未想到過的事，因而目光灼灼，一直向她瞧看着。

「蛇王子是一個美麗的少女，而且天眞無邪。」

這一項發現，使他放下了一切戒懼之心，同時面色一霽，道：「蛇王子……」

蛇王子道：「什麼事？」

狄珏道：「妳說妳的師父是漢人？」

蛇王子道：「不錯，我師父姓金，是中原丐帮帮主金大奎的妹妹，她善於役使蛇虫，一般人就稱她爲蛇婆子。」

狄珏道：「哦，她怎麼跑到西康來的？」

蛇王子道：「聽說丐帮遭到大變，我師父才孤身逃來西康，唉，她老人家天天想回到中原，却始終未能如願。」

狄珏道：「原來如此，姑娘是令師來到西康之後收列門墻的？」

蛇王子道：「是的，我是一個棄嬰，被師父拾到的。」

狄珏道：「聽說十多年前，丐帮發出鬩墻之爭，結果帮主金大奎及四名長老死亡，名滿天下的第一大帮因而一蹶不振，姑娘既是金長老的衣鉢傳人，就應該返回中原，重振丐帮的聲威，像這等茹毛飲血的野人生活，豈是一個女孩兒家應該過的？」

蛇王子一呆道：「你說的對，可是……可是……」

狄珏道：「不要害怕，姑娘，今後如有困難我願意帮妳。」

蛇王子道：「謝謝你，可是我從來沒有到過中原，而且我說我是丐帮弟子，只怕也沒有人願意相信。」

狄珏道：「妳師父沒有遺物麼？」

蛇王子道：「沒有，啊，只有塊竹片。」

狄珏道：「拿來我瞧瞧。」

蛇王子在一堆廢物之中，找出了一塊長約三寸，寬才二指的竹片交給狄珏。

別看這塊竹片不大，重量並不比一塊同樣的鐵片爲輕，它一面雕着一隻栩栩如生的飛鳳，另一面是一個令字。

狄珏道：「我對丐帮所知不多，但聽過江湖朋友的傳說，這塊竹片可能是丐帮飛鳳堂的寒竹令，除了帮主的紫玉令符，寒竹令在丐帮具有無比的權威，有了它不僅可以證明姑娘的身份，也可以帮助姑娘召集同道，重振丐帮的舊業，希望姑娘不要等閒視之。」

蛇王子大喜道：「當眞麼？不過我對中原十分陌生，除了你我一個人都不認識。」

狄珏道：「放心吧，姑娘，我一定帮妳就是。」

蛇王子道：「那……咱們幾時往中原？」

狄珏道：「至少要三個月以後。」

蛇王子道：「爲什麼要等如此之久？」

狄珏道：「妳叫蛇兒咬我一口，百日之內我無法提聚眞力，要走必須我功力恢復之後才行。」

蛇王子道：「怕什麼，我保護你。」

狄珏道：「我必須救出我妻子才能前往中原，所以非等到功力恢復不可。」

蛇王子道：「誰擄去了你的妻子？」

狄珏道：「大野一條龍。」

蛇王子愕然道：「果然是一個不易招惹的人物，但那天你又怎會跟綠鳳凰在一道兒？」

狄珏道：「此事說來話長，以後再慢慢的告訴妳，我餓了，可有什麼吃的？」

蛇王子道：「有。」

狄珏吃飽了水菓，忽然眉峯一皺道：「謝謝妳，姑娘，我該走了。」

蛇王子道：「走，你去那裏。」

狄珏道：「找大野一條龍要我的妻子。」

蛇王子道：「他要是不給呢？」

狄珏道：「我想他會給的。」

蛇王子道：「好，我跟你去。」

狄珏道：「妳去做什麼？」

蛇王子道：「保護你呀。」

狄珏道：「不必，我相信他不會對我怎樣的。」

蛇王子道：「人心隔肚皮，你不能這麼大意，我跟着你，大野一條龍多少總有顧慮。」

狄珏瞅着她那雙豪乳搖頭道：「不行。」

蛇王子道：「怎麼不行？」

狄珏道：「咱們中國是禮義之邦，光着身子是不能見人的。」

蛇王子面色一紅道：「這不能怪我，是你將我的蛇兒弄掉的。」

狄珏道：「蛇兒怎能當做衣衫？這樣吧，你穿我的長衫，我穿內衣，待到了瑤池山莊咱們再找衣服換。」

蛇王子道：「好的。」

她穿上狄珏的長衫，顯得大了一些，但在別無選擇的情形下只好將就一點了。

出洞之後，由蛇王子領頭向雀兒山奔馳，因爲狄珏無法提聚眞力，行程自然極爲緩慢，花了將近兩個時辰，才不過翻越兩道山嶺。

蛇王子瞧了一下天色道：「像這樣走法，臨到天黑咱們只怕還到不了雀兒山。」

狄珏在一塊山石之上坐了下來道：「此地山高路險，行走起來十分困難，按常人來說，我已經盡了全力了。」

蛇王子道：「我揹你吧，這樣可以走快一

點。」

狄珏道：「不，那有女人揹男人的？」

蛇王子道：「你這人眞蹩扭，這有什麼不可以的？」

狄珏道：「不行，我不習慣。」

蛇王子拗他不過，只好陪着他慢慢的走，自然，他們不可能在天黑之前趕到瑤池山莊，最後只能露宿荒山了。

山高夜寒，冷風刺骨，這等景象，决不是一個失去武功的平常之人所能忍受的。

何況他們的衣着是如此的單薄，並且連一個山洞都尋找不到。

當夜色深沉之際，他們只得在一個巨石之後歇了下來，此處可以躲避寒風，但無法阻擋那刺骨的寒氣。

首先他們依偎着藉人體的溫度彼此取暖。

最後蛇王子將狄珏緊緊的擁抱着，因爲淩厲的寒氣，使他有點禁受不住。

她給他體溫取暖，再輸給他一股熱力，他的寒氣祛除了，緩緩吁出一口長氣。

「蛇王子……」

「嗯。」

「我不明白。」

「什麼不明白？」

「聽說蛇王子沒有放過一個敵人……」

「不錯，但你不是我的敵人。」

「我殺了妳不少蛇虫。」

「可是我更喜歡你。」

「就爲這個？」

「這個還不够麼？」

够了，愛的力量是難以估計的，爲了愛，生命都可以不計，何在乎幾條蛇兒。

只不過蛇王子對狄珏的愛，似乎來得無聲無闃，使人覺得有點突然罷了。

其實這並沒有什麼稀罕，因爲蛇王子實實在在是一個野人，她只有主觀的好惡，不知道怎樣表達自己的心意。

但在狄珏的內心，却造成一股極深的恐懼，一個綠鳳凰他還不知道怎樣處理，再惹上一個玩蛇的野女人，這將如何是好？

蛇王子沒有想到這些，她究竟是一個茹毛飲血的野女人。

她緊緊擁抱着狄珏，雙目中閃着綠色的亮光。

「告訴我，你叫什麼？」

「狄珏。」

「我叫紅玉，自從師父死了之後，再也沒有人這樣叫我了。」

「紅玉？姓紅的倒是少見得很。」

「我不知道是不是姓紅，師父這麼叫我，我只好姓紅了。」

「妳師父教給妳的是些什麼武功？」

「兵刄以打狗棒法爲主，拳掌最注重的是風雲掌法。」

「就只這些？」

「不錯，除了這些就是馴養蛇虫了，所以我的武功十分之差。」

「妳的武功不算差了，風雲掌，打狗棒，都是丐帮威震武林的絕藝，如果妳在中原，最少也算得一個高手。」

「當眞麼？」

「自然是眞的了，不過我懷疑妳可能練了一種邪門的內功。」

「沒有呀，你這話從何說起？」

「因爲妳眼中的顏色。」

「哦，原來你懷疑這個，那是我小時染上眼疾，經師父以蛇胆和藥替我洗眼，後來眼疾好了就變作這個樣子。」

「原來是這樣的。」

「唷，狄珏，你有幾個妻子？」

「這……妳問這個做什麼？」

「我已經是你的妻子了，當然要問。」

「誰說妳是我的妻子？」

「師父說的，她告訴過我很多做人的道理，還說只有夫婦才能睡在一起。」

「這個……唉，妳師父說的固然沒有錯，但並不全是這樣的，如果兩個男的，或是兩個女的睡在一起，他們也能算做夫婦麼？」

「我不管這些，我喜歡你，又跟你睡過，你就是我的丈夫了。」

「好啦，這件事咱們以後再研究睡吧。」

這才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淸，好在紅玉十分天眞，她只知道夫婦應該睡在一起，却不明白其中另有文章。

翌晨天剛破曉，他們再繼續前進。

紅玉忽然啊了一聲道：「狄珏，你瞧。」

狄珏順着她所指之處一看，發現十餘騎人馬正在作扇形搜索，其中一個身形高大之人，正是名震西南的武林霸主大野一條龍。

狄珏眉峯一皺道：「是大野一條龍，可能是找我來的。」

紅玉道：「此人難纏得很，咱們要不要見他？」

狄珏道：「我還不知道他的來意，咱們先藏起來，待瞧清楚了再說。」

紅玉道：「好的。」

他們藏在一道石隙之中，向來人靜靜的瞧看着。

人喊馬嘶之聲在逐漸接近，狄珏也瞧清楚了每一個來人。

由大野一條龍領頭，他左邊是杜秋娘，右邊是綠鳳凰，向兩側延伸的除了狄珏曾經見過的九大高手，還有幾名揹着竹簍的大漢。

紅玉哼了一聲道：「此人當眞可恨，他又帶着雄黃來了。」

狄珏微微一笑道：「這妳不能怪他，對付妳蛇王子，除了雄黃他還有甚麼辦法？」

紅玉道：「我要先下手爲强，叫小紅去咬他一口。」

狄珏道：「別忙，先聽他們說些甚麼。」

在距離他們數丈之處，大野一條龍忽然勒韁，他向狄珏藏身的白石瞧了一眼道：「這塊大石可能藏有蛇虫，咱們要小心一些。」

杜秋娘說道：「叔叔，讓我先去搜搜，好麼？」

綠鳳凰道：「大姐，咱們一道去。」

大野一條龍道：「妳們去瞧瞧可以，如果當眞發現蛇虫，別忘了先以雄黃彈招呼。」

綠鳳凰道：「好的，大姐，咱們走。」

她倆飄身下馬，同時由馬鞍之上取下一個小袋，不用說，那小袋中必然就是雄黃彈了。

紅玉瞧得大爲氣惱，她正待放出小紅，狄珏急忙攔阻道：「使不得，那是我的妻子。」

紅玉愕然道：「你的妻子，她不是已被大野一條龍擄去了麼？」

狄珏道：「是的，不過現在他們好像成了朋友了，走，咱們出去。」

他倆走出石隙，狄珏向杜秋娘招呼道：「秋娘，我在這裏。」

杜秋娘瞧到狄珏及蛇王子紅玉的衣着先是一怔，接着奔上前道：「相公，你這是……」

綠鳳凰一把拉着杜秋娘道：「大姐小心，他是蛇王子。」

杜秋娘面色一變，嗆的一聲撤出長劍，左手同時抓了兩粒雄黃彈，雙目烱烱凝勢待發。

狄珏搖搖手道：「不要緊張，秋娘，她是丐帮長老蛇婆子的弟子要跟咱們回中原去。」

聽到狄珏的解釋，杜秋娘心下稍安，但她那雙美目之中，仍然是一片敵意。

她向紅玉的週身打量了一陣道：「她是女

的？」

狄玨道：「是的，她是一個棄嬰，自小就為蛇婆子收養。」

杜秋娘哼了一聲道：「看情形，你們的關係似乎頗不尋常！」

狄玨道：「不要誤會，秋娘，我與她決無不可告人之事。」

綠鳳凰撇撇咀道：「既然沒有不可告人之事，為甚麼要你這麼愛護她？」

狄玨尷尬的咳了一聲道：「她沒有衣物蔽體，我不得不分給她一件衣衫。」

綠鳳凰道：「她原是一個不知羞恥的野女人，你這不是多此一舉！」

這兩人不問寒暄，一見面就詞鋒犀利，咄咄相迫，使狄玨陷於難以招架之勢。

所幸大野一條龍哈哈一笑，總算讓他逃出了娘子軍的包圍。

「小婕：不可對狄少俠無禮，他所以如此，必有他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綠鳳凰道：「甚麼理由？我就不相信他非得脫衣給那野女人穿不可！」

大野一條龍面色一沉道：「狄少俠能够全身歸來，已經是奇跡了，走吧，有甚麼話待回到瑤池山莊再說不遲。」

其實杜秋娘及綠鳳凰瞧到狄玨無恙歸來，早已喜上眉梢，其所以交口責問，不過是酸素作怪罷了。

何況他的神情又是如此的狼狽，再經大野一條龍這麼吩咐，她們自然不便再說甚麼了。

回到瑤池山莊，大野一條龍立即要婢女帶蛇王子紅玉去沐浴更衣，狄玨也洗了一個澡，是杜秋娘親自侍候的。

現在房中只有他們兩人，狄玨無限感慨的一嘆道：「一日之隔，估不到變化如此之大，秋娘，妳是怎麼與大野一條龍化敵為友的？」

杜秋娘道：「我失手被擒之後，他對我極為友善，並說那柄短刀是他在中原居住之時送給我娘的，風裏飄發現他主人的故物而順手取來，決無半點惡意。」

狄玨道：「你們就這樣化敵為友了？」

杜秋娘道：「他說出我娘的姓名，我怎能不相信於他？」

狄玨道：「我也相信他對咱們決無惡意，只不過其中頗有曲折。」

杜秋娘道：「甚麼曲折？」

狄玨道：「妳知道綠鳳凰是甚麼身份？」

杜秋娘道：「她已經告訴我了，說她是大野一條龍的女兒。」

狄玨道：「妳知道她的名字麼？」

杜秋娘道：「知道，她叫小婕。」

狄玨道：「她為甚麼取名小捷？」

杜秋娘道：「這我就不知道了，難道那小婕二字還有麼秘密不成？」

狄玨道：「不能算做秘密，只是紀念她的母親。」

杜秋娘道：「她母親是誰？」

狄玨道：「舒冠婕。」

杜秋娘愕然道：「有這等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狄玨道：「是綠鳳凰告訴我的。」

接着他將地道中的經過，毫無保留的對杜秋娘說出。

杜秋娘沉吟半晌，她那張艷如嬌花的粉頰，忽然現出一片痛苦之色，接着銀牙三咬道：「相公，咱們問大野一條龍去。」

狄玨道：「問是應該，不過我想還是由我來問比較方便一些。」

杜秋娘道：「好吧。」

語音一頓，忽然雙眉一挑道：「有一件事，我要對你預作說明。」

狄玨道：「有甚麼事？」

杜秋娘道：「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酣睡，除非我不能生育，你不能再有其他的女人。」

狄玨微微一笑道：「狄某原是一個流浪漢，窮小子，能够有妳這麼一位瑤台仙品一般的妻子，已經心滿意足了，所謂曾經滄海難為水，一般庸俗脂粉，豈會放在我的心上。」

杜秋娘哼了一聲道：「別說得這麼好聽，我知道男人都是聞不得腥味的饞貓，何況火流星陳宵蘭，綠鳳凰龍小婕，甚至那個蛇王子紅玉，那一個不是巾幗女傑，武林高人？」

狄玨道：「孟起雖雄烈過人，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羣也，夫人天姿國色，凡花雖美，怎能與夫人相提並論？」

狄玨知道杜秋娘喜看三國演義，他以諸葛亮給關公書的兩句訣詞來形容杜秋娘與火流星等，正是恰到好處。

喜歡奉承是人類的天性，杜秋娘的面色開朗了，嬌靨上堆起一片甜甜的笑意。

狄玨這才趁機咳了一聲道：「這次西南之行，咱們的收穫雖是不小，可是我却受到一些無妄之災。」

杜秋娘道：「你受到甚麼無妄之災？」

狄玨道：「我被蛇王子的蛇兒咬了一口，一身功力半點也使用不出。」

杜秋娘大驚，道：「有這等事？你何不早說？」

狄玨道：「早說有甚麼用？蛇王子並無解藥。」

杜秋娘面色一變道：「此話當真？」

狄玨道：「自然是真的了，不過妳不必担憂，百日之後蛇毒就會自動消失。」

杜秋娘道：「不行，咱們不能這麼窩囊，走，找她去。」

狄玨道：「不要衝動，秋娘，我考慮過，這件事咱們只能自認倒霉。」

杜秋娘道：「為甚麼？」

狄玨道：「第一，我吃虧不大，百日之後就可一切復元，第二，我雖然吃了一點小虧，却能使蛇王子改邪歸正，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第三，一個改邪歸正的人，咱們只能鼓勵，不能給予打擊，何況，惹翻了她咱們今後也防不勝防。」

杜秋娘道：「難道就這麼便宜她了？」

狄玨道：「此女天真純樸，對善惡的觀念也極為模糊，交結她，是一個好幫手，得罪了她，可能是一個極為可怕的仇敵。」

杜秋娘哼了一聲道：「別嚇唬我，我知道你對她頗有情義。」

狄玨道：「這話從那裏說起？秋娘，妳太寃枉好人了。」

杜秋娘道：「寃枉好人？哼，我知道男人都生就一張鴨子咀，死硬，而且天下最會說謊的也是男人。」

狄玨苦澀的一笑道：「秋娘，妳不要一竿子打翻一條船，法官判罪也要依據！」

杜秋娘道：「要依據，有，第一，開罪蛇王子的從來沒有人能够活命，你活了，還把人家拐了出來，第二，解衣蔽體，已超越了一般男女應該遵守的距離，事實如此明顯，你還有甚麼好狡辯的。」

狄玨道：「妳誤會了，秋娘，那是情非得已。」

杜秋娘撇撇咀道：「在地道中抱綠鳳凰也是情非得已？哼，我說過，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酣睡，你想拈花惹草左右逢源，辦不到！」

狄玨道：「好，聽妳的，一切都聽妳的，這總該行了吧。」

杜秋娘嫣然一笑道：「也許我有點自私，但也由於深厚的喜愛，能原諒我麼？相公。」

狄玨牽着她的玉手，輕輕撫摸着道：「被人喜愛是幸福的，我如果拒絕幸福，豈不成為一個大傻瓜了。」

杜秋娘嫣然一笑道：「其實我有四個婢女，個個聰明美麗，如果你喜歡，可以先將春兒收房。」

狄玨道：「不要胡思亂想，我有妳一個就滿足了，說正經的，短刀的問題怎樣處理？」

杜秋娘道：「我問過大野一條龍，他說他跟我爹是朋友，那把刀是他送給我娘的，至於怎樣發生劇變，他就不得而知了。」

狄玨道：「咱們不能信他，這其中可能藏有很多曲折。」

杜秋娘道：「我心神已亂，明明知道不對，就是想不出其中的道理。」

狄玨道：「嗯，妳的臥榻之側不容別人酣睡，說得倒是條理分明的。」

杜秋娘嬌靨一紅，舉起粉拳向他的胸膛擂去。

狄玨捉住她的雙手道：「我可以舉出幾點疑問，提供給妳作為參考。」

杜秋娘道：「好，你說。」

狄玨道：「第一，綠鳳凰說她娘是舒冠婕，而且並不跟她們父女住在一起。第二，綠鳳凰與妳長像相似，幾乎是一個模子鑄出來的，秋娘，請妳恕我直言，由上列兩點猜想，大野一條龍與岳父母之間，關係必然不凡。」

杜秋娘一嘆道：「你說的對，不過咱們必須作進一步的查證。」

狄玨道：「這個自然。」

杜秋娘道：「還有麼？」

狄玨道：「有，大野一條龍十年前才離開中原，岳父母被害之事他怎能不知？再說，綠鳳凰分明是他的女兒，他却要綠鳳凰稱他為莊主，這又是為了甚麼？」

杜秋娘道：「如此說來，我爹娘被害之事，大野一條龍難脫謀殺的嫌疑了？」

狄玨道：「是的，不過……」

杜秋娘道：「怎樣？」

狄玨道：「大野一條龍與岳父母的交往，外公他老人家不會毫無所知，如果外公因某種顧慮而不便明言，咱們就不得不慎重處理。」

是的，如果這是家醜，如果杜冠英夫婦孽由自作，被人譽為武林泰斗的黃山掌門，就不能不顧及黃山一派的百年聲譽了。

如若做父親的不想追查殺害女兒的兇手，做子女的又怎能逞一時之快，而使江湖齒冷，家門蒙羞？

杜秋娘呆住了，半晌做聲不得。

良久，她忽然銀牙一挫道：「相公，我不願活了。」

狄玨道：「不，秋娘，妳不能這麼想，此事咱們可以從長計議。」

杜秋娘幽幽一嘆道：「相公，我不能使家門蒙羞，又不能不報父母之仇，除了死我還能怎樣？」

狄玨道：「誰說咱們不能報仇了，找個碴剁下大野一條龍的人頭不就結了？不過……」

杜秋娘櫻唇一噘道：「又是不過，你到底有完沒完？」

狄玨長長一吁道：「江湖之上，波譎雲詭，親人可能是仇家，仇家也可能是親人，因而咱們必須追根究底，勿枉勿縱，待真像大白之後，再採取行動不遲。」

狄玨說的是理，而且事實呼之欲出，杜秋娘縱然心急如焚，也不得不聽從他的擺佈。

狄玨的主張是追根究底，追查的對象自然是大野一條龍了。

問題是百日之內，狄玨無法提聚真力，如果發現大野一條龍應該殺，單憑杜秋娘，她能够快意恩仇麼？

因此，他們必須暫時忍耐，縱然要追根究底也必須等待百日之後才能進行。

百日之期彈指即過，但以杜秋娘的心情來說，就難免有度日如年的感覺了。

正當杜秋娘愁鎖眉梢之際，綠鳳凰忽然匆匆奔來，一進門她大叫道：「狄玨，大姐，咱們吃飯去。」

杜秋娘面色一沉道：「狄玨是妳的姐夫，他的名字是妳能隨便呼叫的？」

綠鳳凰一怔道：「這個……」

杜秋娘冷冷道：「不要這個那個了，女兒家要懂得一點禮貌。」

說這麼不留餘地的斥責，使得綠鳳凰目瞪口呆，傻楞楞的呆在當地，半晌做聲不得。

無論綠鳳凰怎樣熱情，無論她如何的豪快，一個女孩兒家，總不能當着杜秋娘說狄玨是她的丈夫。

狄玨過意不去，咳了一聲道：「一點小事罷了，妳何必這麼認真？」

杜秋娘道：「怎麼，你瞧不順眼？」

狄玨聳聳肩道：「好，我不管就是。」

女人鬥氣，就好像波動的物價一般，給她一個相應不理，她要漲價也漲不起來了。

狄玨似乎深得箇中三昧，雙手一負，逕自揚長而去。

他前脚才到飯廳，杜秋娘，綠鳳凰果然先後跟了進來，她們雖然仍舊鼓着腮幫子，戰火總算沒有當真爆發。

飯廳上已有不少人在進食，他們這一桌是狄玨，杜秋娘，綠鳳凰，及蛇王子紅玉。

蛇王子已經換上了女性的衣衫，也許不太習慣，神態之間已露出了女兒家嬌羞的本色。

狄玨流目四顧，立即提高了警覺。

他警覺的原因，不是飯廳之上出了什麼岔子，而是杜秋娘凌厲的目光使他不敢招惹。

他們默默的飲食一陣之後，狄玨忽然心頭一動道：「莊主呢？龍姑娘，他是不是在別處吃飯？」

綠鳳凰道：「不，爹到了中原去了。」

杜秋娘愕然道：「什麼妳爹去了中原？」

狄玨急忙以目示意，要杜秋娘不必緊張，接着以平靜的口吻道：「莊主也許動了遊興，這沒有什麼稀罕，他是什麼時候走的？」

綠鳳凰道：「咱們回來之後他就走了，只帶着風裏飄一人隨行。」

狄玨道：「原來是這樣的，那咱們只得向姑娘告辭了。」

綠鳳凰一怔，說道：「什麼，你們也要走了麼？」

狄玨道：「天下沒有不散筵席，何況咱們未了之事尚多。」

綠鳳凰道：「好，我跟你們走。」

杜秋娘道：「妳去那裏？」

鳳綠鳳道：「去中原，我要找爹。」

蛇王子道：「我也去。」

杜秋娘道：「妳去做什麼？」

蛇王子紅玉道：「找丐帮，我原是丐帮弟子。」

杜秋娘道：「這麼說兩位都是要去中原了，只是咱們不便與兩位同行，不情之處，請兩位多多原諒。」

蛇王子紅玉道：「不行，我要跟他走，再說我從來沒有去過中原，妳叫我怎樣走法？」

杜秋娘面色一沉，忽然又微微一笑道：「妳跟咱們走可以，但切要聽從我的吩咐。」

蛇王子紅玉道：「好，我聽妳的。」

綠鳳凰道：「大姐：我也聽妳的。」

杜秋娘道：「好吧，妳們去收拾一下，一盞熱茶之後咱們就出發。」（未完）

黃埔喋血記

渾身是胆虎山行

諸葛青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天佑以特殊手法，反敗爲勝，脫出田中掌握，並脅持田中，救出井口貞子和胡立民。翌日，朱天佑化裝往俱樂部，與天狗帮的二爺商討今後進行計劃。在同一時間，田中少佐也正與日本方面另一特務紅玫協商，合作共同對付蝙蝠帮。同時施展銀彈政策，收買中國高層將領，利用天狗帮作橋樑，一日黃昏，天狗帮的李二爺在一別墅中招待上海地區駐軍的賈涉少將和日本特務機關代表三木，賈涉向三木報告收買沿海將領情形，因受新任王軍長作梗，無法順利進行，要求三木派人幹掉王軍長——

三木正容接道：「這辦法不好，容易打草驚蛇，我的意思，最好是趁他新來不久，由你取得對下級部隊的控制權，讓他成爲一個有名無實的傀儡，還比較對我方有利。」

「是……我一定遵照三木先生的意旨去進行。」

「你能有幾分把握？」

「把握當在七分以上。」

「唔……」三木沉思接道：「據我所知，隱居在本市各租界中的失意軍人和政客，至少在二十名以上，這些人目前雖是在野之身，沒甚作爲，但他們仍有不少的同僚和部屬，在中央政府中供職，所以，他們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我想，也請賈少將費神去進行。」

賈涉連連點頭：「我一定全力以赴。」

「而且必須加速進行，我們皇軍發動戰爭的日期，雖然不便事先透露，但這一天必然很快地到來，閣下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我明白，我會加速進行的，只是…………」賈涉訕然一笑道：「要想聯絡那批人，交際方面…………」

不等他說明，三木已掏出一張事先簽好的支票，遞了過去，說道：「這是麥加利銀行的十萬元即期支票，先行拿去週轉，不够時，可與李二爺聯絡，必要時，還得請李二爺先行墊付。」

李二爺搶先接道：「沒問題，三木先生交代的事，閒話一句。」

三木含笑舉杯，道：「公事談完了，再談私事，現在，我敬二位一杯，預祝我們合作順利。」

李二爺深知這位三木少佐的嗜好，三人乾了一杯之後，一面斟酒，一面笑問道：「三木先生又看中哪一個妞兒？」

「小妞不是，是一位三十出頭的半老徐娘。」三木邪笑着。

「半老徐娘？」李二爺訝問道：「三木先生幾時改變胃口，居然對老蟹發生興趣？」

「說來這還是最近半個月以來的事，李二爺也是大行家，當知道，床笫之間。不解風情的小妞，是沒法與半老徐娘相提並論的。」

「高論，高論，三木先生不愧是大玩家。」賈涉滿臉諂笑地恭維着。

李二爺含笑接道：「三木先生發現的那位徐娘，是甚麼人？」

「我也不知道她是甚麼人，很美，也很媚，是我生平所見最具吸引力的女人。」

「三木先生是曾經滄海難爲水的人，能獲得你如此讚美的女人，那必然是罕見的人間尤物了。」

「不錯，我一點也沒誇張。」

「知道她的姓名住址嗎？」

「姓名不知道，住址却已打聽出來……」

「住在哪兒？」

「小沙渡路三百號，是一幢很講究的花園洋房。」三木沉思着加以補充：「她很喜歡平劇，不！很可能不是喜歡平劇，而是看中了大舞台那個新進的年輕武生………」

「你說的是大舞台的侯四喜？」

「對對，那武生是叫侯四喜，那小子可的確長得帥。」三木口沫四濺地接道：「只要有侯四喜的戲，那徐娘一定在場，而且她還有她的固定包廂。」

在十里洋場的上海，有錢的爺們玩名女人，和有錢的女人玩戲子，都是司空見慣的事。

李二爺含笑接道：「有着這許多綫索，事情就好辦了。」

三木嚥下一口口水，顯得很情急地問道：「二爺幾時給我答覆？」

「三天之內，行嗎？」

「我希望越快越好！」三木又嚥下一口口水。

李二爺笑道：「少佐，這是急不來的事，我說的是三天之內給你消息，要想上手，必然還得多費點時間………」

三木站起身來，向李唐行了一個軍禮，涎臉笑道：「二爺，一切拜托了。」

李二爺搖手笑道：「不敢當少佐的軍禮，不過，您的事，我一定全力以赴，而且，如果您要解饞，我已經替您準備了一位。……」

三木目光一亮，截口問道：「是怎麼樣的人？」

「是一個小寡婦，很有女人味道，也必然會解風情。」

「小寡婦？那妙極了！」三木情不自禁地，又嚥下一口口水。

「不過……」李二爺欲言又止，這情形，對三木而言，眞成了急驚風偏遇着慢郎中。

「不過怎麼樣？」

「她長得並不怎麼美，只能算是中姿，而且還是才到上海來的鄉下人。……」

「這些都不要緊，只要她够風騷就行。」

「這個，我倒可以保證，決不會教您失望的。」

「那……快點把她叫來吧……」

人就在樓上寢室中，招呼一聲就下來了。

那是一位年約二十五六的少婦，誠如李二爺所說，貌僅中姿，但身段長得很美，尤其是那眉目之間所表現的無限風情，使得急色兒的三木，一見面之下，立即將她摟入懷中，一面在她的嬌軀上下其手，一面恣情地吻着，吻得那妞兒欲拒還迎地，俏臉緋紅。

這情形，使得李二爺呵呵大笑道：「少佐斯文一點，別嚇着她呀！」

三木滿臉淫笑道：「箭在弦上，怎能斯文得起來。……」

他，顯然是這兒的常客，一面說着，一面擁着她的嬌軀向樓上走去。

這一對一走，賈涉也起身告辭。

當李二爺送走賈涉回來時，逕行進入餐廳隔壁的一間密室中。

但他一進門就楞住了，因爲，那位三木少佐，赫然也在密室中，不過，方才他穿的是鐵灰色西裝，此刻却換了身咖啡色的西裝而已。

目覩李二爺那怔楞出神的情形，三木不禁笑道：「二爺，你看，我這易容術，還過得去嗎？」

李二爺這才一翹拇指，含笑道：「老弟，你這一手，眞是高明極了，連嗓音也模仿得維妙維肖。」

原來這位三木少佐是冒牌貨，是朱天佑喬裝。

朱天佑笑了笑道：「這叫作有備無患，現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你是準備冒充三木的身份，混進日本特務機關去？」

「不錯，所以我才必須準備一張仿造的派司才行。」

「派司沒有問題，阿珠是我們天狗帮中，最能幹的工作人員，我保證最多兩個鐘頭之後，三木那張派司的照片，一定可以偷攝出來，鑰匙也可以立即仿造，只是要混進那特務機關去，可實在太冒險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朱天佑正容接道：「要想獲得叛國漢奸們的那一份名單，這個險是値得去冒的。」

李二爺沉思着接道：「老弟，直接由賈少將身上下手，不是省力得多嗎？」

「不！」朱天佑苦笑了一下道：「賈涉身上，只能獲得部份名單，而三木却是主管這一部門工作的人，只有由三木身上着手，才能獲得那一份絕對機密的名單。」

李二爺蹙眉苦笑道：「老弟，你又不是政府的工作人員，何必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多管閒事呢？」

「這是我的興趣。」朱天佑笑了笑道：「再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難道作爲一個平民百姓，就不該替國家効力嗎？」

「有理，有理……」李二爺只有點首苦笑的份兒。

「我要走了，記着，告訴阿珠，不可留下任何痕跡，包括指紋在內。」

「我曾經特別交代過，她不會誤事的。」

李二爺很有把握地回答着。

× ×

當夜十二點。

大舞台的新進武生侯四喜剛剛下戲走進後台，準備卸裝時，他們的班主忽然走到他身邊，低聲說道：「小侯，有人找你。」

「是甚麼人？」

「李二爺，天狗帮的李二爺。」

侯四喜突然回過身來，訝問道：「我不認識他，他找我幹嗎？」

那位班主淡然一笑道：「見面就認識了，不會有麻煩，可能還有好處，慢點卸裝，就這樣走吧！」

「這個樣子怎能見客？」侯四喜猶豫着。

「不要緊，是他自己這麼要求的，還說，跟你說幾句話就走。」

「人在哪兒？」

「就在我房間中，跟我來吧……」

那位班主將侯四喜帶進他自己的房間，與李二爺介紹之後，立即悄然退出，並順手帶攏了房門。

李二爺將手中的香烟深深吸了一口，悠悠地噴出一個濃而大的烟圈，以神秘的眼神向侯四喜打量着。

本來就有點不安的侯四喜，給瞧得更加不安了。

他，掙了半晌，才鼓起勇氣，首先問道：「二爺，有甚麼指教嗎？」

「我想請你消夜，有空嗎？」

「這個……二爺，改在明天好不好？」

「有約會？是個三號包廂中的？」

李二爺話沒說完，侯四喜的雙目中，突然浮現出驚悸的目光，可惜他那張俊臉上，還塗着濃厚的油彩，因而看不到他臉色的變化，否則，那一定是够瞧的。

李二爺扔掉手中烟蒂，以非常溫和的語氣接道：「老弟，不用担心，我沒有惡意，而且此行對你是有益無害。」

侯四喜強壓抑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訕然一笑道：「請二爺指教！」

李二爺神色一整道：「老弟，你是明白人，當明白這種事，對梨園中人而言，是最大的忌諱，稍一不愼，身敗名裂還在其次，自己的體子給淘虛了，你將何以爲生？」

侯四喜那滿臉油彩的臉上，已沁出黃豆大的汗珠，連連點着頭，道：「二爺教訓得是，教訓得是。」

李二爺站起身來，挨着他身邊坐下，拍拍他的肩膀，含笑說道：「老弟也不用難過，血氣方剛的年輕人，這種事可說是誰都難以避免的。」

「二爺何以教我？」

「我教你一個對你，我，她，三方面都有好處的辦法，你附耳過來………」

接着，兩人貼着耳朵，以最低的語聲交談了足有一刻鐘之久，然後李二爺才恢復常態笑問道：「老弟，聽淸楚了嗎？」

「聽淸楚了。」

「你且說說看，這辦法，是不是對你，我，她三方面都有好處？」

「辦法是好，只是我担心她會故意跟我爲難。」

「這是難免的。」李二爺正容接道：「好在事在人爲，只要你自己下定決心，她還能硬拖着你不成。」

侯四喜苦笑了，李二爺又淡然一笑道：「即使這辦法不成，咱還可以另行設法。」

拍了拍他的肩膀，含笑而起，道：「我要走了，你也快點走吧！別讓她等得心焦，記着，明天中午，在電話上給我回音………」

× ×

第二天中午十二點。

李二爺寫字枱上的電話响了。他，本能地以爲是侯四喜打來的電話，抓起話筒，就脫口問道：「是侯老弟嗎………」

但聽筒中傳來的，却是一個陌生而嬌滴滴的語聲：「我不是侯老弟，是侯大姊。」

「侯大姊？」李二爺滿臉困惑地重複着。

「是的，二爺有空嗎？我請你吃便飯。」

「多謝！請問在甚麼地方？」

「我家，小沙渡路三百號。」

李二爺總算由恍然中鑽出一個大悟來了，不由「哦」了一聲，才笑問道：「還有哪些客人？」

「二爺來了就知道啦！」

「好，好，我馬上就來。………」

二十分鐘後，李二爺的座車，已停在小沙渡路三百號的大門前。

不等他按門鈴，已由一個中年女傭人將他迎了進去。

那是一幢有着八成新的中等洋房，庭園整潔，花木扶疏，佈置得井然有序，在這軟紅十丈的上海灘中，儼然是一個鬧中取靜的世外桃源。

那女傭逕行將李二爺帶進餐廳中，才含笑說道：「二爺請稍待，小姐馬上就來。」

說完，悄然退了出去。

餐桌上，酒菜都已擺好，但却只有兩副杯筷。

李二爺入目之下，不由在心中嘀咕着：「難道侯四喜已經走了？」

就當他沉思之間，一陣「篤篤」高跟鞋聲由遠而近。

一聲嬌笑，傳自門口道：「二爺，對不起，讓你久等了。」

香風輕拂，李二爺但覺眼前一亮，一位盛裝麗人已俏立他面前。

這就是那位玩戲子的神秘婦人。

儘管李二爺曾經于昨宵在大舞台戲院的包廂中見過，但當時由于距離遠。看得不够眞切。此刻，近在咫尺，兩人面對面，所獲的印象，自然就不同了。

不論是膚色、面目、身裁，無一不長得恰到好處，尤其是那一雙足能勾魂攝魄的美目，和那一種只有中年女人才特有的風韻，只要是心理生理都正常的男人，都會于目光一觸之下，爲之怦然心動。

李二爺于意蕩神馳中，暗自忖想着：「侯四喜那小子好艷福……」但他同時却又不得不强抑心神，淡淡地一笑道：「小姐太客氣了，其實，我也是才來。」

「小姐？」那神秘婦人「格格」地嬌笑道：「二爺，我應該是小姐媽了哩！可惜我還不曾生過孩子。」

接着，擺手作肅客狀道：「二爺請坐！」

李二爺一面就座，一面含笑恭維着：「其實，上海灘上千千萬萬的小姐，就沒有一個能和妳相比的。………」

「當然啦！我已經是老太婆了，怎能跟綺年玉貌的小姐相比哩………」

「不不……我不是這意思。」李二爺連忙更正着。

那神秘婦人擧杯媚笑道：「不管你是甚麼意思，我先敬你這位皮條客一杯。」

一仰頸子，先行喝了個杯底朝天。

李二爺持杯苦笑：「這……話說得太難聽了吧！」

「自己要拉皮條，還怕人家說。」那神秘婦人笑了笑道：「先喝了酒，我再跟你說。」

李二爺苦笑着乾杯之後，那神秘婦人才似笑非笑地接道：「在我個人的觀念中，拉皮條並不丟人，但中國人替日本鬼子拉皮條，却又當別論………」

「妳……妳討厭日本人？」

「凡是有血性的中國人，都該討厭日本鬼子，至于我自己更是特別痛恨日本鬼子……」

「那是爲甚麼呢？」

「待會，我會告訴你的。」

她，重新斟滿兩杯酒後，才淡淡地一笑道：「中國人替日本人拉皮條，已經是該打屁股了，而將自己的大嫂拉給日本人，更該罪加一等。」

本已有點心情不安的李二爺，聞言之後，震驚得幾乎要跳了起來，張目訝問道：「妳……妳會是我的大嫂？」

那神秘婦人嬌笑道：「別那麼大驚小怪的，我，曾經是你們老大卓槐的情婦，你說，該不該叫我大嫂呢？」

李二爺心頭一寬，涎臉笑道：「曾經是我的大嫂不要緊，只要現在不是就行。」

「你怎能斷定我現在不是？」

「這個………」李二爺苦笑着又喝了一杯酒。

那神秘婦人哼了一聲道：「二爺，我不妨老實告訴你，我和卓槐雖已分手，却還保持着藕斷絲連的關係。」

「我怎從來沒聽大哥說過？」

「這些床笫間的事情，也有告訴你的必要嗎？」

「但他在我面前，是無所不談的。」

「就不能有例外？」

「大嫂，我不敢跟妳鬥嘴。不過………」李二爺欲語還休。

「別那麼吞吞吐吐的，有話就爽爽快快地說。」

「大嫂說得是。」李二爺苦笑了一下道：「有關侯四喜的事，大哥知不知道？」

「他不是死人，怎會不知道。」

「知道了，他會不在乎？」

「我跟他曾經約法三章，他不能干涉我的行動，懂了嗎？」

「懂、懂。」李二爺連連點頭苦笑着：「現在，我既然已知道大嫂的身份，我該敬大嫂一杯。」一擧杯，含笑說道：「大嫂，我先乾爲敬。」

「謝謝！」那神秘婦人喝乾了杯中之酒後，才正容說道：「從現在起，這大嫂二字，不許再叫………」

「那麼，我如何稱呼呢？」

「人都叫我玉姑，你也叫我玉姑吧！」

「玉姑，人如其名，美極了，那我就恭敬不如從命啦！」

玉姑一面斟酒，一面笑問道：「二爺，還要不要替那個日本鬼子拉皮條？」

李二爺尷尬地一笑道：「玉姑，既然妳討厭日本人，這事情只好作爲罷論，不過，你痛恨日本人的原因，現在可以說明一下了吧？」

玉姑俏臉微微一變，道：「可以，二爺，我現在成了一個十足的人盡可夫的蕩婦，你知道這是甚麼原因嗎？」

李二爺微微一怔，道：「難道這也跟日本人有關？」

「是的。」玉姑幽幽地一嘆之後，才沉思着接道：「我也曾經是一個淸淸白白的女兒家，也有着一份正正當當的職業，可是，自從我年輕時被五個日本浪人輪姦之後，就註定我現在的命運了。」

李二爺也禁不住臉色一變道：「會有這種事？」

「五個人輪姦，還算不了甚麼，二爺，更慘的事，還在後頭哩！「

「………」李二爺苦笑着搖搖頭。

玉姑一挫銀牙道：「那五個天殺的日本浪人，奪去我的貞操之後，並不就此罷休，將我送入由他們所控制的妓院中，過了半年非人的生活。」

李二爺也一挫鋼牙道：「這些忘八蛋，可的確是該死！」略爲停了一下，又注目問道：「以後，妳是怎麼逃出他們的魔掌的？」

「想逃出他們的魔掌，談何容易。」玉姑苦笑道：「要不是遇上你們老大這位恩客，將我救出虎口，我早就給折磨死了哩！」

李二爺「啊」了一聲道：「如此說來，你與咱們老大可算是多年交情啦！」

「不錯，本來我是打算嫁給他的，但他却將我當商品，轉送給一個很有錢的朋友，名義上，我是他那位朋友的特別護士，因爲我是學護理的，但實際上却是一個情婦的身份。」

李二爺心中一動，口中却漫不經意地問道：「我大哥還有一位很有錢的朋友，我怎麼不聽說過？」

玉姑哼了一聲道：「那種事，他當然不會告訴你啦！」

「他那位有錢的朋友姓甚名誰？」

「事情已經過去了，我不想再提。」玉姑顯然已提高了警覺。

李二爺也心知是怎麼回事了。儘管他外表裝成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情，但他的心中是無比興奮的。事實已很明顯，目前的玉姑，就是朱天佑所要找的，他父親生前的那位特別護士。

試想：像這種毫無綫索可尋的人物，居然于無意中找到了，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情形還不值得李二爺興奮嗎！

有着這一意外的大收穫，對于那替日本人拉皮條沒拉成的事，就微不足道啦！

玉姑不想再提，李二爺也毋須再問，于是話題轉入了輕鬆的一面。

對李二爺來說，這一頓便飯，是吃得非常愉快的，一直到二點正，才帶着薄醉，告辭離去。

× ×

當夜，晚餐過後，三木少佐又駕臨李二爺的小公館中。

當然，三木此行目的，是不言可喻的。他自己也很爽快，一見面就笑問道：「二爺，所托的事，是否已有佳音？」

李二爺笑道：「少佐，哪有這麼快的，人家又不是堂子裏的姑娘，一張條子就可以叫出來的。」

「是是……是我太性急了一點。」三木歉笑着。

「不過，阿珠還沒走，如果你還有胃口的話，今宵就不妨住在這兒。」

「方便嗎？」三木嚥着口水。

李二爺呵呵大笑道：「有甚麼不方便的，房間現成，人也現成，只要閣下有興趣，歡迎隨時光臨。」

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揚聲叫道：「阿珠，妳快下來，看看是誰來了。………」

樓上傳來一個嬌甜語聲道：「二爺，是不是三木少佐？」

語聲似銀鈴，人像一隻花蝴蝶，快步衝下樓梯，以一個非常優美的姿態，一下子投入三木懷中，樂得三木嘻着一張血盆大嘴，傻笑不已。

× ×

當三木陷入溫柔陷阱之間，李二爺立即進入朱天佑所住的密室中。

密室中的朱天佑，早已化裝成三木的模樣，整裝待發了。

因此，一見面，朱天佑立即笑問：「二爺，他們已上樓了？」

「是的。」

「那麼我馬上就走。」

李二爺連忙一把將他拉住，沉聲喝道：「老弟，現在去太冒險，何不再多等兩天哩！」

朱天佑苦笑說道：「多等兩天，還是要冒險………」

「但多兩天時間，可以對那邊的環境，多作一番了解，同時，阿珠也可能多有一點收穫，這也就是說，多等兩天，可以減少冒險，而增加成功的希望。」

「話是不錯，但任何事，顧慮太多，是不太好的。」朱天佑苦笑着。

「老弟，眼前有一宗很緊急的事，你必須先行處理好才行。」

「是哪一方面的？」

「小沙渡路三百號。」這一句話，李二爺說得特別低。

「甚麼特殊消息嗎？」

李二爺沉思着接道：「事情是今天中午所發生的，當時我奉老大電召，剛好碰上他正派遣兩個殺手，但我只聽到他最後兩句話：『最好是趁那賤貨沒出門之前，幹掉她！』老弟你想想看，他口中的那個她，是否可能就是玉姑哩！」

朱天佑點點頭道：「這個，的確有此可能，那老賊以前之所以留下這個禍根，一方面是認爲孤兒寡婦不敢向他尋仇，另一方面，也是貪戀玉姑的美色，如今，情況不同了，自然會有殺之以除此禍根的企圖………」

李二爺連忙接道：「那你得趕快去才行呀！今天，我整個下午沒見到你的人，我心中多急………」

朱天佑伸手握住對方的健腕，搖撼了一下道：「謝謝你！二爺，有一點你可以放心，當我由你口中聽到玉姑的消息之後，我已立即暗中派人去保護玉姑的安全了。」

「不過，爲愼重計，你還是自己跑一趟爲妙，至于三木那方面的事，只好暫時往後挪一挪………」

「好的，我馬上就走………」

× ×

時鐘正指着八點。

小沙渡路三百號的主人玉姑，已盛裝待發，準備前往舞台看她的情人侯四喜。

就在這當兒，一輛祥生公司的出租汽車，載來二位不速之客，不！對玉姑而言，這二位不速之客，等於是閻王爺派來的追魂使者。

在女傭的前導下，二位不速之客很順利地到達玉姑起居室外的小客廳中。

那女傭向二位不速之客歉笑道：「二位先

生請坐，我進去向小姐通報一聲。……」

事實上，不等女傭通報，裏間的玉姑已嬌聲發問，道：「誰呀?」

「是大爺派來送禮的兩位先生。」

「噢!難為他還記得……叫他們將禮品留下，先行回去……」

那左邊一個不速之客，連忙接口說道：「太太，……」

「混賬!誰是誰的太太。」

「是是……小的該死……」

「還不給我滾!」

「我馬上就滾，只是……大爺交代過，這禮品，一定要親自交與小姐，並請小姐親自簽收。」

「甚麼禮品，那麼隆重的?」

「是一條鑽石項鍊……」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話是一點也不錯的。

本來對卓槐深表不滿的玉姑，一聽到鑽石項鍊之後，道：「讓我瞧瞧，值不值得我親自簽收……」

「呀」地一聲，房門輕啓，打扮得花枝招展，艷光照人的玉姑，已款步而出。她，搖曳生姿地，一直走到那兩個不速之客身前，才手掌向前一伸，道：「拿來!」

那兩個不速之客，也許是被玉姑那絕代風華所眩惑了。一直是呆呆地注視着她，沒有任何行動。

等到玉姑口中說出「拿來」時，才如夢初醒似地，雙雙臉色一沉，探懷取出一把雪亮的七首來。

玉姑入目之下，俏臉大變，駭然退後三大步，厲聲叱道：「你們想造反!」

左邊一個嘿嘿陰笑道：「小姐，我們是上命所差，妳得多多原諒。」

「上命所差?你們奉誰的命令?」

「自然是奉咱們大爺之命啦!」

「你們大爺是卓槐?」

「是啊!上海灘上，能有幾位大爺哩!」

「卓槐為什麼要殺我?」

「這個……很抱歉，咱們大爺沒向我們解釋過，只好由妳自己向閻王爺那邊去問了。」

玉姑畢竟是經過大風大浪，歷盡滄桑的女人，目前雖已處於生死邊緣的險境，但她却並未顯現驚懼神色，只是輕輕一嘆道：「這天殺的，我太過相信他了。」

「站住，將門關上!」

原來那位徐娘半老的女傭，一見情況不對，早已嚇破了苦胆，好不容易乘他們對話之際，勉强冷靜下來，準備開溜，却被右邊那不速之客的一聲斷喝，給定在原地了。

一見那女傭呆立在當場，那右邊一個又沉聲喝道：「叫妳把門關上，沒聽到!」

那女傭身軀一抖，隨手將房門關上了。

那左邊一個，向他的同伴問道：「關門幹嗎?」

那右邊的一個，一雙色迷迷的眼睛，儘在玉姑那婀娜多姿的胴體上溜轉，口中却淫笑道：「老弟，有些事情，是必須關着房門才可以作的……」

這神情，這語氣，那左邊的一個即使是木頭，也該領會到了，但他的色胆不如他的同伴大，因而聞言之後，禁不住臉色一變，道：「不可以，毛兄，如果讓大爺知道了……」

那右邊的一個截口笑道：「朱老弟，你的頭腦怎麼那麼古板的，這種事，只要你我自己不透露，大爺又怎會知道，何況，這是一個即將處決的罪人，不玩白不玩……」

畧為停了一下，又淫笑接道：「而且，像這麼惹火的女人，如果不趁機會玩個痛快，你我這一輩子，也別想有第二次機會了。」

「很可惜，你們連第一次的機會，也沒有了……」

語聲很冷漠，但出現在門口的那張面孔，更是籠罩着一層寒霜。

對那二位不速之客而言，那張面孔雖然談不上熟悉，却也並不陌生。

因為，那是曾和他們共同生活過幾天的胡立民，隨在胡立民後面的，也是與他們打過交道的，「蝙蝠」中的幹員之一。

這情形，自然使得他們臉色大變之下，變不約而同地，右手一揚，兩把雪亮的七首，飛快地射向卓立門口的兩人胸前。

而且，七首出手，立即探懷掏槍。

雖然是兩個動作，但却快得有如是一個動作似的。

但門口兩人的動作，比他們更為快速。

當那兩個不速之客的手槍，剛剛掏出的刹那之間，但覺手腕一麻，手槍已掉落地下，兩把七首也分別被對方兩人以奇異的手法接住。

胡立民淡淡地一笑道：「朋友，乖一點，少不了有你們的好處。」

「老子不要好處，只要你們的狗命……」

話聲中，那兩個不速之客，已彤同瘋虎似地，飛撲上去攻出三拳四腿，那戰況的凌厲，使得一旁的玉姑主僕，不得不連忙退向一隅。

胡立民獨戰兩個强勁敵手，居然不以手中七首取勝，而以拳脚對付，而且還顯得很輕鬆地，向他的同伴笑道：「劉兄，別瞧熱鬧，多注意一點，可能外面還有敵人。」

那兩人中的一個冷笑道：「胡立民，這叫作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要來，你知道咱們大爺正在找你們嗎?」

胡立民朗聲大笑道：「當然知道，也就是因為知道得太清楚了，才自動趕來，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還用得着去担心一條日本軍閥所豢養的走狗嗎!」

「砰」地一聲，兩人中已倒下一個。

「失禮，失禮……」

胡立民歉笑聲中，另一個也給他制服了。

妙的是，由外表看來，兩人都沒受傷，却又不能動彈。

其中一個駭然問道：「你……你也會點穴手法?」

胡立民淡淡地一笑道：「雕虫小技，倒教閣下見笑了……」

他的同伴在門口說道：「胡爺，這附近沒有發現敵踪，只有一個在大門把風的人，給跑掉了。」

胡立民臉色微微一變道：「那我們得趕快離開這兒才行……」

目光移注滿臉困惑的玉姑，疾聲接道：「小姐，請趕快收拾一下，我們立刻就走。」

像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的玉姑，總算有她說話的機會了。

不過，由於這片刻之間的情況，變得太快，也變得太意外，一時之間，不知該問些什麼才好。

因此，她楞了一下之後，才注目問道：「立刻就走?」

「是的。」

「走到那兒去?」

「去一個沒有人能暗算妳的地方。」

「那是什麼地方?你們二位，為什麼不怕惹麻煩，要自動前來保護我?」

「這個……可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完。」

胡立民苦笑着。

朱天佑的語聲，適時由門外傳了過來，道：「二弟，還是讓我來說吧……」

隨着話聲，朱天佑已緩步而入，他的手中

，還挾持着一個短裝漢子。

胡立民連忙接道：「大哥來得正好……你身邊的是什麼人?」

朱天佑淡淡地一笑，說道：「就是方才在你們這兒漏網，準備回去向卓老賊報信的那一個……」

「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朱天佑目光環掃，然後凝注着玉姑，沉聲說道：「玉姑，我首先說明，我自己的身份，我是蝙蝠中的老大，也是以往，力行紗廠的少東……」

不等他說，玉姑已是俏臉大變地，截口問道：「你……你就是朱廠長的少爺?」

「不錯。」朱天佑點點頭，反問道：「現在，妳該明白我為什麼要派人保護妳的原因了吧?」

玉姑輕輕一嘆道：「對於過去所發生的一切，你都已明白?」

朱天佑沉思着接道：「可以這麼說，唯一不明白的，只是當年先父的死因，妳是當年先父身邊的特別護士，我想，這一秘密，除了卓老賊之外，恐怕就只有妳最明白了。」

玉姑淒涼地一笑道：「是的，嚴格說來，我算是謀殺令尊的帮兇，按說，你既然知道了這些，就該殺了我才對，却為什麼反而要派人保護我呢?」

「我不會殺妳。」朱天佑抬手一指旁邊那三個，「我也同樣的不殺他們。」

「為什麼?」

「當然是為我自己，我不但要為先父復仇，而且也要收回先父生前的產業。」

玉姑忽有所悟地一「哦」道：「我明白了，你是打算循法律途徑解決，才留下我們四個作為人證?」

朱天佑點點頭道：「不錯，如果我要以暴力去對付卓老賊，即使他有十條命也早就解決掉了，但那樣一來，不但破壞了國法的尊嚴，而且也使先父的產業無法收回，因為，卓老賊當年謀財害命的計劃太週詳了，所以我才不得不多走一點迂迴路。」

接着，又注目問道：「玉姑，願意和我合作嗎?」

玉姑幽幽地一嘆道：「我願意。」

「你們三位呢?」朱天佑那銳利的目光，轉向那三位不速之客。

那三人中之一苦笑道：「我們已沒有選擇餘地，只是，朱爺打算要我如何合作法呢?」

「辦法很簡單，只要你們在法庭上承認，受卓槐老賊的唆使，前來行刺玉姑這一事實就行了。」

「然後呢?」

「然後我盡一切力量，保釋你們，成為我這蝙蝠中的一員……」

「那眞是太好了，太好了，我們都是一千萬分的願意。」

朱天佑目光移注玉姑，沉聲說道：「玉姑，為了妳未來的出路，我先要明白，妳在先父的這一宗謀殺案中，扮演的，是一個怎樣的角色。」

玉姑輕嘆一聲道：「我不是已經說明過，我是帮兇嗎!」

「助手的地位，也有輕重之分。」

「我的任務，是調製毒害令尊的毒藥。」

「也是妳餵給先父吃下去的……」

「不!那是卓槐强行灌下去的。」

「這就行了。」朱天佑接道：「本案開庭時，我當以苦主身份，並運用一切關係，替妳減輕罪名。」

玉姑淒涼地一笑道：「我這個人，早已成了行屍走肉，所以，對於未來的一切，我根本不想，你也毋須替我操心，倒是有一點，我不能不提醒你……」

「是關於那一方面的?」

「是有關令尊產業的事，你要知道，我的證詞，只能坐實卓槐謀殺令尊的罪名，但對於謀財奪產的事，却無補於實際。」

「這些，我明白。」

「那麼，你是否也曾想到，卓槐既已派出他的爪牙，企圖殺我滅口，會不會也對當年那些被他收買的會計師，律師，法醫，和推事等人，也施以同樣的手段呢?」

朱天佑雙眉一揚，說道：「玉姑，多謝妳提醒我!但請妳相信我，我既有力量保護妳的安全，也自然有力量，去保護妳所說的那些人的安全。」

畧為停了一下，才正容說道：「玉姑，現在，妳趕快將貴重細軟收拾一下，咱們馬上就走。」

玉姑長嘆一聲，說道：「我連自己的生命，都不關心了，那些身外之物又還有什麼可收拾的……」

說歸說，但是還是立即起身，翻箱倒匣地，開始整理起來。

這當兒，朱天佑却向胡立民說道：「兄弟，先將這三位押上車，我隨玉姑馬上就來。」

胡立民沉思着接道：「大哥，卓老賊會不會自己趕來?」

朱天佑笑了笑：「我倒是眞誠地希望他能及時趕來，也免得我再多費一次手脚……」

電話鈴响了。

朱天佑話鋒一轉，說道：「說到曹操，曹操就到，必然是卓老賊打來的，查問戰果的電話……」

取過話筒，對方傳來的，果然是卓槐的語聲：「你是誰呀?」

「你找誰呀?」朱天佑捏着鼻子反問着。

「我找毛豆說話。」

朱天佑尖着嗓音道：「對不起，毛豆已被我當作下酒菜了……」

「你是誰?」電話那邊的卓槐，語氣中充滿着憤怒。

「我是蝙蝠。……」朱天佑放開捏住鼻子的手，以正常語聲笑應着。

「你……你是朱天佑?」

「是啊!大爺好敏銳的聽覺!」

「你小子別得了便宜還賣乖，鹿死誰手，還難說得很哩!」

「我倒不是這麼想。」朱天佑大笑道：「大爺，多謝你，還留給我這麼多的人證和物證呢……」

「我有什麼證據在你手中?」

「這個麼……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朝一日，咱們對簿公堂時，大爺你就明白啦!」

玉姑已將自己的貴重物品和換洗衣服，整理成一大一小兩口皮箱，在胡立民的手勢之下，向室外走去，胡立民並揚聲說道：「大哥，別跟那老賊廢話，咱們走!」

朱天佑連連點頭，並向話筒歉笑道：「大爺，失禮，失禮，我要告辭啦……」

× ×

狂歡過後，睡得像一條死豬似的三木少佐，被一串電話鈴聲吵醒了。

他，十分不耐煩地，睜開眼睛，伸手由床頭接過話筒，話筒中是李二爺的歡笑聲：「少佐，很抱歉，打擾你了。」

三木滿肚子不愉快，但他的語氣，却還頗為平和：「什麼事，快說吧。」

「是是……是山本少尉打來的電話，他說有緊急事情向你報告。」

「好，你接過來……」

接着，隨即以日本話交談起來，談了足有三分鐘之久，三木才放下聽筒，匆匆穿起衣衫來。

也直到此刻，他才發覺枕旁的阿珠竟然不在，正當他準備向李二爺查詢之間，全身赤裸，只披着條浴巾的阿珠，已由浴室中緩步而出，並未語先笑道：「少佐，怎麼就要走了？你不是說得好好的，要在這兒過夜的嗎？」

三木伸手在她的俏臉上輕輕一擰，歉笑道：「我也不想走，但公事要緊，我明晚再來，好嗎？」

「有什麼好不好的，像我這樣的路柳牆花，還不是愛來就來，愛去就去。」

「喲！別撒嬌了，我說好明晚來，明晚一定……」

「今晚說好了的都不算，誰能保證你明晚的事。」她將一個半裸嬌軀，偎向對方懷中。

「今晚是臨時有了緊急公事。」他情不自禁地，雙手環住她的纖腰。

阿珠嘟着小咀，嗲說聲道：「你已經在機關長面前請過假了，還有什麼顧慮的。」

「這個人比機關長更厲害，我不能不馬上趕回去。」

「那是什麼人？」

「東京來的……」說着，立即放開她的嬌軀，匆匆地離去。

阿珠之所以故意偎在三木身上，沒話找話說，無非是想讓外面的李二爺有時間去設法通知或支援朱天佑。

因為，按他們原先的計劃，朱天佑是乘着三木在這兒過夜的機會，冒充三木的身份，前往日本特務機關，盜取那份準漢奸的名單的。

儘管由於李二爺的告密，朱天佑臨時變更行程，先去解救玉姑的危難，但他那特務機關之行，却是勢在必行。

此刻，情況突起變化，三木要趕回去，如果李二爺來不及通知朱天佑改變計劃，雙方一碰頭，則朱天佑的處境，就非常危險了。

而事實上，此刻的朱天佑，已在赴特務機關途中，李二爺即使想通知朱天佑，也無從着手，情急之下，他只好立即以電話通知胡立民，趕快調集人手，前往支援。

李二爺的電話剛剛掛斷，卓槐已輕裝簡從地，走進了他的寫字間，那臉色，那神情，可非常難看。

李二爺入目之下，雖然心知是為了那位特別護士——玉姑的原因，但却故意問道：「老大，出了什麼事嗎？」

卓槐將自己頹然擲向沙發中，苦笑着一嘆道：「二弟，紕漏出的很大，上海灘咱們是沒法再呆下去了。」

「是為了蝙蝠？」

「不錯。……」

「大哥準備離開上海？」

「是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李二爺雙眉一揚，截口接道：「大哥，怎麼說，咱們的力量也要强過蝙蝠多多，為什麼要逃避，咱們大可集中力量，跟那小子拚個强存弱亡。」

卓槐擺擺手，制止他說下去，輕輕一嘆道：「現在不是意氣用事的時候，你說的固然是辦法，但我們不能不作最壞的打算，雙管齊下才行。」

「何謂雙管齊下？」

「那是一方面照你的辦法，集中全力，跟朱天佑那小子一拚，並尋求日本人的支援，另一方面，我們却必須立即着手撤退……」

「撤退？退到哪兒去？」

「只要保全實力，退離上海之後，那兒都可以安身，問題却在必須以最快速，也最秘密的手法，先行將咱們的財產撤走。」

「老大，沒這麼嚴重吧？」

卓槐苦笑着，長嘆一聲道：「二弟，事實上已經是禍在眉睫啦！」

他，掏出雪茄，李二爺連忙替他點上火，並蹙眉問道：「大哥，能不能說詳細一點？」

「好的……」

他，悠悠地噴出一串烟圈，隨着烟圈噴出的，是一聲深長的嘆息，和玉姑被朱天佑救走的經過與嚴重性。

靜靜地聽完之後，李二爺也苦笑道：「不錯，照這情形說來，目前情況可相當棘手。」

「所以，必須照我方才所說，雙管齊下才行，縱然不能將那小子擺平，只要咱們保全實力，以後還可以回來，東山再起。」

「對對，請大哥指示。」

「二弟，坐在我身邊來……」

×　×

十一點五分，也就是正當卓槐進入李二爺寫字間的同時。

朱天佑以三木少佐的身份，堂而皇之地進入了日本特務機關的大門。

雖然已近午夜，但整個特務機關中，却是為辦喜事似地燈火輝煌。

這情形，不由使他暗自嘀咕着：「這是怎麼回事啊……」

好在他的準備功夫，事先作得很週詳，儘管是進入一個危機四伏的陌生環境，但他却泰然自若地，逕行進入三木少佐的辦公室中。

辦公室內，三木少佐的助手山本少尉和櫻子小姐正在忙着打字。

一見朱天佑進入室內，山本少尉立即站了起來，躬身諂笑道：「少佐，剛才才跟您通電話，沒想到您回來得這麼快。」

朱天佑暗中苦笑着：「怎麼會這麼巧……」但外表上却自然地一笑道：「緊急公事嘛！自然要立即趕回來。」

他，剛剛坐下，山本又諂笑道：「少佐，板垣大佐和領事，都在機關長房間，您是否馬上過去？」

朱天佑暗中一「哦」：「原來是這個魔鬼來了，這混賬東西來的可眞不是時候。……」

他，暗中一挫鋼牙，點點頭道：「我當然馬上過去，山本，將那『金魚計劃』的卷宗給我。」

所謂金魚計劃，也就是日本軍閥以華制華的陰謀一部份——有關收買中國政府各地軍政要員的部份。

朱天佑此行，就是為了獲得這個密件中的那份漢奸名單而來。

儘管目前情況變更，而且非常惡劣，但他却仍然在盡最大的努力，希望完成任務。

沒想到山本苦笑了一下道：「少佐，那卷宗，方才已由機關長要去了。」

朱天佑也苦笑了一下：「那很好……」邊說邊起身向外面走去。

現在，朱天佑必須以最大的決心，作明智的抉擇了。

因為，事實很明顯，眞的三木少佐馬上就要回來，如他立即抽身一走，不致有甚危險。

不過，由於此行的徒勞無功，而且已形成打草驚蛇之勢，以後，再想盜取那份名單，就更加困難了。

一個突然的意念，堅定了他的信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他，懷着大無畏的精神，昂然走向機關長高原中校的房間。

那房間內，燈光如晝，日本領事赤城三郎，特務機關長高原中校，正和一個禿頂的矮胖大佐在促膝密議着。（未完）

河不歸

朱羽

鬚眉互玩命　巾幗展陰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蔡勝龍率領手下回到興隆場的家中，他做夢也想不到，白碧雲已佔駐了他家，蔡百春以下的人都遭到了被禁錮的命運，蔡勝龍兩度反抗，均被白碧雲制服，而他倔强的性格並未稍減，一口拒絕白碧雲提出要他交出五十萬大洋的要求，但當白碧雲指出她握有證據做可指證蔡百春謀殺了彭祖康的父親，又如何勾結錢三販賣烟土，待至錢三要洗手不幹時，蔡百春竟收買錢三的心腹宋廷飛把錢三刺殺，蔡勝龍聽她娓娓道來，不禁面色大變，一收倨傲之色，要求與蔡百春一談，白碧雲命手下帶他往後院——

黃泥道上一遍沉靜。

不知什麼時候，這條道路中央突然埋進了一根木樁，樁上綁着一個人，那人是五魁帮的總管龔天豹。

週圍並沒有人在看守他，顯而易見，唐貴臣已率領他的兄弟夥在道路的兩旁的樹林當中埋伏起來。

但是，薛五會來嗎？

依據唐貴臣的判斷，薛五是一定會來的；因為唐貴臣的作法等於是向五魁帮宣戰，如果薛五不來，五魁帮從今以後只有銷聲匿跡，退出江湖。

來了！一陣輕緩的蹄聲，及至來到近前，只發覺只有一人一騎。那是一頭矮得不能再矮的小毛驢，騎在驢背上的也只是一個十歲剛冒頭的小娃娃。

伏在林中的唐貴臣和金浩不禁相互望了一眼。

小毛驢在發現木樁之後就停了下來。

那小娃兒人雖小，氣勢却很大，小腦袋瓜兒左右一擺，揚聲道：「唐貴臣在嗎？」

那種喝問的口氣一點也不像是個小娃兒。

金浩一個箭步衝了出去，沉聲道：「娃兒！你是幹什麼的？」

那娃兒挺直了腰很鎮定地道：「我是五爺跟前的傳令童子。」

「有什麼話說？」

「五爺傳令，要唐貴臣立刻到鎮上城隍廟前受死。」

金浩心頭一火，立刻伸手摸槍……

唐貴臣衝出來攔住了他：「老二！莫難為人家小孩子……」

那娃兒竟然一點也不吃驚，一帶韁轡，就要掉頭而去，根本就沒有將這兩個在黑道上响叮噹的人物看在眼裏。

唐貴臣橫了一步，攔住小毛驢，笑問道：「娃兒！你今年幾歲？」

「十三歲。」

「你不怕死？」

「五爺手下的人誰也不怕死。」

「哦！你剛才說什麼……」

「五爺傳令，命唐貴臣立刻到城隍廟前受死。你要我說幾遍？」

「娃兒！別發火，」唐貴臣摸着那娃兒的頭，和和氣氣地問道：「五爺在城隍廟等我麼？」

「不知道。」

「這位龔總管怎麼辦呢？」

「殺剮由你。」

「哦！原來五爺從不關心他手下的死活……」

那娃兒似乎懶得再跟他囉嗦，一抽鞭，那匹小毛驢就揚蹄跑走了。

唐貴臣沉吟半晌，才問道：「老二！

你說咱們該怎麼辦？」

「回興隆場。」金浩毫不猶豫地答。

唐貴臣同意了。不過，他還附在金浩耳邊低低地囑咐了一陣。後者邊聽邊應，連連稱妙。

× ×

起更了！

那年頭，還流行更夫巡夜，一聲鑼，一聲梆子，從街頭敲到街尾。這時候，戶戶關門熄火，上床睡覺……然而興隆場的居民就不會這樣守規矩，這兒是水碼頭，夜市還未闌哩！

城隍廟前賣膏藥的，看相測字的，耍猴戲的，賣担担麵的，東一堆，西一堆，擠的全是人。當然，這裏頭必定有五魁帮的門徒混跡其間，不然，那位薛五爺怎敢吹牛，說大話？

梆鑼叫更之聲剛起，金浩就來到了城隍廟前，他換了一件衣服，加了一頂帽子，他自信，這時只怕不會有人認識他的本來面目。

他東看看，西瞧瞧，沒有看出啥破綻，就來到了一個測字攤前。

設攤的是一個白鬍子老先生，掛一塊招牌寫着「鐵口直斷」四個字。

老先生白鬍子一掀，道：「測字？」

金浩勾着脖子，未抬頭，也未答話，伸手在紙盒裏取出一個紙捲兒。

紙捲兒在老先生手掌心裏舒展開來，寫着一個工工整整的「患」字。

老先生目光閃動，壓低了嗓門：「請問：閣下是不是江湖人物？」

金浩文縐縐地道：「何有此問？」

「若是江湖中人，要防殺身之禍。」

「哦？」金浩不由自主地抬起了頭。

「一刀二口，直透心！」

「錯，患字是有兩個口，一個心，可是，那來的刀？」

老先生又補充說道：「串連兩個口字的一直就是刀，刀已伸得筆直，隨時都可刺出。小心！小心！」

金浩張開了口，像是不勝驚異？

老先生拱拱手道：「恕老朽直斷，得罪得罪！」

金浩的身子突然向前仆倒，將一座測字攤壓了個稀里嘩啦，測字老先生好像太靈驗了一點，這會，他背上眞的插着一把刀。

老先生張大了嘴，却發不出聲音。

旁觀者都嚷了起來：「殺人啦！殺人啦！」

金浩帶來的人緊跟着他身後，根本就沒有看見這把刀是那兒飛來的，就是要搜索敵踪也無法着手。

幾個人一商議，只有派人趕緊去報告唐老大。

在城隍廟前流蕩的人羣中還有覃秀姑和娃娃兩人在內，她們自然認得出死者是什麼人，相互打了一個眼色，一先一後地離開了人羣。

「秀姊！」娃娃追上去，輕輕地說道：「好像開始了。」

「嗯！」覃秀姑非常沉靜，甚至連頭都沒有回一下。「娃娃，一切按照咱們預訂的計劃進行。」

「好！」娃娃也是非常沉着。「我先走一步。」

「順風！」覃秀姑抬起手來輕緩地擺動了一下。

× ×

唐貴臣一向老謀深算，但他今晚却大大失算；他並非算計薛五不敢向他開戰，而他却推斷當他本人未露面之前，對方絕不會輕啓戰端，結果他錯了。

馬標這個人雖然個性有些粗鹵，却非常够義氣，聞說他的金二哥歸了天，那還了得，當下就要拿龔天豹剖腹挖心。唐貴臣立刻加以攔阻，並道：「放掉他。」

「放掉他？」馬標不甘休地嚷了起來：「那豈不是等於向五魁帮投降？」

「放掉姓龔的！」唐貴臣仍然重覆那道命令。

看他額上青筋暴露，面色鐵青，分明已是怒不可遏，誰還敢多說一句話，立刻就有人動手鬆開龔天豹身上的繩索。

當龔天豹聽說金浩被殺時，自忖是死定了。如今聽說唐貴臣要放他，幾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朶。綑綁的繩索鬆開了，而他却寸步也不敢移動。

唐貴臣擺了擺手，道：「請吧！」

「不殺之恩，龔某會記在心上。」龔天豹向唐貴臣行了一個大禮，然後又問道：「請問？唐老大有什麼話要龔某轉告五爺的？」

唐貴臣沉着臉，說道：「沒有！你還是快些走的好，等一下，我說不定又會後悔了。」

龔天豹又是一揖，然後拔腿離去。

他們存身之地是興隆場西頭的一處背街，住戶稀少，燈光寥落，四週黑沉沉，那龔天豹轉瞬間便消失了踪影。

馬標還以爲唐老大釋放龔天豹，是要他引路而找到薛五，而唐貴臣又沒有派人在後跟踪，不禁大惑不解，連忙問道：「老大！你放走龔天豹的用意何在呢？」

「哼！」唐貴臣冷笑了一聲。「薛五贏了第一個回合，第二個回合我要他慘敗。老三！你附耳過來。」

馬標乖乖地將腦袋湊了過去。方才唐貴臣在金浩耳邊低語一陣，結果是送了金浩的命。這回呢？那可就不知道啦！

且說龔天豹拔足奔離虎口之後，一路上東繞西拐，連閃帶躲，隱牆角，靠屋壁，謹防馬後有人追拖。

忙了一陣，累得够瞧，這才發現根本沒有人釘他的梢，不禁吁吐了一口長氣。

心頭一鬆，眉頭却緊了。若是有人釘他的梢，他根本不會吃驚。如今沒人跟他，他倒反而感到意外了。

冷靜地思考了一下，龔天豹決定先找到薛五再說。他深深了解帮主的個性，一且向敵人開了火，就一定是除敵務盡，絕不會留下後患。如今對唐貴臣那夥人的實力，動向，要算他最清楚了。落入敵手，丟人現眼，算是犯了一過，眼前正好是個將功贖罪的機會。

猛抬頭，突然發現面前站了一個人。

龔天豹下意識地採手入懷，準備掏槍。其實，他身上已無寸鐵，手一摸空，不禁驚出一身冷汗。

那人却抬起頭來，冷冷問道：「你打算摸什麼？」

原來，這突然出現在眼前的人竟是薛五。

「五爺！」龔天豹心頭一鬆，一緊。鬆的是幸好對方不是敵人；緊的是對方的語氣森冷得很。

「唐貴臣怎麼會放你？」

「我也覺得稀罕哩！」

「的確有些稀罕，馬後竟然沒有人追拖。」

「五爺！您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看有些古怪。」

「古怪？」

「當然古怪，我殺了金浩，唐貴臣却不殺你，爲什麼？」

「唐貴臣不知道在玩什麼花樣。」

薛五道：「只怕這花樣還不是他一個人玩的。」

「五爺……」

「別喊得那麼親熱，老實說吧，唐貴臣許給你什麼好處？」

「五爺！您誤會啦……」

薛五的口氣，愈來愈森冷，道：「龔天豹！你身爲本帮總管，總該知道本帮的帮規。」

「屬下知罪。」龔天豹竟然雙膝一軟，跪下了。

「起來！」薛五抬了一下手。

龔天豹又連忙站了起來。

薛五的口氣，突然緩和下來：「我不猜疑你可能已被唐貴臣收買，也不責罰你輕率失職之罪。有一件重要的事，派你去辦。」

龔天豹必恭必敬地說道：「請五爺吩咐。」

「立刻趕去蔡宅。」

「是！」

「也要立刻回來。」

「是。」

「你也不問問我派你去幹嗎？」

「請指示。」

「我要白碧雲的腦袋，」薛五突然一抬手，一柄鋒利的七首颼地一聲插在龔天豹的脚邊。「如果辦不到，就用這把七首了斷你自己。」

白碧雲是何等樣人，龔天豹非常清楚；自己是否能割下她的腦袋，他更清楚。成功的機會幾乎是一對十，但是他總算有了十分之一的活命機會。

於是龔天豹立刻拾起脚邊的七首，應道：「屬下立刻就去。」

「慢點，我還要問你一點事。」

「是。」

「唐貴臣一共有多少人？」

「亮相的約莫有四十來個。」

「火器怎樣？」

「槍都很新，彈藥也足。」

「好，你去吧！」薛五擺了擺手，說道：「最多一個鐘頭就要回來，我在這裏等你。」

「是！」龔天豹連忙拔足狂奔，如果薛五一且反悔，他連十分之一的活命機會都沒有了。

一陣狂奔之後，身上流出了汗，心裏也不像先前那樣怯死了。他想：偷襲白碧雲是絕對辦不到的，如果面對面也許還有機會下手，那個騷女人太狂，她大概想不到會有人從正面殺她。

不過，那樣可能就沒有逃生的機會了。管他砍頸子的娘，橫也是死，豎也是死，站着是死，躺下還是死，到不如讓薛五豎豎大姆指，在帮裏頭留下個青史名標。

想到這裏，心頭也打橫了，不禁勇氣百倍，直奔蔡宅而來。

來到蔡家大院的門口剛一露頭，立刻有兩個大漢打從暗影中躍了出來，沉聲問道：「幹嗎的？」

「找人？」龔天豹不愧爲五魁帮的總管，說起話來眞有點架勢。

「找誰？」

「白碧雲白姑娘。」

一大漢道：「這裏是蔡公館，那有什麼姓白的？」

「哥子！莫來這一套，你二位不是白姑娘派出來插旗的麼？」

「你是幹什麼的？」

「五魁帮總管龔天豹。」

「找白姑娘幹什麼？」

「本帮帮主有心腹話轉告白姑娘。」

兩個大漢耳語了一陣，道：「請等一等。」

其中一個回身進了角門，想必是通風報信去了。

很快，那大漢去而復回，很客氣地道：「閣下是龔總管？」

「正是。」

「白姑娘有請。」

龔天豹隨着那大漢進了蔡宅，穿過庭院，來到旁廳，果見一個艷麗少婦坐在那裏。他是只聞其名，未曾見過其人，不過，猜也猜想得到，對方準是白碧雲。

白碧雲一揚手，領路的大漢就停了步，龔天豹只得也停了下來，此刻，他相距白碧雲最少也在十五步以上。

白碧雲向來人掃了一眼，冷冷道：「龔總管，我和你們帮主從無來往，他到底是在攪啥子花樣的？」

龔天豹陪笑道：「白姑娘，敝帮帮主有幾句心腹話要轉告……」

「請講。」

龔天豹故意向左右張望了一眼，壓低了嗓門道：「不便明講……」

「只管明講，老實告訴你，這裏前後左右，上上下下都是我的人。」

龔天豹試着往前跨一步，脚才抬起，那兩個大漢就橫身將他攔住了。

白碧雲坐在那裏紋風不動，也不說話，只是對他微微笑，似乎早已看透了來人的歹毒心意。

龔天豹心寒了，原先培養起來的那一股子勇氣，倏然消失，禁不住往後退了一步。

「怎麼？」白碧雲冷笑了一聲道：「話沒有說完就要走了？」

龔天豹猛地探手入懷，他心頭萌生了一個最愚蠢的想法：拔刀投擲，也許有瞎貓碰死鼠的萬一機會。但他的手伸得進去，却抽不出來。白碧雲那種陰冷的笑，使他渾身的血液都在一瞬間凍住了。

「是不是薛五還有書信帶來？」白碧雲臉上的笑容愈來愈濃，而口氣却愈來愈森冷了。

龔天豹那隻署微顫抖的手已然緊緊地

握住了刀柄，可就是抽不出來；他也想到了逃，逃離眼前的死地；逃離五魁帮，山河壯麗，大地遼闊，何處不可安身立命？……想得是好，作起來眞有困難，兩隻脚就好像被釘子釘牢，休想挪動分毫。

白碧雲站了起來，緩緩走到龔天豹的面前，拉起他那隻插在懷裏的手，緩緩抽出。一柄閃亮的七首握在龔天豹的手裏。那把刀非但不會使人感到威脅，反而令人想笑，因爲他握刀的姿勢顯得非常滑稽。

白碧雲倒沒有笑，但也沒有怒。

她的手指很白，很嫩，指甲也修剪得非常整齊，還塗着腥紅蔻丹。那應該是一隻傳情之手，是一隻愛撫之手，但是那隻手却使得龔天豹觸目心驚。

因爲，他知道那是一隻殺人之手。

「不要殺我！不要……」龔天豹情不自禁地大叫，一種死亡前嘶吼的聲音。

白碧雲神色平靜而柔媚，將那把七首拿了過來，指尖在双鋒上彈了一下，笑讚道：「好刀！」

龔天豹渾身已禁不住發抖了。

「不過，用刀的人却是一個窩囊廢！」白碧雲突地面色一沉，厲聲道：「像你這種人，薛五也竟然派你來作刺客？」

「不要殺我！不要……」龔天豹只會重覆這一句話，渾身抖得更厲害了；這是人性的弱點，古往今來，沒有人不懼死。

「放心，殺你會弄髒我的手。而且，我還要你活着爲我傳一句話。」

「傳話給誰？」龔天豹精神來了。

「自然是傳給薛五。」

「是！是，我一定將話傳到。」

「告訴薛五，有我白碧雲在，任何人也不能在興隆塲多作停留。天亮前給我滾，留一個我殺一個，留兩個我殺一雙，聽清楚了沒有？」

「聽……聽清楚了。」

「這把刀利不利？」白碧雲舉起那把七首，在龔天豹鼻尖前搖幌。

「利！很利！」

「眞的？」

「眞……眞的。」

「我不信……」她的話很慢，動作却很快。

手一抬，龔天豹一隻右耳已經離開了他的頭顱。他忍住痛，沒有叫，這總比死亡要好得太多了。

「還不給我快滾！」白碧雲輕叱了一聲。

龔天豹馴服得幾乎想問一聲是要他向左滾還是向右滾，但是那兩個大漢却是快手，一架，一提，已將他推了出去。

房頂上伏着一個人，她是娃娃。

她看到了這一幕鬧劇，對白碧雲的陰狠，她又認識了幾分。

不過，覃秀姑並不是教她來刺殺白碧雲的，因此她不必立刻思考對付這個陰狠女人的辦法。

她以最輕巧的身法離開了停身之所，奔向了後院。

戒備森嚴原是她預料到的，果然，後院中暗椿密佈。不過從他們佈置的情況可以看出來他們防備的是內，而不是外。

蔡勝龍所居住的廂房何在，娃娃早已弄清楚了。問題是：如何進去？

門，窗，甚至屋頂都守備有人。

遠遠傳來梆鼓之聲，一更三點了。

馬上就要起二更，這對娃娃來說非常重要，因爲她必須和覃秀姑密切配合好時間。

她默察一下，廂房門口的長廊上有兩個大漢在逡巡，窗前守候了一個，屋頂她發現一個，也許更多。

那麼，只有從窗前下手了。

她彎着腰，以庭園中的花木爲掩護，逐漸接近窗前。窗內燭影搖紅，證明裏面有人。千萬不能費盡心機而進去撲個空。

窗前那個坐在石階上吸烟，他似乎沒有料到距三尺之地有人在窺伺，大模大樣，絲毫也沒有警覺。

娃娃盤算了一下，對付這個大滿顯然只有一個方法——以最迅速的方法取他性命。

飛刀，她想到立刻做到，刀擲出去輕巧無聲，正中心房。那大漢根本沒有時間叫，只是背部靠上牆，手裏的紙烟落下了地。

娃娃一閃身衝了過去，眞正的「一閃」，她已藏身在那大漢的背後了。

她先屏息片刻，見週圍無絲毫異狀，這才緩緩在窗櫺上輕敲了三下。

脚步聲响起，有人來到了窗前，窗櫺打開了一道縫，有人輕聲問道：「是那一位？」

發問的人正是她要見的蔡勝龍，聲音比以前低啞，娃娃自信絕不會聽錯。

「聽我說，」娃娃的聲音很輕，很清晰：「有人要我帶口信來給你但是不能讓別人看見。現在，你打開窗子，動作要快，站在窗口旁邊，別攔住我進來的路。」

窗子打開來了，娃娃一騰身，縱了進去。縱使有人看見，也只不過看見一個影子，閃動了一下，說不定他還以爲花了眼睛！

蔡勝龍立刻關上了窗，他的眼眶陷落，面頰頹喪，不過他的聲音仍很洪亮：「你來幹甚麼？」

「帮你的忙。」

「帮忙？」蔡勝龍冷笑了一聲：「哼！你們又是什麼東西？還不是狐狸帮鷄的忙，最好帮到牠肚子裏去。」

「你不要狗咬呂洞賓……」

「少說廢話！」蔡勝龍寒着臉似是對這個不速之客不大歡迎。「外面插旗的已經被你拔掉了，你的時間並不多，有話快說！」

「姓蔡的！你聽清楚，我們的目標是白碧雲，她現在正是你的生死大敵，你難道不希望我們帮忙你將這個死敵除去？」

「毫無條件帮忙嗎？」

「只有一個條件。」

「說！」

「要你作內應。」

「你們怕她？」

「不是怕，而是實力懸殊，她有二十個以上，我們只有兩個。」

「我當然希望你們能帮我除去白碧雲，但我也有一個條件。」

「請講。」

「一定要保證我父親的安全。」

「難怪你會這麼乖，原來蔡太爺落在

白碧雲的手裏……他是被囚禁起來了？」

「在她監視之下。」蔡勝龍用了另一個字眼，他似乎很不願意聽到那個「囚」字。

「在甚麼地方？」

「不知道。」

「你不知道？」娃娃顯得很吃驚。

「你以爲我是什麼人？怕死？我若知道我老子在什麼地方，我會躲在這裏唉聲嘆氣？」

「別發火！我是來跟你商量……噯！白碧雲向你開價了？」

「嗯！」

「多少？」

「五十萬大洋。」

「好大的胃口，你答應了？」

「你以爲我拿得出？」

「蔡大少！」娃娃發火了，但是她儘管發脾氣，那張蘋菓臉仍然很好看。「你少在我面前擺大少爺臭架子，要聽，你就臉色好看點，不愛聽，我就走。」

這位大少爺竟然一絲也不甘示弱，以牙還牙道：「你也少在我面前發雌威，你們是什麼來路，有多少斤兩，我很清楚，你們幹不倒姓白的。」

娃娃眞想一頓脚回身就走，想想覃秀姑的再三囑咐，她終於還是耐住了性子道：「你說的不錯，我們姊妹的確幹不倒姓白的，不過，若是加上你，就有成功的可能性。」

蔡勝龍睒起眼睛看她，一時沒有說話，似是在考慮。過了許久，才緩和了口氣道：「我想先聽聽你們有什麼計劃。」

「答應白碧雲所提出的數目，要她准許你到親友處去籌欵。」

「她本來就是要我如此作。」

娃娃道：「那更好，你立刻就到親友處告貸。」

「眞的去借？」

「當然是眞的，還是非常認眞，若是別人不肯借，你一定要苦苦哀求。」

蔡勝龍困惑地搖着頭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需明白，只要信賴我們……」

「我又憑什麼信賴你們呢？」

「蔡大少！你目前處在毫無還擊的境地之中，只有企盼奇跡出現才能扭轉頹勢，那本來就是碰碰運氣的事。所以你只有冒險地相信我們。老實說，你目前只有這一個機會。」

蔡勝龍那雙眼睛倏地閃閃發亮，沉聲道：「你以爲我眞的無路可走了？」

「的確，」娃娃聳聳肩頭，輕鄙地道：「你已是身陷絕境，走投無路。」

「告訴你，最少我還有兩條路。」

「那兩條？」

「一條是『天無絕人之路』，另一條是『車到山前自有路』……」

娃娃先是一楞，接着莞爾一笑道：「蔡大少！你眞風趣，竟然還有心情刷鑷子。這種態度，像和你的性格不太脗合，我猜到你一定安排了一着你自以爲非常得意的棋子，是不是？」

「不錯。」蔡勝龍那蒼白的面頰上突然泛起了紅潮，高傲的神情又在他的眉宇之間出現了。

「說說看。」

「我保存了實力，必要時將全力和白碧雲一拚。」

「什麼時候才是『必要時』？」

「是……是在家父生命遭到威脅的時候，或者……或者……」

「或者令尊已遭到不測，是不是？」

「嗯！」

「蔡大少！你眞會作你的春秋大夢，如果我是白碧雲，在殺害令尊之前，一定先斬掉你這條禍根，棋子雖妙，下棋的人却死了呀！」

蔡勝龍的呼吸逐漸沉重，面色由紅轉白，由白轉青，顯示着他的內心正遭受到巨大的衝擊。

過了許久，他的神情才逐漸緩和，點點頭道：「好！我接受你們的意見，我目前所要作的……」

娃娃接下去道：「你目前要作的就是立刻出門籌欵。」

蔡勝龍點點頭，向門口走去。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輕聲問道：「你怎麼出去？」

「別管我，出門別忘了熄燈。」

蔡勝龍一揮雙袖，吹熄了桌上的那支紅燭。

遠處梆鼓之聲清晰地傳來，正好起三更。

× ×

白碧雲是個自信心很強的女人，當蔡勝龍決定連夜出門籌欵時，她絲毫未感到意外，更沒有猜疑，她認爲，在她所施展的壓力之下，蔡家只有這一種選擇。自然，她沒有疏於戒備，蔡勝龍的行踪有人跟踪監視。

蔡大少剛出前門，後院跌跌撞撞地跑來一個大漢，原來是一個同伴被殺的事情發現了。

白碧雲匆忙趕到後院，檢視了死者，拔下了那把插在心口上的飛刀，傳令手下不得聲張，然後又匆匆忙忙回到前廳。

她反覆檢視那把刀，並未發現什麼特殊記號。她當然懷疑蔡勝龍是殺人者，但她却想不通蔡勝龍所以要殺人的理由。最後她終於否定了自己的猜疑。她肯定：這個擲刀殺人的兇手是第三者。

問題是：蔡勝龍與這個第三者是否互通聲息，蔡勝龍突然決定連夜籌欵是否與這個手下被殺的事有關？

儘管白碧雲一時難以獲得肯定的答案，但她已經聞到了焦味，包在紙中的火苗眼看就要竄出來了。

她沉聲下令：「立刻加派跟踪的人，嚴密監視蔡勝龍的行動。」

她的手下紛紛出動，但是壞消息也接踵而回——先前派出的三個釘梢者全部失踪了。

「有這回事？」白碧雲着實的大吃一驚。

「遍尋無着，根本就見不到他們三個的影子。」答話的人是一個頭頭階級的大漢。

「姓蔡的小子現在何處？」

「剛才看他走進『金泰祥錢莊』。」

「派人釘住他沒有？」

那個頭頭連連應聲而去，只不過眨眼

間，他又去而復回，直喘氣，不說話，面色白中帶青。

「怎麼了？」白碧雲連忙問。

「又有六個弟兄不見了。」

「連影子都沒有？」白碧雲當眞發了毛。一陣陣的冷汗，從她樑脊骨上沁透出來。

「沒有！」那大漢連連地搖頭。「連影子都沒有見到……眞……眞是怪事。」

白碧雲是非常驚慌的，但她不愧是一塊老薑，很快就恢復了鎮定。

白碧雲冷冷道：「我已經明白了，暗中有一個很厲害的敵人，畏懼我們人多勢衆，所以才施展蠶食手段。現在，將所有弟兄佈置在這座院宅的主要通路上，等一下蔡大少回來的時候，不要顯露半點聲色，這筆賬，有他一份，讓我來慢慢跟他算算。」

那頭頭級的大漢啣命而去。

白碧雲開始吸她的紙捲兒……一支，兩支，吸到第三支的時候，聽外有了脚步聲，同時，聽見大漢揚聲說道：「蔡大少到。」

「請！」白碧雲竟然很客氣地站了起來。

蔡勝龍緩步而進，神情很鎮定，步履很穩。當然他不知道有人利用他作引子翦除了白碧雲七名强悍的手下。如果他知道，絕不會這樣篤定的。

「籌欵的情形怎麼樣？」白碧雲顯得很關心地問。好像她唯一的目標就是錢。

「還算順利。」

「那麼，天亮之前就可以全數交出來了？」

「當然交得出，不過……」

蔡勝龍在白碧雲身邊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緩緩道：「其中有許多細節，我們好像還沒有談清楚。」

「沒有甚麼好談的，」白碧雲的口氣很硬。「你交錢，我立刻撤走，老太爺不傷一根毫毛的。」

「不行。」

「你的意思是……？」

「我先交出十萬元，你讓我見見家父，人，還是在你手裏，我再交出二十萬，你放開家父。然後我跟你走，等你遠離鎮外之後，我再付出剩下的二十萬。全部是重慶府『寶慶錢莊』開出來的硬梆梆錢票，天下任何一處都可以兌現，你大可以放心。」

白碧雲眯起眼睛凝視着他緩緩道：「是誰給你出的主意？」

「我自已。」

「好，你先付十萬元。」白碧雲並非完全答應了蔡勝龍的條件，而是想試試他的誠意。

蔡勝龍毫不猶豫地拿出了一張銀票交給白碧雲，這項行動已經不是出於娃娃的授意了，這必然是弄假成眞，在他假裝籌欵的時候，那些老世交給他出了新主意。

白碧雲雖是女流，却是見多識廣的人，一看就知道那張銀票不是假的，於是收了起來，再問道：「還有四十萬錢票都放在你身上嗎？」

蔡勝龍冷笑道：「嘿嘿！莫打歪主意，在你面前，我是太嫩了一點，那些答應借錢的老傢伙却又比你『老』了……現在，莫談錢，再談，你就會白花了心……帶我去面見家父吧！」

白碧雲沒有表示任何異議，ㄏ是點點頭道：「跟我來！」

在自己的家裏，要跟自己的父親見一面，還要別人帶路，這對一向跋扈飛揚，狂傲成性的蔡勝龍來說，不但是一個絕大的諷刺，簡直就是天理循環的報應。

他們來到一座別院。

老實說，這座院宅內究竟有幾進幾層，多少間廂房，蔡勝龍眞還弄不清楚。

這間廂房顯然一向是空着的，有桌，有椅，有床，而床上却沒有被褥。蔡百春悶坐在燈前，角落裏還有一個人，是宋廷飛，他被倒翦着雙手，一根繩索將他拴在床尾欄杆上。太累吧？他站在那兒都睡着了。

蔡百春抬起頭，見到了自已兒子，自然也看到了面帶冷笑的白碧雲和兩個兇巴巴的漢子，以及大漢手中的駁殼槍。

「爹！」蔡勝龍喊叫的聲音一點也不激動。「你老人家還好嗎？」

蔡百春不明白目前的情況已經到了何種程度，他希望在兒子的神情間得到一點暗示，但他却失望了，以致一時答不上話來。

蔡勝龍轉身來到宋廷飛面前，伸手托起了他的下顎，喚道：「宋管事！你該醒醒啦！」

宋廷飛恍然驚醒，失聲道：「蔡大少！你總算回來了……」

他的話只說了一半就停住，當他完全清醒時立刻發現局面仍然控制在白碧雲的手裏。

蔡勝龍托着宋廷飛下顎的手，沒有放開，一個字一個字地問道：「你告訴白姑娘，說是我爹要你去殺錢三爺的，有這回事？」

「我……」宋廷飛結結巴巴地道：「……我沒有辦法……她打我，吊我，用烟頭燒……燒……我……我不得不說……」

「蔡大少！」白碧雲冷冷地開了腔：「你是來探望你老子的，不是來逼口供的，最好知趣點。」

蔡勝龍轉過身來，緩緩道：「宋廷飛貪財殺害他的主人，是不義，事後又洩漏秘密，是不忠。白姑娘！不忠不義的人是不是該死？」

「你難道想處死他？」

「已經死了。」蔡勝龍的聲雖很輕，神色却很肅穆，一點也不像是在說笑話。

宋廷飛的腦袋勾搭着，白碧雲連忙走過去將他的頭托起來，面色不禁大變，宋廷飛眞的死了，是被捏斷了喉管，蔡勝龍的手法好快的。

她身子倏地一轉，沉聲道：「蔡勝龍，你想死嗎？」

蔡勝龍毫不露現驚慌之色，冷笑道：「我處決一個不忠不義的人，又有甚麼不對？」

「蔡大少！我希望你弄清楚，你父子二人的性命在我的掌握之中。」

「但是你也要弄清楚一件事：你的性命也在別人掌握之中。」

白碧雲倒是楞了一下，隨即冷笑道：「除了閻王爺之外，誰還能够掌握我的生死？」

「不錯，那個人正是閻王爺，是活閻王爺。」

「哦？莫非是你蔡大少？」

「在下不够那個格，是個女閻羅。」

「是單拐腿的女兒？」白碧雲的臉色，一瞬間完全變了，面頰白裏透青，咀唇泛紫，雙眉倒掛，看上去她才眞是一個女閻羅。

蔡勝龍却沒有去回答她的話，緩和了語氣道：「强龍不壓地頭蛇，蔡家在興隆場根生土長，多少有些根基，犯不着硬要將我們一家老小送下不歸河，……白姑娘！你已經佔了上風，正該趁機落帆啦！」頓了頓蔡勝龍又道：「宋廷飛死了，錢三被殺的事已無從追究，你說蔡家販毒，只怕也沒有眞賍眞據。十萬大洋買一個秘密，這價錢不算壞喲！」

「甚麼秘密？」

「鴉片泡子滲人血的事。」

「彭老八的死嗎？哈哈！」白碧雲仰起脖子來乾笑了一聲。「蔡大少！你眞是太不懂行情了。別的秘密都可賤賣賤送，唯獨這一件，恐怕要值五十萬大洋錢。」

「龍兒……」蔡百春開了腔。

蔡勝龍一抬手，又將他老子的話攔回去了。冷冷道：「白姑娘！你是混混的人，應該招子亮，風子尖，算算看，你有多少敵人？如果有姓蔡的這麼個朋友，你這一仗就好打得多了。」

「你是說，我拿這十萬大洋就可以走回頭路了？」

「嘿嘿！」蔡勝龍聳肩乾笑了一聲。「英雄不怕出身低，我說幾句話也不在乎你生氣。聽說你從前還在小客棧裏混過，陪宿一夜，只不過五角大洋，十萬塊！嘿嘿！那要陪二十萬個男人睡覺才賺得來，不錯啦！」

白碧雲臉不紅，筋不脹，不在乎對方揭她的瘡疤，反而惡狠狠地道：「不錯，老娘以前賣過，正因爲那段日子太苦，才想過下半輩子的好日子。五十萬，少一個銅板也不行。」

「你的態度眞硬，如果我也和你一樣呢？」

「你敢？」

「如果我敢呢？」

「我就立刻殺掉你的老子。」

「我一定會拚命相護。」

「那麼，你們父子二人就一同死。」

「其結果如何呢？」蔡勝龍說起話來慢條斯理，神態悠閒，絲毫沒有被白碧雲的嚴厲聲色所嚇倒。「你還是只得十萬大洋。說句不客氣話，你說不定不能活着離開興隆場。」

白碧雲急躁地道：「我懶得跟你多說，現在已見到了你老子，你應付二十萬大洋。」

「唉！」蔡勝龍嘆了一口氣，搖搖頭道：「我還沒有見過像你這種執迷不悟的人……好，我再付你二十萬，但是你要依約放人。」

「當然放。」

「好！二十萬，這裏。」蔡勝龍又從身邊掏出了兩張錢票。」

「龍兒！」蔡百春再也忍不住地吼了起來：「你那來這麼多錢？」

「借的。」

「借的？怎麼還啊？」

「賣船。」

「賣船？……」

「你老人家少說一句吧！這年頭能活命就不簡單，錢又算得了甚麼。」蔡勝龍看了白碧雲一眼，才繼續說道：「你老人家立刻到高伯伯那裏去，安全到達之後，再派一個人送個信，好教我放心……」

「慢點！」白碧雲開口打了岔：「那個高伯伯？」

「保安大隊高大隊長。」

「蔡勝龍！」白碧雲咬牙切齒地道：「少來這一套，你打算叫保安大隊派人圍剿我？」

「你怕了？」蔡勝龍笑了，笑得很陰險。

「防人之心不可無。」白碧雲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轉了幾轉，才接着道：「你我的交易要稍作修正。現在我們一起走，到鎮外，我立刻放回令尊，然後你交錢，我再放你。」

「其他都好說，只有一點我要堅持，家父立刻就離開你的掌握。」

「好！我既然敢到興隆場來找錢，也不在乎誰。」白碧雲緩步走到蔡百春的面前，沉聲道：「你儘管向那個姓高的大隊長搬兵求救，不過，你得想想你兒子，他的性命還在我手裏。」

「龍兒……」蔡百春巴巴地望着他的兒子，似乎想在蔡勝龍的眼光中得到一些暗示。孰料蔡勝龍看都不看他一眼，背着身子道：「你老人家快走吧！」

蔡百春猛一咬牙，倉皇走了出去。

白碧雲走到了蔡勝龍面前，一伸手道：「這二十萬錢票該拿過來了吧？」

蔡勝龍猛地向後退了好幾步，沉叱道：「慢點！」

「喲！怎麼啦？」

「我要等那邊來了回信，確定家父已安全才能將這二十萬錢票交給你。」

「嘿嘿！」白碧雲冷笑道：「想不到你還是一個孝子，寧可捨命也要救老子出險。不過，老娘却不上這種大洋當……拿來。」

蔡勝龍也回以冷笑道：「你打算搶嗎？那我就撕成粉碎。」

「你如果想死，你就儘管撕。我要不將你的胸脯打成一座蜂窩，我就是婊子生的……」

「你本來就是婊子生的。」一個尖銳，森冷的聲音突然响自門外。

這是一句非常尖酸刻薄的謾駡，任何人都聽得出來，白碧雲自然了解對方是蓄意挑釁。但她並未惱怒，更未激動。

她的沉穩，達練，的確出人意表。在她的目光示意之下，那四個大漢立刻散開，擺出了迎接戰鬥的姿態。

聞聲不見人，來者並沒有立即現身。然而白碧雲似乎已料到對方是誰了，她揚聲道：「是單拐腿的寶貝女兒秀姑嗎？」

沒有回聲，來者顯然在話聲一落之時立刻改變了立足之地，當然是爲了防備白碧雲的偸襲。

（下期續完）

湖海恩仇錄

千幻掌

雲中客·文
盧令·圖

劍屠鐵拐魔　情牽玉女懷

無情叟，逍遙子，天下武林執牛耳！

上面這句說話，乃是當今武林中人口諺，怎料一山難藏二虎，終爲盛名所累，竟弄出一場武林浩刦，又豈是始料所可及，哀哉！

× ×

九江，乃是江南名城，雄踞在鄱陽湖西岸，武林中無人不曉的廬山牯嶺，就在城南二十餘里。

牯嶺，是廬山層巒叠嶂中，最險峻的一個山峯，不獨高揷雲霄，更處處削壁懸崖，莫道閒雜人等，就是當今武林，能登臨者，亦僅三數武林絕頂高手耳。

相傳，失落近百年的武林奇書——「通玄劍譜」，也是埋藏於此。

× ×

時當盛暑，節逢端陽。

晚上，烏雲密佈，狂風怒吼。一片山雨欲來景象。

在牯嶺山巔的「摩天坪」上，一個玄衣怪客，伏伺岩後，正在緊張地凝聽。

風瀟，雁鳴，一片地籟天聲。

忽然，「噹」的一下鐘聲，自山脚寺院隱隱傳來，已是子牌時份。

祗見兩條黑影，宛似流星殞石，隨鐘聲從天飛降「摩天坪」上。

甫告着地，一位年約六旬，作儒生打扮的五綹文士，向對方抱拳作拱道：「無情叟，你約老朽到此，究爲何因？」

被稱爲無情叟的，五短身材，滿面虬髯，祗見他，敞開衣襟，吊兒郎當的，一副不羈樣相。

幾聲冷笑，無情叟道：「逍遙子，武林中，你我同享盛名！聞道你的『金剛指』未逢敵手，嘻嘻……」

笑未完，無情叟一招「前仆後繼」，其快無比地，朝逍遙子擊出連環兩拳，隨即縱身躍退，道：「大爺我想請教請敎。」

無情叟爲人，雖算正派，但一向做事，大悖常理，故武林黑白兩道中人，聞其名，皆退避三舍。

逍遙子雖深知無情叟爲人，但料不到他竟施暗襲，一時無備，被那二掌弄得倒也狼狽。

逍遙子暗忖：無情叟如斯狂言，料今夜不一決雌雄，勢難引退。

主意打定，逍遙子抱拳道：「承蒙看重，請！」

出聲，手到，一招「怒湧波濤」，向無情叟擊到。

這一拳，乃逍遙子含怒而發，力可撼山，凌厲無匹。

無情叟雖見來勢兇猛，又豈甘示弱於人，立即氣納丹田，與逍遙子硬碰一掌。

「轟」，一聲巨响，兩人不由自主地倒退三步。

無情叟見內功討不到便宜，即欺身進馬，使出生平絕學「千幻掌」，一招「茫茫幻海」，把逍遙子罩在重重掌影之中。逍遙子睹勢之下，不慌不忙，使出「金剛指法」，一招「怒目金剛」，化出千百指影，混成一片，分不出誰是無情叟，誰是逍遙子，忽然，兩人又倐地分了開來。

祗見兩人，站在坪中，怒目相視。

片刻，無情叟笑道：「老夫生平，罕逢敵手，今夜有你作陪正好，殺個痛快淋漓。」

語聲再頓，無情叟又像一隻瘋虎似地撲了上去，雙掌齊施，展開一場猛烈的亡命搶攻，

兩人隨又在纏鬥在一起。

兩人在一往一來，慘烈拼鬥，但見攻拒間，絕招迭出，險象環生，生死決于間不容髮之間。

這一搭上手，兩人已鬥了百招過外，仍是勝負難分。

無情叟見久攻不下，一聲咆哮，飛身攻出一招「千氣歸元」，此乃「千幻掌」精髓所在，祗見立時風聲大作，狂飆四起，向逍遙子如刀刮至。

際此千鈞一髮，逍遙子氣運丹田，凝勁於指，使出「金剛指」中殺着——「金剛伏魔」，祗見一條氣柱，向無情叟撞去。

蓬然一响，兩聲悶哼！

祗見逍遙子衣衫盡裂，身上掌印纍纍。

無情叟則倒臥地上，狂噴鮮血。

這驟變迅如電火！

兩人喘息未定，一條人影，從岩後飄落「摩天坪」上。

來人乃一玄衣老叟，手持鐵拐，祗見他眼似銅鈴，鼻如鷹爪，好一副駭人的尊範。

無情叟與逍遙子兩人入目之下，心頭一凜，不禁同聲驚道：「鉄拐魔君！」

鐵拐魔君，爲當今武林第一號魔頭，武功深不可測，爲人更陰險毒辣，不知何故，竟出現於黑夜。

鐵拐魔君睜開一雙大眼，瞪了瞪無情叟與逍遙子，鬼嚎似地笑道：「兩位當今武林雙絕。果眞是名不虛傳，老夫今夜，可算是大開眼界！」

無情叟一抹咀角鮮血，喝道：「鐵拐老妖，你此際現身，意欲何爲？」

鐵拐魔君陰森道：「豈不聞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逍遙子接口罵道：「乘人之危，豈是丈夫行徑？」

鐵拐魔君桀桀怪笑道：「老夫久欲剷除汝等，遂吾獨霸武林之願，今汝二人竟自相殘殺，倒省却老夫一番氣力。」

言罷，嘿嘿冷笑，又道：「汝二人是自己了斷，還是要我動手？」

逍遙子與無情叟齊聲斥道：「老妖落井下石，吾等二人與你拚了。」

言罷，雙雙踉蹌攻上。，

鐵拐魔君狂笑道：「來得正好！」

言罷，一舉鐵拐一招「橫掃千軍」，向二人攔腰掃到，但聞風聲大作，果眞功力不凡。

逍遙子見來勢洶洶，不敢硬接，强提眞氣，使出「凌空虛步」，從鐵拐魔君頭上一躍而過。

無情叟在旁，雙掌向鐵拐一迎，祗聞一聲慘叫，但見無情叟身軀如斷綫風箏，墮下萬丈深淵。

逍遙子入目之下，罵道：「老妖果然心狠手辣，老夫今天與你拚了。」

言罷，捨命攻上，正欲使出「金剛伏魔」，祗覺眞氣四溢，力不從心，眼前一黑，竟聞一聲悶哼，腦漿四濺，一代大俠，就此含恨魂歸縹渺！

鐵拐魔君見大敵已除，仰天狂笑道：「今後武林，乃吾天下！」言罷縱身一躍，消失於黑夜之中。

「摩天坪」上，轉瞬死寂無聲，祗剩下滿天風雨！

× ×

三年來，鐵拐魔君創立的「陰冥教」，在江湖上掀起一片腥風血雨，武林正義之士，非抗暴而死，便是歸隱泉林，叱咤風雲者，盡是魑魅魍魎！

江湖上，唯一還在與「陰冥教」抗衡的，就只有九江城內的「武家莊」。

× ×

「武家莊」內，燈火通明，照耀得如同白晝。

莊主「中州一劍」武玄龍，與義弟「神拳」潘豹，端坐大廳之內，神情肅穆。

三日前，武玄龍斷然拒絕「陰冥教」的最後招降，照「陰冥教」慣例，今夜便要兵戎相見。樵樓鼓响，擊柝聲傳，夜已深，已是三更時份。

「叟」，一支火箭，深深沒入「武家莊」大廳內，懸在正樑的「劍氣如虹」牌匾上。

十多條黑影，陸續飄落在武家莊廳前庭院內。

爲首兩人，身穿黃衣，兇神惡煞，手上各執着一支判官筆，正是臭名遠播的「陰冥教」左右使者——勾魂雙判。

勾魂雙判兩人向大廳打量一番，一聲趕盡殺絕，便揭開了慘絕人寰的殘酷屠殺。

一時間，「武家莊」內鬼哭神愁，婦孺家丁，紛紛慘死在黑衣大漢刀下。

祗有莊主「中州一劍」武玄龍和義弟「神拳」潘豹，還在與勾魂雙判在作最後一搏。

三十招過外，「神拳」潘豹畢竟功力較弱，被左判毛良道覷個破綻，一招「黃龍直搗」，判官筆在潘豹身上貫胸而過，祗聞潘豹大叫一聲，慘死當場。

武玄龍驚聞慘叫聲，一時分神，被右判毛仁道乘虛一招「夜鳥投林」，刺中左腿，武玄龍脚下一軟，跪倒地上。

右判毛仁道見一擊得手，再一招「力劈華山」，判官筆望武玄龍迎頭擊落。

武玄龍蹲在地上，連忙拔劍，一招「擎天一柱」，但聞金鐵之聲大作，二人手上武器，雙雙脫手飛去。

武玄龍隨即縱身一躍，欲想奪回寶劍，豈料左判毛良道已趕到，判官筆迎面一刺，祗見武玄龍手按太陽穴，血從指間汩汩流出，慢慢倒地死去。

武夫人藏身柱後，目睹丈夫慘死，亦不顧得悲痛，忙携獨子維揚，奪路而逃。

才走了幾步，一把匕首從後飛來，武夫人悶哼一聲，便魂歸地府。

武維揚驟見雙親慘死，大受刺激，突然瘋了似地發足狂奔，幾個黑衣大漢，正在搶奪財物，見狀也懶得追趕，祗見那小孩望牯嶺而走，一會便消失在黑夜之中。

一夜間，「武家莊」頓成灰燼，祗剩下敗瓦殘垣，還有的，便是星星之火，足以燎原的星星之火。

× ×

牯嶺亡魂谷內，一條荒徑，罕有人跡的荒徑。

一個年約十歲的男孩，滿身傷痕，暈倒地上。

他，就是虎口餘生，身負大仇的武維揚。

一個跛脚老叟，滿面虬髯，五短身材，在荒徑走動。

他，就是墮下深淵，祗殘不死的無情叟。意外地，他掉在亡魂谷內，得到了失落百年的武林奇珍——「通玄劍譜」。

無情叟抱起武維揚，迎着旭日而行。

兩代的武林，兩代的仇恨，在月下，兩人投射在地上的影子，越來越大，直向四周蔓延開去。

× ×

滄海桑田，一眨眼，又是十個寒暑。

亡魂谷內，一位年青俠士，正在佇立沉思，祗見他，劍眉朗目，氣概軒昂，仿似臨風玉樹。

「維揚。」一聲呼喚，把他從沉思中喚醒過來。

「師父。」他應聲走到一個滿面虬髯，跛脚的老叟面前。

老叟憐愛地望着青年，朗聲笑道：「想不到我無情叟，一生做事，不分皂白，晚年却得到個好徒弟，哈哈……」

笑聲才頓，又說道：「維揚，又在想着報仇嗎？」

武維揚答道：「家仇，師恨，徒兒一刻難忘！」

無情叟一掃面上虬髯道：「好志氣，不愧是好徒兒。」

「不過！」話鋒一轉，語聲也略帶低沉道：「從『千幻掌』化成的『千幻劍法』，你雖已練到爐火純青，唯是……」

無情叟沉思片刻，再道：「那天下無敵的『通玄一式』，你因內功淺薄，終未能發揮最大威力，爲師受創後，功力大減，恐難相助於你，你欲達成志願，除非另有奇緣。」

武維揚聽了，黯然不語。

× ×

朝霞片片，晨曦初露。

青山依舊，亡魂谷內，却少了一個練劍青年。

祗見無情叟拿着一封書信，在喃喃自道：「我雖曾發毒誓，此生不出亡魂谷，但爲了維揚……」

一條孤影，一拐一拐地，步出亡魂谷去。

× ×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一樣的明月，同是夜凉如水，武昌城外，漢水江邊，一位青衫文士，腰懸寶劍，正在負手佇立，輕聲唸着上面的詩句，聊借滔滔江水，一洗愁懷。

突然羣鴉亂噪，夾着金鐵之聲隱隱傳來。是誰人魯莽，破壞了這夜的寧靜？青衫文士，宛似趕着去制止似地，幾個箭步，便消失在蒼茫月下。

在一個亂石崗上，十幾個黑影，帶着刀光，正向一個白衣少女圍攻，好像蒼蠅見了蜜糖一樣，鍥而不捨。

却見那白衣少女，氣定神閒，揮動手中寶劍，祇見一條銀鍊，宛若飛龍，上下飛舞，白光過處，傳出幾聲慘叫，又倒下了幾個黑衣大漢。雙方倏然分開，突然靜下，鴉雀無聲。

「賤婢！你到底是誰？」惶恐的聲音，出自黑衣大漢口中。

「冷秋嬋！」

青衫文士聽到這個名字，覺得有點熟，似曾相識。

「就是那個挑了我們洞庭水寨，破了我們金陵分舵的冷秋嬋？」又一個黑影問道，聲音同樣帶着驚恐。

「不錯！」一聲斬釘截鐵的答覆。

「撤！」豕突狼奔的逃竄。

「哈哈哈……對方的窩囊相，使白衣少女發出一串銀鈴似的笑聲，洒滿山谷。

「好！」一聲讚賞，夾着幾下掌聲。一個青衫文士，站在一塊大石上，正在拍掌叫好。

冷秋嬋寶劍入鞘，幾個箭步，跳到青衫文士面前。

「閣下是誰？」冷秋嬋問道。

青衫文士答道：「在下武維揚。」

冷秋嬋問道：」『中州一劍』武玄龍與你如何稱呼？」

武維揚肅容道：「正是在下先父。」

冷秋嬋抱拳道：「原來是武少莊主，失敬失敬。」

語聲略頓，繼而問道：「少莊主到來，究爲何因？」武維揚道：「在下爲報深仇，故浪跡江湖，尋找仇踪，剛才在江邊對月排愁，忽聞殺伐之聲，故而趕來，欲查明究竟，不知姑娘剛才與誰人厮殺？」

冷秋嬋道：「陰冥教。」

武維揚說道：「聽剛才那些黑衣大漢說話，姑娘像有意和『陰冥教』作對，不知是何原因？」

冷秋嬋說道：「少莊主可曾聽過逍遙子其人？」

武維揚道：「一代大俠，在下聞名久矣，可惜逍遙子前輩，十年前慘死在廬山牯嶺。」

冷秋嬋道：「實不相瞞，逍遙子，就是先師。」

片刻的沉默，武維揚偷眼打量眼前人，但見冷秋嬋花訊年華，明眸皓齒，杏眼鳳眉，寶劍斜掛，美麗中有一股英姿豪氣，眞不愧是名門高足。

一聲幽嘆，冷秋嬋又說道：「自師父仙遊後，我和師娘，遂歸隱泉林，最近，師娘亦告去世，……」

聲音略頓又起，續道：「我查得前面馬家鎭，乃是『陰冥教』分壇，我欲前往夜探，不期被他們發覺追來，就在此地展開厮殺。」

武維揚道：「令師仇人就是鐵拐魔君。」

冷秋嬋道：「祇是其一，還存一個，就是生死未卜的無情叟！」

武維揚聽了，默言不語。

此時，東方已露出魚肚白，百鳥聲喧，在催人上路。

武維揚道：「我與姑娘，同是與鐵拐魔君有不共戴天之仇，既然前面馬家鎭就是『陰冥教』分壇所在，我們現在就到馬家鎭，把『陰冥教』分壇挑了，你道如何？」

冷秋嬋道：「好！正合我意。」

在晨色曦微下，一個青衫文士，伴着一個白衣少女，雙雙向馬家鎭而去。

× ×

千里鶯啼綠映紅，九村山廓洒旗風。

美麗的江南，分外明媚，青山綠水，處處春意盎然。

馬家鎭亦在江南，雖然時序春天，但鎭內一片蕭殺之氣，使這美麗的江南春色亦爲之黯然失色。

在鎭口的悅來茶樓——亦是馬家鎭唯一的茶樓內，一位青衫文士，與一位白衣少女正在高談闊論，興高彩烈。

但說的不是頌春之句，却是諷罵「陰冥教」之詞，在此地此時，乃是大煞風景之舉，故樓內的茶客們，很快便走個清光，祇有茶樓門口的一個滿面汚垢，跛脚的老乞丐，不知是有勇氣不走，還是沒有米氣走不動，仍舊自個待在門外。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悅來茶樓走進了十幾個黑衣大漢，向青衣文士和白衣少女在上下打量。

「就是她！」其中一個黑衣大漢，指着白衣少女，好像發現了寶藏似地再次叫道：「她就是冷秋嬋？」

「站開！」二個剛進來的黃衣大漢在斥喝着。

「姑娘就是冷秋嬋？」一個黃衣大漢在問道。

「是又如何？」

「聞姑娘的『快劍神指』，厲害非常，我勾魂雙判兄弟倆，想向姑娘討教幾招。」

「此處地方淺窄，到下面如何？」

「好！」

「颼」，十多條人影，宛似投林飛燕，穿窗而出。

悅來茶莊前的空地上，人頭攢動。

中間站着的，是青衫文士和白衣少女。

包圍着二人的，是以兩個黃衣漢爲首的「陰冥教」殺手。

遠處擠在一起的，是看熱鬧的人羣。

雙方，怒目相視，氣氛緊張，厮殺一觸卽發。

「且慢！」久未開言的青衫文士，大聲喝道：「在下不才，願替姑娘効力。」

白衣少女含笑默許，俏立一傍。

「看彈！」一個黃衣大漢，左手一探鏢囊，手一揚，洒出滿天星雨，十多顆鐵彈，疾如流星，呼嘯着向青衫文士上下左右飛來。

青衣俠士不慌不忙，運指如飛，幻化出千萬掌影。

十多顆鐵彈，宛似泥牛入海無影無踪。

「啊唷！」十多個環立的黑衣大漢，喊痛之聲，此起彼落，都被雷彈打得頭破血流。

「好身手！」圍觀的羣衆，發出如雷喝彩，其中，更少不了白衣少女的銀鈴聲韻。

兩個黃衣大漢面上，陣青陣白。

「你是誰？」未曾出手的黃衣漢問道。

「武維揚，中州一劍武玄龍之後。」

又是一陣哄動，兩個黃衣漢面上，更是陰晴不定。

稍頓，一個黃衣漢道：「你師父是誰？」

武維揚略一猶疑，毅然豪氣地答道：「千幻掌無情叟！」

此語一出，「陰冥教」的十多個殺手，包括兩個黃衣漢在內，一時間交頭接耳，議論紛紛。

最驚奇的，却是禿立一傍，作壁上觀的白衣少女。

祇見她臉上帶怨帶憤，欲語還休，望了青衫文士一眼，一跺足，竟凌空縱去，瞬卽失去芳踪，留下青衫文士呆立場中。

「算她一場造化，這個小子可不能讓他逃走！」兩個黃衣大漢說罷，各從衣下掣出一枝判官筆，向武維揚撲過來。

「你兩個就是冥陰教左右使者——勾魂雙判！」武維揚切齒憤恨道，眼裏好像噴出了火似地紅。

「哈哈！小子你倒有眼光，十年前打發武玄龍進地府的，就是我兄弟倆，今天；哈哈……」左手執判官筆的，以狂笑代替未說完的說話，好像眼前人就是他囊中物似的。

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十年前，「武家莊」滅門之夜的情景，歷歷浮現眼前，武維揚悲聲呼道：「爹媽，不孝兒維揚，今天誓要手刃仇讎，以慰雙親在天之靈！」

語聲才歇，武維揚已掣劍手中，但見刀光一閃，幻化出萬縷金光，連聲慘叫，幾個黑衣大漢已身首相分。

看熱鬧的人羣，見雙方生死相搏，恐受池魚之殃，轉眼便走個清光，剩下的，就祇有那個跛脚老叟。

「好小子！敢情是無情叟把他的千幻掌化爲劍法，傳授於你？」左判毛良道還在查根問底。

「千幻掌也好，千幻劍也好，總之今日，本少爺要你們償還武家莊十年血債！」武維揚一邊說一邊揮劍衝來。

「哈哈，小子好狂的口氣，看招！」勾魂雙判齊聲說道。

勾魂雙判既能位居「陰冥教」左右使者，武功造詣自是不同凡响，今既有心置武維揚於死地，手上判官筆分兩路向武維揚遞到。

武維揚見勢之下，一招「左右遮攔」，把兩枝判官筆格開，隨卽一招「猛虎出柙」，左足立地，宛似燕子穿簾，在左判毛仁道肩上劃下一道血口，兩招一氣呵成，眞是妙到巔毫。

勾魂雙判，在江湖上乃是臭名遠播的魔頭，自投入「陰冥教」後，藉着鐵拐魔君的勢力，更是橫行江湖，今竟在一招之內，被初出道的武維揚脚踢劍刺，兩人玄壇似的面上，不禁也露出一些微紅。

勾魂雙判，除武功高深外，爲人更是詭計多端，當下兩人一打眼色，再度揮動判官筆，向武維揚攻來。

三人成品字形地對立着，左判毛良道首先發難，「白蛇吐信」，判官筆向武維揚迎面刺到。

武維揚一招「分花拂柳」，手中劍一揮，但聞「噹」一聲，左判毛良道的判官筆應聲飛脫。

就此時，一撮銀針向武維揚胸前射到，武維揚忙使出鐵板橋功夫，怎料才一仰身，右判毛仁道已凌空躍起，另一撮銀針又從上射下，武維揚趕緊雙足一蹬，一個鷂子翻身，倒縱兩丈以外，饒是如此，腿上依然中了幾口銀針。

却原來勾魂雙判的判官筆內，暗藏機關，每當遭遇强敵不能取勝時，便施暗算，因兩人一上一下，合作純熟，故武林中喪身於此毒招之下者，不知凡幾。

武維揚當下收勢立定，頓覺脚上癢痛不堪，知是中了毒針，連忙運功，自封穴道。

勾魂判雙見暗算得手，忙收好判官筆，又再攻上。

武維揚心下暗忖：勾魂雙判二人如斯奸狡，如不痛下殺手，恐難遂報仇之願。主意立定，當下便拄劍而立。

勾魂雙判睹狀，以爲銀針毒性發作，正在得意之際，冷不防武維揚倏然舉劍，幻出滿天金光，使出千幻劍的殺招——「千氣歸元」，但聞連聲慘叫，勾魂雙判滿身鮮血，兄弟兩人慢慢倒下死去。

武維揚見大仇已報，當下把勾魂雙判兄弟二人首級割下，隨而跪倒塵埃，正欲告慰父母亡靈。忽聞一聲暴喝，陡覺身後罡風捲至，竟不由自主地向前撲去。

武維揚內功本已不甚深厚，驟然受此雷霆一擊，再不能運功自封穴道，但覺全身癢痛難當，一陣毒氣攻心，雙眼一黑連來人樣貌也看不清楚，便慢慢軟身倒下。

祇聞來人嘿嘿冷笑，一個箭步縱前，往武維揚舉刀便劈……

這變化來得太突然，坐在悅來茶樓門前的跛脚老漢，一聲驚呼，正欲有所行動，一道白影已似箭飛入場中，一把攬起暈倒在地上的武維揚。

响起一把嘈雜的聲音：「副教主，這賤婢就是專和我們『陰冥教』作對的冷秋嬋！」

原來暗算武維揚的，竟是以內功深厚見稱，助紂爲虐的少林叛逆——了空大師。

却見冷秋嬋蓄勢以待，一聲嬌叱，左手抱起武維揚，右手駢指運勁彈出。

祇見他身披紅袈裟，手提戒刀，濃眉突目，一副兇相，他見冷秋嬋救走武維揚，一邊提刀趕上，一邊口中狂怒道：「賤婢找死。」

了空大師想不到冷秋嬋年紀輕輕，竟身懷絕技，當下急忙避過，雖未有受傷，却再也不敢追趕，祇好眼巴巴地望着冷秋嬋遠去，便垂頭喪氣地帶着手下走了。

一場血戰，留下的只是死屍，能走動的都走了，包括那坐在悅來茶樓門前的跛脚老叟。

× ×

殘鴉，荒徑，幾聲昏鴉。

在罕有人跡的野林內，地上躺着昏迷不醒的武維揚。祇見他臉如黑紙，氣若遊絲，顯是身內毒性發作。

冷秋嬋站在一旁，急的團團轉，不住地搓手跺脚。雖然她鏢袋內有的是續命聖藥——九轉大還丹，偏就是附近有沒水，不知如何向武維揚施以灌救。

冷秋嬋向四面望望，杏臉紅賽晚霞，祇見她咬咬紅唇，毅然從鏢袋取出一粒藥丸，含在口裏，再望四面無人，倏地伸出雪白柔荑，俯身抱起武維揚，張開櫻桃小口，咀對咀地把藥送進武維揚口裏。

冷秋嬋自師娘死後，孑然一身，她一來爲了打探仇踪，二來，因逍遙子生前苦心培植的武林珍品——「金羅漢菓」，五十年一熟之期將屆，她要找尋藥引毒蟾蜍，故才有隻身闖蕩江湖，不期却三番兩次地救了武維揚。

冷秋嬋雖然知道武維揚是仇人無情叟的徒弟，但對武維揚的不幸遭遇，又懷有同情之心，而在芳心裏，對瀟洒俊逸的武維揚也着實有仰慕之意。冷秋嬋的這種複雜心情，女兒家的羞人舉動，估道神不知鬼不覺，豈料皆被躲在遠處樹後的一個跛脚老乞，窺看個清清楚楚。

祇見那老丐一捋滿面虬髯，輕聲自嘆道：「好個女貌郎才，眞是天生一對。」

過了盞茶時候，祇聞一聲輕喟，躺在地上的武維揚悠然啓目，慢慢從昏迷中甦醒過來。

他一看清眼前情景，心中已明白七分，當下連忙站立，肅整衣衫，抱拳施禮道：「多謝姑娘活命之恩。」

冷秋嬋含笑望了望武維揚一眼，道：「彼此同是武林中人，少莊主又何須這般客氣。」

武維揚俊臉一熱，說道：「姑娘說得甚是

，大恩不言謝，姑娘救命之恩，在下當永誌不忘。」

冷秋嬋噗嗤笑道：「看！你又來了，多酸溜溜。」語聲略頓，繼而關切地問道：「你傷勢覺得怎樣？」

武維揚輕跳幾下，道：「多謝姑娘關懷，已好多了。」

冷秋嬋瞪了武維揚一眼，道：「你莫逞強，我的九轉大還丹祇能助你遏制毒性發作，你剛才受了掌傷，毒氣攻心，已傷及眞元，你如不信，可試行運功，便可明白。」

武維揚聞言，當下盤膝打坐運功，但覺眞氣逆轉，全身乏力，不覺心頭一震，黯然垂頭不語。冷秋嬋看在眼裏，美言安慰道：「少莊主不用憂心，我先師遺下的『金羅漢菓』，已屆瓜熟蒂落之期，你且隨我到『翠蘭山莊』靜養，待我找到藥引『毒蟾蜍』，你便可以恢復功力了。」說罷，也不等武維揚肯首答允，便已在前引路而行。

躲在遠處的跛脚老丐，聽到冷秋嬋這番說話，獨個兒在喃喃自語道：「金羅漢菓，毒蟾蜍……雅軒賽陶潛……」祇見他一邊說一邊走，竟是和武維揚等背道而馳。

× ×

三面垂楊四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小清河位於風景如畫的濟南城外，在河邊叢林深處，有一座小小山房，但見門外青松綠竹，輕舞風前，依山傍水，環境和門前牌匾上「雅軒」兩字倒也十分脗合。

天剛放亮，朝露初展，已有人踏着羊腸小徑，一拐一拐地向「雅軒」走來。

「賽陶潛！」人未到聲倒先到，在這原已清靜的山莊，又是寧馨的早晨，聲音在山谷裏迴蕩，顯得特別雄壯。祇聞一個蒼老的聲音從「雅軒」傳出，在喝着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歌才唱罷，又問道：「是誰人不情，大清早擾人清夢？」

此時，一個滿面虬髯，身材短小的跛脚老叟已來到「雅軒」門前，祇聞他大聲應道：「賽老哥，是我，無情叟！」

祇聞「依嗄」一聲，「雅軒」大門應聲而開，從門內走出一個臉泛紅光，面貌慈祥，鬚眉皆白的七旬老人。

他就是武林中人人敬重，與世無爭的萬毒書生賽陶潛。因他生性恬淡，武功高絕，性情與陶淵明相似，而又好收藏天下毒物，敵人皆以萬毒書生賽陶潛稱之。

祇見賽陶潛在門前瞇着眼望了望，繼而奇道：「原來是無情老弟，聞說你遭遇不測，何以今日又會造訪『雅軒』？」

無情叟哈哈大笑道：「賽大哥，你無情老弟生成命硬，不會這樣容易就死去的，你看看我不是別來無恙嗎？」

正是室雅何須大，「雅軒」內雖陳設簡陋，却是窗明几淨，對聯掛滿室內，頗有幾分書齋氣息。坐下後，賽陶潛道：「不知老弟來此，有何要事？」

無情叟吃吃大笑道：「無事不登三寶殿，我今日來此，欲想向賽大哥相借一件物品。」

賽陶潛奇道：「不知老弟欲借何物？」

無情叟收歛了一向的詼諧，正容道：「毒蟾蜍！」

賽陶潛沉思有頃，道：「可以，不過得依照『雅軒』的規矩。」

無情叟皺眉道：「什麼規矩，你且說來聽聽。」

賽陶潛淡笑道：「很簡單，祇要猜中我出的燈謎。」

無情叟聽了，心中忖道：「這可苦了，我是個老粗，他却偏偏跟我舞文弄墨，我唯有硬着頭皮來應付。」稍頓，無情叟道：「好！賽老哥，你說出謎面吧。」

「你聽着，」祇見賽陶潛用手搓搓頷下白鬚，搖頭擺腦唸道：「想當初，綠色婆娑，自歸郎手，綠少黃多，受盡了風波，歷盡了折磨，不提還罷，若然提起，淚滴滿江湖！」

聲音略頓又起，道：「是猜一件船家工具，無情老弟，你且猜猜看，若猜中，我即將『毒蟾蜍』雙手奉上。」

無情叟聽賽陶潛唸了一大堆詩非詩，詞非詞的說話，雖是苦苦思想，絞盡腦汁，奈胸中實無點墨，當下心中叫苦不已，一時情急之下，不禁衝口而出道：「糟！糟！」

賽陶潛聽了，雙目直瞪着無情叟，臉上一派狐疑神色，道：「哈哈，老弟眞行，外表看你是老粗一名，想不到你肚內還有點墨，竟然一猜就猜中。」略頓，又再說道：「不錯，謎底正是船夫用的撐船竹。」

無情叟聽了，臉上啼笑皆非，心下暗忖道：「我祇道猜不中，取不到『毒蟾蜍』，故叫糟不已，想不到我這賽老哥，竟年老耳聵，竟聽錯了我道竹，想不到我這個粗人，倒還有點粗人福份，竟胡亂地猜中了。」

當下無情叟滿懷高興，也不再多作逗留，謝過賽陶潛，拿了盛載着「毒蟾蜍」的竹籠，便要告辭。

瀕行，也不知無情叟有何用意，再三地叮囑賽陶潛，如有別人到來「雅軒」討取『毒蟾蜍』，祇說是已送了給人，不要提起他無情叟三個字，待到賽陶潛答應了，他才踏着輕快的步伐，別過「雅軒」而去。

× ×

時近黃昏，習習薰風過處，吹拂起絲絲楊柳，在空中慢慢地飄盪，落日的餘暉，照得大地一片金黃，樹上偶然傳來幾聲雀噪，一切都顯得懶洋洋地。

這時候，一個白衣少女亦在懶洋洋地沿着小清河走，她就是到「雅軒」問賽陶潛討取毒蟾蜍的冷秋嬋。她因要護送武維揚到翠蘭山莊養傷，再折回「雅軒」時，毒蟾蜍已給人取去，故心中懊惱之餘，還帶着幾分擔憂。

就在她心中像吊桶般七上八落，脚下漫無目的地亂逛的時候，忽隱聞歌聲隨風飄送，唱道：「天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

冷秋嬋循歌聲信步而行，見一滿面虬髯的漁翁，正蹲在小清河邊垂鈎。那漁翁怡然自得地，一邊垂鈎，一邊胡亂哼道：「衆裏尋牠千百次，驀回首，又見魚上鈎！」

隨即提起鈎竿，果然一尾鮮魚在鈎上跳躍掙扎，那漁翁取下鈎上鮮魚，信手丟進身旁的竹籠內。祇見竹籠內有兩隻大蟾蜍，正在搶吃那尾鮮魚。

冷秋嬋走前細看，祇見竹籠內的兩隻蟾蜍黑如精炭，眼帶微紅，入目之下，冷秋蟬不禁喜而問道：「老伯，裝在竹籠內的，可是毒蟾蜍？」

那漁翁瞪了冷秋嬋一眼道：「既知是『毒蟾蜍』，便應小心，不然被牠咬了，我雖有解藥，可沒口灌救！」

冷秋嬋被漁翁搶白一番，想起以口灌藥，挽救武維揚的情景，不禁粉臉緋紅，暗忖道：「這漁翁倒有幾分古怪。」

冷秋嬋還在思忖間，那漁翁已經站起來，提着那個裝有『毒蟾蜍』的竹籠，一拐一拐地走了。那漁翁一邊走，一邊喃喃自道：「天色將晚，待會賣了蟾蜍，又可作酒客。」

冷秋嬋跟在後面聽了，一個箭步縱前，攔着那漁翁去路，指着竹籠問道：「老伯此物，

可是要賣？」

那漁翁聽了，不住價地搖頭道：「不賣，不賣，我老漁翁是一向不和女人作買賣的。」

冷秋嬋在旁察言觀色，知他是存心戲弄自己，當下又不便發作，祇好低聲下氣的再次懇求道：「老伯，我踏遍千山萬水，間關千里來到此處，完全是爲了這『毒蟾蜍』，而且，我還等着用牠來救人的，望你行個方便，轉賣給我，你要多少錢，儘管開聲好了。」

那漁翁上下打量一下冷秋嬋，詭秘地一笑，道：「老漢素不貪錢，倘姑娘是眞有誠意，除非……」

冷秋嬋見漁翁話有轉機，忙追問道：「除非什麼？」

祇聞那漁翁哈哈大笑道：「姑娘，人生何處不相逢，如妳眞想要這『毒蟾蜍』，除非妳能答允老漢，有朝一日，老漢如有求於姑娘，而所求又是正當，且姑娘亦是力所能及的，則姑娘便要報答今我日相贈『毒蟾蜍』之恩。」

冷秋嬋聽了，登時了呆一呆，心中暗忖：這老漁翁倒也眞怪，既要相贈，却又要我他日報恩，莫非他……

那老漁翁見冷秋嬋一臉狐疑地默不作聲，在傍催促道：「怎麼樣，姑娘如不答允，就此作罷算了。」說完，又提起竹籠，一拐一拐地開步便走。冷秋嬋此時，祇巴望取到「毒蟾蜍」作藥引，好調配「金羅漢菓」給武維揚服用，於是也不再多作考慮，忙追上那漁翁道：「老伯慢走，我答應你就是了！」

那老漁翁聽了，雙目追視冷秋嬋，正容道：「姑娘，武林中人一諾千金，請姑娘記緊今日之言！」言罷，把竹籠交與冷秋嬋，便頭也不回地走了。

冷秋嬋提着竹籠，披星戴月，穿山過嶺，馬不停蹄地趕回「翠蘭山莊」去。

× ×

「翠蘭山莊」就在揚州北郊瘦西湖畔，自冷秋嬋取得「毒蟾蜍」回來作藥引，把「金羅漢菓」調配，給武維揚服用後，時光似箭，金風送爽，還有一天便是中秋佳節，而中秋之夕一交子牌，便是武維揚閉關一月期滿之時。

這天，冷秋嬋一大清早便策馬進揚州，欲辦貨回「翠蘭山莊」，好歡渡中秋和慶祝武維揚閉關期滿，功力大進。

冷秋嬋在馬上沿路飽覽風光，祇見桂子飄香，鶯啼柳浪，輕風趁馬蹄，不禁神情爲之暢快。想到明天晚上便可和武維揚共渡佳節良宵，芳心之中，更感欣慰。

繼而想到亡師逍遙子雖非死於無情叟之下，但我不殺伯仁，伯仁實因我而死，亡師之死，無情叟實難辭其咎，自己一面想爲師報仇，一面却二番救了無情叟的徒弟，現在甚至把亡師遺下的武林奇珍，五十年一熟獨一無二的「金羅漢菓」也給武維揚服下，正是恩怨情仇，千絲萬縷，也不知應如何取捨，想到此處，頓覺心情煩躁，當下雙足用力一夾，馬匹便風馳電掣地向揚州飛奔而去。

× ×

揚州城內，熱鬧非常，茶樓酒肆，人們都在談說紛紛，交頭接耳地談論着一件當今武林大事。冷秋嬋稍加打聽，便盡知其中眞相。

却原來，鐵拐魔君爲炫耀聲勢，特借陰冥教茅山總壇落成爲名，廣發武林帖，邀請天下豪傑，參加於中秋之夕舉行的羣英大會。

冷秋嬋聽到這消息，心中忖道：茅山離此，僅半日路途，自己何不藉此機會，前往參加，在天下英雄面前，一鬥鐵拐魔君，倘能取勝，不但報却師仇，更可光耀師門，以慰亡師地下英魂。想到此處，便連忙辦貨，怱怱策馬趕回「翠蘭山莊」去。

早秋之日，冷秋嬋收拾妥當，留下字條給武維揚，告知一切，午間時份，便隻身望茅山而去。

× ×

華燈初上，冷秋嬋便來到茅山地面。

但見茅山山腰之上，華燈千盞，把方橫數里照耀得如同白晝，更襯以天上皎皎明月，使人頓有城開不夜之感。

却原來「陰冥教」別出心裁，沿斜坡把茅山橫腰劈開三級，最下一層，擺了數百華筵，掛一牌匾，上書「嗟來」兩字。中間一層，插滿尖刄利刀於地上，掛一牌匾，書有「地獄門」三字，而最上的一層，亦掛有一牌匾，上書「至尊殿」三字，每層相隔約五丈，奇的却是全沒梯級，看來要登上最頂的一層，非具一流輕功不可。

一交子時，但聞禮炮三響，祇見在「至尊殿」前出現兩個人影，正是「陰冥教」正副教主鐵拐魔君和了空大師。

兩人皆身穿紅袍，所不同者，便是鐵拐魔君腰纏玉帶，一副武林盟主的氣派。

兩人一出現，全場登時肅靜，祇見鐵拐魔君舉起拐敲在地上頓了三下，向下面黑麻麻一片的人羣說道：「敝教今日總壇落成，正是當今武林盛事，特邀天下英雄到來觀禮，以資同慶！」語氣充滿倨傲，視天下英雄如無物，下面的人聽了，正胸懷怒憤之時，却見鐵拐魔君和了空大師從上面先後凌空飛下。

立定後，鐵拐魔君嘿嘿怪笑道：「至尊殿上設的乃是玉液瓊漿，珍饈美酒，專爲招待嘉賓之用。」話聲稍頓，又以手指指地上的「嗟來」牌匾道：「這一層設的，我不說，想各位也心中明白，現在老夫與副教主先行登上『至尊殿』去，以盡地主之誼，恭候各位登臨。」

言罷，也不見他怎樣運勁，已平空飛起十二三丈，在將到「至尊殿」之時，却見他似力不從心地向中間「地獄門」上的尖刀利刄直墮下去，地上各人正在心驚之際，却見鐵拐魔君在將落到尖刀之上時，運掌向地上一擊，登時拔高兩丈，他再用鐵拐凌空一揮，便已倏地登上「至尊殿」去。

下面各人雖是對鐵拐魔君恨在心裏，但見他露出的這一手「虛空取力」絕頂輕功，心中也不禁暗暗稱好。

鐵拐魔君坐下之後，了空大師也隨而運勁高飛，一躍而登上「至尊殿」。

此時，地上羣雄鼓噪紛紛，誰也不願吃此「嗟來」之食，有些性情暴躁的，也不理會自己功力是否能及，便紛紛凌空躍上，却是沒一人能登上「至尊殿」去，祇落得「地獄門」的尖刀利刄之上，一時插滿了屍骸。

羣雄正在沮喪之時，忽聽一白衣少女哈哈笑道：「虛空取力乃雕虫小技，何足道哉！」

笑聲才頓，祇見她人似飛燕地冲天而上，輕盈而又姿態美妙，一口氣直升高二十丈，才收勢如落葉乘風般地左右飄搖，慢慢地落到「至尊殿」去。

羣雄睹狀，一來因這白衣少女出神入化的「虛空取力」實在太過美妙神奇，二來好借此舒却胸中一口悶氣，所以刹時之間，叫好之聲此起彼落，彩聲如雷，直震得「至尊殿」上的鐵拐魔君和了空大師面目無光，一時之間，坐在「至尊殿」上目瞪口呆，想不出天下武林還有誰人具此超凡身手。

了空大師爲了遮羞，陰笑聲中，拿着酒杯離座說道：「姑娘眞是身手不凡，老衲願借此杯，聊表敬意！」

言罷，祇見他把滿滿的一杯酒放在左掌之上，右掌運勁把酒杯向前推出，祇見那杯酒不搖不擺，滴酒不漏地凌空向白衣少女身前遞到

黑旗將軍

神光

越南誰都知道以前是中國的藩國，但在一次「中法戰爭」中 喪失了越南，當時中國不是戰敗國，但清朝腐敗，白白奉送了越南給法國的。

提起中法戰爭，誰都知道迭敗法軍的大將劉永福，如今在越南提起劉永福，許多人都會豎起大姆指，說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劉永福是廣西人，後遷到廣東欽州居住，父親死了，母親改嫁給姓劉，劉永福便跟繼父改姓劉了，劉永福出生的一年，剛好是道光十七年。

在欽州生活一段時間，因爲欽州地方，無以爲活，從廣東又返回廣西，劉永福回到廣西之後，繼父便死去了，母親便以接生以維持生活。

劉永福到了十四歲那年，遇見一個和尚，這個和尚指點劉永福的拳術，尤其是一手「右手上門棍」最是厲害。

和尚把一生功夫傳給劉永福之後，便悄然離去，究竟這個和尚是甚麼人，劉永福一直沒法知道。因爲這個和尚不肯透露自己法號，也不肯把身世告訴劉永福。

道光卅年，洪秀全，楊秀清在廣西起義，兩廣綠林豪傑紛紛加入，劉永福當時是當灘師的，所謂灘師，便是坐在船頭指揮船夫過灘，廣西漓江水淺灘多，船在江上行駛，要靠有經驗的灘師指揮，劉永福不想自己一輩子當這一行，而且也沒有出頭的日子，便毅然投入太平軍鄭三部隊。

當時鄭三的部下衹有百餘人，成事不大，第二年，劉永福便改投到吳元清旗部下。吳元清兵馬較多，後來在咸豐十三年，在一次戰役中，吳元清戰死，劉永福以勇敢善戰，而且也得到部下的愛戴，所以，吳元清死後，部下便推薦他繼承吳元清的位置，劉永福承繼了吳元清的位置之後，便把旗幟改爲七星黑旗，於是便有「黑旗兵」之名。

同治三年，太平軍大敗，劉永福知事無可爲，離開廣西，亡命越南去了，當時的越南非常混亂，北方有白苗倡亂，南方有法國侵入，劉永福進入越南之後，先替越南平定了白苗，並且佔了越北的山西省，保境安民，成了「山西王」。

在那兒安定了幾年，就在同治十一年，法國將軍安業突出兵五千，進攻河內。

越南王得到消息，與羣臣商量。

「安業是個野心家，他打算侵蝕全越！」越南王對羣臣道。

「法國兵艦堅固，武器厲害，我們如何與之爲敵？」

越南王與羣臣正感無策，突然有人建議：「聽說山西王兵强馬壯，況且足智多謀，我們不若遣使到山西求援。」

「這個辦法好得很！」越南王道：「他曾經爲我們平定白苗，況且法兵侵略我們，對他是大大不利，我們去求援，他一定會出兵幫助我們，共同退敵的。」

於是立刻修書，遣使求救，劉永福接到越南王的信之後，隨即率領大軍馳赴河內，配合越南大軍，與法軍作戰。

劉永福知道法軍武器厲害，祇宜智取，因此，劉永福用詐敗之計，引法軍主力出擊，然後採取前後夾攻，在河內城外，大敗法軍。安業在此役中陣亡，被斬下人頭，法軍更無心戀戰，全軍被殲。

劉永福打了這一次勝仗之後，這是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對外作戰第一次得到勝利。

法軍大敗之後，返回南越基地，再也不敢揮兵北上，此後平靜了十年，直到光緒初年，法軍藉口要求越王驅逐劉永福，但越王却不理他。

光緒八年，法軍以剿匪爲名，揮兵再攻河內，並且懸賞一萬法郎，購劉永福人頭，清廷政府也開始留意越南事件了。

第二年，法軍攻陷河內，法將李威利更乘勝北上，劉永福見法軍太過猖狂，便發表抗敵宣言，由山西出兵攻打法軍，雙方軍隊在南定，寧手遭遇，法軍震於黑旗兵的勇名，以西非黑人兵充任第一綫，阿刺伯兵擔任第二綫，法國兵作殿後。

兩軍相遇，黑旗兵奮勇殺敵，把黑人和阿刺伯兵打得潰不成軍，法國兵見勢不好，無心戀戰，互相踐踏而逃，劉永福手揮黑旗，冒彈雨衝鋒陷陣，法軍大敗，李威利此一仗亦被殺，人頭高懸竹竿之上。

法軍吃了這一敗仗之後，老羞成怒，再向南越抽調數萬大軍，向北進攻，清政府至此出頭干涉，但法人却堅持要吞併越南，大家無法談判，在光緒十年四月，中法正式宣佈開戰。

清政府立刻册封劉永福爲記名提督，劉永福到此才正式成爲中國將官。

但是當時劉永福的黑旗兵。只有五千人，法軍數萬，況且廣西全境皆山，軍事行動緩慢，法軍趁清兵未增援之前，全力攻撲，劉永福只有退守興化，不久清將岑毓英大軍開到，與黑旗兵會合，共同商量決戰大策。

四萬法軍遍山漫野而來，劉永福這時已佈下地雷火藥，設下陣地，由於地雷不敷用，以竹竿數千根塞火藥作地雷，又以豬籠萬千，散放平野草叢之間，誘敵握兵陷入陣中，然後地雷爆發，當場死了法兵八千多人，法兵立刻後退。

除了在陸地大勝之外，還在紅河上奪取了法軍二十多艇炮艇。據劉永福說：這一役是他有生以來，最大的勝利。

經過這一次大勝之後，各方冊援陸續開到，而且由於大勝的刺激，士兵氣勢如虹，一口氣破法軍於臨兆，再敗法人於諒山。諒山大捷，法人陣亡一萬二千多人，殺法軍官七人，法軍變色，紛紛聞風而逃，劉永福正想乘勝追擊，把法軍全部趕出越南去。可惜當時清政府腐敗，以爲越南的勝仗全出僥倖，同時，法軍在陸地雖然吃了敗仗，但在海軍方面却佔了優勢。

法軍在閩江口，把清政軍的南洋艦隊全部燬了。並且佔據了台灣的基隆。

清政府急了，恐怕這樣打下去，沿海也受了影响，立刻派了李鴻章，去和法國駐華大使德理進行談判。

李鴻章和法大使談和，簽訂了天津條約，承認放棄越南，並且召回越南各軍。

劉永福的黑旗兵聞訊，人人痛哭，劉永福也爲之沮喪。

中法戰爭結束之後，劉永福被調到台灣駐守，當時劉永福已經五十多歲了，可以說是英雄垂暮。況且不久，甲午戰爭開始，清政府大敗，連台灣也割讓了，劉永福暗暗垂淚，至此，他祇得返回故鄉，在故鄉終老，到民國初年才病死。

，但到離白衣少女身前四尺之處，却停下不動，就像下面有物托着一樣地牢牢定在空中。

了空大師的驚人內功，不但下面羣雄稱奇，白衣少女的心中也暗暗吃驚，暗下自忖道：「這禿顱的內功深厚異常，我非以智取，恐難致勝。祇見白衣少女妙目一轉，梨渦淺笑道：「多謝了！」語聲中，運勁於指，暗下向了空大師彈去。」

了空大師見白衣少女不敢伸手接酒，心中正在洋洋自得，突覺肘腕一麻，一洩勁，那杯酒直向地下跌落。

此時，祇見白衣少女彎腰一個箭步竄前，左手在地上數寸處搶回酒杯，掣劍連揮，隨即挺直嬌軀，手中劍尖停在酒杯之上，一條酒道向酒杯涓涓流去，竟是恰恰滿滿的一杯。

白衣少女寶劍入鞘，舉杯一飲而盡，輕笑道：「好酒，好酒，眞不愧是玉液瓊槳。」

這變化瞬如電閃，羣雄呆了一呆，整個茅山才又暴發出如雷掌聲，响遏行雲。

了空大師驚魂才定，隨即取出戒刀，厲聲道：「妳是否『快劍神指』冷秋嬋！」

白衣少女輕盈一笑道：「不錯，本姑娘正是逍遙子傳人冷秋嬋，今天特地要來拆毀你這醜惡的『陰冥敎』總壇！」

了空大師聽了，更不打話，提起戒刀便向冷秋嬋攻上，了空大師內功深堪，刀光過處，但覺狂飆四起，勁力迫人，端的是不同凡响。

冷秋嬋知不能與了空大師硬碰，遂一邊施用「移影換形」步法與了空大師展開遊鬥，一邊口中罵道：「禿顱，你還有什麼看家本領，盡管施展出來，看能否有損本姑娘絲毫。」

了空大師揮刀連砍，招招落空，已感惱怒，更被冷秋嬋以言語相激，更是紅筋盡現，暴跳如雷。祇見了空大師手中戒刀一緊，把套六合刀法使得天衣無縫，冷秋嬋頓被罩在一片刀光劍影之中。兩人鬥了三十多招，冷秋嬋好像有點乏力，脚下不再是先前那般靈活。

了空大師見狀，更是步步進迫，使出一招「羣魔亂舞」，戒刀上下左右地向冷秋嬋攻到，忽聞一聲「哎唷」，祇見冷秋嬋脚下一軟，竟被了空大師迫到從「至尊殿」跌下「地獄門」去，了空大師見把冷秋嬋打了下去，遂在「至尊殿」邊緣低首下望，這些時，忽見跌了下兩丈的冷秋嬋突然一指彈出，竟借這一指之力，又再飛身飄上「至尊殿」去。

祇聞「轟」的一聲巨响，一個肥大身軀重重地跌到「地獄門」的尖刀利刄上，死去的，却原來是了空大師。

這時，羣雄更是歡聲鼓舞，掌聲如雷，無不心情暢快。

祇有坐在一傍的「陰冥敎」敎主鐵拐魔君面上木無表情，手拿鐵拐站起來道：「冷姑娘，不愧爲逍遙子傳人，老夫願奉陪姑娘再過幾招！」

冷秋嬋正欲作答，忽聞一個熟識的聲音道：「且慢，這一仗應留給我老漁翁玩玩吧。」

話聲才頓，一個跛脚老漁翁已險險地飛身上到「至尊殿」上，說險也眞够險，看他的身子還在崖邊搖搖才能立定。

冷秋嬋與鐵拐魔君入目之下，不禁同時發出一聲奇異的驚「呵」聲，隨而齊聲問道：「你……」稍頓，鐵拐魔君向那漁翁道：「無情叟，想不到你竟然還未死去！」

冷秋嬋聽到鐵拐魔君稱那漁翁爲無情叟，心中的驚奇更在鐵拐魔君之上。

正當冷秋嬋呆呆地出神的時候，無情叟和鉄拐魔君已纏鬥在一起。

無情叟的功夫已大不如前，祇能靠着巧妙的「千幻掌」來和鐵拐魔君遊鬥。

鐵拐魔君看在眼內，咀上陰森一笑，手下驀地加勁，把無情叟迫向冷秋嬋所站之處。

此時，下面站着觀看的羣雄，有些已看出鐵拐魔君一箭雙鵰的毒計，不禁爲無情叟與冷秋嬋擔心不已，有的更在大聲呼喚，希望冷秋嬋能從沉思中驚醒過來。可是，一切已太遲了，祇聞「呵」的一下嬌呼，冷秋嬋已被鐵拐魔君用拐尾點中期門大穴，呆呆地站着。

鐵拐魔君見暗算得手，馬上掄起鐵拐，運用十成勁力向冷秋嬋迎頭擊下。

祇聞「蓬」的一聲巨响，陡聞一聲蒼老的慘叫，隨即見無情叟與冷秋嬋雙雙跌在一起。

原來無情叟見冷秋嬋勢危，竟不顧一切地用雙掌向鐵拐迎去，用身軀護着冷秋嬋，而自己却硬硬地承受了這力壓千鈞的一拐。一擊之下，無情叟當堂奄奄一息，離死不遠，而冷秋嬋因受到無情叟的身軀保護，反而受傷不重，祇是受到猛力的震動而暫時昏了過去。

這時，只聞下面羣雄連聲驚呼，有的更掩面不看。却原來，鐵拐魔君得理不饒人，又再揮動鐵拐，向無情叟與與冷秋嬋二人擊下。

祇聞「錚」的一聲震耳欲聾的巨响，鐵拐魔君頓覺虎口一麻，雙臂酸軟不已，鐵拐也幾乎抛去。鐵拐魔君睜起銅鈴巨目，祇見一個青衫文士凌空持劍硬接了他那勁力無儔的一拐。

鐵拐魔君驚魂甫定，連忙問道：「你……你是誰？」

祇見那俊逸的青衫文士朗聲笑道：「無情叟弟子，武家莊少莊主武維揚！」

鐵拐魔君惶恐道：「你就是中州一劍武玄龍之子？」

武維揚肅容道：「不錯，我今天來就是要你償還師仇，家恨，和武林中無數慘死者的血債！」

原來武維揚閉關期滿，看見冷秋嬋留下的字條，他心中惦念着冷秋嬋的安危，所以絕不停留地從翠蘭山莊趕到茅山來，在最危急之際，及時地救下了冷秋嬋和無情叟。

鐵拐魔君與武維揚接了一招，心中已知非青衫文士敵手，正想飛遁而去。

祇聞武維揚大喝一聲道：「鐵拐老妖，你能逃過我這一招劍法，便放你一條生路！」言罷，掣劍手中，擺了一個不丁不八的奇怪劍式，此劍式一出，場上各人皆紛紛稱奇不已。

鐵拐魔君久走江湖，竟也看不出武維揚這招劍式的來路，當下他心中忖道：「這小子好狂的口氣，我就不信接不了你這一招。」

心念方正，鐵拐魔君便掄拐攻上，祇聞武維揚一聲斷喝，劍影四面八方迎向鐵拐魔君。

鐵拐魔君但聞耳際劍風呼呼作响，連忙左右遮攔，把枝鐵拐舞得風雨不入，但依舊覺得劍風如利刄般從四面八方，上下左右刺向自己，而且勁力越來越强。突然一聲慘叫，祇見鐵拐魔君滿身鮮血，使人看了也不知他究竟中了多少劍，祇見他步履蹌踉地走了幾步，說道：「你那一式，叫作什麼劍法？」

武維揚豪氣地道：「鐵拐老妖，你死在玄武一式之下，相信死得心服了吧？」

鐵拐魔君聞言，竟眞的如了空大師一樣，跌下自己佈置的「地獄門」的尖刀利刄之上。

此時，冷秋嬋已甦醒過來，她看見眼前情景，不禁伏在奄奄一息無情叟身上，熱淚奪眶而出了。無情叟却微笑着地喃喃道：「冷姑娘，妳……曾答允我一……件事，我望妳……化解我們……兩家的仇怨，更望妳和維揚……」

無情叟把冷秋嬋和武維揚的手拉在一起，張開最後一眼，看見眼前的一雙金童玉女，便含笑地溘然逝去。

清早，天色已微明，晨曦下祇見一個青衫文士和一位白衣少女雙雙挽手地向遠方走去，慢慢地消失在這充滿了血腥的凡塵俗世之中。

精選俠情短篇

江一明・文
盧令・圖

鐵腿鎮武林

鐵掌屠虎倀　纖手掃龍潭

這一年的風雪來得早，才不過九月下旬，宋家屯一帶已經下起大風雪了。

宋家屯在遼寧省南端，距黃海不遠，距遼東灣更近，是海盜常常出沒的地方。但是，住在宋家屯的人都不怕海盜，海盜也從來不騷擾他們，因此，在當地一帶的人眼中，宋家屯簡直是一個世外桃園，避災避難的安樂窩。

宋家屯獲得這樣好的日子過，應該歸功於宋大福一家人，也是宋家屯財勢最大的一家！

宋大福一家住在宋家屯的西南角，有三十來間房子，房子的四周有圍墻，圍墻高有三丈五六，墻頭還插有鐵釘，裝有蒺藜，密密麻麻的，休想落足。據說是爲了防盜，怕賊人打刧！但在宋家屯的人眼中，這圍墻是多餘的，墻頭上的鐵釘與蒺藜，更是多餘的，因爲宋大福一家有財有勢，附近百數十里，少有其匹，養有保鏢武師等甚衆，平日橫行霸道，魚肉鄉隣已成慣事，只要他們稍爲收斂，不去欺壓別人，已經是鄉人大幸，額手稱慶，奔走相告了，誰還有胆進入宋大福家去送死！

但是，宋大福家卻不放心，除了圍墻高高，保鏢武師多人之外，還有專人巡更守夜，如臨大敵。而且，長年長月都是如此，一點也不敢稍懈。

這一天，天色陰沉沉的，又冷風陣陣刺膚，有經驗的人都知道要下雪了，只是奇怪，何以才不過九月下旬，就要下雪了？所以多少有點不能相信。可是到了傍晚，風勢更烈，也更冷，大家再也不懷疑下雪了。

雪是由晚上開始下的，至於準確的時刻，除了宋大福一家之外，恐怕沒其他人知道得準了！

翌日，宋家屯的房子，都鋪上了銀色新裝，白茫茫遠近一片雪景了。

窮人總是起得早的，宋家屯的窮人也沒有例外。只是這一天卻有點出人意外，當大家外出經過宋大福家門口時，發現圍了一堆人，於是，湊近去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了。

「滾！滾！都給我滾！他媽的。有什麼好看，要看，回家叫你娘給你看吧！」喝罵聲中，夾有皮鞭「劈拍」震耳的聲音，還有挨了皮鞭的人狂嗥慘叫的聲音，和人們走避的足音聲。亂成一片，圍在宋大福家大門口看熱鬧的人一下子都跑光了，躺在宋大福家門前的一個黑衣漢子也暴露在大家眼前了。

這個黑衣漢子可能有病，他挨了皮鞭，被拖着走都沒有反抗，也不哼一聲。

「水，水，給我水！」被拖着走的黑衣漢子並沒有死，只是昏迷迷的，低微地叫出一個水字。

黑衣漢子的個子相當高，卻很瘦，他被丟在一個樹下的低窪地，就只孤零零一個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宋平安的老婆來了，在窪地發現了黑衣漢，嚇了一大跳，以爲是死人，他急急叫喚丈夫，她是和丈夫回娘家的，丈夫走得快，先走了一段路，她揹了孩子，跟在後邊，沒料到經過窪地時，孩子嚷着要小解，她只好讓孩子下地。就這樣，他看到了黑衣漢子！

「你嚷什麼呀，快點走吧！你爹今日要趁墟，到遲了，他又要咕嘀了！」宋平安大聲回答妻子！

「小虎他爹，你快來看，嚇死我了！」

「什麼事？見到鬼了？還是踹着蛇？」宋

平安雖然這麼說，到底是走回頭了。

「小虎他爹，你看！有個死人！」她向黑衣漢子一指。

「死人！」宋平安循着她所指的地方望去，果然看到一個人躺在那兒。忽有所悟地說：「嗯，他不是躺在宋家圍門口那個人？不知死了沒有？」他向窪地走去。

「小虎的爹，你不能去！」

「那你爲什麼叫我回來？你怕，走遠點，別看！」

「你想怎麼？」

「想怎麼？如果死了，我回頭埋了他，要是活着，我救他！」

「你……」

「別再說了，你先帶小虎到娘家去，我就來！」

「你要快來啊，爹問起我怎麼說你！」

「你說我有事，遲些才到不就行了，這也不會，眞蠢！去呀，還等什麼？」

宋大娘只好把孩子揹上，先去娘家。

這一天是宋平安的岳父生辰，宋平安是和妻去爲岳父祝壽的，可是宋大娘已經到了許久，丈夫還沒到來，娘已經問過幾遍，她只推說丈夫有事，遲點才到，可是一等再等仍未見來，到了食飯的時候也沒有來，直至宋大娘回家了，丈夫還是沒有來。她受了哥哥，嫂子和妹妹的氣，又担心丈夫不知爲了何事沒有來，連晚飯也沒吃就帶着一肚子委屈回夫家去了。

宋大娘未入門，先看到炊烟，就心安了一半，知道丈夫不會有什麼意外，但也恨氣增了一倍，抱怨丈夫不該躲在家中不去爲她爹爹祝壽，使她白白受了一天的冤屈氣！她大踏步入屋，要找丈夫晦氣，可是入門一望，卻嚇得呆住了！他就站在門口，靠在門邊發怔，臉色蒼白得可怕！

她見到什麼呢？原來他看到早先躺在低窪那個黑衣漢子坐在他家中，丈夫卻不見在家。

「宋兄弟，有人找你，你看看是誰？」黑衣漢向宋大娘看了一眼，便朝廚房叫喚！

「嗯，你叫他等一下，我就來了！」宋平安在廚房回答，人卻沒有立即出來。

宋大娘當然認得丈夫的聲音，她鎮定多了，長長喘一口氣，才說：「小虎的爹，你怎麼啦，整天不來，害我白受了一天的氣！」

「那有什麼要緊，我救了趙大哥，什麼都抵償了！」宋平安由廚房端出一碗白粥，介紹老婆與黑衣漢子認識。

黑衣漢一點也不客氣，吃光了一碗粥，似乎還未够飽，但廚房已經沒有了。黑衣漢子從宋平安的尷尬神色，似乎看出了這一點，便扯開話題道：「宋兄弟，你不用陪我，我已經好多了，再歇一會，我就可以走了！你救了我一命，此恩太大了，我大約很難報得了，所以也不說空話了。我身上沒有什麼好東西，只有一枚小時候喜歡的玩物，想必小虎也會喜歡，就送給他作紀念吧！」他由褲帶解下半尾木雕金魚，有頭有身，有鱗有翅，凸眼大尾，栩栩如生，確是十分可愛，大約經常繫在褲帶吧，磨擦得閃閃發亮。宋平安不想收受，但小虎卻甚喜歡它，愛不釋手，抓在小胖手裏再也不肯放開。

宋大娘道：「這魚怎麼只有一邊的？」

「不要亂說！」宋平安急急喝住，但黑衣漢已經說話了。他說：「嫂子說得不錯，這魚本是成條的，有一次，有個朋友送我一柄劍，說可削鐵斷金，吹毛可斷，我不信，就用它一試這條金魚，怎知一劍削下，金魚果然裂開兩半，畧大那一半，我給了兒子，較小的就是這一半了，假如將來有一個人持有另一半，可以和這一半合成一條金魚的，就是我的兒子了！你們若果有什麼事要他做，儘可以憑這半邊金魚作信物，叫他去做！」

「小虎，快謝過伯伯！」宋大娘說。

「謝謝，伯伯！」小虎倒很聽話，依着娘的意思向黑衣漢子致謝，逗得黑衣漢子大樂！

黑衣漢子自認是趙大，他和宋氏夫妻說了幾句後，便瞌上眼皮歇息了。

宋平安夫妻入了房間，受了娘家兄嫂和妹子氣話的宋大娘，少不了抱怨丈夫幾句，撒嬌一番。他們雖然有一個歲多大的孩子，結婚才不過兩年整呢！夫妻倆雖然因爲家貧，生活過得不很好，卻不減夫妻情趣呢！所以入了房間之後，便有另外一番風光。

俗語有所謂快活不知時日過，宋氏夫妻在房中也絮絮不休，過了好一會才出房，卻已不見了那個黑衣漢子了。初時還疑心他會走去了毛坑，但過了好一會仍未見他回來，宋平安怕有意外，去查看，那裏有人？毛坑空蕩蕩的，根本就沒有人！

「趙大哥去了那裏？怎麼一聲不響就走了？」宋平安惘然的喃喃自語。宋大娘也怪他不說一聲就走，不近人情。

不過，不管宋氏夫妻怎麼說，趙大走了卻是事實。而趙大與他也談不上什麼感情，既然走了，也就算了。

時光荏苒，轉眼過了十五年，宋平安已經四十出頭，宋大娘也三十多歲了。小虎多了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妹妹十三歲，弟弟五歲。一家三口變爲五口，雖然小虎已經長到十七歲，是一位帮得爹爹忙的青年了。他仍然佩着趙大送給他的半條金魚，可是，宋氏夫婦對趙大這個人已經甚少憶念，漸漸忘懷了。

十五年的時光，許多事物都變了，但宋家屯沒有多大改變，依然十分平靜，沒有海盜騷擾。不過，卻有一個傳說在私下裏傳遍了，那就是有人曾經在別的地方碰上過海盜，認得海盜，又親眼看到那個海盜，入了宋大福的宋家圍！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這是傳遍了宋家屯的事，還有，宋家圍越來越頻密通知大家，說晚上可能有邪神經過，禁止大家夜間出動，免得冲撞邪神，帶來災禍。大家都迷信，怕鬼，更怕邪神。宋家圍養有高僧與道士，既然預先得到通知，誰還敢明知故犯，自招災禍？

但是，年青人總是好奇心大，胆子也大的，偏偏就是有人不相信邪神野鬼之說，在宋家圍禁止大家夜出的晚上偷偷地爬到樹上去偷看。這一看可看出眞相來了，原來那些所謂邪神是人扮的，他們把一袋袋，一箱箱的東西由別處運到宋家圍，或者由宋家圍運出去。所謂邪神就是這樣！不許大家外出，爲的是怕大家看到眞相。

年青人不但大胆，好奇，而且口疏，守不了秘密，當有所發現時，第二天便告訴了相好的，相好的又有相好的，一傳再傳，終於傳到宋家圍的人耳中，觸怒了宋家圍的人，眞個招來災禍了。

有一晚，宋家圍的人又傳出邪神借道，禁止夜出的消息，於是，一些要看眞相的年青人和過去一樣，爬到樹上去守候。結果，盡爲宋家圍預先埋伏的人所見到，一個又一個的全把他們殺了，一夜之間，殺死了七個年青人，幸而那一晚宋大娘病了，宋小虎要照顧娘，沒有離開家門，否則，也難免死刧了。

宋小虎逃過一刧，卻十分難過，因爲第一個看到眞相，把眞相告訴朋友的是他，這無異是他間接殺害了他們，所以感到十分難過。同時，他知道這必是宋家圍的人所爲，他非找宋家圍的人算賬，替好朋友報仇不可！

但他知道，宋家圍有財有勢，與官府及海

盜都有來往，又養有武林高手，自己如何能報得仇？不論從任何方面想，這個仇都是無法報的。為此，他更感到痛苦。

這樣過了三個月左右，有一晚，宋家屯突然發生可怕事情，不知從那裏來的許多武藝高強，可以高來高去的生面人，逐家逐戶的搜查，把年在十七八至二十四五歲的年青人都擄走，一去無踪，被刦者的家人當然呼天搶地，但全無用處。宋大娘夫婦也哭得眼都腫了，聲也沙啞了，宋大娘還因此事病了幾天。

宋小虎是一個胆大而精靈的小伙子，他明知落在人家手中，反抗絕無好處，便裝出和順的樣子，處處順着人家的意思，雖然為屯中兄弟所嘲笑與詬罵，也不理會。結果，他甚得人家好感，漸漸對他有了信任，派他一些輕易的工作。

宋小虎在屯中兄弟眼中是敗類，是個沒骨氣的人。但是，在一次出海打刦時，他却趁擄刦他的人不留意，暗中下了迷藥！把全船中七個海盜都迷倒了，一個一個丟入黃海浸死，屯中兄弟這才知道他原是深謀遠慮，另有所圖，覺得過去對他不起，向他道歉。他說幸而過去大家對他仇視，海盜才會信任他，否則，他未必能得手，不知要挨到什麼時候才能脫出魔爪。但他雖然如此說，各人還是覺得內疚。

宋小虎說：「過去的別再說了，我們快想想辦法善後吧，大家想想，我們該怎辦？」

「小虎，你會想，你說吧！」

「對了，小虎，你認為怎樣？」

一個這麼說，個個都這麼說。宋小虎道：

「各位哥哥叔叔，一人計短，兩人計長，還是大家想吧！」

「我們偷偷地把船開回去，……」

「這辦法使不得，我們絕不能返回宋家屯去了！」宋小虎說。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不能回去？」

「道理甚為簡單，他們既然抓得我們第一次，當然也能抓第二次，我們回去，不是自己送死？

「再說，他們抓我們，是因為我們揭穿了宋家圍私通海盜，他們殺了我們七個兄弟，再擄刦我們，明是拖我們下去，好使我們也變成海盜，不敢再和他們作對！

「還有，我們回去，如果躲着不出來，不如不回去；若果出來，便會給宋家圍知道，我們活着回去，他們七個海盜全死了，宋家圍會放過我們？一定不放過我們！」宋小虎分析地說。

「那我們怎辦？」

「所以要大家商量！」

但是，商量了半天，仍然沒有結果，船越去越遠，發現了另一隻船！

「小虎，你看，有海盜來了！」有人驚惶地指着迎面而來那隻船。

「大家沉着點，避得過就避，避不過只好拚了！」

「拚？我們沒刀沒槍，又不會武功，怎麼拚？」

「不拚也得拚，難道就此束手就擒，給人家祭刀？」

「嗯，大家別吵，似乎不對！」

「什麼不對？」

「是呀，什麼不對？」

「衣着不對！海盜不是這個打扮的，可能不是海盜，大家千萬不可亂動！」

「看他抽刀拔劍了，還說不是海盜？」

「這就奇怪了，怎麼他們的裝束不一樣的呢？」

「他們會改變打扮呀！衣着怎作得準！」

宋小虎他們十四個都狐疑不定，怔怔的看着對方，對方也以異樣的目光看着他們。

雙方相距越來越近了，對方的人指着宋小虎他們問道：「你們這船是怎麼來的？說！」

「這船，是我們的，我們出海打魚，迷了方向，給吹到了這裏！」宋小虎說。

「你們出海打魚？哼，我看是出海打刦才眞！你們海盜幫橫行黃海多年，誰不知道？你們會打魚，老虎也會餵羔羊飲奶了！」語出，他同船的人都笑了，但宋小虎他們却笑不得。

宋小虎終於大着胆子問：「你們是什麼人？憑什麼說我們是海盜幫？」

「哈哈！你倒裝得眞像呢！已經生了孩子做了娘，還問人家怎知道她是女人，不是怪事！」那人的話又引起同船的人發笑，及至看到宋小虎等都神色惘然才覺得詫異，改了口吻道：「你們難道自己還不知道這船有海鯊幫的記號？」

「有海鯊幫的記號？那一點是海鯊幫的記號？」

「你們看到這條鯊魚沒有？它就是海鯊幫的記號了！現在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不！我還有話好說！」

「好，你說吧！」

「這船原來是幾個海賊的，我却不知道他們是海鯊幫，可是現在，這船已經屬於我們的了！」

「這話怎說？」

「我們把幾個海賊毀了，奪船逃走！」

「你們把幾個海賊毀了？你們有這個本事？哈哈，你以為我們會相信？」

「你可以不信，但我沒騙你！你們是什麼人？打算怎樣？」

「我們打算把你們押回去慢慢審問！只要你們聽話，我也不為會難你們！」

「你們……」

「等一等！你姓宋是不是？宋家屯的人？」另一個二十三四的精壯小伙子一直不會開口，此時忽然指着宋小虎發問。

宋小虎聽來愕然，他記憶中可未見過這個人，怎會知道自己姓宋，是宋家屯的人？心中詫異，便多看對方幾眼，點頭說是。

對方又問道：「你叫做什麼名字？你爹是誰？」

「我叫小虎，我爹叫平安！你問這些幹什麼？」

「原來果是宋家兄弟！我姓趙，我爹老向我提起你們，想不到在這裏見到！祝大哥，看來宋兄弟的話不會是假的，我們請他詳細點說說吧！」姓趙的對祝大哥說。

祝大哥就是一直對宋小虎他們說話的人，叫祝青，聽從姓趙的勸告，把宋小虎他們都叫到自己的船去，宋小虎等述說被擄經過，聽得祝青怒目噴火，要燒掉海鯊幫這隻大船，姓趙的立即制止道：「祝大哥，千萬使不得！」

「怎麼？你捨不得？」祝青瞪着姓趙的。

「不錯，我捨不得！我們正需要船用，這隻船還不壞，可以用，為什麼要毀掉！

「祝大哥，你不聽宋兄弟說，船本來是海鯊幫的了！是敵人的，我們當然要毀掉它，不讓敵人使用；但落到自己人手裏，就是自己人的東西，不該再毀壞了！何況，目前我們正用得着它！」

「目前正用得着它？我不懂！」

「據宋兄弟說，他們被擄的不止這十四個人，還有留在其他船上，我們應該設法救他們，同時也可以乘機消滅部分敵人！我們可以派人送宋兄弟他們先回去，我們則乘這海鯊帮的船去偷襲他們，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嗯，有道理！趁今晚沒有月亮，正好行

事！」祝青明白了姓趙的意思，立即表示同意，叫一個人用他們自己的船送宋家屯的人先走，宋小虎與宋丙生兩個不肯走，堅持留下來，理由是他們認識宋家屯的人，不致引起誤會。

姓趙的只有八個人，走了一個，只有七個，再加上宋丙生與宋小虎是九個，但宋氏兄弟雖然有胆有力，却不會武藝，到時未必能派得上用場。以七個人去對付人數衆多的海鯊帮，是十分危險的。但他們要救人，要殲敵，仍然冒險前去，不惜一拚！

姓趙的在安排好一切之後，和宋小虎坐在一起，道：「小虎兄弟，你一定奇怪我怎會認識你吧？其實，我不但認識你，還知道你今年是十七歲呢，怎樣？我沒有說錯吧？」

「不錯，我是十七歲！」宋小虎怔怔地注視這個知道他一切的陌生人。

「你看，我也有和你一樣的半邊金魚，你明白啦？」

「啊，你是趙大伯的兒子！原來趙大伯告訴你的，怪道你知道得這麼清楚！」

「等這兒事畢之後，我陪你去見我爹，叫我爹敎你武功，兩三年後，你就可以親自去找宋家圍的人報仇了！」

「練武功？我這麼大了，成嗎？」

「你才不過十七歲，怎麼算大，人家三四十歲還練呢，我爹已五十多了，還是一邊敎一邊學呢！」

「我若眞能練得一身武功，那就好了！可惜我過去沒有練過，要不是，等一會就可以報仇了！」

「你別忙，報仇的機會多的是，還怕沒有？等一會，你要聽我的話行事，千萬別亂出主意，我們未必有時間照顧你！」

「是，趙大哥！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昭明，我弟弟叫昭華！他在我爹那裏，沒有來！」

「昭明哥，你們只有七個人，行嗎？」

「七個人實在太少了些，有點冒險！不過，做我們這一門子的，經常都要冒險！既然遇上了，也說不得了！」

「據我所知，他們有三隻船在後面，有二十多人！」

趙昭明道：「不要緊，我們把船弄得慢一點，我們後面也有船的，他們得到消息，就會趕來了！」

說話間，已通知把船放慢了，但祝青說：

「不行！他們的船第一隻與第二第三隻都隔得遠，和我們隔得近，不宜放過機會！」

「對！全速進襲！」趙昭明立即接受祝青的意見，改變自己的主意。

「老張，你們怎麼啦，駛回頭，才出海就回頭，想死了？」對方的船向祝青喝問。

祝青不知那人是什麼人，有多大年紀，說什麼口音，不敢回答，但回答固易露馬脚，不回答一樣會出問題，正在為難，突然聽得宋小虎應聲道：「湯大爺嗎？張大爺不知怎的，突然發燒得很厲害！亂說話，四肢抽搐不停，湯大爺，你來了就好了，快請到艙裏看看張大爺吧！」

湯大爺與張大爺有頗厚交情，不虞有詐，果然飛身過船，直入船艙，可是才踏足艙口，探頭內望，突覺脇間一麻，一縷寒氣直透後心，就知上當了。他是一個久經風浪的人，臨危不亂，冷然道：「想幹什麼？要作反了？」

「姓湯的，你上當了，你看我是什麼人？」趙昭明點了他的穴道，再閃現在他身前，他看一眼，搖搖頭道：「對不起，沒見過，不認識！」

「不錯，算你老實，我們確未見過面！但你不認識我，該知道鐵腿趙飛這個人吧？」

「怎麼，你們是趙鐵腿的人？我們跟你河水不犯井水，你們為什麼老跟我們過不去？」

「河水不犯井水？你倒撇得乾淨！你看，這不是你們擄刦來的？你擄刦我的義弟，還說河水不犯井水，你自己說，怎樣才算是犯了井水？」

「這個，他是宋家屯的人，是宋大福叫我們擄的，我們根本不知道他是你的義弟！我也不知道你是什麼人！」

「我叫趙昭明，你大約聽說過吧？」

「原來你就是屠鯨手趙昭明，這麼說，確是失敬了！」

「廢話你已說了不少，快叫兩個人過來抬走老張吧，老實點，別和自己過不去！」趙昭明十分老練，指揮若定，一點也不緊張。老湯在人家掌握下，無法反抗，只好照辦。於是，又有兩個被活捉了。

祝青和另外兩個人穿上了海鯊幫的衣服，抬了一個人過船去，選好時間，一下子動起手來，把另外幾個都解決了。

這樣就解決了敵人，奪下了一隻船，太輕易了，各人都太為高興。但是，當另一隻船泊近來的時候，老湯跳了海，他是被點了穴道的，跳海等於自殺，但他還是跳了，一方面是圖僥倖，另方面是怕受折辱。他一跑，祝青與趙昭明再也無法應付了。

海鯊幫的找老張，找老湯都找不到，自然是起了疑心，立即下令戒備，派人上船搜查，於是，一場惡戰馬上展開了。

原來這一隻船上有海鯊幫大頭目盧魁，他的權力很大，帮主，副帮主之後，就數到他了。他坐的是海鯊帮第三把交椅。帮主總握大權，副帮主負責管理與收支，海上策劃則歸大頭目盧魁負責。因此，出海搶刦貨物，擄人勒贖等，則全屬盧魁處理。他大權在握，自然可以檢查任何一個帮衆，老張與老湯不過是個小頭目，自然要聽他的話，要受他的調度，要受他節制。可是他叫老湯，老湯沒有回音，叫老張，老張也沒有回答，這是不可能發生的情形，居然發生了，如何不啓他疑竇？他所以要派人檢查，原因在此。

帮衆嗜賭如命，三五個聚在一起，總離不了賭！可是，即使是賭到昏了頭，守衛的也會去通知的，怎會竟無回音？盧魁是一武藝高強，頭腦靈活，積有豐富經驗，畧一考慮，便知道有異，派了兩個人到祝青那隻船去查看。

祝青知道遲早都難免給查出來，不如爭取主動，先下手為強，主意打定，便發出暗示，等到那兩個人踏足落船，馬上就暗器與刀劍，都齊朝那兩個人身上攻擊。

那兩個雖然是奉命搜查，到底不以為意，他們以為老張老湯他們一定在賭到烏天黑地，所以才不知道有人叫喚。這經驗他有過，所以懶懶閒閒的樣子，一點也不緊張，及至落足要搜查的船上，陡然間暗器，刀，劍齊來，一下子應付不來，都受了傷，在援兵未到之前，已經被擒，再也無法可施了。

不過，大頭目不愧當此要職，他一點不亂，立即再分派人手，還從另一隻船上調人來援，然後親自率領了三個人到祝青的船上。

大頭目長得並不高大，却很結實，他亦是用刀，出手第一招，使人意外地竟以刀背進攻，刀鋒朝上，猛砍祝青。

祝青見過的敵人也不太少，這樣使刀的還是第一次見到，因此為之一怔。不料就在他分神一怔之際，問題出來了，原來盧魁以刀背攻人，目的就是使對方驚異分神，然後就乘機搶攻，佔住主動，祝青不知就裏，果然上當，被盧魁一連幾記猛招迫得連連後退，空出了船頭無人守護，給後援的幾個敵人都安然上了船，

這樣，祝青的處境更危了。

趙昭明和祝青本來是分在兩隻船的，見祝青陷危境，立即採取措施，把自己的人集中到一船去，先跟敵人一樣，再作其他打算。

趙昭明的年紀比祝青小，武功卻高出祝青許多，也高出他們七個人當中的任何一個，但他的年紀卻是最輕的。他一過了船就叫：「祝大哥，你快救我！」

趙昭明走向祝青那邊，跌跌閃閃的似乎十分狼狽，盧魁不認識他，見他來得匆忙，又倉皇大叫，以為他眞是向祝青求救，又聽得祝青叫他放心，不禁大樂，道：「臭小子，你來得正好！你的祝大哥，如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啦，你來了，正好陪他一同上路，大家作個伴兒！」

「你胡說！」趙昭明一刀砍出，似是緩慢無力，根本不看在盧魁眼內，及至發覺招式來得刁鑽，這才略為吃驚，急忙回刀撇擋，兩刀相交，盧魁只用了五成力，以為足可應付了，那知接實才知上當，虎口大震，手中刀竟被震飛，這是他出道以來第二次了，第一次是給海鯊幫幫主震飛的，但那時他年輕許多，近年來老練了，再無此種事情發生過，沒想到此刻因一時疏忽，竟被震脫手刀，眞非始料所及。

趙昭明何等靈敏，他一招得手，點足飛身跟蹤追撲，刀光如電，又向盧魁進攻，而用招走勢，大出盧魁意外，居然迫使盧魁後退，無法接回自己的武器。盧魁一再受挫於趙昭明，這口氣實在難以下咽。他抓不回自己的武器，便奪了自己人一柄刀，再和趙昭明打。趙昭明存心激發對方怒火，收起自己的刀，握着盧魁那柄刀，神神氣氣地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就用你這柄刀殺你，叫你死而無怨！」

盧魁給氣得眼也快爆了，大聲喝令各人進攻，不得留情。他口中說話，手中刀可不慢，趙昭明見他全不慌亂，心中倒不安了。他想，擒賊擒王，看來我要先把這傢伙擒下來，功力也加強，一招連接一招，一式緊過一式，綿綿不斷，左右難分。趙昭明這一手刀法實在使得太高明了，指東打西，指南打北，雖在船上受到波濤影响船身，他還是使得極好，打到五十招，盧魁已只有招架之力了。

趙昭明縱眼四望，卻是大吃一驚，因為除了他自己之外，其他人全處在劣境，只怕自己擊敗盧魁之前，他們早已不保了，這麼一想，又改了主意，立即使出他的絕招，攻勢略為放慢，騰出左手去發暗器，一連三枚暗器打出，便有三個敵人倒了下去。打鬥中的敵人忽然狂呼倒地，而且是連續而來，這是十分可怕的事，各人都担心會隨時被襲，精神便分散了，鬥志也動搖了，於是，海鯊幫人數雖多，卻都心存怯意，惴惴不安。

這情形閃入趙昭明眼中，覺得比他預期的要求還好，精神大振，便揚聲道：「朋友們，龍爺爺來幫我們了，加把勁，把他們全都丟下海去！」

「好，加把勁，把他們都丟下海去！」

「殺呀！加油！加勁殺呀！」趙昭明激勵大家，正好把對方更壓了下去！同時，他又發出三枚暗器，死了兩個，傷了一個敵人，但傷的給祝青追了下海，看來也是死多於生了！

本來敵人佔盡上風的，一下子少了六個，又影响了士氣，這一仗，若果沒有來援，盧魁是輸定了。趙昭明把握機會，稍露破綻，盧魁果然上當，中計搶攻，以致一連中了趙昭明兩顆暗器，掩傷疾退。

「那裏走！」趙昭明奮力追殺，盧魁一急之下，跳落水中，趙昭明眞拚命，跟踪落海，一點也不放鬆。盧魁是海賊，水功當然了得，可惜他受了傷，給海水一浸，痛楚更甚，加以血腥四溢，一些嗜血的魚便馬上趕來向他進攻，在他傷處吮吸，他要應付趙昭明，又要應付衆多的魚，還要忍受痛苦，實在不易支持，所以落水之後不久，他遂成了趙昭明的俘虜，給抓在手中了。

船上的惡鬥還沒有停止，互有死傷，趙昭明上船之後，立即喝道：「海鯊幫的聽着，你們的老大盧魁已經給抓住了，要是你們不立即停手，我就先斃了他，再殺你們，你們還要不要他活？」

海鯊幫的人果然吃了一大驚，他們素知盧魁水功最好，以為他跳水必可逃得脫去請救兵的，沒料到他卻給抓了回來，這一下全洩氣了，但有個細心的說：「我們怎知他是活……」

「你們別上他的當，把他們全殺了，替我報仇，聽到沒有！」盧魁怕手下答允趙昭明的要求，立即加以禁止，怎知他不開口還好，大家不知他死活，決不會這樣容易停手，他一說，証明他還活着，正好帮了趙昭明一個大忙。

在平時，盧魁的話大家當然肯聽，但在此時，各人以保他一命為理由，便都停了手，實則各人都胆怯，不願再打下去，只是各人都怕將來帮主會處罰，各人才不敢帶頭停手的，現在既然有此機會，如何還肯放過？所以儘管盧魁反對，大家也不予理會，一於停下武器了。

「你們敢不聽我的話，你們好大胆，要作反了！」盧魁大叫，用力過度，創口震痛，「哎呀」一聲，自己忍住了口。

「姓盧的，你兇什麼？你自己也見到，他們都不是怕死的人，你跳水逃走，他們仍在打！你逃不了，給抓回來，他們也在打，可見他們並不怕死，至少好過你，不會逃走，你呀，人家為了救你一命，你卻把人心當狗肺，你這心腸狠毒的傢伙，自己要死，就想連別人也拉着一起死，你好狠毒啊！」趙昭明實行使用攻心戰術，瓦解敵人。盧魁心中明白，氣往上衝，憤然大罵：「臭小子，你別使奸計，你想挑撥……哎呀……」

「我挑撥？你說，我那一句說錯了？那一句冤枉你了？你自己想想吧，你給了他們什麼好處？你比我清楚，但不用你說，我猜也猜得出來，有好處，有功勞，全是你的，打人殺人，拚命的就叫別人去，你說不是這樣嗎？你的人在這裏，我只是猜測，但我相信，我不會猜錯！」

一將功成萬骨寒，這是千古不易的不平事，盧魁當然不能例外，趙昭明以這樣的話去挑撥，實在是十分厲害，使盧魁無話可駁，海鯊幫的人細想過去，都有悔與恨！

盧魁是受傷了，卻未至昏迷，他看得見各人的面色，也猜得出各人的心情，惱恨極了，他大聲叫嚷：「你們……不要聽他……胡說八道，他妖言……惑衆……」

「盧大哥，你不要多說話，養傷要緊！」

「盧大哥，我們不會聽他亂說的，你放心吧！」

「盧大哥……」

「住口！你們若不是聽他……說話，怎麼停手？打！打呀，打……」盧魁又痛的說不下去了。

「現在，我不難為你們，你們自己回去吧，這姓盧的，我帶他回去！」趙昭明向海鯊幫的人說。

「怎麼，你要扣下盧大哥？」

「不行，你不能扣下他！」

「你不能把盧大哥留下！」

海鯊幫的人叫嚷了，但趙昭明並不緊張，他讓他們叫了一會才說：「你們打算怎樣？不妨說出來大家商量商量。」

「你剛才叫我們停手，說過不殺他的！」海鯊幫的人說。

「你說過的話不算數？」

「你想騙人，沒有這麼容易！」

海鯊幫的人都爭相說話，指責趙昭明。趙昭明讓他們說，然後，反問一句：「你們說夠了沒有？若還有話說，儘管說，否則，就聽我說！」

「好，你說！」

「你說吧！你總不能說話不算數！」

「你們怎麼攪的？我只是說，你們停手，可以救姓盧的一命，你們若不停手，我就先斃了他再殺你們！我幾曾說過把姓盧的交還你們？你們要把姓盧的要回去，我們有什麼保証可以安全離開？你別嚷！我知道姓盧的決不肯和我們和解，你們幾個人只可以不動手，卻不能使其他人不動手！你們沒有這個權力，是不是？再說，有比你們職位更高的人要你們動手，你能反抗嗎？你們快走吧，我也不能保証我們的援兵到來之後，能否讓你們離開呢！」

「你騙人！我們不走！除非你把盧大哥交我們帶走！」

「我們自己動手！」

「慢着，你們要想清楚才好，這是你們自己要動手，可別抱怨我說話不作數！」趙昭明說。

「上，少聽他放屁！」盧興搶先出手，他是盧魁的堂弟，所以特別緊張，他動了手，別人也不好意思呆着不動。但是，眞正賣力的卻沒有幾個，所以趙昭明一出手，就有兩個閃身躲開了。

「左頁，你怕死？」盧魁大叫。

「我是怕死，我不幹了，我要回家去！」左頁就是急急閃躲趙昭明的一個，他表明心迹，連武器也放下，索性不打了。

趙昭明見狀，大喜道：「不願再打的請過這邊，我們決不加害！」話聲才落，便有五個走了過去，留下拚鬥的只有三個人了。

「怎麼，你們眞要打？不怕死？也不後悔？」趙昭明再說一句。

「少放屁，看招！」盧興突然斜撲追擊趙昭明，趙昭明橫刀一揚，再向下一拖，同時飛起一脚，三個動作聯成一氣，清脆玲瓏，乾淨俐落，盧興中了一刀一脚，慘叫半聲，已跌到海中，叫不出來了。

祝青也收拾了一個，只留下一個了，左頁勸他停手，反被侮辱了幾句，再也沒有人敢出聲。耿光恨恨地說：「人家好心好意勸你，你連人家父母也侮辱了，這種人，留在世上只有害處！」他本來已退過一邊的，看不過眼，出手了，他與陳德兩個夾攻一個敵人，不幾招就把他了結了。

「現在你們怎樣？回去還是跟我們走？若果回去，我們可以送你一程，若跟我們走，將來你可以自己走！」趙昭明問五個海鯊幫的人，他們都說要參加趙昭明他們一起。趙昭明說：「不是我不歡迎你們，我是十分歡迎，也十分需要你們。但你們必須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好參加，似現在這樣，你們只看到一點表面，可能會感到後悔！所以，我勸你們暫時不要參加，我們大約有兩日多水程才能抵岸，你們可利用這兩日多時間好好想想，好好看看，然後再決定。」

左頁等那麼說，一方面固然是見趙說他們相處得好，另方面也有點討好的成份，因為這是表示好感，多少總會得到一點好處。及至聽得趙昭明這麼說，反而眞有點希望加入了。

這也難怪，他們在海鯊幫的地位不高，武藝也普通，好的享受輪不到他們，出海打刧就落在他們頭上，拚生拚死，還得挨打挨罵，只因受到控制，無法反抗，才會一日又一日拖了下來，把苦悶與痛苦向被刧者身上發洩，所以他們變得十分殘忍，午夜人靜，自己想起來也難過，可是一到天亮，大家又忘得一乾二淨了。此刻見趙祝他們打成一片，互相關心，覺得和海鯊幫的確不同，怪不得他們個個都奮勇無倫，視死如歸了。

船在行，海風吹，經過一場不大不小的惡鬥之後，各人都有點倦乏了，祝青叫大家去睡，由他守夜，趙昭明說他受了傷，讓他睡，祝青說道：「這樣吧，你睡一覺，等一會我會叫你的！」

「不，你傷了，該先睡，別影响了傷口，妨碍復原。」

兩個各有理由，互相爭辯，趙昭明猝然伸手點了祝青的穴道，抱他到艙裏去睡覺，這樣子強迫別人睡覺，左頁還是第一次見到，所以甚為感動！

趙昭明其實也是十分疲乏的，他在守夜中靜靜地進行調息，恢復體力，左頁眞想代替他，但他不敢說，怕人家誤會他心存不軌，也怕自己不熟，會鬧出亂子！

左頁這半夜想得很多，最使他感動的是人家如此信任他們，肯讓他們在一起，還讓他們帶上自己的武器。在海鯊幫，這是不可能的事，別說留下武器，除了留着對海鯊帮有用之外，連性命也休想留得住！

左頁在矇矓間，突然被一種異樣的聲音所驚醒，本能地張開眼皮，這一看，嚇得他完全清醒了！他看到盧魁站起來，手中握着一柄刀，身子搖搖幌幌的正朝趙昭明走去。

趙昭明以背向着他，似乎並未發覺有人暗襲，左頁一驚之下，脫口大叫：「趙兄，小心背後偷襲！」

趙昭明反應極速，身子一側，已經斜閃幾尺，盧魁知道無法得手了，把刀擲向趙昭明，自然是擲不中。趙昭明一躍而起，其他許多人也都給驚醒了，看到這情形，都咒罵盧魁，他卻罵左頁出賣他，叫醒了趙昭明，左頁罵他不該趁人不覺襲擊，他怕再次被擒受辱，奮力向海疾跳，卻因傷重，雙足無力，跳不過船舷，攔腰擱在船舷上，一聲慘叫中，身子一滾，終於掉下水裏去了。

「算了，諒他不能活了，由他去吧！」趙昭明見各人要下水去抓盧魁，便加以勸阻了。

「這不是太便宜他了？」

「他如果逃了回去，怎麼辦？」

「我去抓他回來！」

「我也去！」

「不必了，由他去吧，諒他也活不了多久！他中了我一掌，又跌在船舷，肯定他是受了重傷，活不長久了！我們快走吧，若果海鯊帮的主力趕來，我們決不是他們對手！別因為一個死人，誤了大事！」趙昭明這樣解釋之後，各人果然不再堅持，也不再睡覺。

船行了一天半夜，遇上自己的船了，趙昭明問：「爹呢？在家？」

「不，爹和劉叔叔，郭大姑，陸大哥他們到宋家去了，叫你回來之後，不要再出海，等爹他們回來！」

「爹這麼說？」

「是呀！怎麼，你不信？」

「我怎麼會不信？不過，我和宋兄回來，想見爹爹！昭華，爹常說的宋小虎哥哥，就是他了！」

「小虎哥！我是昭華！」

「嗯，是昭華哥！」

「小虎，你別客氣！我們的交情不比平常，我叫做小虎，你也叫他昭華得啦！」

「是！昭明哥！」宋小虎說。

宋小虎十七歲，趙昭華十六歲，年紀更爲接近，加上趙昭華不如哥哥富於江湖經驗，處事能力強，所以，他和宋小虎更爲投機，兩個眞是一見如故。

宋小虎問淸楚了爹爹只帶了五個人去宋家屯，實在不放心，便對弟弟說：「昭華，明天楊大伯他們就會回來，這裏儘够人用了，你和祝大哥帶大家回去，我到宋家屯找爹去！」

「哥哥，爹叫你不可去的！」

「我知道，你和祝大哥帶大家回去吧！祝大哥會敎你怎麽做的！」

趙昭明走了，祝淸事後才知道，但他知道自己責任重大，不敢追踪趕去。他與趙昭明情如手足，感情甚佳，眞担心趙昭明此去會有甚麽危險，他問宋小虎關於宋家屯的情形，知道宋家圍勢力極大，海鯊幫擄刼宋家屯年靑人又全給趙家的人刼走，海鯊幫必然又向宋家屯施壓力，宋家圍再加上海鯊幫，實力眞未可料，趙昭明即使及時趕到，也不過是七個人，比之宋家圍與海鯊幫的龐大人數，簡直是太少了，不成比例。因此，祝淸的担心是有根據的。

趙昭明也爲爹爹的安危担心。但他先去找一個人幫忙，他知道，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有限，能多找一個人總是好的。主意打定，他便直朝東陽鎭走去。

到得東陽鎭已經是二更時刻了，他還沒吃東西，肚子餓得咕咕叫。但他沒有時間理會這些，要先找到人幫手才得安心。

東陽鎭，趙昭明是熟悉的，所以雖在天黑，他一樣走得極快，他由大巷走到小巷，又由小巷穿出大巷，很快就到了靠近魚塘的一座房子外，停下來，先看看四邊，然後走近去，一縱身上了瓦面，滑足飛步，輕輕躍向後進。

突然，有個聲音陰陰地傳出來：「甚麽人，你找錯門道了，這兒不是你要來的地方，趁我未生氣，快走吧：要是你不聽勸告，可要後悔莫及！」聲音很輕，但字字淸晰，句句有力，若非尋仇雪恨的人聽了這話應該就要走了。

但是，趙昭明不但沒有離去，更大爲喜悅，欣然道：「淑美，是我，趙昭明！你還沒睡，好極了！」

「趙昭明？明哥，眞是你？」說話的女子原來眞是喬淑美，趙昭明要找的人！她也高興極了，親自開門迎他入屋，看了他幾眼，才說：「好像瘦了一點，身體沒甚麽吧？」

「身體很好，就是這裏有點不舒服！」他泊泊肚皮，她笑笑說：「肚餓了，是不是？」

「我早上吃過東西到現在了，有甚麽吃的，快給我一點吧！」

「現成的沒有，你先歇歇，喝點水，我馬上給你燒碗麵來！」

「淑美，兩碗，你吃半碗，我吃碗半！」

趙昭明眞是餓了，三夾兩夾，狼吞虎咽，很快就吃光了一碗，抹抹咀，說：「現在它舒服了，不唱歌了！」

「明哥，你這個人，無事就不會來，今晚找我，又有甚麽事吧？」

「淑美，你眞聰明，一猜就中！」

「甚麽事，說吧！」

「我想找你一起去宋家屯！」

「去宋家屯？去幹甚麽？」

「你還記得我告訴你另半邊金魚的事嗎？我……」

「記得，有人救過你爹，你爹把那半條金魚送了給人家，這又怎樣？」

「救過我爹那個人有難，我爹已和幾個朋友去了，但敵人太多，我怕應付不來……」

「所以來找我，是不是？」

「正是！淑美，你不會拒絕吧？」

「不，我正要拒絕！」

「你拒絕？」趙昭明不知眞假，神色立變，她吃驚了，泊他一下臉說：「我當然要拒絕，你呀，有事就找我，沒事就人影也不見一次，你以爲我是觀音菩薩！這麽好心腸？」

「你本來就是觀音菩薩嘛，你長得和菩薩一般美，和菩薩一般心腸！我的大慈大悲觀世音活菩薩，你就答允我吧！」趙昭明已知道她只是抱怨自己平時不來，並非眞個拒絕，便改用另一種口吻逗她高興，索性大胆的抱住她變腿，她「咭咭」地笑，輕輕泊他的臉，抓他頭髮，捏他耳朶。

愛侶之間，是沒有不答允的，她留下一張字條，就連夜和趙昭起程了。

由東陽鎭到宋家屯還有一段頗長的路程，直至第二日午後申牌時分才能趕到，他們根據宋小虎的描述，去到宋小虎的家門，見到門破墻坍，瓦碎滿地，就知道已經出了問題，宋丙生一家也給打破了門，但家中還有人在，趙昭明便欲說明來意，喬淑美輕輕把他碰一下，先開口道：「老伯，我們是由這裏經過的，因爲短了盤川，素仰這裏宋家圍有位大善人，樂善好施，特別是對江湖浪人更肯幫忙，我們希望他能加以援手，借用十兩八兩銀子，請你老人家指點指點，可是眞有其事？」

「眞的！眞的！宋老爺對於有本事的人十分欣賞，都肯幫助的，你們只要使出眞功夫，別說十兩八兩，就是五十兩一百兩也有！」

「謝謝！請問去宋家圍，怎麽走法？」

「這兒向東走，看到有高高圍墻的地方就是了！你們是甚麽地方人士？叫甚麽？」

「我姓郝，叫淑美山東臨城人，他是我哥哥，叫昭明！」

「好，帶你們去吧！」

「怎麽好意思？我們自己走得啦！」

「沒關係，我也空着，陪你們走走，活動活動！」

「謝謝了！」

趙昭明在心中暗想：好呀，連我的姓也改了，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變了個小丈夫啦！他不免有怨，怨喬淑美未經他同意就改了他的姓，但他在此情形下又無法反駁。不過他也佩服她的細心，要不是她，自己可要說明來歷了。但是再深入一想，則又不安了，兩個人入宋家圍，不是送羊入虎口？他倒有點怨她過於大意了。喬淑美可不作這樣想，她和那個帶路的談得甚爲開心，那個人問了不少關於臨城的人物與景物，她滔滔細說，甚爲淸楚，顯出她確是那兒人。

宋家圍氣派可大了，不用看別的，僅看一道門與圍墻，就已顯出不凡了！帶路的和守門的似乎很是熟悉，打個招呼，就通過了。喬趙兩個漸漸發覺這個帶路的不平凡身份了。

「兩位請等一下，我替兩位通報宋老爺！」帶路的已然說自己去通報，那還用說，他當然是宋家圍的人了。

「淑美，我們這一趟……」

「哥哥，你放心，宋老爺不會叫我們失望的，何況我們希望的又不多！」

「唉，我不是這意思，我是怕……」

「你放心好了，宋老爺不會就誤我們多少時間的，你怕錯過了好日子？不會的！」

「哎呀，你說到那裏去啦？」

「說到那裏？你難道不是忙着去成親，做新郎！」

喬淑美擠眉弄眼的向他取笑，他初時不大了解，可是忽然心頭一亮，他覺悟了，這是宋家圍，不會沒有人監視的，當下爲之一凜，不再說甚麽。

過了一片刻，有人出來請趙喬兩個進去，又是別具氣派。那是一個小客廳，坐了五個人

，宋老爺坐在中間，瘦瘦的，已有六十過外了，趙喬兩個到的時候，各人均坐着不動，趙喬兩個向他行禮時他也不起身，喬淑美嬌臉變色，轉身對趙昭明說：「走吧！我們來錯了！」

「怎麽？你們不是來見老爺有事嗎？怎麽不說一句就走了？」

「早先本來有事，現在沒事了！」

「慢着，你是甚麽意思？」坐在最邊的漢子大聲問。

「沒甚麽意思！我是慕名而來，覺得見面不如聞名，何必多說？」

「你怎可以這樣說，太沒禮貌了！」

「什麽？禮貌？你也配講禮貌？你們這樣對待一個客人，算是什麽禮貌？」喬淑美一點也不客氣，各人爲之面紅。她再說：「我不過缺了盤川，想起傳言中有宋家圍這樣一個地方，所以到來商量，並不是來求乞！天下甚大，我就不信除了宋家圍我便借不到十兩八兩銀子！你可以不借，但不該以這樣的禮貌相待！我們走了！再見！」

「走，你以爲宋家圍是旅店，要來就來，要走就走，這麽容易？」那漢子猝然離座，擋住她的去路。

「你想怎樣？」

「你要走不難，須得過了我這一關！」

「你居然想侮辱我，你找死了！」她見對方居然伸爪探胸，也不再客氣，身形略側，也不知她用的什麽手法，只見她手影一動一甩，那漢子就給她甩向墻上，慘被撞死了。

「鬼影手！」座中有人驚叫！

「你怎麽出手殺人！」

「我來替老三報仇！」

幾個人叫嚷起來，只有宋老爺沒出聲。

「你們不是瞎了眼，剛才應該看得見他對我的無禮！我說過，我不是來求乞的，帶我進來的是你們的人，想侮辱我的也是你們的人！你們也太小看我郝淑美了！你們到底讓不讓路？如果到此爲止，今後我們還可以和平相處，要是你再相迫，只怕今後我們也難有見面機會了！」

「你的意思是說……」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今日如此，以後仍是如此，決難共存！」

「那麽，老三怎樣說？」

「那是他自己找死，我管不了！」

「那有這麽便宜！看招！」

「怎麽，你也要找死？」

「臭婊子，小賤人，你來吧，我不怕你，我不能叫老三白白死掉，我要替他報仇！」他繼續發拳，十分勇猛，也十分狠辣！但是，他無法佔到喬淑美半點衣角，她連閃幾下之後，冷然說：「你再不停手，我可不客氣了！」對方果然不停手，罵得更兇，她似乎失足，身子一斜，對方認爲有機可乘，急忙俯撲，她突然扭腰轉身，飛出一脚，「蓬」然有聲，對方又給踢得飛撞向墻，却有人影預先站在墻邊，把他接住！

「鬼影脚！」又有人驚叫。

早先有人叫出鬼影手，大家已是一怔，再有人叫出鬼影脚，更使人吃驚了，因爲相傳在幾十年前有一位自號鬼影婆的老婦，從未有人見過她在江湖走動，但當一次黑白兩道聯手對付幾個出家人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無人認識的老婦，她兩手空空，闖入黑白兩道陣中，拳脚並用，片刻之間斃傷了十八位黑白高手，留下一聲冷笑就飄然而去，餘下的都敗在幾個出家人手中。這個老婦的底細，始終無人知道，因她手脚太快，彷同鬼影，故就以她自稱鬼影婆相稱，互相引以爲戒，千萬別與鬼影婆的傳人動手。想不到數十年後，鬼影手鬼影脚功夫居然在喬淑美身上見到，因此，各人都噤若寒蟬，不敢再動手。

「你們這樣對待客人，太也無禮了！潤福，你好大胆，趁我出去了，就亂攪一通，我若回遲一步，還了得？還不快向這兩位朋友道歉賠禮，等什麽？」一個年過六旬的老年人在兩位中年人扶掖之下走了進來，對原先那些人加以責備，並且還自責平日管敎無方，得罪朋友，也向喬趙二人賠罪道歉，喬淑美明知對方在做作，但亦不爲已甚，予以接納，客氣一番。

這個老人被稱爲大老爺，以示有別於老爺，他爲了緩和氣氛，馬上吩咐灑酒，趙昭明怕酒中有毒，不肯飲，對方也不勉强，席間氣氛還算不錯，但喬淑美已發覺四週佈有重重人手，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意外，心念電轉，當捧羹的以一大碗羹朝她潑去之際，她一閃身竟搶到宋大福身邊，一把將他抓住，道：「你快叫他們開門引路，否則，休想活命！」

宋大福保命要緊，自然聽話，但潤福却大聲說：「大家不要停手，不論生死，能收拾這兩個混蛋的賞銀千両！放箭呀，還不放箭！」

「潤福，你，你作反了！」宋大福失驚大叫。

「這就是你作孽的結果！」亂箭下，喬淑美以他擋箭牌，他便死在自己人的亂箭下。原來潤福爲了要霸權奪產，早就處心積慮，收買人心，這時正好用得着，遂了心願，於是，就專心對付喬趙兩個了。

他們喝令喬趙兩個投降歸附，只要發個毒誓永遠効忠宋潤福，就放過他們，還給他們三個月假期去結婚，喬淑美「嘿嘿」冷笑說：「你這話當眞？作數？」她趁對方回答時，低聲對趙昭明說了幾句。趙昭明連連點頭，接過她的手提包，趁對方露臉時，猛的擲出一個黃色的圓球，在墻上一碰，立即爆炸，把墻壁炸開了一個大洞，趙喬兩個飛快的穿過墻洞到了外面，外面這時可熱鬧了，正在有一帮人在混戰，刀光劍影，亂成一片。趙昭明一看，失聲叫道：「淑美，我爹他們來了！」

「你把手雷給我，我去炸他一個開花！」

「好，你快來帮我！」趙昭明把手提包還給喬淑美，喬淑美以飛快的身法繞到敵人背後，由敵人背後投擲手雷，一連兩個，在轟、轟兩下巨响中，原在指揮的海鯊帮帮主莫海給炸傷了右臂，傷得不輕。但他十分兇悍，就以左手刀朝喬淑美進攻。

喬淑美的身法實在快得厲害，她繞着對方一連轉了幾匝，然後才一躍而起，俯撲而下，一手打出泥沙，迫使對方閉眼閃避，另一手打出她新近才練成的蝴蝶鏢，在莫海身上一連打下十六鏢，打出個蝴蝶形，把兇名四溢，橫行黃海多時的海鯊帮帮主當堂打死。跟在他身邊的幾個帮衆擁向喬淑美進攻。她冷然說：「你們的主子也不堪一擊，你敢是嫌命長了！」她不退反進，也不知她用的什麽招，四個海鯊帮的人幾乎在同一時間丟了刀，挨了一脚，跌出近丈，兩個爬得起來，立即逃走，兩個爬不起來，嚇得動也不敢再動，躺着調息。

「昭明哥！你怎麽了？」喬淑美嬌聲叫喚，聲音甜美極了！」各人聽了爲之精神一振。

「淑美，你快來，我在這裏！」趙昭明大聲回答。

趙昭明已經和爹爹在一起了，趙鐵腿問道：「昭明，她是什麽人？」

「朋友！」

「和你一起來的？」

「是，我請她來帮忙的！」

「你通知她小心，海鯊帮的人非常歹毒，武功也不弱！」

「是！我告訴她，等她來到……」



「昭明哥，海鯊幫幫主已死，蛇無頭不行，我們把他們全殲了吧，你找到宋叔叔了？」

「還沒有！」

「他們會給宋大福囚到宋家園去了！」趙鐵腿回答。

「那麼，我們快到宋家園去救人！」喬淑美的身形招式都怪，又是鏢又是脚，她就如穿花蝴蝶般在敵人身邊飛來閃去，迅速把敵人消滅，然後說：「昭明哥，我先到宋家園去，你們快點進來！」

「姑娘，不可魯莽！等會我們一起……」趙鐵腿怕喬淑美一個人孤立無援，可能有失，加之她是個少女，若果失手，將不堪設想，所以予以阻止，但她却走得好快，一眨眼已到了宋家園圍墻下，傳回來的聲音是：「伯伯，你放心，我會小心的！」

「爹，她會小心照顧自己的，不用替她担心！」趙昭明支持她的說法。

「胡說，她是個女孩子，一個人多有不便，你還不快去幫她！」趙鐵腿催促兒子去幫喬淑美。他也看出兒子與喬淑美之間有不尋常的交情了。

喬淑美以美妙的姿態一個昇空式，飛過圍墻，回手一個手雷擲出，轟然一聲，圍墻塌了一大幅，宋家園的人聞聲趕來查看，只嗅到一陣陣火藥味，那裏還有人影？

喬淑美呢？怎麼沒有人看見？原來她跑得太快，她一擲出手雷，人已遠去十多丈，等到手雷爆炸，有人來查看，她已經在五十丈外，轉入後院去了。他看到有兩個人握着鋼刀走向一間破屋子，便跟上去聽得他們是奉命去把人質押出來，趙鐵腿等人退去，便認爲是難得機會，跟得更緊，直等到他們開了兩重門，便聽得他們喝叫宋平安夫婦名字，才猝然動手，把他們制住並叫各人不用担心，趙鐵腿父子已經帶了人來攻打宋家園，救他們出去。

喬淑美不認識宋平安夫婦，宋家屯的人也不認識她，同樣不認識趙鐵腿父子。因此，她的話只使各人愕然，並不知她說什麼。不過，見他把宋家園兩個握刀的人打倒，對她倒是有好感，相信她是個好人，所以並不咒罵她，還肯聽她說話。

雙方在呆然相對間，喬淑美忽然叫道：「來了，趙昭明來了！你們不要亂跑，我去帶他進來！」

喬淑美一轉身就出去了。她一走，有人急於脫險，不聽她勸告，也跟着逃出去。才逃出門口，碰上宋家園的人，一下子就給殺了兩個，一個逃脫了，一個又回到屋內。宋家園的兩個人追入去，看到死去的兩個同伴，恨怒交加，正在追問兇手，準備大開殺戒，陡見人影一幌，身邊已多了個少女，連廻避也來不及就給制服，另一個逃向門口，也給剛入門的少年一刀斬於門口。

這個少年就是趙昭明。他提高嗓子問道：「那一位是宋平安叔叔？我是趙昭明，十五年前，我爹曾蒙叔叔相救，後來我爹送了半條金魚給小虎兄弟的，我們已經救回小虎兄弟和丙生兄弟等二十多人！我爹和朋友們都來了！」

宋平安一下子站起來了，他走上前和趙昭明相見，丙生的娘也向向趙昭明致謝。喬淑美道：「昭明哥，你先別急着跟大家說話，你守在門口，任何人也別讓他進去。我還有兩個手雷，給你一個，敵人若果多了，你就給他們一個。我去外邊看看，一會就回來！」

「淑美，敵人可能有機關，你小心！」趙昭明關心地提醒。

「我知道！你也要小心，提防暗箭！」

喬淑美出去了，趙昭明握刀守在門口，把宋家園的人都打退了。後來，一下子來了五個，他實在難以應付，只得退入門口內，利用門口限制敵人人數，但來人武功極強，尤在趙昭明之上，他不得進退，又不敢使用手雷，形勢十分危急。正在難以支持之際，外邊突然傳來一聲巨响，地也震了，同時傳出一聲尖銳的嘯聲，震得各人耳鼓隱隱作痛，之後是宋家園的人狂呼大叫，倉皇奔逃，進擊趙昭明的漢子在此種情形之下，無心戀戰，急急撤招逃走，趙昭明追出去，擲出手雷，結果把對方炸死了。後來知道他是宋家園的總管，怪不得有如此高強武功。

喬淑美十分厲害，她所到之處，所有敵人都爲之披靡，她的手雷，她的無影手，無影脚，還有連珠鏢，蝴蝶鏢，都是敵人的尅星，她在宋家園內告一段落，便再到外面去，見又來了十多廿個海鯊幫人，使得本已佔了優勢的趙鐵腿等又陷於苦戰。她一氣之下，放一把火，將海鯊幫的兩隻船都燒了，斷了他們的退路，再將他們逐個消滅。

這時早已天黑了，借兩隻船燃燒的火光，更顯出喬淑美姿式的美妙與輕功的超卓。她明明在十多丈外的，一下子就到了敵人面前，使敵人措手不及，無法防備。

這是一場惡戰，死傷人數甚多，僅是海鯊幫就死了四十多人，傷了十多人，共有六十人，宋家園也死傷了幾十人，共計有百人之數，死的人全撒到一隻船上，放一把火，毀之黃海，傷的倒不怎樣難爲他，給予醫治之後，還給他們盤川，讓他們離去，屬於宋家園的人，也仍准他們住在宋家屯，和大家一起生活，自然，再享受不到過去那種特權了。

宋平安與趙鐵腿相見，都十分激動。趙鐵腿說這是好心有好報，天理循環，大家都不必客氣言謝。

趙鐵腿介紹兒子與宋平安相識，並叫他把援救小虎經過告訴宋平安。

趙昭明介紹喬淑美給爹爹相識，她十分大方，稱趙鐵腿一聲伯伯，並向他告辭，說怕娘親想望，要馬上回去。趙鐵腿稱讚她武功好，端莊有禮，對她甚有好感，原想留她住些時的，聽她說怕母親想望，想到她是一個女子，父母愛子之心，實在值得同情，便叫兒子送她回去。

「不必了，伯伯，你們跟宋叔叔久別重逢，正宜多敘些時，我家離此不遠不用送了。」

「不，昭明該送你回去！我嘛，就不送了，請不要見怪！你們什麼時候起程？天亮？」

「不，現在就走了！」

「哈哈！年青人總是這樣性急的，好吧！路上小心！」

「謝謝你，伯伯！」喬淑美向外人告辭，宋家屯的人怎也留她不住。

趙昭明送她回去，走了不到兩里，她就對他說：「你回去吧！今晚不用你送了，有空你再來探我吧！老人家可能是試探我們，你不該送我回去！」

「好！我一定來！」他握着她的手，她貼在他胸膛！他摟實她，親她一下。她沒有廻避，默默地接受了。

兩個靜靜的摟抱了片刻，她突然站直了身子，捋一下秀髮，說：「你快回去，我走了！」說走就走，遠遠傳來她的聲音，叫他有空就去看她。她在等他。

趙鐵腿見兒子回頭，說：「你眞不懂得，怎麼讓一個姑娘家自己走路？」

「她說和我一起，不方便，來時因爲有急事，沒辦法，現在沒事就不必！」

趙鐵腿聽了甚爲高興，回家以後，便找人向喬家說親了。

這頭親事，不用說，一定是成功的。

